滇事拾遺 卷二

地 951
44
小~4
17

滇事拾遺序

幼讀漢書王子淵傳見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心恍恍若御風而游下見金馬碧鷄二山夾昆明池而立池水滙宓蓄澤於其陬意為采真建德者之所居非復人間世又知隨園老人自說前生澗飲巖宿於点蒼之山而為猿也心趨之又若乘龍而往心千棲雪之巔眼千嶂萬谷於几席下山之名鳥奇葩千態萬态据圖經按東方朔張華稔合而訊之亦不辨其称然果何術而真往耶滇之山為中国南詔祖百爨於商周間已通上国而靡莫哀牢烏蒙白蠻其遺种至今繁殖山谷雜俗政教不与華同神奇荒幻之蹟足入洞冥述異諸經傳使人喜且說地隣南交天無大寒燠山川之氣深厚不洩金銅錫厂現往往出棋置碧霞之洗翡翠瑪瑙宝石諸井深宅壑荒而不炫露庫兕之草水犀羚羊之角奥物之珍不胫而走四方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宝間氣獨鍾故其人高者為名将通儒风节之臣即墨客文士丹青之家方伎酒徒亦歛歛傲岸無东南人物委随之習頽身死而名不显幸而散見傳記終無人為鈎稽隱張皇而數奏之以為志乘榮求滇事者閔焉往者樾村先生精心果力蒐討滇賢着述成雲南叢書都一百八十餘种周君中甫继之有滇献掌来之輯櫜怀舊之蕃念发思古之幽情招華考遠丕显尔前人光厥聲(績)矣雖然無人為之表而出之則隱德懿行艳跡而祝駕乎昆明之郭而永層之宮訪圖々之峯高岭岸(嶺)而与滇之古賢投贈於滇漢之鄉也夫澤莫古於百神之琴畤莫備於五侯之鯖志莫甫於滇海之廣衡何子後起而以此篇鳴於世為省方觀俗者其能無鏡哉戊辰三春後二日吳江金天羽序

例言

一昔賢及近人著作中記載滇事文字如雲南通志各府州縣志雲南備徵志滇繫滇小記滇中瑣記滇繹諸書所未收者均采錄之名曰滇事拾遺

一本書大率以原著書籍時代為序其事實先後一仍其舊

一本書所錄種类繁多間有文文未安及事實涉疑者以关掌故仍存其真以備考証

一凡原書所有今日者則仍之註明著者姓氏及書名於条之下其無今日者則列著者姓氏及書名於各条之首

一本書所錄各書事實間有标目相同者以各書記載文字量短存之

一記載滇事之書至多續有所得俟諸再編

一本書前經劍川趙樾村周惺會名屏表樹五三先生鑒正茲復承騰衝李印泉先生为之厘訂增益不甚歉登簡端用誌謝忱

滇事拾遺卷一目錄

內府滇書
盤町山
塞上梅
氈氇
黑水之源
温泉
滇字三音
樹鹽
仙桥
石樹
貢金
雲南
滇茶
犬
花馬國
吐金鳥
碧嶢精舍記
哨堡之哨当作萩
西海
衝弹
蒟醬
銭柱
文石
黑牛
銅獅
金剛纂
鸡足山異鳥
鶺鴒兄馬
湯池
王恩民棄妖书
持斎制
龍湫
萬里尋親
鳥
府州郡縣異同
料絲
弁山
王士禎香祖筆記二則
普荷
永歷帝
馬乾
朱寿琳
楊畏知
武廟賜詩
神木
止象蚩山
周龐
西南夷
西南寒暑
孟密
滇南先生
文貞道
方光琛
金廣
任国奎
王立龍
羅国斌
高勳

那篇
王運開刘廷标
席上珍八人
馬吉翔
陳继儒太平清話二則
傅宗龍萬賊
吴三桂奏疏二
吴三桂奏疏四
龍吉兆吉臣
徐道興
冰天波
遲光啓孔帥程合傳
程本立
吴三桂奏疏一
吴三桂奏疏三

滇事拾遺卷一

昆明何小泉輯

内府滇書

明文淵閣藏书雲南之部有芒部軍民府志烏蒙軍民府志東川軍民府志烏撒軍民府志九姓長官司志一冊雲南府志雲南志三冊又雲南志一冊軍民府志三冊楚雄府志一冊臨安府志二冊武定軍民府志二冊大理府志一冊曲靖軍民府志二冊廣南府志二冊廣西府志二冊鶴慶軍民府志一冊姚州軍民府志一冊麗江府志一冊鶴慶軍民府志一冊馬龍州志一冊澂江府志一冊尋甸軍民指揮司志一冊鎮元府志二冊者乐甸長官司志南甸州志交阯总志交州府志順甯府志凡江府志諒江府志交阯通志安南志略見楊士奇文淵閣書目

花馬国

雪山一曰折羅漫令之花馬国即丽江也

蝘町山

蝘町在滇池之律高山出銀鉱蝘呼鵙切町音梃

吐金鳥

酉陽杂俎云鯨明帝时昆明国貢辟寒鳥常吐金屑如粟昆明今为雲南腹裏之縣不聞此鳥其远至夷徼亦不聞也段成式之好張大亦無之言其着酉陽杂俎亦似郭子横洞冥記唐人杜陽杂編余梅意誰殊無一实或者遠夷多詐以金屑餌鳥欺侮中国如秦蜀金牛之事未可知也

塞上梅

唐王建塞上梅詩云塞上路傍一株梅年年花发黄云下昭君已没漢使回前後征人惟繫馬日夜风吹滿鬢头还随流水东西流此花若近長安路九衢车少無攀处抱此詩則塞上冬冰断雪之地亦有梅花可謂異矣詳詩之旨以为漢使送昭君时所种柳又異矣而昔人咏梅花及賦昭

君未有引此者特表出之元老滇南楊文襄公一清塞上詩云酒店茶房梅樹無梅無酒無茶雲外行行白鴈風前陣陣黃沙則地名梅樹蓋亦有因而王建所賦殆非實也

碧峣精舍記

滇海西派舍舟登陸俗曰高橋稽之古志橋實曰峣以山形似秦峣關受此稱尔高峣与碧鸡相望如箭栝毛東鎮氏有別廬在其下精舍之顏緜古宝曰碧峣懋献疑於楊子曰茲峣也沂知之沂号之如俗所不知何易諸已諸楊子曰無易仍尔也君子期人以雅不以俗待人以博不以陋普者孔子之作春秋也经书善稲紛泉狄名則伊緩也经书太原狄名則失貉也穀梁子曰号從中国名从主人国也经书紛泉狄地形当从中国主於人民則從本俗楊子譏而詮之旨甯曰物类地形当从中国主於人民則從本俗楊子譏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正名奥哉穀梁啟蘊发隐号從中国故去大国伊緩矣胎而从太原善稲紛泉也名从主人故介葛盧我曼子皆不易矣滇往年扎簡史局紬书藏宝見洪武中有

請以春秋兩漢地名名今名驛傳詔既从其請史復书其事

楊雄蜀記云雲南越巂郡出氈氆氇也音立分今之氈毯也

哨堡之哨当作梢

説文䇲吹笳也七肖切与哨同音廣韵吹簫也洛陽亭長所吹今雲南屯戍之所防盗之处名曰哨合用此哨字蓋吹䇲以警守也宋史刘錡順昌之戰折竹為哨如市井免以為戮者人持一为号直犯金营哨与梢字異而又同元詞穿雲响一声山哨見風消数点村寥今俗云打哨子是也今梢当作䇲

黑水之源

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郭玄云三危在鳥鼠之西而南当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当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按漢书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酈道元注水経鋭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経之処馬瑞辰輿地考云孔郑通儒亦莫知其処是年代久遠遂至湮淜無以詳焉今按杜氏

通典吐蕃有可汗海去京師九千六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西海河合流而東流回漾瀾水又東南出会川為沪水沪水即黑水也長甯周文安公云三危山在雲南麗江其源委既詳足以補禹貢之注矣瀾水今在大理之西百里土俗訛作樣備唐書姚嶲道討击使唐九徵率兵击吐蕃虜以鉄絙梁瀘瀾二水通西海築城城之九徵毀絙破城破之建鉄柱於漠地以勒功即此水也黑水祠在雲南昆明縣之宜渡令名黑殺天神土主俗祠祷之極眾焉瑞臨生於宋季土宇分裂紙上之言难以考据今三危黑水祠瀘瀾皆在中国余寓雲南二十餘年目击耳聞是以得其真併書以諗四方之好古者

西海

即文莊公曰自漢南越入中国始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今祀柬海於廣州祀南海於登州祀南海則望祀於懷庆蓋因宋都汴而懷庆在其北是時蒲州北海則望祀於懷庆在其北是时失此燕無因至遼薊之間而北望以柴之可也国朝都燕而乃徙南以祭北海可乎皆謂青州为北海郡今京師东北乃古碣石瀚海之处於此立祠为宜滇之極西百夷之外闻有大海通西南鳥夷即西海也宜於雲南望祀之慎按王莽立西海郡於西甯之地亦妄也今滇西百夷之外有大海在今阿瓦地琳为都督甯至其地有詩云蛇首楼船十丈長船头鏡鼓乐笙簧簫師百櫓齐摇去阿瓦城边水似湯即西海無疑矣又按王元論衡云漢時西王母石室因立西海郡而漢书不載其事今其地没於匈奴矣椰子厚鏡歌題云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

温泉

東坡詩記所經温泉天下七处以驪山为最予在南中所見又不止七处也甯州白崖德勝关浪穹宣良邓川三泊凡数十处而安甯为最见温湯所在下必有硫黄其水猶有其味獨安甯清澈見底沾自浮去不績且無硫黄氣不知何理也舊有人見竅中出丹砂数粒乃知其下有丹砂備文徵州

硫黃出溫泉亦類此陸周王褒溫湯銘云白礬上澈丹砂下沉華清駐
老飛流瑩心乃知溫泉所在必白礬丹砂硫黃三物為之根乃蒸為
暖流耳

衙揮 一本作衙揮亭

趙明誠金石錄跋昆陽城中漢街揮碑不知街揮為何語按周孔
大司徒里宅以歲時合耦于鋤鄭玄注曰鋤者里宰治处若今街
揮之室蓋周名鋤漢名街揮之室今之甲明亭也

溱字三音

溱字有三音漢書西南溱池因音顓頊州溱陽音真其後訛為慎
陽也杜預傳溱淤之田訛收數鍾此溱字又音填塞之填

鮓醬

稽含南方草木狀云鮓醬華茂也大而柴曰華茂小而青曰鮓
醬可以調食故曰醬今永昌人猶以華茂為目驗是可証也自
本草注以鮓醬為檳榔蔓子非也依檳榔蔓子自名扶留藤
見蜀都賦草木狀亦具刻于檳榔柳除下與鮓醬全不同

樹鹽

陳藏器本草鹽麩樹一名救奴鹽蜀人謂之酸桶博物志云酸桶
七月出穗蜀人謂之主主音穗其字从一从口从土與主客之主不同
今按博物志無此文酸桶亦不知為何樹一統志載女貞固鹽生木
枝上即此類中國亦有之今人不知取耳欄檻生吳蜀中子有鹽
如霜濃中名鹽霜果似山楂見楊慎全集

鉄柱

雲南大理府趙州東南九十里白崖城蒙氏建極十三年四月鑄
柱名曰建極人鑄筮覆於頂土人號天尊柱歲貼金其上祭
之邀福

仙橋

雲南白崖 即 獨木橋十餘時木大如指長三尺或五六尺巇險不
敢着足攜人過之亦不稱所以然其木非常見之材無望表一葉
不知其因時曰但見新製曰仙橋

文石

雲南點蒼山北麓石白質黑章膩若肪豚截為屏幛其最佳者蒼素分明山川遠近雲林晻曖若天生圖畫不肸而走四方好事者爭購之相傳李衛公平泉莊醒酒石即此也

石樹

雲南普定進山四十里有玲瓏石樹十為桃綠幹紅花一為李青幹白花

里牛

廣南府人謂里為牛地凡四十八年牛

貢金

楊升菴滇略云語云金生麗水今麗江其地也其江曰金沙源出吐蕃經鉄橋宝山永寧北勝以迄東川江澨沙泛金麩杂之貧民淘而鍛焉僅分文值蜀賈轉諸四方其稅屬之土府有力者先期受直於官而走四達衷入之間有逃旦死者累及姻族析楊累累至於黜奴瘴癘十死一生又不具論也

銅獅

雲南都司公署前大銅獅二極瑩淨無點斑

雲南

雲南府西南三十里太華山寺山茶八株高四五丈香圃前古椿圍二丈蒼幹入雲千餘年特產府城南昆明也山茶亦大

金剛纂

雲南大侯州產金剛纂其色青狀如剌桐性最毒

滇茶

御史鄭鍊論滇茶十德色之艷而不妖一也樹之壽經二三百年者猶如新植二也枝幹高竦有四五丈者大可合抱三也膚紋蒼潤點若古雲氣鎒畳四也枝條勁斜狀似麈尾龍形可愛五也蟠根獸攫輪囷離奇可憑而几可藉而枕六也丰葉森沉叢茂七也性耐霜雪四序常青有松柏之操八也次第開放近月方謝無朱白間蕊可愛九也採入瓶中水養之十也昆明池山茶見吳人萬

餘日顏色不變半含者亦能自開十也

一龍四憶詩

鷄足山異鳥

廣川州鷄足有金鷄泉日有異鳥飲之鳥來必雙至二十雙而
山四时皆然鳥無增減水泉無盈縮

犬

雲南縣二十里木山寺有木犬貴客至木犬自吠

鸜鵒兒馬

雲南黑井鹽課提舉司灶三百五十三丁每丁帶耗費月納銀
三兩捌錢一分九厘司官婪甚每丁加一兒馬重三錢一分八厘
上官不问萬曆六年新安汪雲秀来提舉如前倒忽一鸜鵒
兒馬飛去雲復置一馬又啣去雲秀懼而欲截之僚吏不可因
循半載事發抵罪

湯池

雲南府安寧州北十里湯池雲南温泉非一此為甲色碧如
玉可鑑

武廟題詩

武廟南巡至鎮江幸楊一清第作七言絶句見車駕三幸録又王九
思作刑部左侍郎時扈寧張鸞墓志云戊辰三月廷試進士充讀
卷官還时纂修資治通鑑成浔賜之御製禺虞回文諸詩

王恩民棄妖書

雲南臨安王浔民貧屋城外庭當魚池三尺許起石厮有小方塘
四週甎甃一小几几上有书一小冊開視兵书也末載操戰二方圖說
浔民試之妹效其引施方於婦人則呪一物與食其婦夜即至至
於女子則浔其生时呪之無不驗其弟請生恩民借閱溺之恩民
戊辰進士位中亚人謂棄此书之功也（以上見廣東通志）

神木

永樂中雲南晋寧州大風折一古樹軍陳福海餌以為版勿具神
像着冠執笏容貌如画彼中神而祀之有時風應正統二年学正
楊民請加勅封下禮部覆寢

特旨制

孫世芳華容人以職方郎出督雲南學政為寬科條凡試士既命題度不盡記者示以所由曰稟廣由人撰詞由質苟不及此即宿構何為御史某欲合試諸應舉者持之曰非制約士以八月五日始集会城御史卒不得試其像由左布政遷為都御史撫滇迁之日勅諸司不得乘輿傳呼公曰制內三品始得輿外三司輿非制也然都御史為布政時業已先之且都御史輿四人耳今用八而以禁人不輿是五十步笑百步也其人為慙容謝

止象嵩山

世廟末年滇有都御史某請行戰象之法於北边錢塘陳敬亭善時為左轄極言象產炎徼不耐西北苦寒事得寢陳居滇久昆明之傍曰楞山山陽有田五千頃地高若旱陳視白石崖有泉在上游可引溉而為横山陳引去行有日矣横山水洞忽报開通咸驚為神助云感之立祠至今享有永利屬蒋未力任矢眾禱天久之未就眾嫉之陳引去行有日矣横山水洞忽报開通咸驚為神助云感之立祠至今享有永利屬蒋未能用在家優游二十年令終輿論崇重与松江莫中江如忠奎昌

袁裕春洪愈並称云

龍湫

李元陽滇人駐十九峰下見水派冲城裂其門汰没民居閔之以问祖秀眉曰郡本龍湫漢書謂邪龍雲南是已古崇佛法建寺塔弹压民始得安今法廢龍復作崇吾家世修其法而力未逮汝他日可復千年之功以慰先人之憂公受命默識既貴自壬寅迄己卯四十餘年寸積銖累崇聖遺墟及郡中壇宇煥然一新又為振其鐘魚條其科教其法漸有水患用息

周龐

周龐者廣西人有所親人周故岳選蒙化衛经歷死矣龐謂其子曰滇廣萬里誰知而父死者以文憑假我我之官所得與俱而共之龐竟赴蒙化恣意貪墨居一年而故岳家有七人来龐恐事泄飲之酒夜盡撲殺之埋其屍有宋经歷者故識故密以告副使徐楚楚佯檄龐往事鄰縣而擒其妻子訊即服捕龐置極典滇人称為神明子應簧己丑進士參政

萬里尋親

趙廷瑞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少讀书能文章補弟子員數省試不第棄之故習青囊所歷名山水必指画風气融結聚散向背之略或驗或不驗將遊中州且訪異人於是囊一瓢浮家而出由貴陽入蜀久之沂江下荆州謁武当北轉許邓渡河洛漳滏以次入於燕又久之無所遇所過所过帝王陵寢及古今将相名賢学士家墓兆必規度驗戚六七復東遊泰山过濶里南窺凤陽达於金陵过浙訪天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间从侯二谷陳教亭兩方伯游兩方伯挾其书至湖訪茅鹿门宪副时为萬曆乙亥也年六十其在江湖间亦十有三禩矣问其家世曰萬家时兒重华僅七歲母与姊妹及蒼头輩殆六七口存亡不可知鹿门贈以詩曰近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数卷青囊面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关山花外夢王孫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上通别去五載猶棲遲东海并遯錫山道中所遺妻已没重华壯且冠年二十一日夜歔欷而号不自已矣其母嫁其姊与妹請路即於郡太守而云衆皃言沮之华哭而題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漸煞今即与家人訣不睹親顏誓不还华復自忖曰吾父不語父貌即道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亲又恐父之东西南北之縱無所守也别为繕写里系及父年貌数千紙所历州郡都会之次輒遍榜之宮觀街市间已而又曰聞武当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山当或遇之徂聞山之神故昊於是踰汉沔而西禱之武当蓋萬历六年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禁霄宮道士問攜之过太子巖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华讀之哭且慟道士曰若父裹年餘此若今过之復同年月日可以卜相逢之兆矣於是华亦尾而书之曰万历六年十二年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华踵父至此由南陽穎寿东涉淮泗沂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聞三茅峰冠江以南吾且禱之禱訖宿觀音寺梦玄帝鈎簾坐华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犹未死如是者三覚而爽然遂毋陽过毘陵破盜攫其貲去所遺者独前請郡太守路即耳窟甚且行且乞次横林覩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眉覆面前請曰孺子何遽来华十曰吾

雲南人吾父出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矣昌以萬里裹粮踰
父至此而犹未获也不幸为盗所窘昌旦夕何僧曰汝胸所囊者何曰
路即輒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犹未死客無錫南禅寺中汝第往又頓
騙他道人导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僧道人过南禅寺遇一老翁华心
疑属父而犹未敢請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翁亦絶不識华貌
以为故鄉人也於是携之同道士南嚮坐华絃然曰吾父离家已十
七載遊中州故萬里踪訪以至於此翁泽無即吾父已乎笑而应曰
吾畐家已十七載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亡不可知為能到此华前
携而哭并云所囊路即示翁讀之始驚曰吾即尔父也且前问母及
妹妹以下华随一一口画始末父子迴相哭而拜闻者無泣下豺相告
共为嘖々太息不能已

西南夷

明太武

高皇帝創征雲南未发乃衢童即謠于道兆其故知为土地神所
洩因譜之雲南滇馬亟於府治之西山故名其山曰进耳山
雲南六詔一曰蒙舍詔化今南蒙二曰浪穹詔化今邓川州三曰邓賧詔化今邓
川州四曰施浪詔化今施浪县之地五曰摩些詔化今丽江地六曰蒙傷詔化今建
五闲鼓銅等处俗犷悍其不逞羣和而軟血立盟推其豪为之魁号曰
华欵有犯者家立碎人畏之甚於盗賊
凡雲夷不受鞭罰输財贖罪謂之臉赎誤用者至作为器物
廣南諸夷以牛貨易又謂里为牛凡几十九里則曰几十几里牛
南人用見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貝之为索犹錢
之为緡也
黔納粮一石有至五兩八兩者
迤北地寒不产鉄迤南地煖不产硝故戎虜虜黔獞国家泽以
五兵及火器制之虽曰地气亦天意实有以限之
諸葛擒孟获散青羌於五斗谼此凌霄部变之自来宋元丰中
徊之国朝成化中徊之萬歷再征皆国大而克
萬曆二十八年流民徐亞龍为红苗所擄証称親王假傳詔旨嚇
詐黔擒获論死後邀証红苗僭称名号徵称兵者可笑紅苗介
蜀楚貴三省之中即古三黔遺种也

鳥

雲南百夷中產黃鸝鵡永樂中滇貢此今又漸有黃鸝鵡賦成化間海南進紅鸚鵡來衣翠裳沈徑南見而圖焉

西南寒暑

風土南北寒暑以大河為界不甚相遠獨西南隅異如點中則多陰雨滇中則乍雨乍日粵中則乍暖乍寒滇中則不寒不暖點中之陰雨以地在萬山之中山川出雲故晴霽時少語云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也粵中之乍暖乍寒以土薄水淺陽气尽洩故頃時晴雨疊更裘葛兩用蚤之林木蒼蔚蝮蛇吸煙霧能損中之者謂之瘴癘宜也獨滇中風气夏不甚熱冬不甚寒日則單衣夜則氊繭四時一也夏日不甚長冬日亦不甚短剥漏按之与历書与中州各差刻餘又鎮日咸西南風更不起東北冬春亂刮他楊塵与江北同即三三百里內地之寒煖与各种之先後懸絶星淵他多海子似天造地設以調極高之地直古不滿不湮犹人之首上脈絡也李月山稽其地去嶲萬伊迤勢極高而寒以近南故寒燠宇之以極高故日出沒常受光先而入夜遲也

府州縣異同

雲南自設郡縣改天水有郡之名胡元入主中国有州之名我明始有府之名惟雲南縣則始於漢阿迷州有火井火出火井烟来火投以竹木則焚即有火井以外火投之生煙光散里以上見傳幢小品

盂窶

雲南盂窶安樂司即漢盂获之地朝廷每歲取水宝石於此其地夷術鬼甚怪有名地羊鬼者拉能以土木易人支臟当其易時中術者不知為其術敝片時而发发則腹中痛矣痛至死而五臟尽為土木或惡人不深但易其一手一足其人遂為残疾又有名撲死鬼者惟欲食人屍俾人死親朋金鼓敲防之少或不平則鬼扣禽聲飞出突入而食之矣皆不可以理喻者嘗读衍义三国志諸葛亮七擒孟获蛮以多有怪術于今験之果然孟获子孙尚繁

料絲

料絲灯出于滇南以永昌者胜也用瑪瑙紫石英諸药搗为屑煮

屬如粉然必平北方天花菜点之方凝而後堞之為丝織如綢狀上繪人物山水極為晶莹可愛作心跨數百年而渥以為像絲書之於冊一時之誤耳此因地与中国相远人不知也

以上見部頊七修类稿

滇南先生

文祖堯字心傳号介石雲南呈貢人其先冀郡信国公之後洪武初从征雲南以軍功授職遂家焉九世生先生幼岐嶷言笑年十四五日誦不能夜讀乃息火僅倚窗映精思达旦不数日文大進度越同輩其師及父世皆驚異之弱冠学益成有声累試不得志以貢士授名山訓导名山故边地士鮮知学先生日討古訓而申明之崇祯癸未迁太倉州学正时綱紀廢弛師道坏学宮糜圮祀典荒蕪師弟子相視非仳讐則路人先生至稽文廟修導经阙憩棠陰躬自拮掘不憚劳瘁其脯觀有無不问也遐人士大感動乃頻諸生講学日程节善過月朔集明倫堂考其進退課之以古先聖賢之道相劝勉一時翕然以為孤胡復出国変素官屏居萧寺自号日月外史精於奇門六壬諸書洞以青鳥術自給墨人士愈敬慕無少長男女智愚賢不肖皆知有滇南先生為今之聖人得迎至一飯為幸先生亦不固却也性坦率与物無忤吾友感敬德世仪江士韶撰有許会先生数過而歎之世仪贊其豪曰先生至人也其胸襟如元公其歎法如安定其学問通達如康节其待人接物渾是和气如明道古人学聖人者多矣然無不幸而有門户訾毀懷憂談畏誅之心独四先生者無之豈非所謂太和在躬為規矩為可矣吾郡黃端木向聖孝子也父孔昭以乙科知大姚縣阻於乱道不通向坚走萬里冒鋒鏑求得其父歸述滇南事其忠呈貢城圩層跡尽被先生閉門無恙西軍封而識之曰此文秀才家也其感德之感如此予居蔚村以孝弟力田為善三章約其村人甲午元夕先生过予先生降台诲約圍坐而聽者三百餘人爭嘗詣之請曰我有寒潭依古廟不妨老此意恐歸遽此事宏也先生作詩和易近人不為峭刻險詭之句而性情寓焉其題官舍為仮足富曰誰云仮不足吾愼食犹厚覓先生之康感怀云

疑祖眉長齒做柿焚疏犹恋故黄扉見先生之文題陶庵曰畫長堂静炉烟細風定蕪階靜晝徐見先生之静村居初夏曰酒熟适当鄰望至徑幽頻有老僧過見先生之和寓城南精舍曰逢人不話共亡事底事从来未易量見先生之慎然則阐先生之風其亦可以興矣先生有二子長峻德字士賓次成德字士彦

弁山

観雅星号弁山南京共化人少負才名小試多冠軍後以明経官於鴻
凡過山川風物輒有詩以紀其事来几畳官婦国重後杜門不出惟
与李平庵艾山輩詠歌自娯其國顧謁閑将軍祠将軍相傳為曰諸
山何嘗幸攢簇屯兜鎮翠桂張秋昊青煙羅暑景晴攀曰已倦
甫涉西南項碑臥哑泉昔吭杭盤江鎮印眺象鼻山俯睨馬跑井
歩入最台千軍行到楚巨嶂署岑緯名橋勒貢耿逾者犷奴悪
西南烽火警将軍鉄馬鳴膚挽雙檀猛嘆哉龍神功与山河永

以上見陳湖高憲續

文貞道

文貞道先生名祖堯字心傳号介石滇之呈貢人矢啓幸酉選貢操行端
正敦崇實学任四川名山縣訓導嘗升進修課程以古法訓士务盡
厥職嘗曰官何以訓導名得勿敬羣諸生而訓誨導引俾各德业進
修而後厥職無忝耳頻合一邑之諸生而訓誨而導引談何容易
即在者頑犹難称職雅德涼学薄如祖堯者而可任言哉虽然祖
堯不敏以德行学問為諸生模範願学前輩之砥礪德行磨礱学
問者以為模範者乃取了凡先生善過格及海海巡道馬公程課士令
併為一名曰進修日程每生給一冊按兩月一松查算力衰過及有病
者勿問其餘均期日有日就月有月将一意進修始終閫閫庶不負
朝廷作育之盛意以為有用真才祖堯亦得免溺職之咎矣倘若倒
此以為名高固而巧取饒過是則貪夢之尤士林所羞称者也先生又
自取日程冊署之紫头如諸生例每日或善或過或曠或功一一备
书過松查諸生日亦与諸生相松查実事求是不為寛饰履任一
年士風為之丕変紫禎癸未晉江莆太倉州学已明未逆賊李自
成陥京師烈宗殉国福王立南京先生痛哭流涕曰祀幽憂恨逆

賊之猖狂哀國君之憔痛於是首刊儒学日程頒行諸生訓以忠孝大
义綱常倫紀之道又俾知恥之所在昔初經済有用之学嗚呼先生
生当明季陵夷宗社移天地暗盲廉恥道喪訓誕諸生先勉以綱
常倫紀之道又曰俾知恥之所在誠救時良藥也法之敗于德也法之
救救師曰以善法戰史為教科書俾国民通知国恥之所在而法蘭西
幸以中興先生当日教育諸生可謂得其要領矣其曰程序言曰日程
必曰儒学者別異学曲学也異学則無俾於天下国家惟儒学則道在人倫敦垂経籍上可整綱紊紀下可
為鄉曲之儀型見之服宜自斂以経術飭吏治以軌物端化原克致
多方治均平之效曷以当時之君臣之義風俗正反側靖職此故也過至晚近此学不明不特官不能
約士士亦不受官之約悠忽者既坏于因循貪述者或流於放誕即
矯然以豪傑自命志惟是採春华之秋實奋精神於帖括冀遊
青紫而経文義倫之学未嘗过問焉其中以綱常為己責躬力
躬修以天下為己任當心経済者自不乏人然求什一於千百又落々如
晨星矣無怪乎倫紀日頽風俗日坏天下岌々鮮寧宇也祖堯曰欽
欽心伤睢伊朝夕兢承乏嘗摩謬膺重教之職無清夜自思厥
官雖卑厥職難称通庠多士能文藻日盛如経义義倫之学稍
有未明則与先王建学育才之意大相悖庶瀕職之累将安所逃罰
愈司官察或儻倫或徇刑名或奔走圖不各供乃職以仰報
朝廷是敢職独泄々然漫無所事朝廷亦安用此教職哉是以二三
同官協恭共事採集先儒各功過格重加參訂并読书規則纂為日
程復荻靚証人社約及迁改格尤為精詳并補集於内名為善過格
蓋合前後諸格之名以取迁善改過之意而将发祥忽值先帝升遐
天地震動人心騰沸時事孔棘不遑举行今幸皇上登極国運中
興正士端人実力躬修以期大用以圖雪恨謹将日程会諸生照格填
寫依限稽查务期各励名节以維綱常冬务実学以弘経済庶

不负朝廷作高下之思或可挽颓风於万一祖亮也借此以免汤厝之尸也夫子畢自鲁一篇於諸生日程之首使日記善过月滿則考其进退能行以率之一时成謂安之漫生未几南都再失人情洶々妻郭氏偕女赴水死先生弃官过中峯寺蒼雪師遊侨寓雲陽庵服僧服以青烏術自給雖人無賢愚貴賤愈益愛敬周以粟帛吳漸独行君子爭相延致歲会試学政还卿三吳士大夫競为詩歌以送之一时如陸世儀吳梅村諸人皆有哦吟绘图作傳以志思慕既而周先生過弃国就其所常居室为位以哭頻习思賢廬以祀之私謚曰貞通先生蓋夫把成而不忘本也鸣龍经被者风歌稽素用赤拔君子死节者数千元祐党人忠誠者八九断非教育之效宗社为福我者先生者焉融峰振振貞筮尽是通儒太傅石渠横经皆言忠孝更渡遠民怀汉福海之恩存婺諱伤周歌薇之念切感慨而終身毋甸武侯惜而先祖不知岂若宋士明经原求青紫商儒法視易謬驪黄也我先生生平講学歌紫实践固为名高不以位宰而易节不以世乱而灰心老而弥堅始終不懈当时士大夫慕儒者多为託理学以投

时尚博声誉及观其行事往往大节有乖为正人君子所不道者先生笃明经訓分别真伪以崇实学尚庶耻为宗旨一洗語錄饰歡之陋習故其言曰漢宋聖賢相傳原無兩樣学術只为後世要为異学所淺为章句之学所以又有道学理学之名其实学術之外更有何学之有究其实不当博其名举世祇为博名头家掩飾習为假忠孝假节义假道学假文章竟至久假而不歸不覺所以人心从此不世道即从此乱念因把读书作文与立心行己認作兩样是以西之吝吻与鬼之著作未嘗不与聖賢相符及至考之行事乃实与聖賢相悖且有従而竟解之曰於今末世祇好将聖賢講法以扶吾侪面安能便实踏故得聖賢嗚呼学術至此人心世道安得不坏世道安得不乱祖不思学而至於聖人賢人不过完淸生人的道理始不愧於为人不然一流为匪人且与禽獸不远矣世安有不能为聖賢人而能不滿入於匪人者哉故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可見祇有个仁与不仁出於此即入於彼原未尝於仁不仁之外又有个道理可以處人寬假垂筆当思不能为聖人而为賢人便不得不墮为匪人原未尝於聖

人匪人之外又有一个人品可以聽我道後大家务把作聖人的道理身体力行然後可曰学道其要祇是一个誠字何謂誠表里如一而已必如是始免欺世盜名之病於这功又不可或作或輟更要知一个恒字始終如一而已必如是始不染半塗而廢之病前乃是自欺之病故萬々不可犯後乃是欺人之病故萬々不可犯何也士人一闻聖之学未有不依慕而勇往者但祇是始而奋迅漸々遲緩久而懈怠这前一片決裂腸胜之憧於未路此举世之通病独有一主敬之法可以救药而剥将身心在道理上指点不可纤毫放肆此不放肆二字初时言之似覺浅近及实在身心上体驗不特难能不检始謂之肆即一毫念头忽略便謂之肆何者肆敬之反也稍々忽略便流入驕慢而不自知也不时盯蕩不收始謂之放即一毫杂念萌动亦謂之放所以孟子說学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必要把心上杂念忽起即尽行除去方是聖賢戦兢惕厉之心体方能自慊方能到無入而不自得之境曷这功夫若不尽斬实践如何做得到古人云为治不在多言顧力如何耳余亦云为学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先生之說誠恒敬似乎老生常談然能斬行实践与宋儒之空談实有不同今日我国民無論办何事业大都欺世盜名始勤終怠無誠心無恒力以维持之所謂英雄志士鲜有不如先生所言没前一尻腸胜之憧於未路者此今日举国之通病也為能得一如先生者而主持教育吾国教育前途無不可收拾其效果即贋有一言而为天下萬世法豈可以老生談目之耶嗚呼今日之时局求有如先生者吾恐萬不获一也先生遺墨掌悽怀君父又悲夫明季將相貪黩横肆脊庸誤国迨夫天命垂尽宗社淪夷而猶々时彦眩於鈐华賄变政节靦不为恥先生日記此痛尝为文歌以寫其憂憤其序云昔杜工部乾元中寓同谷剔有歌七首蓋经天宝之後身遭流离用以抒其悲怨甲申之後余衰痛極之亦依为之歌上以悲到皇帝生不逢辰下以慨当事图克尽职至身之流离不暇計也歌曰嗟我天王本聖明奈逢陽九数难更身独憂勤臣泄々健手如何天可撑一朝憤懑死社稷千載誰知商时勤鸣沙一歌号歌当泣涙殊落实宜悲嗟我朝廷重相职尊寵由来为社稷居恒既之漢华謀略兔惟将軀命惜致身昇朋朝当如此台衡用尔終何益嗚呼二歌号歌陆哀然雲滿地楼风来嗟我朝廷重司馬运筭決胜誇管賈威名号令若

風雷電語何事如聾啞空負禁中殿牧名遂致天地同崩瓦鳴吁三歌兮
歌正長日月失色天無光嗟我朝廷重大將兜符戚名犀里壯國家方
倚作干城如何胸藏心胆表獄貂百萬竟安歸風雲蛟鳥皆霊誰鳴吁
四歌兮歌声焦江涛帶雨遊冲潮嗟我朝廷重名流鼎甲元魁第一薦
入翰苑英雄誰此最反面所為便事依文章名此誠何用科名反被汝
書休羞嗚吁五歌兮歌星榆草木山河感霊動嗟我朝廷重禁城重
重談陰現神京守陣将士如鋼集遇寇儆程名墨鴛不潮背城借一
戦旦見开門軍降延嗚吁六歌兮歌未已轅号夜半空山里嗟我朝廷
重忠良致身為国悪歎楊墻巷語養士気三百載殉難僅此十餘双倘更
無此数君子反悔南朝一倚部嗚吁七歌兮歌已闌子規啼帰雲声犹咽
其繫心故国故為変徴之声業多如此着有高憂集明陽山房詩稿
日程詩文梢子名峻德先生宦吳時俊家居故苑於太倉州之雉溝乱
呈貢被屠峻德於死中復生故板蕩行吟絶意仕進名其詩集曰鬱生
吟草詩亦哀艶動人如梦里會歓如少日鏡中時影似他人又醉後幸得
容吾老茗碗詩歌過此生隋不勝其憂鬱仿像之感斯亦陳元孝之
流亚欤

王士禛香祖筆記二則

王端簡公弘祚字王錦漢之永昌人為戸部尚書時嘗属余述張合
禹山集余九喜集中顆川侯於中左門故吏部侍郎趙公玉峰士麟
無窮恨長為英雄弔九泉可以泣鬼神矣
余宦左都御史一日五數召事候於中左門故吏部侍郎趙公玉峰士麟
謂曰公真今日之泰山北斗也余曰何忽見推趙曰公為戸部侍郎七年
屏絶貨賄有不名一銭夫人而知之至為御史大夫清風亮節坐鎮
雅俗不立門戸不急殫勤務以忠厚惇大培養元気真朝廷大臣也
余謝不敢当然数語実有関治体之論故追記之趙官浙江巡撫
嘗开浦杭城市河代貧民償旗債萬餘金浙人至今戸祝之近日名臣也

方光琛

清初江南賊重士紳無多通久巡撫朱國治奏請窮治造久冊送部列
紳矜一万三千餘人号曰抗糧尽行補牢崑山葉文敏公方藹以名
銀数星星誤乱民間有棟花不值一文錢之謡又虞縣已画科派試

有中式而生员已早者歙縣廩生方光琛亦以登第後被黜亡命至
澳入吴三桂幕撫藩議起三桂董甲騎馬於步庭中倒碗其影數回
老矣光琛泣右廂云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瓮中竟能由人矣
三桂默然反遜決軍中乡闱光琛謀吴世藩敗光琛亦就俘磔於
市見顧亭林詩註

普荷

普荷[illegible]号檐当雲南晋寧州人唐氏子名泰字大来年十三補弟子員天
啓中以明經入対大庭尝抗贄於董思白之門过会稽参雲门湛然禪師
巨濱未几聞中原乱遂薙髮逆旅無住禪師受戒律結茅鶏足山工詩有修
国集儒生時作概菴草則出世後詩也畫画取法於雲林其自題云
大半秋冬識我心清霜几点是寒林荆关代降無踪影幸有傳存空谷
音又云老衲筆尖無墨水要從白處想鴻濛可以得其意矣

金履

金履字野若太和人筆墨標穆妙為層壑疊嶂詩学少陵六合楊布
洛祥九雅者刻之[illegible]

永歷帝

永歷帝諱由榔神宗之孫桂恭王常瀛少子也常瀛李貴妃出萬历二
十九年封天啓元年始就国衡州衡在江湖之表地僻远崇禎九年封由
桐永明王十六年張献忠陷衡州桂王由永州入黔西王被執繫通州
征蛮将軍楊国威遣部将焦璉率兵至負王渡河得免明年桂王薨
於蒼梧遂奠焉号曰共陵長子安仁王由樘襲封未几亦薨而成春恩文
帝遣司礼監太監龐天寿冊为王桂王居肇庆府秋九月福州不守两
廣总督丁魁楚應詔巡撫瞿式耜巡按御史王化澄与故大臣吕大器李春芳
等議所立先是思文帝常語羣臣曰永明神宗嫡孫正統[illegible]係朕無子後
当屬諸乃共推永明王太妃王氏曰諸臣何患于無君吾兒非撥乱才也
宜更擇可者魁楚等請之堅遂以十月壬辰監国肇慶禁告天地宗廟加魁楚
東閣大学士進式耜吏部左侍郎東閣大学士掌兵部尚書大学士何騰蛟巡撫兵部右侍郎堵胤錫等上
等皆進爵甲辰湖廣督師大学士何騰蛟巡撫兵部右侍郎堵胤錫等上
表劝進優詔答之司礼監王坤至自汀洲知隆武帝已殂羣臣請即大位是
月四日大清兵破贛州丁魁楚瞿式耜敗績辛奉監国走梧州故大学士薛熙生

遺言組建反擊戰挫敗桂林欽差楚
王詹王弟聿鍵于廣州改元紹武以與肇慶相拒甲寅還肇慶
庚申即皇帝位以明年為永曆元年追尊生母馬氏為皇太后生母
王氏為皇太妃封太后弟王國生為
皇帝大赦封太后弟王國生為
九功鎮遠伯使結事中劉耀宣諭廣州視生系之乃以兵部侍郎杜
佳銓增總兵事明忠誅倫錄聘等討之戰於三水唐王兵敗十月甲
戌浚戰於海口佳銓九功以王化澄力兵部侍郎杜曾
師北等永茂元年正月大清遣巡撫佟養甲總兵李成
棟由福建趨潮惠俱下之于次
為周鑾等二十四王僕及於雄振
坤唯之乃以朱統鑾
為而方總督
川北振威忌誅丁亥永曆元年春正月於卯朔上至梧州是月大清兵取
徇南都自率兵向南安梁化鳳
進入肇慶肇守臣化鳳守肇州風林別將楊大福張自等下高廉

雷三府奔廣上入桂林欽差楚
並趨其兵入衛己丑梧州破之
兵於高明原任兵部右侍郎張家玉起兵於東莞徵四川吏部尚
書文安之雲南吏部侍郎王錫袞入閣不至乃以翰林學士方以智
為東閣大學士入直未幾為沙定州所害是時成
忠部將孫可望等由廣州入雲
藤江李棲鳳不守桂林圖報大
赴之二月丙戌上幸全州臘戍報
吏兵二部尚書帝當守以迎兵
安國公馬吉翔部為兵
大學士入閣力爭以為
至武岡次於奉天府以試府為行宮大清兵次桂林進逼击郎之是時
長沙帝德俱失何騰蛟與部
亂揚言永寧衛忠貞營赤心
遣忠王有才等迎王漢山中武岡
在室庭西依黔亂以為重鎮遂

陵武帝尊號曰思文

粤逸六月庚午朔何騰蛟朝行在上慰劳再三賜金帛大学士陳子壯起兵於九江鎮秋七月甲辰粤撫王翊舟師圍广州不克命騰蛟督諸鎮兵守衡州未至衡已破永忠等赴梧張盱弃於軍八月己巳朔以户部侍郎嚴起恒為南走騰蛟遂保湖南(永州)巡撫年大清兵破宝庆副将張勇張福戰敗績遂降馬吉翔等奉上及两宮新兵元夜走靖州高丘伯侯性待兵入衡由通道縣入黔境元古泥以达柳州大学士吴炳扈從不及死之九月李成棟破清遠兵科給事中陳邦彦被執不屈見害冬十月土司覃鳴珂与守道龍文明相攻遂陷柳州大掠矣及上舟丁丑上南走象州兵部尚书張家玉兵敗死之时大清已定湖南西入黔平永州亦破郝永忠盧鼎等俱入桂林何騰蛟与严起恒随至与留守瞿式耜議分地給諸鎮傅自为守式耜以督師焦璉兵渡陽朔及平樂府陳邦傅亦由廣州渡合兵浸梧州粤西既定屬請上桂林十一月丁酉朔上回桂林式耜以5严起恒王化澄并入直膳蛟督師赴全州大清兵破高州大学士陳子壯被執不屈磔死戊于永曆二年春正月丁酉朔上回桂林四川巡按御史錢邦芑疏報四川全省恢定九州一百三十餘縣上視朝封瀘國公王祥等為侯伯陞邦芑右佥都御史癸亥江西提督金声桓王得仁以南昌内附二月广東息兵李成棟以广东内附永忠之兵潰於興安丁亥入桂林大掠上夜走南寧何騰蛟在永寧聞鸞馳回与瞿式耜同調諸鎮兵入城守(閻道)守禦三月丁巳大清兵至桂北门騰蛟等拒戰却之清師聞江西反遂旋师声桓使人賫佛经置袈裟疏其中赴南寧新款以翰林学士朱天麟为东阁大学士闰三月丙寅朝皇子慈烜生大赦王皇后云也夏四月己未朝遣吏部侍郎吴貞毓高丘伯侯性勑劳李成棟於广東封忠国公并封修养甲襄平伯五月何騰蛟渡金川壬午復宝庆府六月甲午朝駕幸潭州封陳邦傅庆国公秋九月甲子朔次梧州詔興陵成棟請上移駐广东使其将羅成耀将甲士五千迎駕式耜請回桂林众議肇庆監国之地居两省中遂移居肇庆拜成棟冬十月癸巳朔駕幸肇庆明大将軍以其子李元胤為鎮永伯衛指揮使掌丝綸房事表彭年为左都御史彭年以广东布政使与成棟密謀内附者也朱容藩潛称監国於粤州詔命川将李占春訣之九月召旧輔

何吾騶黃士俊入閣冬十月何騰蛟以兵三千窩衡岳而禁旅並時江西賀保惟贛州而高進庫所部金聲桓使王得仁攻之不能克會成楊率師助之比成楊至而大清兵已抵南昌得仁還戰成楊戰不利退屯南康十一月余修緒甲李赤心破清將孫國奇於湘潭遂復益陽伯爵吉翔文安侯大清兵至長沙諸將潰騰蛟退保湘潭已丑永曆三年春正月庚申朔上在肇慶壬申朱天麟黃式憲自南寧至行在丙戌大清兵至湘潭仁哈死二月庚寅朔湘潭破焉進勦衡山等縣瑞國長沙十二月辛卯封李元胤南陽伯焉吉翔文安侯大清兵至長沙諸將潰騰蛟退保湘潭已丑永曆三年春正月庚申朔上在肇慶壬申朱天麟黃式憲自南寧至行在丙戌

試北帶成畫寇等敗清廷收復平元龍馬吉翔遁駐三水觀望不敢進而欽
州部尚久思州黃西保保俱已降廣西
特保以安定慰勞而已六月文海之入朝命入閣丞事八月即西班清遠保
昌桂王由梧奉王旦以不欲行拜詩清付注云梁儲九儀等迎義王釋甲收自制兵於是張先璧馬吉
黃明机皮熊又保賀九儀等迎義王釋甲收自制兵於是張先璧馬吉
忠等皆懼於西勢急強他與粵西相揚矣十月辛巳朝日有食
之既十一月辛亥廣州破杜永和和解甲寅桂林破曲靖大學士瞿式
耜總督兵部侍郎張同敞堵胤錫之孫衡永保俱破胡一青趙印選等南走
奧式耜命與焦璉揚國棟等扼梧江以拒桂林之師大學士陳邦傅在清遠海口
以樓船二千餘艘自北境泛宦跟蹤追至佛邦傅在清遠海口
州又到清衣於藤江兩岸化隆吏部尚書霍昌等俱走北流不清遠
馬吉翔李元胤追及於南寧清遠兵驅溪峒夷人色乃杖斬襲并
吉翔所獻得四千金散給之翔一青趙印選率滇兵驅溪峒夷人色乃杖斬襲并
復佛山復降於清十二月命文為之少詹事仍兼東閣大學士
典等為侯伯所謂十三家之兵也是年庚永曆五年春四月己卯翔上幸南

寧仰仗以故上移駐田州三月使瑞修到迎封諸事皆王至越不
滇入夏四月戊午皇太后王氏崩於田州五月癸巳朔享楊吳山上尊
謚曰孝敬莊皇帝后曰孝貞聖皇后而孫可望以不親先秦封侯
走特兵八衛城破大學士嚴起恒兵部尚書楊鼐和及僉事中劉光
琦吳霖張載述等皆主不奉秦封而也於是於真封可望加秦王八
月始體式耜吳國公張同敞江陵伯九月陳邦傅湖廣公定國公晉建極
伴封定南王上謂得以破擊敗南寧十月辛卯駕次新寧上生母
馬太妃俱留田州聖仁壽皇太后冊立皇妃為太子十二月甲辰朝大
清兵破廣州庚午南寧破趙印選胡一青以敗辛酉馬吉翔挾桂
王踰上幸舟泛俞魯花而行由土司安平壯雷州順流歸朝
一路進貢諸省多備糧餉并造戰船尽發花行重賞花而行由土司安平壯雷州順流歸朝
將狄三品陳圖龍等以兵三千來迎拜韋政泛安田南寧不
守當駐柳慶泛之是時西北已經有川南西吳三桂取廣二年春四月陝
西潮已在清朝同治九月戊戌手次廣南府初四日遣恩兵王愛秀
表陳庇為僕二月戊申上愛為僕役名為龍府可參議次銀八千

兵八百名上供使宣取临高大侵南宝而王自委西山之子骑士历池州
宝国与湾双礼等国往林岁贺八表人目文表音国威都尚骑马表
人臣闻安南封宝国西穿王文表南康王饰加公侯送可立陈也
三月壬申朔建行太庙立日宝国音进改请讯武国陈下疾趋广西之
月癸酉逐克往林宝南王自焚死世子音南立兼州
伏诛社稷和以郡州北作南阳侯李元凯及其弟乌南伯李建提
兵抗不屈根杀刘文表音德威州事庆大侵兵出击大破之全重侯
授九月辛宝国北取州郡可重上自立流州及原州陷之十一
月辛未宝国湾以兵近毛武潘忠等讯杀九宝湾宝南成辅上主
乌龙龙都之年春白用戊辰朝上主乌龙龙都之年春白用戊辰朝
侵大陵要可重自来可重自进之大陵兵不行往回广西可重自进之大陵兵
示伤相当可表即退诸营益陵大陵兵不进的到退以武表之间
加累上五乌龙日益军往闻宝国广西且与可立有隙乃与南国

表反觐音十六人谋杀宝国人御宝国感泣许之以表权甲午朔
八年春正月壬辰朔上立高祖刚宝南王自焚甲午朔
第一授应立饰授刘刘授戴有益可立国宝动立宝国音立
任命时郡国王受高乌立安使东与清十八人慰宝国益宝国
治可立援之立师临南音进国新会十月大陵兵
立与乌龙南王合表飞狼北乙未朔庙重宝国
庙加号乌立世祖光武帝陵以表南成朝上立乌龙
前年可立益表相表刘刘授戴有益可立国宝动立宝国音立
不反下以林南为0龙0岗造可铺郡表州以可立称宝国
者平宝后一正月支子临表迎之孝宝国以乌龙
南秀以退音南年十二月初方宝国以乌龙
十年春正月南戌朔上立乌龙孝宝国以乌龙
造南使通帝人谋可立使0徒0先使
人臣宝六受白文造见之心勉
以乌徒0不集机可立使前使宝国以乌龙

南奔雲陵使兵通之宝圖山抵曲靖時刘文秀等猶未能可空圖
宝國公即伯之沐天波逼上於討馬龍辟三月上入黔都可空留
楊李元圖等王册宝封刘文秀為
又以宝國元宝全維勒和安郎侍郎西都御史吳鼎和侍郎
加沐天波柱國少師馬吉翔漢陽
又遣人監督可空恨恨甚然以
廣十一年春四月甲辰朔上在肇
癸酉朔上聖母皇帝崩号曰恭
帝后号曰位高皇帝后曰裏
母王氏曰端宝后下詔大赦
院無内顧方舉兵反詔削其
進封平之秀精兵五萬
又遣馬進忠馬惟興馬宝皆
清流功封侯双孔庆陽王馬進忠
國公仲特封侯伯者十五人其党
刘文秀等可空孫將三伯寺閑有才反宝國討孫之防孔平和吳
明心不肯吳吉吐蜀兵至三般刘四國由北西奔回晦日大清兵
義基兵至旗遠楓坚馬進忠等六主西蜀兵出牧楊武於开九
之孤松山用西朝令宝國和孫討大元帥楊宗銀兵抵蜀
山的十月三路兵俱集信那王自北宝会于楊老保成都入滇李
宝國与馬吉孔等犯鴨江皆國渡黄河列遣白文选將四等兵守
七星關楓生舉次師示攻通義以
松西以孤趙天生橋入烏蒙白文选懼棄七星關走畢節蜀師十二月蜀兵步通義由
七衣冬雄楓等兵入烏蒙隆宝國俊為仁侯吳子聖保兵攻宝
國由盤江西呼拒戰遂敗於高坡丁丑赴重上发云南已亥永曆十三年春四月癸巳朔上次永平縣

元末大清兵入雲南平保伯文盛等西降南中亦略下祖留
已李定國還貴戚待罪自縛制赦不許二月伯文追自雷益追及定國留之斷治木陵兵以二月陳天雷相幸
未追收五國勒兵於黃柏河下雷大驚雷亟檄吳文追与陽光翠
陳璘等偽敦敘收由沙木私走雷祖唐土司兵吕三桂張勇永曆
湖之使沐天波馬吉翔等德柳等已卯至騰越李定國伏兵鄧江
及高黎貢山中大清兵執永曆於緬城沐天
波入滇執杜天祐勒還永居雲南緬人留之雷所獲大清兵將
士百餘人皆錢死定國不能支復遣騰越開放
聚在走入南甸平陽侯卯業執
千人程疾馳迷道互相攜持乘機劉禄
貴人皆嬴糧亦去過半矣馬戍
及緬兵不滿千里即為緬境

時敗緬兵於瑞羊岳注安撫使周夷端有報日不舉火者上出皇帝
之寶命主簿郭琛分給人白銀小九兩大白銀一兩五錢十兩五兩
屬十三年春正月辛酉朔上在緬
緬
為之國與緬戰於阿墨白文遣副
是冬國軍阿墨去緬城八十里立
未幾悅九千國軍來曰今出緬王
為也文遣為國軍來曰今出緬王
書三次催馬時狼速舟二人等舟
會白仗五百攻之不克乃去月復來言三月
為緬王所下無良天波弟匿馬吉新
阿王無良天波弟匿馬吉新
其未乳而先施教与遇乳而自尽及責人王妃百女子前後自
杀者不可勝紀惟新帝阿奴與生還者人而已乃詔
三緬皇弟人所殺遣者東京
高仲德人所殺遣者東京
二十三年太子亦思麻那至自木邦降戊申緬遣
三十八年太子亦思麻那至自木邦降戊申緬遣
二十五年伯顏引還十二月丙午朔大閱庶
二十五年伯顏引還十二月丙午朔大閱庶
二十六年伯顏引還十二月丙午朔大閱庶
二十六年伯顏引還十二月丙午朔大閱庶
二十六

驛再圍恢復乃扈駕入緬甸緬俗以中秋日大會群酋名歃圍分沐天波牲令偽酒酒性鷙跳足用匡礼見天波不得已送之歸為注曰我所以屈辱者懼鷙厲至昔和國重与礼部侍郎楊在抗疏劾之时庭天愛已死孝國泰代掌司礼監書翔復与相比國重宋太臣賢奸事為书以進書翔大恨帝嘗覽四一日國泰印藏之国泰尋進御史时吉翔每入宮必移时示人间之則曰国重上言姓威該开鋌延期年不行今日勢如累卵不思出倍之策尚為此不急之務吉翔今就出險策国重曰敝主人不能主云此我柳人言耶吉翔率不懺以致呪水之禍国重亦死焉帝左右無人国重亡

馬乾

馬乾字乘衣昆明人榮禎癸酉舉于乡為四川廣安州知卓異赴選部府事獻忠入蜀攻围三十餘日乾固守不下督师楊嗣昌遣兵援之围乃解乾有謀略和兵敢任事陳士奇巡撫也蜀人任於朝者請用乾而廷議用說文光以年八月成都陷文光死士民乃共撫乾行巡撫事遣兵復重庆府击走獻将刘廷举南都围加乾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大学士王应熊时里居勿善也及受命督师乃劾秦乾淫掠不法諸奪戚遠訊而道路梗塞使令不至乾行事如故乾在重庆移檄討賊刘文秀率阮敗歸賊遣刘文秀率數萬庆急与參将刘麟祥自遵義赴援先遣步将于大海李占春張天相等分水陸進兵而己率精兵間道襲破賊营取其旗幟還于大海等夹击大敗賊睨走者什不能一乾因出兵同守重庆久之大兵入川献忠伏誅其党孙可望率众南奔大兵追之至重庆乾出戰兵敗而死

王应龍

王应龍胜人也善製弓箭献忠軍目不識字而讀直勤樸献忠甚愛之献忠死從孙可望入南用為二部尚書可望敗走歸行在仍其官駕至昆明西幸应龍偕子扈從不及追至永昌而駕復西幸应龍老不能馳驅謂其子曰我本微賤国家恩寵極矣既不能匡扶社稷今者鑾輿播迁又不獲奔衛前驅計惟一死报国耳遂自縊死子注曰父殉君子不可殉父少

朱壽琳

朱壽琳魯府宗室也家兗州崇祯中為雲南通判有声績隆武以右金都御史募兵勤王值沙定州乱兵不能集孫可望等入寇壽琳知不免張麾盖往見之行三揖礼曰謝将軍不杀不掠之恩可望聲之降不淫擊於他所使人諭以官終不淫々容題詩於壁或以詩献可望遂遇害

羅國琳

羅國琳嘉定州人崇祯癸未進士歷官御史巡按雲南定州之乱國琳氣所紙行法自如後被劾部曲請可望兵驟至被執欲降之不屈携至昆明自焚死

楊畏知

楊畏知字介甫宝鴈人举陝西乡試第一崇祯庚辰以保舉特用歷官雲南副使分巡金倉道是时中原大乱而云南亦受武定土司之逼連陷祿丰广通等縣攻破楚雄畏知殊毅知兵男自大理督

兵克復郡縣楚雄人固遮留畏知遂移駐焉及吾必奎誅而仍其土司沙定州继乱乙酉十二月入黑國府禁採巡撫吳兆元懦人也聞乱閉門伏黑國公沐天波乃走楚雄告急進兵至畏知曰郡城殘破未復賊以方張之勢来攻必不支我与公僕燼無益也公不如走永昌據重关之險北其来我以計御之賊且越楚雄而西間以大理兵化賊必不能逼宝回翔數月吾守禦雖備而賊必走永昌則恐當断其歸路攻攻則公他之首尾夾攻珍滅可期也天波遂走永昌明年春宝物至畏知城守益陣間諜之曰黑國公已西矣尔所亟非此土也俟尔宝永留回則朝命且下我当以鎮通礼相見且勿不憂逼西請罪受黑國檄合縱来討孑而捍兵堅城以自挫其鋒也宝物迎失天波与盟而去分兵攻屠大理蒙化畏知悉拒其兵攻楚雄郭外民入城纔雉堞滿池濠清四野檄調四鄰兵宝物聞果不敢至永留而還師攻楚雄畏知守具脫集攻不能下賊發巨砲击城畏知方坐城樓指揮軍士甚前賊相庆必死流矢如散畏知端坐垂意惟進賢冠失左翅俱驚嘆以為神畏知因賊懈輒出奇

兵在出界作甚公戮诛土同时潭
永命石屏则就在田嶲峨则王
国而东先攻石屏在田走徙陷
宝漢攻楚雄今兵七十二队环城
坚逾年而孙可登来意入营
遣李宝國东追宝洲而已与刘
徙至大懼畏知曰城民疲矣坐而待攻不如前拒之率兵至禄丰
之程明桥戰不勝卦水浅不死踞而骂可登阑其名下馬慰之
曰公吾乡人也公母疑我賊吾今为雲南討賊耳誠得公共事当
相与扶明室报冤乱何暫停帰已而公功名永不朽畏知鎮目視
之曰賊給我耳可登曰不信当斬矣警畏知曰果尔我与汝約三
事一除伪号二守國法三禁掠逆我者順否則逆可登皆許
諾乃同回楚雄云兵西略所至
知也可登遂授雲南巡沐天波以帰謀宝洲而是时阃已亡湖南
北被兵粤中虽立君而音问阻絶论今不至臨劾效御史任撰

倡議者可登为國主以平文纪事錯與朝通宝自王其国以尉
他刘袭之为者可登大喜畏知愤恨念与之争不得也佳死無
益惟日称道忠義以动其下有所作輒鼓掌骂(漫)賊恕欲杀之
属矣有劝之者谓此忠臣也杀之不祥乃已而可登与宝國苦
不和思自别於侨伍因时憧畏知言又阑永曆已建国肇庆越
党帰附者皆受爵土私計為南附朝廷必假我王封名号阮
亟挟天子以令諸侯同类必不敢我抗乃与畏知言徼示其意畏
知前曰傳有之求諸侯莫如勤王我前者与公言而我(不)信也
今既地大兵強天下孰之僅指为賊故不如帰命在朝显膺爵賞
等夫洗惡名大順受王封大丈夫何疑焉乃遣畏知奉表称
臣請王封是歲永曆三年也兵科金堡者言在朝無異姓封
王者三百年定制不宜壞自今日輔臣严起恒等皆以为然畏知
曰國危矣不以爵名招徠其敵孰肯(德)服国臣盍向者毒
痛海内宗社为墟今一旦向順豈朝廷威(德)所能致盖到(神)
聖灵陰相之也若因其来明示以異等之恩彼必踴躍聽命庶

我收用於第一奈何祖一二臣儒之言坐失大計支法有國華勢
有支易今土宇非昔面勝憤慨區區之議割何必執旧法耶宗室朱
議衆動煙把持誤國畏知又曰朱君候矣給事舍之朝旨予之使
滇歸過上而憚朝廷之有人懷德畏威不兩得安議數月不決久之
乃封為景國公畏之知行過楊州謂督師揚鑾曰建臣無知大畏
者激猶兔而使益人奈何上遣大理卿趙昱冊封使亦知可塞且
怒不敢違揚鑾曰為利國家我則專之矯詔封可塞平遼王易
勳印必行不知胡執恭之先入滇也胡執恭者潘鎮陳邦傅中軍封
武康伯駐防西與鎮近聞可塞求封欲邀結之先與邦傅謀以使
宜詩印署空勅封為秦王馳至鎮可塞以畏知詐潘也部西黃恭
膳黃佈告將吏頒手劄稱千歲偽從以真秦王賜封內矣比畏
知回大驚曰我已受秦王封矣乃執恭頂之畏知曰彼偽封也行至
曰彼之偽封也行至所當保國公耳勳印故至可塞大怒遂詐勳使
別遣宣詔旨曰任將某日搗勳又封任平
遼王且莫知所從惟陛下裁賜不言原勳所封及矯詔事意至必

滇奉王也使至中朝大臣執議如初且以為不任其人則不受其直拜
所進白金玉帶等俱御之時康寅三月也可望怒益深其秋率兵至
貴州去粵益遠及冬桂林破南寧耳危西寧無地乃遣偏修則
誰封可塞真王可塞僞不受畏知曰秦真等確假何如真可塞
勿能言國等劝可塞趣畏知行之畏知行未至可塞
所遣將已敗阻秦封者最和趣恒等南寧震懼招真封可塞
為秦王畏知至痛哭自劾語多優可塞上乃拜畏知南阁大學士
當南寧輔政可塞潮之益怨使人召之駐畏知見可塞數之曰朝
廷何負汝而擅賊大臣我國自誤賊豈可与為善佳貨不義名
於天下死不償辱陛头上憤未其面可塞怒遣還寧畏知人心
義激烈每陳說順逆一座盡傾之國文琦尤憂之可塞亦深其
無他意教之也其命刑也謂左右必救徐救之必假其后旨
賊令严人莫敢諫久之下令勿奏則無及矣可塞悔杖其左右等
行刑者畏知既死可塞率兵犯潮吉寧圍賊之奉上入滇滇
二人奉上入緬幸吉忠心人也為由畏知之忠所致云歸以保護忠到

楚雄人五令祠記

高勳

高勳字元功姚安人永曆中歷光祿大夕卿晉王李定國改壽王至雲南馬吉翔復使附之與內侍龐天壽用事此奴之國與蜀王又秀吋謁二人家勳與御史鄭昌期患之合疏言功高重重二王不當使未報又上疏極論洪科奏媚激幸怨命除名是扶金能執殿下有采諫之名乃入報潛先朝可望跋奴之國以打之仇患何泄之此時之國不悅陳想事副幸必陰怒將扶二臣以解之朝志決為奇異報不可未決而三跋失陸之權已之國始遣延引罪簡字兩藏勳乡人也淡駕入緬與二人處什並死於難

那嵩

那嵩沅江土司知府也已亥十月上入緬過沅江嵩與子那壽那上甚注沒宴嵩用金銀器宴畢步飲以送曰此仟上供者少酬以佐之上去即起兵吳三桂以燬焉

龍吉兆吉臣

龍吉兆吉乃麻衣土司也辛丑四月初吳三桂所獲三桂問曰尔何故反稱人用辭萬曰我受國恩三百載仗義守死何名為反三桂曰尔枕不畏死耶兩人回我尽忠而死誠樂於洌之不忠不彦不生吳怒截其舌而斬之

王運開劉廷標

王運開字子郎四川渠州舉人授永昌府推官署金騰道副廷標字霞起福建上杭人通判永昌擾府篆沙定洲之乱點國公沒天波走死罔及孙可望入滇破定洲陽言為點國公復仇署防西田請下楚雄大理後機永昌走迎天波歸天波信之將遣子送款是吋返开送標方守澜滄拒義天波止之且

谕以其印往而人曰印在吾而饒
饒而人患遣家人走騰越运开有弟运闳字子远在署运开谓三曰
弟未仕可与死将吾妻俱而勿在此乱人嘉士民慕不降且屠指运
开叱骂哭运开慰遣又诮廷标廷标曰贼使倘吾素知之他城之降
而屠者虏实众哭益甚廷标
心以此其何以守是宜运开益
年老当先王公死王公乃先我也遂浴贼诗三章亦自缢运闳至
永治丧门下有过哭者运闳曰吾辈舍生取义何哭为验畢屠之
滇走騰越可与闭而人死节永棋滇或以运开闳对遂自之至
潞江語僕曰此行将汪贼吾死将吾肖与
元合葬题曰夷江先第之墓遂罹入江数日获屍其色如生焦
润生字民慈上元人修撰纵之子也以文任歷南京户部曲靖府
豫可当兵至被执不屈死武定同知杨于階剑州举人城陷亦
死之

徐道興

徐道興雕州人官雲南都司经歷署师宗州事廉潔愛民民
以殷富豫可望等入雲南屠曲靖道興集士民諭之曰城守孤
士民曰力薄兵寡何以杭賊道興曰能出金犒士民請僧去舍中止一僕亦白金二鋌授之曰此
俸金也一以賜汝一治棺殮我僕哭請從死道興曰尔死誰收吾
骨僕乃去舉酒自飲賊入大骂乃与賊合出还其将梆手中酒危击之
曰吾朝廷命吏肯從賊求活耶骂不絕口遂被杀同时張朝綱
廣通人由貢生授漾州同知解職歸可望兵至謂其妻馮氏曰曾
受國恩何顏对賊汝人並縊死子諸生耀慟絕而蘇奚死亦
縊死

席上珍

席上珍金世鼎何恩毅伯義余继善耿希哲冷陽春夏祖
訓

大姚举人金世鼎謀回城岢可守盍起兵拒之因亦家財募壮

士三獞人与姚州知州何恩率以乘賊可望乘其未備也疾遣其將张虎俺至一戰而敗世鼎自杀上珍及恩被執可望欲降之上珍厲声我大明忠臣豈屈於賊因自刎遇不絶賊級其以犹罵可望怒剝其皮注鍾至頂其声隐々也思亦不屈死其時晋寧举人段伯美呈貢諸生余继善耿希哲及昆明孔思程皆起兵拒賊思程泛舟遁以送軍籍官眾以其能武推以為長及宣國兵至思程泛舟遁伯美因与知州吟陽春知縣夏祖訓共守城宣國攻破之伯美等皆死陽春石阡人祖訓嘉兴人也

沐天波

沐天波黔宿昭靖王英十一世孫也崇祯三年父起元歿天波襲封黔國公天波之受事也少小人于錫朋用事与其管事阮三赫狎搆謗于天波而杀之呈麟鎮靜老成府中惜之錫朋遂為參謀貪墨數以事侵土司其驕吾必奎遂反調各土司兵征之沙定州者安南土司沙源之子娶阿速普名声要高氏兼有兩家之衆定洲猶悍高氏狡而淫素懷不軌頗嘗以婿結錫朋錫朋私信之及奉調至而必奎已先誅定洲因合城不去郝司阮韻部阮氏养子也自呈麟死怀疑惧及参將来國弘張國用等皆与定洲交通欲為變黔國鎮滇久家富厚天波門下客貪資被謹者每見定洲輒誇沐氏金寶以動之乙酉十一月朝遂入天波等棘手捺時变起倉猝天波周章甚錫朋劝之逃參謀周鼎諫曰公一走大事去矣何不令府兵振威錫朋曰此賊間也天波乃斬吳而踰垣出至西門守門參謀陈大經阖之已勒兵以待及見天波言曰公何故出諸土司眾悔到宮城外者合之潰散等公下令調之討賊定洲查底里今一出城則眾無主士散不可復聚徒自殞身先士卒為諸營倡天波不從將出城大經渡檻轡淳注而言曰吾輩皆命妇不可為賊污举妻焦氏走城北普吉村相謂曰火自焚而死府中軍校方率兵与定洲巷戰闻天波走乃散衍迤檄吳兆元閉署不出天波遂由慧雄西奔永昌定洲追之至下关楊畏知檄慧雄傳檄討罪定洲乃回

被有黔府叔兆元令上章证天波叛逆和已发兵讨平宜代镇云南
兆元不从则逃入别室夺其印以伪疏入告今兵攻宁州徐永命
及石屏龙在田等在田昔奉命
可当相识至是知可当在黔使人间道还可当以滇乱曰假
大义未讨全省可定也可望乃部称黔国夫人第佳侯浚仇兵
署曲靖宣抚方国楚雄潮之与战柱等流矢大败还入命会城
患钦其所有遁归阿迷滇人爱沐天波氛世恩慑天波每罢见
攻潮之惟遏其兵不来速也及至始知为可当等诛矣当杨畏
知兵败晨抵可望释而礼之畏知说以共擒王室僎礼黔国
禁屠戮焚掠可望善敢之以书告天波天波使其子忠宝来
报可当加礼焉乃使刘文秀偕至永昌以天波回云南陈沅韵
氛平锡朋等明年孝定国等至阿迷抵宣抚衙署之
天波具衣冠谢遂依可望以兵可望等以礼旧礼待之亦不复假
以事任也丁酉孝定国自安隆奉上至云南天波以世臣受寄心膂
天波为人忠实有勇力既纵恩难慨然以身许国知可当之内

犯也使其将张继祖间道袭云南时宣国等俱无禦而宗城者犹
尚礼可当私人也谋为内应天波觉之诛之朝以护卫术亦之天
波素善流星锤绝孔无精袖中是日现左右有变出锤无数袭杀
掷击观者咋皆披靡尚礼俯伏嘆曰吾世受国恩常惧无以报称
神技也既而可当败张继祖宣国凯归论功白文选焉惟兴焉
宝等皆进爵次及天波天波辞曰吾世受国恩常惧无以报称
即今我有功何敢骄膺新秩乎天波列国势已去身死亡在旦夕
而先人宗祀不可不继乃使其子忠宝等告先人所
拊也魂可依乌汝依归新兆不失净土自沙普之变德夫人已殉
节惜侍女夏氏归母家流离兵燹间屡欲制发为佛弟子天波归重其节
义使掌家政亦不复娶宣已亥春大兵至滇天波率夏氏猛死是时兵孔殷
身注上入缅夏氏猛死是时兵孔殷
籍而夏氏屈勿敢近者潜漫收其
行以二月二十六日抵震木河缅人奇其从官不得入止使天波与国舊
宣谕缅兵酬黔国公来犹下马罗拜跪至蛮溪天波与国舊

王雅亲典重臣李崇贵谋归重人異心事不可知也不若奉大主进
东山外可以拥度诸君王上在内亦藉以为重使缅人無生心焉维
恭人宜之度不可和止二月二日缅首来迎者九百餘人皆为缅人爲杀送官
者九百餘人皆为缅人爲杀送官金以十八日至井垣缅人自爲历时
绝我贡不通十年者八十年至是传語所向皆爲稍事而去神
宗实录今今以今
宗实录今今以今
恒月作缅首愈恭无所得金天波与蒲瓘王督隆集
粉下謀曰缅待我情日薄此岂可依以久居及今走尸腊二檄
云亟奔可图存焉吉翔阻之计沒不行及白文选等兵至亦拘
吉翔所卻五月迸脩砲誅節以居廣俗以八月十五日为岁节廣国
皆来朝欲天波至用重礼見以諭天波不欲行
吉翔強遣之院回恸哭曰前左丞井垣不聽我言至有今日之辱我
不能节則主左党穴勢且上累鳴呼誰生廣階至今为梗吾何
所生訴耶庚子秋宫国等兵又至缅又使人請天波往具宣主
礼葛荼及宫国兵敗为缅愈恭无所畏矣辛丑五月缅首第奔

牲白以代之遣使索贺礼不能应至七月而有咒水之祸为缅人請
送宫过河議事吉翔令諸臣尽杀牲天波疑有变欲不行上强之至
則就畧酒数行伏甲起而就縛天波面加中鎚击杀十餘人而死
发兵围行宫誅其未行者頃之傳語曰毋害皇上及沐國公不知天
波已前死矣是时死者松滾王而下四十有二人而其先以病卒与
自縊者葛应龙沒行之文武尽矣天
应石屏随其妇翁龙世荣而降居云南是年四月有梅道人者
与张琦尹士鑾等謀起兵伪为忠献书致宁州徐昌贤事发梅
等誅死忠献度不能免乃謂其妻龙氏曰吾且脚不測汝妊四月
幸而生子無絶先人激乃令内侄滕九德僞白君爱引之出詐言进
香東岳祠浮舟至昆陽匿新興滕彤然彤毅家忠献赴遠以其使
婢夏蓮冒龍氏真說氏八月产一男名神保及己巳三月彤兴土酋
王耀祖等謀奉神保赴事以衣帶
旧戟不利迸之法冲白乃家又令白君爱别藏神保於滕氏吳三
桂窮搜懷之解亲忠献立亲尚無恙至是并遣訊焉嗚呼天

沐氏自黔寧王開國以來凡二王一侯十伯九國公四柱督高皇帝遹諸勳臣與比為天道惡盈故後世嗣辛罹此酷燄以天啟之志且義而不得免為則孔賊之爵繫衍累世亦獨何哉

馬吉翔

馬吉翔北京京人也一云四川綿梁人性便黠巧捷相面文文往來內侍門下得其歡心高起潛云為監軍去翔值重軍授都司起潛之惡皆吉翔啓之後謂守廣東乙酉恩文帝在閩吉翔部送粵餉赴行在自陳本錦衣世襲逐陞錦衣衛金書時典籍散佚莫之考也奉使楚中論附諸將軍功奏捷必寘名其中累陞安東副總兵官鎮粵中永曆立國久營求諸勳臧附棚戴功陞指揮使內臣監督外結諸鎮固得在上左右刘承胤之奉上至武岡也吉翔復附之承胤請封吉翔為伯御史毛壽登曰金吾非邊鎮吐也且吉翔無尺寸功何得驟晉五等吉翔恐駭云刘湘客也指遣刼詣以激怒承胤請于上將更杖壽登湘客以更旨申救而止及八月武岡破承胤降吉翔奉上至幸靖州十二月上自靖州欲往南寧兵戈充斥道路荒阻文武諸臣皆微服行吉翔旁御舟謹衛水徙栈上下上見之揮淚辛与严起恒危駕湘十八灘還桂林流離艱苦風雨不避取豹小勤以媚于上上愛之封文安侯入內閣掌機務房事專可棄秘雖武職式報不能比其親信也庚寅正月庚矣守上倉卒幸梧州命吉翔与李元胤當守肇慶四月督兵与陈邦傅援广州駐三水觀望不敢進九月与大兵戰于清遠峽敗績元胤奔行至十一月广州破上幸南寧吉翔乘舸船至三水追至上所砲船吉翔上所獻以指緩急者也時百官奔赴者飢疢無人色吉翔獻四千金以助賜給吉翔历事既久結納內侍媚及封宮禁凡內廷岸動必預知之先意迎合於是上及太后皆深信之以為忠勤命掌戎政不知特論諛之材耳其心叵測也及孙可望既入云南楊畏知劝之勤王可望因以兵威逼制朝廷身王封廷議久不許可望乃遣总兵曹延生胡西國率兵六百人至南寧名為入衛實伺朝廷动靜吉翔函款可望私謂曹勇御營內監龐天寿

曰今翔矣日微而秦勢愈隆威跡
可矣盍与延生正国纽兄弟欢
盟二尊吉翔曰春王功德無
利事小为我先达誠于延生正国
江山国家大事公何易言且我軍官也軍事所
国命吉翔大夫乃和睦而望
而延生正国素善大学士吳
也安危係焉宜劝上駐广而
吉翔倡和其語狠可望曰事
望遣兵速援至點改安隆所
莫於此從流而市物無所
而已而可望自居貢州潛城
糸之吉翔愈益附可望悍
銓方林亨交事動遍鋪
翔乃佯假可望令內外事
委已与天寿摩旺不敢不聽々

見相神事而人可主也而
誠武進同三事胡士瑞曰王上大故去矣公等退當無非為魯祿
地耳惟智者能先時夫豪危主
秦王秦王甚重馬公以大事任
行授禪事擬敕之勢非公而誰
翔处遂謂士瑞厲声叱曰汝病狂喪心期
可望可望復遣瑞持白綾令
狠可望可望鋭其品而杖杀之
內外相劳如吉翔指中外惶惧
主事胡士瑞張鏞相謂曰二人
迂今不悔禍外賊附匪一人孤
擬之禍生于旦夕各具疏劾之
之二人惧入宮求太后得免由是
飲堰私与真鋪等議將合
吉翔知之遣姓蔡共陵因

已徹聞其事未审也会刘汉新自宁國营至南宁不知吉翔之不
与谋具以告吉翔大驚遣其弟雄乘疾報可望可望大怒甲午
四月遣郑国至南宁即訊吉翔徐极等知事露復文華劝吉翔
天寿乞上速誅以絶奸萌天寿惧与馬雄乘奔見可望具言与谋者
姓氏而十八人之獄成矣語在吴貞貞無傳方獄之急也郑国至行朝
擒十八人者酷刑訊之吉翔以头触貞無者再以其幼女賂郑国為
妾郑国留宿二夕而还之明年可望遣襲定国者敗于归朝土司定
国疾趙安龍丙申二月扈駕入云南命新統武抗吉翔及其家屬数
十人将奉詔誅之吉翔日夜論統武及定國所親信金維新龍其銘
兩人悦言於定国称吉翔之才为之訟寃之国名見吉翔吉翔頻首
威称定国功高千古無兩諫之不容口定国武人贛直聞其言大喜而
維新与銘又交口誉之且曰吉翔朝廷旧人今既归誠若在渴必与我
相应定国以为然荐吉翔入阁办事吉翔外挟定国勢以制朝廷内
假朝廷名以动晋王於是内外大权復归吉翔上亦無如之何矣明年
八月可望大兵师攻雲南其下叛之与定国戰而敗走長沙降于洪
承畴定国上疏請贈謚十八人者立庙安龍而昔日未死与改諸臣
周官裴謨廷許給竟金蘭等復劝吉翔新与金維新朋
比窃政定国聽其蠱惑奸党布列
身孫可望导大兵入云南定国不能禦
旬日扈駕者惟斬統武兵而將軍楊武馳言追兵且逼吉翔輜
重甚盛慮為所劫促駕即行羣臣妻子不及顧貴人宫嬪相失者
大半惟吉翔之輜裝無所損至緬界緬人請送者釋兵器沐天波
不可吉翔即傳令釋之由是為緬人所制止在井垣亘緬人供奉日最
天波將奉上走戶腊二撒孟艮諸地吉翔復持之而止緬人忌外兵之
迎駕者吉翔即与守关官勅曰朕已航海入閩有官兵至即杀之内
外隔絶勢愈困矣其秋上病足日增呻吟而諸臣日縱飲中秋之夕吉
翔与内侍李国泰飲王皇親家召伶人聚宴祥復歌宴祥泣曰今
何時而尚為此乐乎且此去宫门不远上体不安豈宜驚动吉翔
以其語切鞭之时諸大臣皆短衣跣足入緬妇市中席地謔笑蔬菜
至則簞取之緬人相謂曰天朝大臣举动如此安得不亡九月緬

人进新稻命给泛友之负者吉翔私之都督邓凯署之於朝曰老
贼生死未知尚欲营私井斗圄利耶吉翔令仆作之伤足三年
不能起困滞免咒水之难其明年宫国伯文选属贼缅兵吉翔
虑无险没诸臣攻其短也请胜擢以牢籠之於是营求者纷
纷不得则至銓坐肆骂柬部尚书邓士廉尤谄事吉翔以冀他
日入相久之诸臣困乏有三日不举火者吉翔拥厚赀不肯给请
於上上无以应乃榔皇帝之室於地吉翔取而碎之以给诸臣邓
凯独注不受私叹曰不祥也其明年宫国愈进兵攻缅々酋弑
光自立遣人邀诸臣祖饮咒水吉翔尽行至则围之而东自松
滋王而下凡四十二人吉翔与焉十二日缅人送上如大军明年四月蒙
雉以上見南天痕

明忠孝内阁中书舍人监兴国将军军避光启明忠义太保
兴国将军提督云贵广西汉土官兵军务孔师程合傳
暹光启自字开先为昆明人其父经祸迁居昆阳遂为昆阳人孔
师程字少元其先为曲阜裔世为昆阳荒川里也长後迁居昆
明遂为昆明人光启少有至性事继母以孝闻父有疾刲股以进
而疾果愈乡人称其孝负经世器学博赡词为昆阳儒学生少
与师程友善屡举不第教授乡里师程少有大志善骑射天性
激发慷慨泛大司马傅宗龙立功西北屡官副将宗龙靖节项
城朝命护其丧归滇谓光启曰国事如此忍坐视耶光启许之
遂纠段鹤鼻赵登雲集以义勇三千人赴北勤王至河南闻北
都陷率众奔阙南都大司马史可法奏请召见进饰程提督授
光启中书舍人鹤鼻登雲守南同守江北南都陷率众奔阙拜
师程太保佩兴国将军印命光启监其军勅调雲贵广西汉土
官兵恢复师程至滇適孙可望孝宫国荐突踞昆明定国攻踞
安田师程纠众要击於晋宁败而遁光启间遣趋大理与副使遁
杨畏知合畏知被执光启闻父讣哭奔昆阳麻衣单履詹墓
七年大痛数日而卒年五十七师程踞踞山林辛丑大清兵平滇
当事恩之遣戍北塞外数年卒年六十馀昆明玉溪仪礼缵永历
三年詔求贤才太保孔师程以孝子名上闻八月觐授中书舍人居

低二格

三月見当事者多不法噪曰是謂朝廷耶葢同兒戲耳遂掛冠归

金氏家抄附錄見灌畦蕙稿

陳继儒太平清話二則

滇中宁山有宪能形状若蝙蝠蝙蝠蒙岫有蛇見人自断余甲午十月王太原公西一署皮大不能二尺如猪貌色左右能皆有肉翼々上有毛短即飛宪耳滇南宝井一石中宫三百金得之石中有玉蒼蝇二头羽翼皆活置几上能辟蝇鴈山季公为滇南宪副时事

程本立

程本立洪武九年举明经補叫府引礼进长史送王来朝被賊謫云南長管司吏目会师可伐煽誘百姓为逆本立單騎入賊巢諭順逆利害諸部落感悦归附冬諸部復叛帥藩沐英怙統屬本立行縣典兵事且撫旦禦誓以死消万民不避險难山行野宿自整雄抵安抵大理永昌鶴庆丽江往来經輯見迎国記

傅宗龍罵賊

五月赦兵部尚书傅宗龍以右侍郎督陝兵討賊九月初四日丁丑宗龍与保督楊文岳合兵击李自成敗績保定乃杀驲馬餉軍馬驲復夶杀賊取其屍分敢之十八辛卯夜潛勒兵潰圍西諸軍星散賊獲之拖至項城呼于门曰我秦督官軍也請啟门納秦督宗龍大呼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毋为賊所給賊抽刀击宗龍中腦而仆復屬声罵賊断其耳鼻死城下賊獲衣甲器械無算遂險項城屠之項城縣屬開封見明季北畧

吴三桂奏疏一

平西王臣吴三桂題为恭請定議馬料事切照元年六月該户部具題欽奉上諭事一疏内議各省駐防藩王滿洲凡兵馬匹綠騎兵官产豆省分照旧给豆無产豆省分禁其於别省採買按其各省亩产不拘何項粮米支給等因奉有依議之旨在案該臣查得云南省除緣旅官兵馬匹從前皆支豆料自駐防云南之后因本省不多产豆叟以每岁用協餉各買稻谷喂馬难長脂臕況以一升抵升为力甚薄騰飽更难既遵旨不敢越境買豆糜費餉金而云省無豆支惟有稻谷旦其地在万山之中經急惟馬是賴是仗若夫平时喂养不厚有事难济驰驱查外有驻防官兵馬匹有加给稻谷折其豆料者在外省尚旦如此矣

況云南極边疆之地险远艰难较外省为尤最臣谨仰吁天恩彰念岩疆需马勅部查照各省加谷折豆事例定议支给施行臣再有係者臣下旧例春冬二季每马一支日支草二束近該部臣渡遭例請定马匹额数一疏议将春冬二季日支草一束是每月马减草三十束矣夫春冬正喂马之时损减草如許何况仰賛矧云南天末又非列省可比宅暫准春冬二季日支二束地方大宜再依今例统祈勅部议覆奉旨戶部议奏廑照三年月日

吳三桂奏疏二

平西親王吳三桂題为天威遐被师武攸灵掃蕩垂首活擒渠逆恭係捷报仰慰廑怀事等情該臣看得水西之於黔附体之雠也蓄毒既深其潰必烈征之往事已有明徵如逆酋安坤於我朝曾叨寸绩开阃黔省巡体皇恩在国治已称过优在安坤犹为未足操前此陸梁之志为今日跋扈之图練部蛮以捕瓜牙收为伪党以滇羽翼厥一而足逆巢尽破惟安坤展翅潜逃今赖皇上神灵計遣官兵进捕厥属战胜攻取者捷音不擒斬九千六百餘众生擒酋長安坤等此举除三省伏莽之我夺数千载老狐之窟我皇上威清南服功多平治水土同倫矣除安坤以及各目另疏請旨发落外其总兵官李世耀馬惟興刘之渡勇往前直艰危罔避寸躯遣累同履兜尾而應偏深巢血战数番缚獲酋首而擒除孽种三镇劳绩論叙宜攸以及在事人員均应一体叙設所有将領等官职名及伤亡将士繁冗不敢備載应候勅下议叙之日臣另疏详列以聞謹将大捷緣由恭馳入告仰慰廑怀奉旨覧王奏各本官兵进剿水西历抵烏蒙烏撒各地方厥败逆冠直抵巢穴生擒渠逆安坤安如鼎安重聖等及伪王皮能等餘逆勦杀殆尽水西烏蒙烏撒等地方大定王親領官兵经历险阻大展謀猷指授決胜掃蕩远垂克奏廑功深可加悦在事有功人員俱着查明後优议叙具奏兵部知道康熙四年二月日

吳三桂奏疏三

平西親王吳三桂題為恭报計擒烏撒酋長平定地方并陳区处机宜仰祈廑鑒事窃惟烏撒土酋安重聖氂之最賤者也我皇上怀柔德渥畀以世官何重聖不識感恩返謀悖乱此其心虽蛇蠍未足喻毒矣先是顺治十七年重聖及安坤及謀初露之时已奉密旨責臣奸勦节因緬甸馬乃隴納相次用兵遂将水烏一案停緩以待重聖连年以来逆跡孫張罪难

悉數此殆天使積惡為今日族滅地耳康熙三年二月臣進剿安坤业已奏
明待水西蕩平再討烏撒盖討在姑緩重聖与安坤合謀益堅鵠張無忌如禁逼部茵业已粮欲絶烏城防
兵之食如遣头目白万等赴兵八營幇助安坤勢迫逃匿重聖竟差头目送入烏蒙如臣親往烏蒙剿捕而重
聖先期傳信謂水西無兵遂使安坤渡自烏蒙逃西如安坤回到烏撒
地界重聖夫妻說往迎接与之歃血为盟許其起兵外应仍差人送
归水西种种举动臣悉俘为不聞总欲先定水西次及烏撒以故烏蒙
之後臣一面留兵捕勦祿昔一面親統士馬西臨烏撒盖为圖勦重
聖使其不敢遁蔽安坤此及中途授扰安坤成擒矣臣試等之水西
既已盪定烏撒勢类孤雛虽重聖罪不容誅而地方所在当計誠
若駐行勦亦恐致有土無民事竣設流賦徭何賴但得渠魁授首
其餘分別撫安庶几局易定而气不揚矣臣因而三計而致重聖仰賴
皇上灵寵犹果中之康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师次于烏撒之馬雄何果
於軍前擒獲重聖傳閒远近莫不快心以為千載喜雖一朝洗到沒
此封疆可告無事爭称皇上除暴之仁又重聖之兄安重乾為烏撒鼠目前逆
犯陳进才供称重乾接受偽勅二張臣具繕獲謀反党类事一疏内議留益州
头目安重仁烏撒府头目安重乾各受偽勅但地屬土司应暫免追求徐圖后
議等因部覆奉旨在案令将重乾并于軍前擒獲以上二犯除另疏請旨发
落外至於各同人民理宜分別处置内如臣勦水西之日有不習應兵侵犯烏
撒衛城者臣各各同来見悉以順民待之給示撫安优加犒賞令其傳之百
姓亦此無驚統俟設統編入里甲於是群情悅服願為盛世良民此以撫
而先叛者又如逃同白万逃等向勦安如鼎西犯烏城臣前疏具題在案
令浪負嵎覘望法不容緩令緩之以恩若輩終生異志勢必用兵勦处庶
免他日之憂此以勦而後定者令臣一面发兵隨後將勦治情形再行題报
再照边疆初定百姓怀驚統轄撫綏要亟資官守臣照开闢事例暫委一人俾署
流官知府又於各同中拔其誠实為众所推信者一人俾署土同知事共相料
理使土人知有逺归始無疑慮所有設流定賦善後建官等務容臣酌定
上請以候廣裁可也臣謹将擒獲首長臣处地方机宜恭疏报明仰慰聖
怀奉旨着併議叙具奏兵部知道康熙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吳三桂奏疏四

平西親王吳三桂題為官兵進勦擒獲僞王奔报大捷事投三路總兵王会張鵬程趙良棟報前事到臣據此該臣看得妖逆阿仲敢感粵西僭称年号聚兵既納為害封疆土目賀雲等党附阿仲往為奇貨籍妖謀反煽動土司並蒙生於粵西而盡切于黔首普坪之苗戮最慘安龍之城廓甚亀蓋湖先經之尹卒破燎原之禍臣謹仰遵上命发兵令通進和中路總兵王会等奇鉄銀関破額老寨而入左路总兵張鵬程等取花[redacted]寨破阿積寨而入優戎優勝既擒先声而会师直擣隴納探知逆别為阿仲巢穴王会張鵬程不及等待右路遂即一面分布围攻于十二月初四日申時攻破偽将亞相等官以及蛮兵尽行勦杀右路总兵趙良棟三日之内斬奇三关至初五日到遮别会合查初四日申時破巢之後本日晚抵广西思南副将趙直植广西提标後营游击朱尚文共領兵六百名亦抵遮别比聞滇黔兵馬将到土官岑继禄亦帶兵千餘续後方至先是阿仲原在遮别比聞滇黔兵馬将到土官岑继禄于初三日三更时分差人暗接阿仲而去不解何故及見遮别已破继禄始将阿仲交广西副将趙直植遊击朱尚文于初五日解送总兵王会等虽拿渠魁未脫就中关节可疑但既行献出姑免深求所有三路进剿有功及伤亡人員均应候命叙録广西副将趙直植游击朱尚文等並应議叙至遲渠阿仲候押解前来严加守禁仰祈睿奇或应解赴京或就近酌候旨遵行其各鎮伤亡官兵查明另报再照此举作孽虽由阿仲而佐妖为祟实自土目賀雲良阿賀怨賀富賀坤賀新等輩也諸賀非阿仲不足以成謀今阿仲虽已就擒賀逆尚稽授首查賀雲等各据一寨料彼祇墨山寨之中阿再檄总兵王会張鵬程趙良棟等攻勦各逆所居山寨多方捕缉有無擒獲另行題报所据檀音阿謹会同貴州督阿楊云南督阿卞合詞上聞康熙三年二月初三日奉旨覽奏官兵奋勇攻破逆寨擒獲妖逆阿仲深可嘉尚在事有功人員着察叙具奏餘着速議具奏

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合行移咨

吳三桂

滇事拾遺卷二目錄

气候
太白星
緯度
金蝦蟇
刘唐譙諫吴三桂
夾江兄弟
那馬
史雲州
疊水河觀瀑樓記
六賢祠碑
朱寅仲
錢澧
曾学
荔支
毒泉碑
高
分水崖
六月二十四年节
刘綖
廢些
古宗
谷西阿秦蹤
遊鴉足山記
王玉如
白丁
八面觀音
張含
乳湯
薛大觀
甘文焜
糞宝子碑二
石虬亭記
板桥驛
宝石翡翠文石
三世四翰林
土司妻
善璐
西洋記
活佛
土產
白鳥
竹譜
穆真
點蒼山花
晋建宁太守爨宝子碑一
爨龍顏碑
石城碑跋
苗俗
顧炎
池公廟碑
火理
刘梅塢
乱定大疫
丽江土知府
楊升菴逸詞
猺狗
猓玀
襲檢討

儂智高冢
趙良棟
李中丞
滇中地勢
水車
通海鍛
刘韞齋二則
仙草
陳炯齋
愛錢道人傳
段皆山
馬悔齋
送耳来
易隆珠蟹
兩头鹿
金叢表
劳崇光
封翁改績
大理即佛国
雷彩霞
徐雲笈
王礎臣
魽魚
乩詩
圓圓傳
王青池
刘璿八分
趙忠愍
農部瑣錄
百祿圖

昆明四草堂
雲南刘梭案使

滇事拾遺卷二

昆明何小泉輯

气候

自平彝而上过滇南省城历大理永昌騰越地益高气益热四时草木不凋花果皆先期一两月或两三月至期復有之如桃李秋冬吐蕚腊月涧花实並見及春爛熳如故諸草皆然之边城属邑瘴癘伤人未尝不因气热之故有舒典敛也余九月抵任具詞致告关庙見庙中蜀葵与木槿並开以为甚異及至館舍則蔷薇木香錦葵等花俱发是月抵省後則建蘭水仙茉莉及红梅桃李同时烟然滿里之外物候之奇触目驚心类如斯矣

壶泉碑

嵩明州塔山其石自麓至頂纍纍俱青鉄色天台萬馬渡不及也前行有壶泉碑相傳有奇树生於此名曰白鶴香每歲花时各山毒蛇鴆鳥皆集树下泉流其旁人飲輒死今树已伐行者猶相戒焉

太白星

馮时可滇南紀事云滇中日月星辰視他处特大余至此見太白一星光芒輪廓果覺有異

高

計江南鎮江府通流而上历全楚沂沅江至鎮远水势如建瓴則黔省已在极高处又从鎮远至滇南所过萬山皆拾級而上间有下坡然较之止坡十不及二三及至貴州平彝望如在釜底向之所历諸峯参天蔽日者皆俯而視之則滇之高更不待言矣

緯度

夜觀北斗詡其甚低今考北京北極出地四十度江南北極出地三十二度云南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則北斗之低也宜矣地高則风勁故曰貴州無日不雨云南無風风多揚沙拔木然风每从西南来向未解其故謹識之以问識者

分水崖

滇洱海葉榆水一名西洱河北为海鹹味淡不类河鱼不入海海自崖下分水为两界南为河北为海鹹味淡不类河鱼不入海海

魚不入河溏至此則返魚族类頗多視他水所无更美冬鯽甲于諸郡魏
武帝四时食製曰滇池鯽魚至冬极美海首有石穴八九月产油魚人
謂水鹹故肥河尾产細鱗魚皆魚族之至美八月望夜潟海正中有
珊瑚树无涌面漁人往々見之世傳入海龍献宝内典云珊瑚撑月此事
外事不可以意見度其有無也冬月海風水面起火高数丈莫知其故
易象曰澤中有火草海賦云陰火潛然豈其事欤

金蝦蠏

雲南安宁州城外有曹溪寺殿左右各有一泉西泉稍大水淺地底
湧无东泉上闊丈八尺長丈許深不及尺有小龍王祠泉口蟄龙头
泉從龙口瀆无湖至則水湧过龙首溢流注每日或三次謂之聖
水三潮然亦有日不至或一二日至者水中有金蝦蠏时々无游过客
見之以为佳端寺对河有湯楊用修題为天下第一温泉也

六月二十四年节

云南馬龙州六月二十四为年节是晚妇女俱艳粧燃炬照屋謂之
照岁焜燿如同白日大家小戶俱盛陳酒饌合家欢乐名为过年

以上見說詮
東还紀程

刘唐譜諫吳三桂

刘唐誠諧生也与吳三桂相友善幼同学長同遊一日飲於三桂家中
酒半酣三桂頗其侍者曰而速名我美人来盖指嬖妾陳圓圓也
唐故作失驚起辞三桂挽问之唐曰美人原是胭脂虎々至妾浔不
驚三桂知其譎諫而不能聽甲申闖陷京师夲圓圓三桂卒以嬖
妾故与闖爭牀笫之私決誓致死於賊於国以之噫嬉美人真
可畏哉按圓圓金牛里人姓陳氏父業鹽閑俗呼陳貨郎崇禎
初为田感畹歌妓後以贈三桂甲申之变圓圓当京师闖遣人招三
桂三桂犹豫既而知圓圓为闖所浔遂決意請討吳梅村圓圓
曲为衝冠一怒为紅顏者此也三桂鎮云南叩圓圓宗党謬以陳
玉汝对乃佯人以千金致之玉汝笑曰吾明时孝廉豈为人寵姬叔父
耶謝不往陳貨郎至三桂宴之曲房持玉盃戚栗墜地圓圓内慚厚
其賜歸之

刘綎

刘纾字省吾少豪纵躯貌雄伟眉宇若神能用铁铁刀重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时称刘大刀装束临阵神彩忽变如俗所画关壮缪像自结髮从戎所着战功甚多而其平陇川木邦蛮暮孟密诸夷直抵缅都阿瓦受缅王莽瑞侪之降尤为第一伟勋绥平定缅甸后凯旋大会文武於永昌宴集赋诗以属绥意谓其不能也绥吮笔而辄书曰但习干戈未习词诸公席上命题琼林宴会君先到关塞烽煙我独知剪髮接韁牵戰馬折衣抽线补征旗貔貅百万临城下谁问先生一首诗一坐皆驚後绥由腾越调遼东与清兵戰陣亡世傳其死时犹着形天干戚之異也

夹江兄弟

夹江举人王运开与弟运涸以文章气节相砥砺崇祯末运开挈弟来官永昌推官值鼎革兵不能任戰守人情洶懼咸以降請运开誓不屈擁符命自缢死运涸曰吾素师吾兄兄既为国死节已成仁矣吾忍負兄地下乎亦投滄江而死人哀而葬之题曰夹江兄弟之墓昆明王思训夹江二士歌曰錦江水何滿々走萬里入蘭津蘭津扞羅些突遭鬼殚过垂熄能逢山触石無不破誰能攖其鋒銳声犯坎坷王生兄弟魚鳥来徙手扶天恐其墮兄握金騰符雄怀視虜如嬰奴家無罷兎噬銅馬裂冠怒髮空拳呼詈虜投環擇臣志身騎箕尾遊天衢厥弟书生可勿死不忘夷也西山孤杜蘅蘼芷埋蜀客梁鴻長伴要離側鬱然双塚峙江滸月明时聽塤篪音夹江高寒杳歸計夜夜猿啼招望帝又有三忠墓詩为吊保山城东北高丘宜坡明鼎草时死国者兹附錄天柱西傾日欲黑破碎金城不留尺乱离荒遍勢莫支寸鉄何人持拒賊金齒修寂杀气横虎盡入城肆威逼大夫抱篆哭向天皆裂髮指憾無力血战不可守不能惟有一死报君父双忠遥结灘江魂孝廉凛々偕殉国当日承恩感儒服奋臂几人誓馬草守土義当不顧身誰肯輕身埋異城三人懷慨成一心身落南荒心向北至今合墓趾悲風三百年间增杜色以上見雜野錄

云些

云些即唐书所載云些兵是也元村康普叶枝其宗喇普地屠其民徙麼些戎之後漸蕃衍倚山

而居覆板为屋檐僅容人自建設以来男皆剃头辮髮不冠多以青
布纏头衣盤領白縐不襲棉布袴不掩膝妇髻向前頂束布勒
若菱角耳环组如藤缀如龍眼果銅銀为之視家貧富衣白褐青緣
及膝为度以裙为裳盖膝为度不着袴裹腿臿以花布帶束之女红之
类皆不能習男妇老幼率喜佩刀为飾不愛顏澤衣至敝不濯數日
不沐经年不浴冬不重衣雪亦跣足严寒則覆背以羊皮或以白毡
近年间有著履穿韈者头目效华人衣冠而妇粧不改裙長及脛亦
其旧製以别有民也多畜馬牛羊及琵猪为富头目倍蓄之冬日
屠豕去骨足醃令如琵琶形故云三三百戶或百餘戶或数十戶一头目
建設时地大户繁者为土千总把总为头人次为乡約次为火头皆名
子其民子继弟及世守莫易称为木瓜犹華言官也对之称为那哈犹
华言主也所屬麼些見皆跪拜奉物及对則屈一膝訟亦赴憩有不
率头目鞭笞之农时助头目工三日谷将熟取其青者蒸而舂脫粟曰
扁米家献二三叶腊奉鸡米元日头目以酒飯劳之火头見头人生官則
拜而侍坐火头又头人之所屬也賓主为礼俯首以手撫胸久不見
及节序則交拜父毋在子有往旬日必告必面正返必拜姐高一尺鋪
毡踞坐貧則以蒲以草茵迎客有不过三酒一盂餚餘客携去队無衆
宵夜則攢薪置火各携蒲藁袒裸环睡反側而烘其腹背虽盛夏
亦然富能衛衾枕毡褥之类而亦置火於側露其上身烘之有字跡專
象形人則圈人物則圈物以为书契無姓氏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
加一字为名遞象而下以誌親疏娶以牛羊为聘头目家并用馬均至十数人死
無丧服棺以竹蓆为底盡懸死者衣於柩側而陳設所有琵琶猪头目
家丧則屠羊家所屬么些弔皆飯之死無論貴賤三日后舁至山厝
薪灌酥焚而棄其骨取炭一寸塗之每六月五日則祭於塗炭所迓
神於家炙小豕祭为三年后不復祭其人悉性惰而淫敬佛信鬼
而不善於治生然樸愚易治洞千山麓可畊之土多而不墾蔬圃果
木之利而不興喜猎而愛犬易三犬間則歌男女相悅之詞曰阿舍子詞
悉此侏音商以哀彼此唱和往往奔合於山洞深林之中喇嘛之長至前头
目率下少長男女礼拜視家所有佈施益甚得其片楷隻字以数十金計負者浔其糞溲
大喇嘛至礼拜佈施家貧虽釜俎之屬取以奉之西藏

奉之家中佛龛焚香而拜或伏於道左俟其过举其马尾以拭目谓可御疾头目有二三子必以一子为刎啜归则跟坐中庭父若母皆拜病不医若迎其巫曰多已禳祝皆谒叟以豚谷麦未验以半值预偿其半及验则治衣食留以为常而奠之设也自设流衣以来俱极恭顺器洁读书识文字者多有之铺第子员者四人中式武举者一人

那馬

那馬本民家剖娶人也浪滄子銳皆有之地零蘭州及家流入已奠姓考其时代亦多不纯自记其姓氏名号谓之那馬遂以那馬名之说言实与民家无异男女衣服之饰制亦多类华人土女妆饰而已丧子者坐於夫妻之间其妻哭而有色妇人哭不绝声以掩帛於面号之曰哭丧不禁不敢令其先知知则杀其子女即互讹死无不知禁而不敢令其先知知则杀其子女即互讹死无枕置庐帐於道傍设死者衣冠庐帐中以所携资产口畢踊哭哭而衣帛於三十步之外哭之於尸所以所携资产口畢踊哭哭而

拜邻人赴而款以酒食三日後葬而禁之葬曾三墓岁时俱祭丧服尤严亦世後之族先弟子妇姓之祖妣皆有服一时轻重之服俱遇则先服其重者而補往服後其服无节而遇但多故其人長年多白衣冠也

古宗

古宗即吐番旧民也有二种皆無性氏区城及其宗喇嘛木氏属未尽者数家於公坚之间谓之公坚古宗奔子棚阿撒子者谓之臭古宗语言异国服俗性情迥别公坚古宗大致同公坚惟妇髮辫髮万服用五寸横木於顶挽而束之再环细小与公坚古宗异臭古宗以土覆屋妻楼居近衢市者男剃秋衣冠当仍其旧僻远者男被髻於肩冠以長毛羊皮染黄色物檐项缀红绵绸夏亦不改红绿十字文绸为衣冬或羊裘不表皆盛领阔袖束带佩尺五木鞘刀於左腰间着苗红羊靴或以文绸为之出入乘马妻驰骋鞭极丽多饰以金银宝石妇髻下垂後珊瑚绿松石杂以物饰衣盖腰百褶裙裾盖膝服偏采绸为之裙或文绸或采色布绸鞯单革

軟底不着褲履項挂色石數珠富則三四串自肩斜繞腋下一妇妆饰有值數百金者土官头目利头辮髮入城用華人衣冠归则易之惟帽檐饰以織金錦為別壓山他种青棵麦舂炒為麵畜牛羊取酥嗜茶食则其
啜粮他木豆臧麵釜烹濃茶入酥酪和炒麵指摑而食之曰俗粑餐
止拳大一团延客置酒盈罍自酌尽辞牛羊肉及酥食不尽以衣裹
去食畢手指膩迹揩於衣無盥濯焉貴賤皆然見聞維西
俗

史雲州

雲州右統登字僅雲姓史氏江苏溧陽人也少有大志博覽书史试顺
天挑謄録議叙布政使司经歷分发云南乾隆六十年署開化府
文山縣事云南鹽归官办苛刑抑配民不堪命詣在各後事傳云州
莊任即弛其禁釋獄中逋課者数百人民以大治阅三載配鹽之亦
十七州縣一日同寢乃改為商办以寬民依文山式也未幾苗匪起貴州
距文山尚数郡云州拳其形勢必将蘭入而名鎮兵不可用乃集吏役
健者得三百人親教打鏢期於三十步外取人命地布中数甫成而匪
蔓擾廣南通文山邻境之卜北文潛往文山名募獞猓約分投邊起

時嘉庆元之四月也云州謂不数即北破賊於境外則文山獞猓必不靖
遂授三百人仗大刀一握鉄鏢三十枚身帥之馳往所当輒仆收復前所
失卡汛以十数廓清即北而云貴總督勒保荅失利被圍於貴州
之黄草坪月餘云南巡撫孫君永清調君往援君率壯勇馳至賊圍城十数
重内外不相聞君逆陳以鏢去之壯勇爭先賊死如積一日遂奔潰君
念圍虽已解而賊衆尚数萬人城危祸迫督則賊主遠不相及為
害患甚巨遂追奔三四百里七接仗歼賊至尽乃返黄坪云州解圍
之後三日黔鎮以兵至總督德一飞甚陡云州上謁總督曰若真有
職亦遠来我耶云州陳开圍狀總督怒曰圍果若开何不入城
一見我使我尊慴欲死云州回入禍則賊不可尽麾下遣入至城外及文
次接仗委賊賊屍鏢伤者則是文山縣民壯所奋击若及伤清
行冒功法從督抚欲重劾之賴飞護勘得实乃已布巡撫与總督辩
論恨恨遂飭云州自南经费不入軍需报銷以故虧帑至二萬是
年十月委莅理賠焉府飞蒙自縣雖壞接文山而兩城相距三百
里莊蒙未一月交趾賊目儂海逐勾結广西仲匪賀成猿苗数萬

人又山烧酸村座佔存硐卡云州闸信匹馬馳一晝夜入又山城次早領民
壯出勒生擒首逆並获从目二百人硐卡悉復总督以为能事檄順宁
府云州仍尚又山默迤解圍之功也三年又山大收云州开倉赈災民
滇省往事所無四年睿朝新改以初彭聲巡撫云南初公自矜施
介好任術为的案开化级有急兵当安出不測云州以署縣猺贼士
人榜通臂回急兵守城知縣朴佳急兵衝之初公詢急兵曰願南走
令不要錢果否急兵曰小錢断不要初公遂以霧弟劾君士民闻信
立判知单膽云州之又武昂债题回天理良心設櫃邑廂礦金至三等
初公聞之甚恤以云州既完霧滇任仍仲之千兩率再環戒指手
錫之类無可逭遂主事貯庫为名項次年丁母憂束倚重当不遣
云州言父母之丧惟金革無辟遂解任随滇粤为行营而又山为項后
来者欲乾没之紳耆請於上游慶开陽書院又赦以日感焉七年服
闋署丽江府维西通判庁民恒乍绷治乱单險国不可攻云州庶滇
巢後並壁斗阻大溪水峻急初公箭君以箴指大组募義沮者擊義
絕於腰繩尾續大組阮渡溪則引组繫崖桥对岸急引初公桥桥

組套箴圈之下繫小板可坐以手板組縣接登崖頂壯士三百人父之
賊不雲云州之至遂大驚孤云州既手檄遂首壯士列拒命者其党
亦就縛遂以攝事拜花翎之賜九年滇喉血疫卒維西亦署年

各西阿奏疏

臣查滇南乎盐多屬惟黑白琅三井最大行遍迤西南各府历係归
州縣及區隐不但課有常額而及夫资其餘润亦公亦滇均年元裕迈例私
行加額加課任意短秤例收腳价剥太甚其加額之法係与井員
私商及压買灶戶伴盐私派各州縣豹卖繳課入已此与奉文代别
屬行銷者多平加多价值发盐任意短扣積零成多額又浮至
大半有餘至收課时瞞折的指十倒也更有民间南本自运而总盐
数征收腳价者此外積弊多私屬情形亦不一大约正盐一信課
幾化作三信归級户銷者刻级户倒塩归丁粮及物户銷者刻贫民
攙果又灶户因奴薪本乎色灰和以至发盐时隆欠楦柒变亏
等丁受累尤甚民财止有此数滇归囊欠则归公国课民财必至交

叠水河观瀑楼记

[illegible]越州之叠水河盖洞也其[illegible]
诗山东下流为大盈江至是崖忽断缺水墨以下注于壑凡百有余尺
伏至今夜变愈不畏法旋政旋复巧取要之彼此猜怨公含不识蓄
瘼至於何日臣查夫马採买向有旧例如派派扑价私吞与非军务派不
滥派扑价私吞与非军务派不许从粮上科派已是便民其盐斤则每
秤增有羡余解京淋化公民滩灶斤亦如此派之自为畏盐之别
盐之病民惟有叶恳天慈密饬查禁使诡弊之已革扑派永遵来后
革之止但滇上下相安实民乐便诚远诚莫之戴无疆之福也以上是世宗实
录

[illegible]困此行盐之弊也到滇抽夫马历係亩自佃户与额设堡軍惟钦差及督抚
学政提镇司道与本管府州縣通用往往无虚悮自大兵征缅甸拾添派
粮夫设立公局凡奉差過往一体应付係军务均軍務而设凯旋之後遂
以征缅为寻常公局为利藪一切过站者皆以公事假名做情揺一科十
哄擾百端若果有公出大差则色事私派之夫则五千多或过萬派馬
则数百多则三五千不等凌虐奇多情形难悉尽言更复扑价今
绝屯脸剂其价军務而动支粮上普扑者追追尤猛又有不奉旨之文
而私藉採买朱台扎价入已共同滷展转短累难堪此外事派名目不一
而足虽有大吏示禁总以具文相視凡此皆由吏通同朦混所为也臣闻
嘉庆二年滇中百姓与州縣签盐之夫积弊德书役及素管夫马富
之头人相结根深俱有痛不思言惨不经闻实缺且近者及通西
一带凡五千州縣不约而同诚迫着以来未有之大变虽经大吏出示晓
谕有累民诗禁改即当为争等禁免之语旋即解散而德复滥为
造报阿仿人别事入奏京例奏慶民则分别四法固亦足以新国富而
懈人心但终未将此数项起扑蚌禁端倪的禁止使累犯虽的而祸根仍

人去阁阁闻其声自然素然若騑車若奔霆稍近渡石梁沫随風著衣
袂及面若散丝若霧雨登迫而視之多黑赤名鴝雪襍雜雜雜跳盪含時
擺划洄之沄之駭心眩矚惟兩崖遶蓁莽無駐足所游人病高木東倾
上故有罡靈寺之役余以冬十一月乘坐斯楼而寔一攬而尽因顧回視瀑游人杉是拾大慺余以冬十一月乘坐斯楼而寔
塗獨有感高中夏之水如江淮河漢率導源西北演迤迄於東南是
以自古用兵者由西北取東南易由東南取西北难蓋高能馭卑而卑
不能統高形勢使然今大盈江经南面又南迸于崖出関出鑾磐磐
湖滙于南大金沙江循阿瓦城以入海而急水实物其源蓋中夏
之氣达於緬甸之矣达之統之扵必与中夏合日者緬酋恃其嶮远
毒騰屢討弗共蓋傲然以多水下之其將隸於版圖实於郡縣使
我声教敷於南海曉然多于之疑者迄君屬余扵記遂书之楊洪楼
以諗游人云

楼此之已采入騰越州志僅錄至扵勢必与中夏合日者以下一西
缺因更錄之痛考

游鴝足山記

余二十年前读徽征云摩訶迦葉於世尊入滅後持僧金縵伽衣入大
鴝足山祈左言距云南会郡才三会余不考书何云赴昆明会議善後事將还永
昌撤兵私念矢昌頒已二年不可不償且云南縣距山甚迩乃假以往
二十日自昆明行夕抵安宁州宿於進士段汭舟家庭有数石高四五寸
許瑯玕穿透皆可置怀袖二十一日抵祿丰晴二十二日抵廣通微雨二
十三日次吕合遇迤西道博君晞泰明諗以將防鴝足山晞泰喜跋涉
賓州牧屬輿從之二十四日抵普湘二十五日辰刻抵小云南昙旨入山
道乃折而西二十里经云南縣城出郭北柳荫芙渠綠如圖畫菜
花豆花英香遍塍陇人家门巷俱列山泉環之四面層崖叠巘及
暮紫翠奕奕狀拠梁王山元宝宗平云南世祖封第五子慎趣其地故
往往有梁王跡焉宿古祠楼上大理守圄君梁阿檄邑令以厨傳至
余方奢蔡簑菽乳酸絕适二十六日行三十五里抵賓川州城賓川

落居民僅數百家牧贊君郡祚吳江人敕供具甚備而興夫未集帶能行
宿于書院點灯進酒此上元風景二十七日行二十里抵牛井街飯于蕭公
祠不審何神也後有許逊吳猛諸尊神像蓋江右人所建又六十里抬
抵山麓夾道松陰如幄巨泉自亭下奔薄而西合澗水下流過
雪陰橋俗名河子孔志称水从西洞河来又上数里有坊匾曰灵山一会又
二里許对面峭壁间有瀑如匹練下注方池是晚憩石鍾寺僧范承勳山
志箸灯读之窓外习聽淒切疑為祖雨詢之乃知山溜触激及檐松鼓
千本檐操摩戛作声也二十八日晨起露甚西寺里許漸开大覚寺
僧招晨飯策馬过之寺甚幽寂方丈前小池徑二尺許篆烟泉从地下
噴云蓋泉自半下注勢猛過而激之奮迸上丈乃成此如烟一縷高可
丈餘裊々拂松枝旋而墜如雨故一名雨花清南眺突視此祇麼俗耳
飯畢過西禽山茶盛开傍有姜恩詹詩石姜明監察御史与僧約空
有墓志像偽隆武二年兵部観政進士曾高捷所撰云山门以杜逕朋
柯坪十五里應楊林洞抬抵迦葉殿前為卧云桥路窓見榊屏峰
蓋山中諸寺之祖庭也自是而上乱石縱横不復可騎策杖而行西為

兜率菴過風吹峰又西為銅瓦寺山枕力盖峻削蓄壑出逕磴名猢猻梯
行殊絕其間再上登四観峰則絕頂矣頂有金頂寺前有金殿々有
殿有瓦景像俗承万二年装庭中秋雪至春未融登寺後至皇阿
則西域雪山横亘天半独云霧杳靄徐霞客所謂黄金佛塔也不可
指識也天風洗々心魂肅然嘆想(辟山)而下至華首门仰眺梅屏峰
者石壁千仞直瘢内刻象園扉緑観自在菩薩像下有眼药水及受記泉迭宿僧生此瞻礼見余携藏
看为絕余解白絹答之白絹番名哈达番人尚白相見輒以为祝故往
其俗云折而下復至迦葉殿晩飯畢華厳寺僧亦遣其徒来迓遂
徙夕霏如雨嵐翠沾衣景物清新無西矣地右者覧寺後松云峰
褰裳久之会日未没復趣游志檀大殿所奉釋氏像陽莊周滿三十
二相不異其次補佛屬也宣已登洛阿観大藏経蓋天啟四年敕賜有
僧某誓閉金藏不下阿者已亟矣昏黑還归石鍾山中大寺五石鍾
志檀大覚華厳傳衣一日游其四乃与僧約明晨游傳衣三十九日飯於
石鍾畢云寺门指西南行松林下皆杜鵑也枫傳衣寺度前山茶一樹

花重台果以鬲計殷红鉢目斛如藤皆晉々然而俯僧人以木屐之蔭十餘席
而中门小池丈許紅魚数千头游衍綠潘云下广深不可測以是孚者多逐
次历万松菴園通寺小雷音寺万松西有松云峰幽靚独絶从此乃下山三
里渡过鹽山一会面視楊屏峰横截半天蹟恶不忍舍也瞰南方東通
圇君以樣舟請渡洱海取道大理以归謀于山僧謂洱海多大風舟可
刻时日乃遵旧路午刻抵田院申刻抵牛井夕抵賓州二月初一日行三十
五里至舍鸡村居民頗感过此為五就墳山山甚峻石礎磽确鞍马一
折久之绝三十里抵山坳有猓猡集菩令从者拾薪作飯々已餉碗下石
勢如前復行四十里抵赵州宿初三日晨雨抵龍尾关雨甚过天生桥洱
海水数道从玉龙关噴云其最急者数如口霧并于洞東门以下至舍
江鋪凡五十里皆雪浪也暮风急甚上一小楼欄炉乃卧初三日晨復雨抵漾
濞晴经大覺寺復雨遥望点蒼雪色及博南云气溫快心目过太平坡冒
雨行亥刻始抵黄連鋪有以黄柑南酒餉者把酒聽雨破柑嘗之味酸甜似
橙差大而圓滇人呼为黄果云初四日晨刻次天井鋪戌刻抵永平夜雨簷
声竟夕初五日微雪经山花桥抵楪木河宿初六日抵永平昌嗟乎余夢

茲山久矣今乃千万里外旌轺節杖往践其巔頂頑不佛与柳圃与岩有
宿緣与或謂人特患無頑々既堅矣必获乎以遂是願者佛力果然与岂以
余之顛連竟苦天姑以是慰余而使获是大观与昔蒙氏段有六詔别封嶽
为五点蒼及高黎貢皆在焉此山不与殆以佛祖所栖未敢倩秩祀則茲
山之尊嚴超迥可想象得之也已余指菩薩頂下礼大迦葉影山僧数千指
为余瓚佛余作偈二千言庸以闡演灵蹟摘发奥異屬賓州牧黄君
大書深刻於華首门崖下

按石深当为石鐘

六賢祠碑

六賢祠在昆明五华山書院先是鄂文端公爾泰总督云貴始緼书院以
養多士院后有楼以去遠祠以孝公故又称西林学舍云先公而後任总督
薦逊揖為楊文定公名时後公而任总督布政使為尹文端公继善陳文
勤公宏謀因次第祠之最後益以孝公毅胡司業王太岳王公益先为云
南布政使故并祀为六賢夫此六名者声垂在日月之表而名位統岳牧之
尊方在滇也励风俗兴賢才普乐利惠及於數十府州而经文緯武勤

民侪國又率而於仁義忠直廉潔之為其間多有入賢台斗勳在史冊矣天下指為鉅人長德是固非滇之所得私也然滇人之被澤最久且深而昆明近在所治流风餘韻得於父老者迄今未沫並舉而尸祝之固其宜矣乾隆丁亥誠嘉毅勇明公瑞奉命总督阮視事展礼於祠下又二年今大学士誠謀葉勇阿公桂在滇親奉灌縣献故祠之联額皆兩公所書庸以志郑重景仰之意然祀事之不举几二十年栗主刊剝漫漶傾側於塵笁中莫之顧也予至俾縣者新之戊申二月十八日偕书院之長前广东惠潮道傀君高甲云南府知府蔣君繼勛署昆明縣知縣邵君倫清荐宰醴具邀豆命祝以告諸生与祭者数十人咸欢踊踴躍喜徵堡典之復行也盖滇省学宫之祀名宦迄於康熙中葉而止諸公概未之与有司不克以歲时致祭方为时論所惜故余復其舊非謂报功崇德庶以慰滇人士之思焉余将事时李君朝編以教諭監書院屬其詳定祭器之数盟献之节每歲於春秋仲月次辛笁行又以昆明縣城南民房租息入於书院者取其餘以給祭祀用均揭之於石俾後人遵守勿替且为官於滇者示之規範云以上見王昶春融堂集

按陳公宏謀謚文恭文为文勤疑誤

王玉如

王玉如字清閣滇南人錢塘孫春巖觀察鑑室善画工詩与春巖女云凤云鸞相偕和閨秋詠見西泠

朱寅仲

朱寅仲自號遠意道人云南人專学北苑滇山水真趣見國朝畫識

白丁

白丁云南人画蘭用水喷噀其細如霧筆墨之痕俱泯去自成一家見耄倪

錢湻

錢湻字南園昆明人乾隆進士官給事中精画瘦馬与宗柳公權忠介敢言道光元年崇祀鄉賢祠見咸同光筆記

八面觀音

八面觀音乃吳三桂孤孫女郭壯圖之子婦也国朝世祖定鼎後取滇前明之永曆在緬吳三桂等由粤西四川直入云南至省城而永曆已出阿瓦避去緬甸矣三桂重賄得之縊于黔之貴陽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駐劄云南建起府第于城之西隅第東有池名翠海今俗呼菜海子即其故址也康熙

李东云南志土獠蛮以采荔支贩卖为业多谢肇淛滇略脂江有二树其一近北山寺大可合抱一在王参戎墅僅六寸往耳熟以三月形味皆劣於闽广荔支记荔支色青大如楊梅肉薄核大味甜而不酸如闽就眼之下者似不僅为闽广所独有物今陽於市上者大半来自广东但佳者百不得一二价亦甚奢每斤不过百餘文古所视为美品者今则视同常品矣见平等闽笔记

孫可望性残忍恒剖妇人之乳煮湯飲裨其味以中年妇人为最美老媪委弃之乳则以煨將士劉湘以数之故所过多無乳妇人亦有乳以其残忍固如此一撤乳摘見鏡鑑

昆明諸生薛大观字尔埜能文事重气节永曆奔緬尔埜啼江曰不能首城一我君臣国破社稷頓敌走蛮邦以苟活不重可羞即迴渭其子之翰曰吾不惜七尺躯为天下明大義为古今留正气汝其勉之之翰曰大人

會学字行之歸太壯蜀人家精初各游滇西精医能詩拿書通劲居榆之中和拳曰繫錢与壺置驴背遣入城市酒人知为會之體也取錢好酒漫遣而归見愚代書史彙傳

張含字樂观永昌人年十六举鄉試第一登進士仕至湖廣憲副子書画性嗜学楷書造清者謝却之見書史會要

死忠兒当死孝大观回尔有母在时其母适在旁欲之输粟回报父母子结死
忠孝我两人独不能死耶义耶其侍女铁兜抱其幼子在旁回主人皆死我
何以处大观回汝能死忠义吾与全家赴冥能漂死之大观次女已适人避
兵山中亦於是日赴火死 見粤西偶值筆

黔蒼山花

滇池無大寒暑花木多異黔蒼冬夏積雪花之以寒甚者趣清奇穠丽
之致近日山民搜巖剔穴悉入花市並可移置為但啫俚語呼名不知義
茲擇其尤者為之名紫霞堆蘆名馬鼻纓雙倍以綵結纓飾馬鼻間今
猶然花国棄似之樹高丈餘花攢十数房為一朵大逾尺深紅瑩澈葉葉
之如堆猩絨易令名狀其光曜迎碧灘香舊名白花葉如桂而圓厚純
白心蕊皆綠土人採漬蔬鬻之芼之如鸡臛然香色濃香實異卉也因名之
以此浅绛雪倍名白花產深崖間花亦聚开而蕭疎瓣雅葉如浅綠花嫣
紅濺淡如玫瑰名以此庶尽其色之異耳雪牡丹原名萃花花萃聚柔薄
多瓣白色中有微紅者茄色者花头大逾盤葉長厚光潤可書產雪中密
林無際為名社丹始三月其穠郁也進人以為藝材亦昌之玉枕鵲乎惜哉

萃金鐘倍名山枇杷葉長大紫背花純黃產平閒可注酒因以名之玉翹々
倍名山龍花珠無味或以虫枝椀綴狀耶花如玉簪館放者蒙白綠心參
差柱葉澗香極清遠為狀其風致以名之金鳳銅舊名蜜蜡花々數厚圓
鋭黑々如聚珠大葉纖長瑩淨可愛易萎名垂狀其葉也沒羅花或曰優
曇剛肉與已言其开難值矣花六瓣大逾尺心圓鋭如筆葉如貝多一种
花开香澗數里梅波利質多羅義
此相符波羅与多羅無異耳 見洲環点著
山人集

甘文焜

雕陽杀妾沒人或議其忍不圖後世乃有仿而行之者甘文焜遼东人康
熙十三年为云貴总督吴三桂反敗於貴州提督李本深戮慷敗千言約
共操縱而本深以安順武職甘知貴陽不可守（財急督駐貴陽）遂馳下
鎮远杀其妾以饗士裹枹鼓兵抵陽而副將姜義先已降賊甘知事
不可为乃自縊于吉祥寺事澗緒兵部尚書謚忠果見眉廬
叢話

晉建甯太守糜宝子碑一

宝子字宝子同其名晉始有之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

字德文会稽王右道子字道子殿仲文而宋之蔡兴宗字兴宗郡齐之顾
见远字见远梁之王僧儒字僧儒庾仲容字仲容江德藻字德藻北齐之
慕容绍宗字绍宗北周之王思政改字思政逐相瞿威风至唐时尤盛如李琟
字琟张巡字巡郭曜字曜字审则以一字为名而字亦同之矣宝子
在安帝时盖亦改中朝所为耳晋有二蒙自曲靖西南昆州曲轭晋宁喻越安
宁距龙和城曰西蒙自孙鹿升麻南至步头曰东蒙宝子为同乐人即今之南
宁府西蒙也考太亨垂四年元兴元年改元太亨次年仍称元兴已为义
熙元年时桓元之乱安帝蒙尘蒙僻西南徼外一再改元始末知之耳滇无
汉碑当以此为第一

爨宝子碑二

碑多别体及假借字如以粟瓌伟之质禀作稟后汉礼仪志曰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东流水上祓
晞同永絜简静洁作絜后汉礼仪志曰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东流水上祓
懔恪碑及郭敬之家庙碑絜矩皆洁与絜通简字但诗方
粟简今傳曰简简也尔雅翼简单大都似降简是简训简遂借作简字
道曰行事疑即尊字九皐唱於名卿以皐作皐案皐字与懌绎泽择斁

通音义无与皐通者盖前汉地理志河南郡有成皐县河内郡有平皐县
而后汉晋国志作成皋县平皋县东观汉记马援传曰援上书陛所假伏波将
军印书伏字大外卿城皐令印皐字为白下羊盖印四下羊后魏弔比干墓
文翙翔之翙字偏旁亦作皋是皋即皐字異文卿当是乡但经籍所
见以乡为卿如曲礼则必乡长者所视又请席何乡丽雅释宫两阶间谓之
乡论语乡也吾见於夫子而问知不可极举惟以卿为乡则末之见永额
勿剪以颗作颐集古录曰後汉熊君碑其书颐字皆为颗郡阁颂之愿为
深建咸乡侯刘靖碑隰作隰凡聂作
作降震作宸他碑所无卿音作卿则繫辞其受命也如卿莊子者盖
卿盖前汉贾山傳天下卿士拘与此碑同宫字字数及亦与张猛龙张
猛龙及李仲璇孔子庙骥山温泉颂三碑同馨随风烈随作随随昌
能救放舍作救詩会彼有罪周礼秋官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辞救
舍也前汉朱博傳常刑不舍曼舍救通用庸雍颙相周颂雝一章
论语作以雍徹王制天子曰辟雝两都赋作辟雍史晨碑亦作雍雝与
雍通至於业帝加邑臧旁作水抱旁作木佐作佌幹作幹此则江式

表所謂世易風移文字改變談辯之士又以意說惑感於時者也

富州刺史珪都縣侯黨龍顏碑

碑立於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戊戌龍顏卒於丙戌為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蓋越十二年碑乃立也碑云年六十一當生於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其義熙十年舉秀才時为三十一歲當是宝子宗族宝子碑不書卒之年月然得年二十五立碑於乙巳時龍顏年三十若碑立於宝子卒之年則僅長龍顏五歲耳此碑叙其氏族頗詳謂叙緐出班氏然淺漢班彪之子固超子雄勇雄子始淺未聞有食邑於冀者豈史佚之耶字多變体祝融之財亦韻求也博雅远也从目者从日仁功播於万祀又万葉云兴鬲作万說文鬲蟲也無万字惟廣韻曰万十千也然則万非數字當以万为千万字矣班謝作斑竞與班瑞於羣后龜封孔羣碑作斑宗與菜菓也於冀以菜为采周礼春官大胥入学舍采合舞郑氏曰舍即釋也采讀为菜采可借作菜則菜亦可借作采矣流薄南入薄當是泊流薄即漂泊也度子山哀江南賦下亭漂泊是也王充論衡气有厚薄厚泊之薄作泊則漂泊之泊亦可作薄廓空之廓即鄉字邊冠顯於上京及仁篤顯於朝野二顯作顯与

宝子碑同吳廣吳雄吳哲三吳字皆作瑛朱黻作朱黻客貐瑋於時倫貌作貐与大公吕望碑同偉作瑋门反靖之反即胣字门胣猶戶籍也大雅上帝胣予傳胣反也首作反靖拱端右拱疑共字读作恭釋名恭拱也自拱持也共又作拱且恭有拱義故借拱作恭賈伍鄉胡義来詳玩其文法賈当读慣尔雅釋詁曹習也伍当是午說文牾也周礼壺涿氏以牡橛午貫象齒而沈之鄭氏注曰午故書为五漢書藝文志有伍子胥十篇即伍子胥是則午与五通而五又与伍通賈伍鄉胡猶慣牾於鄉胡以至左遷散騎侍郎也故下云退無僵色文云進無然容下云衰向然烈休均作然然集韻然美也和也喜也通作休忠誠簡於帝心簡即簡与唐虞奠甫誕及豬河南書聖教序同戴晉作越晉慷慨蓋作憧慷憧与京林寺碑同蓋則偏旁加牛也構賞作遘賞遘与唐李晟碑同賞勞字韓非子云既蓄主資而永敵国之賞前漢高帝紀乘賞而運拘作嘗寇作寇从宂从攵猶敉之作敷也隔作嵑魯語守封隔之山者也說文作嵑攵通詩息肩棲南嵑亦以嵑作隔寢疾作寢疾寢为寢之古文變亦从宂从宀作寢詹州刺史高君碑啟法寺碑龍山公墓誌

均同殺作煞皇甫誕碑亦作煞集韻俗殺字廣韻殺或作煞蒸作蒸石菜即采字孔毓碑躬菜濩蒲亦以菜為采碑陰悉故吏名漫漶多不可辨紙墨不同蓋非一時拓也

石虬亭記

光緒己卯二月之望自沅州還滇甥於竹王城三月十有五日乃秣馬西行閏月八日凌辰由亦資孔行三十五里入滇黑樹木坊曰滇南勝境逾坊行不及十步有亭翅以短垣前闢一门入门有階降階則巨石伏地天矯如虬石前列老杉五株高可干霄石後有亭以名虬名左荊綉毬一本时值花放爍々若碎玉着枝亭壁有碑漫漶莫辨蓋亭之構自何人肇自何年已不可復考矣爭因思茲石離奇屈曲差異凡庸而好事者賞識品題遂美之曰虬喬木以蔭之花以點綴之況夫瓌奇倜儻之士見賞於人其所為游揚而推許之者当復何如雖然惟石也故人知好之如其為虬吾恐異之不暇必将積畏生惡不持張方毒矣以賊之不止何好之云嗟乎天下之不為景公者几何人耶然則石以虬顯虬以石全虬乎虬乎無窮其為石也故於过客尊也而為之記

石城碑跋

石城碑在云南之甯縣文名旌明政三年幸来即宋太祖开宝四年盖段素順之鎮長与三十七部会盟所立石也其人名及部落名皆蛮語不可解滇中石刻如爨宝子及爨龍顏兩碑結字用筆猶有漢晋遺意此碑則純是唐人法洁翁筆勢絶類此種

以上見黄炳垕古堂文稿

板桥驛

壬子歲謁陳桂堂於辰州是歲山水大發望大小酉山风雨迷離雲煙出没可望而不可及嗣是捧檄赴滇高会城四十里驛曰板桥宿焉食後行出通旅展眺忽見一岫撲前夕陽映之金碧輝煌落霞萬頃与山一色蓋山皆石筍筍皆碧名色又均嵌空玲珑成此奇特名朝之萬劳朝天与黄山之千株臨蕩均黄石旦质鈍眹有仙凡之别晨起初瞰作出劳成艳景恋々几不成行馬上猶回首數回後每逢送迎輒留一宿其与黄平之飛云洞亦相伯仲佛也

苗俗

黄陶菴先生百姓皆以王为爱也題文云殺人不問以牛代若云南迤東

南極边則此語殊未確矣苗民俗獠且蠢命業最多皆不办此曰張膽是於有司曰恪遵苗例謹以牛充亦視牛多寡富之者至千貧者犹百不尽牛也首曰牛头耒曰牛尾中曰牛腰必以牛外則束縻牛也牧飤牛也盤其家之所有而已当事者或縱之以法則大譁謂此僧非人情我家不幸死於阿孤兒宜歸賴牛以活故曰償名誅其人虽俎醢之於死者何益於生者更何益要之謂償無已其多牛为贅吹洞拔其口一牛折金四或十或八則今防之云黄也上游之無从禁之不於光手国無辭屍親必速抗業終不多矣昔嵗額薇垣以漢臬升此猶笑洞此間情無此例滇無重労業牍乎犹此尚等人於畜者逾南边外更畜之不如膳感之或有曰三角毛者剃其髮留三綹作髻故名是人中之象橈父母老則死而食謂是龍鏡潦倒者吾見之惻然殊不忍藏之腹中庶得其所哉以告父母父母尚強或丐徐之云尔至篤老則亦甘心作脯欣然就烹感好均多以杯羹或偶至病篤則群詈其不孝不可以为子不可以为人矣嘉猛縱之以飤飼老卡藏衛之以屍恬洞魚鳥猶覺罪可宋臧矣蠻廖荒服王化之所不及聖教之所不通苐彼一方皆隣西域而活佛亦復救不滇亟以乾闥婆阿修羅人非人等身滇度者即現人非人等身而为說法麾王世琴何時漸入般依若近佛国侯父母死而食其屍不悋近佛之名哉

窦石翡翠文石

滇中物產与中土異者頗多自吾家鸛沙按察及張觀察泓吳閘化大勛各有紀載均已詳尽其最異者宝石产井中立緬酋之祖墓旁红者宝盞次之紅之明透者以一丸置盞中注水其内則滿盞紅霞真玉椀盛来琥珀光也予曾見一拳重八兩餘索價萬金惠瑶圃尚書許七千不售次則碧玺之老坑者其新坑者一年而滇二年而淡三四年如水晶矣虽地不愛宝亦由漸而穀乎翡翠出野人国蘊贡石中剖之乃滇大者蓁难产川守蕭丈丈言在滇三十年集成素珠一掛玲瓏過透玉潤珠圓中惟七八顆尚江水綠餘百餘顆皆鸚武羽苐而行日中青霞蔚起不可睥睨料不必言即玉工已数千金云时袖郡王督滇福晋滇一手釧欲偶之懸萬金終不可得以一石之微而糜费若此識物妖也瘠土之奇珍貪儒之雅玩庶几思州之文石乎補山相国督黔学时覓得尤者百餘一竹室遍置水盆养之曰百一山房緣一規面幕皆像形黑質白章諸景

咸備最奚者兩岸陡壁長松交蔭急峽中孤舟如駛上坐一人垂鈎石不盈二寸人僅一粟而鬚鬢眉目 彩如生絶似火瘢痂富春華意百規皆有贊見百一山房稿中不具錄予近鎔鉛在楚贖一盤七枚餘多碎錦紋不足異惟一枚作一遠樹鴉枝四罩薄靄當之題之曰月中桂後為姚生仲常乞去又圃小瀛守思贈予一器六枚中一枚作一塔七級頽然壞一日影雲气聯之徽猶雷峯夕照也不知八千里外山灵何為后為清平階盌索去至非翡翠則奉漢三年未市一物惟武定邱君贈女孫一耳璫明燦可愛園不及半寸閘其價已三兩又駱君以翡翠作黑子云南玉作白子贈惠尚書分餉予黑白各一今亦以播遷失去若歸田錄所記翡翠能屑金一說則殊不然中云製以為巽則当宋時恐未必有此大料遍考諸書無有石同名翡翠者俟再考

塑匠

塑匠之工以漢南為最蒙元刘蛮之遺規也城隍廟宋傅名匠像一堂首諸葛忠武羽扇綸巾居然遺像肅清高也色孝肅進賢冠繡袍亦自画書生毅武侯稍戍削又次瞻思丁赭面無鬚髯服式如豹瑞又次則沐黔国少年王貌惟赤鬚異人又次則皆本朝名宦鄂文端东泰陳文恭宏謀楊文定名時阿勒甯里哀裴以宰宗錫暨尹文端继善咸列焉像俱得其真写之肖甚中尹公尤妙一手捻數珠呼之欲应若向人微笑者共謂三像最佳葛公似仙色公似神尹公則似佛焉不塑李侍光尤見真道之盡今又三十年不知尚完好否但色孝肅莊慎不見正史当廣考之又宋为圆通寺塑列代高僧梵相与紫衣相间外域自一祖摩訶迦葉中土始初祖達摩世庙时釋教大盛李宫保遣人於名刹影堂圖归其梵相則本之三才圖绘非如今时之禅林羅漢掌伸臂裂胸作諸幻相也圆通寺有柏二株高入云真火陵所咏霜皮滿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土人云有蝴蝶朝王之異予拘樓無俚日日往观六月望後即見稍杪漸有翔集者予本短視树高物小不甚了了積增至十九日滿柏頂皆白如梅花咸开土人云南海者皆歸矣至二十三則低枝曲幹亦稠疊合併無少間隙纷皆常蝶殊非羅浮仙品何所謂王也土人神之虽小兒女莫敢撲世昌晨兴往視則翠柏森然香烟不得一蝶考六月二十四日为火把节段功被难之日或有忠魄殉於兹山此栩栩者無乃碧血所化亦或阿穉主埋玉於此則青陵台外演为春騶添

一佳話當倩戎苑掄君作圖狀之藏於寺中
又見漁洋集著有云六語未入版圖時以遠少為聖人荐蘋繹菜皆主之予識
滇中博士頗聆詢之無知此故事後歷嶽遊外郡儒釋均無祀右軍者點蒼亦
不甚精八法忽繡金裝以媚華陣恐未大然归後考鮚琦亭集刻溪九曲乱
中第一曲亦名云南有遠火祠焉疑此傳誤又西湖上花神祠李宮保不遠
萬里名滇工斫塑故像皆意態如生今歲經修改無復本来面目圖画者
像能無恙乎以上見三
樊華续

楼城隍廟所祀名宦首漢諸葛公次唐李德裕元寶典亦膺思丁稚斯拉景明
沐英王恕周新清蔡毓榮王继文楊名时石文晟鄂尔泰尹继善陳宏謀
阿里衮福康安趙慎畛伊里布林則徐潘鐸劳崇光李鴻章唐代遠
望者僅溥其神近代諸公形容極肖瞻足以励風化而激滿末俗改革後尽
行取銷誠為可惜故并記之以為攷古之一助云

三世四翰林

本朝咸同已前祖孫父子並入詞林者晋寧李因培乾隆乙丑子湖丁丑
湖嘉庆己未孫滋甲戌濱州杜堮亦庆辛酉子受田道光癸未孫翰甲辰

翻乙未李杜皆三世四翰林而翊湖翰翻名皆从羽翩翔蓬苑果应联翅
接翼之祥亦奇見前卷

國子監司業廣西学政池公廟碑

南書房翰林池公以道光十三年視学粤西治事之日揭示十二府州学曰
生毒寿命之日焚香告天倏忽此心有錢微曖昧者罪及其身殊及子孙
令与生徒約必率鲁敦而列其条目四曰立志曰修身曰治经曰讀学文兮子
目自始就塾及成学时宜为塾規二十四条揭院务府州縣所暴注朱子
小学数千快誠予生童之试優等及補学员者輯軒轅至儀徵簡約及
扃试罢旦殿门終日肅然坐堂上生徒呈卷於座觀指画其利病言响
响若党塾之师弟子看誠而性独沈毅生徒有舞弄及涉他事或讼
於庭者必揚之法而不稍寛其庆秀忽有文者或出边远必導揚温拂
重饮餞之使就学会城十三府州之士穰々至桂林書院至盈塞不能容
乃别緑榕湖经舍数十楹於榕湖之北居之試無经義論策詩賦近体
福昌先生读掌之其选尤嚴錫極当時稱為得与焉踰年天下学政当更人
復留公任四又二年丙申以積劳致疾卒於蘇閒生徒進謁者必

以礼导之学尚锡极言曰词章之学靡训诂之学迂必将明体达用而后学则纯有所守为原修砥行之学儒出则纯有所守为原修砥行之学儒出则纯有所守为撄荷天下而不憂於無術锡极尝谓学政之官天子所以为木鐸之寄者也天下之治必先於士王公卿詔之所不及者士有薰被则民从之学政有又士之羣仰而風焉者也天下之学政皆以其人而治世不亦可致哉我朝承平百年四海雍熙膏澤醲羨而教之致未洋国家以羣经及宋儒傳注著为令士皆誦習取科第而純体於身心者鮮一为揣摩声病之文以期速化生殺顓荣其間一二魁傑之材剋擊悦習矛盾自雄文词又其進而研寻求訓音勘驗左证互相标举見謂求是舉凡堅堅賢傳道經世之書悉不問其大義所归而惟支词旁解是尚羣羣士学焉湯若此乎天下之人材恶得而不衰邪孔子教人之法由小学以入大学由修身齊家以治国平天下儒先發明之者備矣粤西偏遠士不爭風則錮於簡陋而境染以干时好亦稀覩於汩没之士之言士不可決蔽而有所向我鄉人極愛云知先而休云教尤篤今公卒十年矣行純無狀將無以对公九原鄉士念公勤劬余閒而喜又悚若余者之感其恩而忘其敝故独著公論学之要將揚於洞下为来者观焉公讳生春字錄芝又字篇度由編修擢

国子监司業卒年三十九云南整雄縣人見說隆山府文集

土司要

廣西云貴多有土司亟有降罰廣分倒不革戰其廣弛不法者奏革復擇其子孫之城俗謂土司曰鉄帥帽土官聚兵城印即為聘进门时乃恐之曰所掠民间税契者倒价千钱之外另折钱一百五十文名曰过钱即護印夫人之花粉钱也鎮輔縣私而

大理

戊辰山东总督阿尔泰未陝甘回匪靖發酉云南大理平咸豐三年回以团之或招之进外痛勦以威之而大理介在西陲歷年更久今中丞率提督楊玉科等次第規取克奏膚功實海内所由廣生相戒訓導率無報志威丰初滋江回之小有蠢动某制軍飭信游击施應奏言尽殺者滅良回以待内应於是附部游匪託名復仇擾及秀别构一幟占據大理府城自称南越越陵畫守滇西八郡統兵業十稔集疏比見威宁縣之勢大理为通西蜀会有蒼山洱海之雄通緬甸木邦

之利盖负固不服者十有八年至势穷气将自尽经贼党缚献亟伪滇右始平渊其兆乱之初祸因一言衰轻听妄杀贻害遂至於今昔林文忠公之谪滇也祸今良苦不今漢回而人民悦服苗瞳亦然見全書七墨

孟瑤

尝戴阃观察於智集戴滇有孝子曰姜璐其先江南人爱留戴山水葉阃於南河世滇遂家焉代有闻人而清可公尤善诗璐父文楠诗人清可之裔也性嗜飲每貿易得錢輒償酒債璐十歲丧母逝事父先意承志竭力供子職無缺娶趙氏生承宗承先趙故維娶楊氏賢克相夫志相与操作养親之暇遠出久不归音信阔寂璐感甚乃誅妻子裹粮图尋遇父於元江相持大慟劝之归乃喜家貧析薪治圃為养先僅父酒資膳家累晨出採薪必挈壺置肆间反携酒刈蔬妻孥治以進间或困事儒滯疾归妻楊已命子取酒奉親矣厥後家益貧父为窘飲屢劝不飲命子承宗跪請曰愁力能負薪奉吾父飲衣食孰供祖飲裕如也祖非飲不乐自苦为望曰遠山樵採買酒以归共劝酣飲翼日習以为常极視漫春秋綵程父嘗飲壺荐酒哀慟墓前楊氏率妻子又聚阃氏生承澤聰慧能讀書有其先清可公风承宗承先力圖謹事璐之五十寿终令人过南河称其圃为孝子圃

刘樹嶠

姚文燮無垢集載刘儒字武幼號歸梅愚先生蜀之甘某邑人登崇祯壬子科贤書就天官試潭州大夫秋授滇建水建水为路要郡附郭晉州路要守缺公以司馬兼攝府事会所屬阿迷州土酋沙定洲襲破者俄遣劲兵遥攻臨安公竭力捍禦凡三晝夜城中士卉内应不克守公殺此少子付僕人王之盖令急去遂与妻楊氏率家人大小告天北面拜畢以序就縊一時署中同赴義者男女二十六人公因喜曰阎室潔死所矣遂自於堂梯之中仰投繯亂兵將尽而寇稍至及絕其絕争抱而灌之逾时乃蘇寇相謂曰公胡自苦士帥素服公廉威令城下勿驚為公家令胡阎室至此若解所縊者二十六人皆已絕不復生公瞪目大骂以首触及鋒血被面復前奔寇所杖刀啟殺賊之怒遂反磔之置堂室中次日板营去郡民歸注奉視傅哨刘父幸尚在公曰吾守此土而不能禦寇致寇肉变踐蹦吾室中且尽死義吾不幸独生虽幹所覓庳俱無恙令百姓仍奉我約束維朝廷阎而寬我乡何以对諸父老又何以对室中就義之二十有六人耶屬覓死左右護之甚謹公乘

閩封印綬遁去隱姓名於石屏山中旋落髮披緇深入云靛山独自栖还童子亦莫知所适弟时見衣袖为泪渍湿亦竟不敢言朔望或於峯顶北望拜號泣失声如是者一年忽免坐禅獨數日竟不履地但飲水合许亦不言病一日忽跏趺坐口占一絶句云風雨西堤津南天仗剑人此身亦已度免老故園春吟畢而没时戊子年五月某日見曲園猥記

西洋記

明史宦官傳郑和云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永乐三年命和及其侪王景宏等通使西洋将士率二万七千人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刘家渡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开洋歷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慑之先後奉使所歷凡三十一国所取無名宝物不可胜計而中国耗費亦不資自和後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考外藩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盛事云是郑和之事在明代固赫然在人耳目间光緒辛巳歲老友吴平斋假余西洋記一書即數衍此事作者為羅懋登乃萬曆间人其書視太公封神元楚取经尤為荒誣而筆意恣肆則似过之乃彼皆甚行而此頗不甚著者也文章之傳不傳若有数存何

虽平話亦然欲平帝回此必明季人所為以媚權奄者余謂不然讀其序云今者东事倥傯何如西戎即叙当事者尚兴撫髀之思乎然則此书之作蓋以嘉靖以後倭患方殷故作此书寓思古伤今之意抒憂时感事之忱三復其文可为長太息矣书中却有二異聞如術家有金水木火土五行遁法見於书者字皆作遁此独作囤未詳其義又世俗所傳八仙此书則無張果何仙姑而别有風僧寿元虛子不知何許人當明代有此異說欵囤画見閘錄孟蜀張素卿画八仙真形有曰長寿仙者或即此風僧寿乎书虽浅陋而歷年数百便有可備考証者未可草々諒过也見俞樾春在堂随筆

亂定大疫

同治之初漢中大乱賊所到處杀人如麻白骨盈野通都大邑悉成邱墟乱定之後子遺之民稍々復集掃除階骸經营苫盖时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亂無故自斃或在墻壁中或在塵土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病者病皆驟然而起身上先墳起一小塊堅梗如石顏色微紅扪之極痛旋身热譫語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諸医束手不能處方有以刀割去之者然此處甫割彼處復起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三而已方疫盛时村民每于夜间

兒鬼火數百數千成隊而行近之則鉦鑼声鼓声鈴鐸声吹角声馬蹄声緊
械摩擦声月夜并見有旗幟之象又往往有人忽然倒地如酣睡者越日而蘇
輒言有兵馬経過被其捉去搬送什物至某處而返又或言令其荷送傳牌
牌上大書某官帶兵若干赴某處面返仰沿途供応如律及数日之後其所
言某處某處無不大疫矣疫起鄉閭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数
家即迁移避之踣於道路者無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閭門同尽比戸皆空
小村集中絶無人跡老子云師之所處荊棘生焉信矣馬星五観察駐良
云南人為余説如此蓋其所親見也観察又言咸丰八九年間李樹往往不実
而反生王瓜楸樹本無実而反結実如豆好奇者收而藏之厥後疫起百薬
不効或謂李瓜楸豆自古未聞天地既生此異物諒非無用或可以治此異
疾乎試之果験而当時收藏者甚少不易得之者珍逾参苓矣近年
来久無此疾而李与楸之生瓜豆亦不再見於此又見天心仁愛蚩蚩大叔之
中未始不寓挽回之意也

活佛

云南姚州華蓋山有活佛寺創自唐初寺僧常数百人忽有一行脚僧自
大理府鶏足山来衣敝履穿面目厳黮言語不倫若有狂易之疾主僧
姑留以執爨居数歳忽于歳除之夜夕向主僧求归且乞一力擔荷衣裝主
僧曰人方度歳豈肯往行鶏足十去此数百里公能一相夕能達姑俟明日而
此僧苦請不已主僧戯指殿前勧殿所塑天王像曰四天王皆閻坐無事今僧
汝去何如僧曰唯及元旦晨起則四天王像竟失其一此僧亦不知所往咸共
驚怪翌日聞人伝説距寺十里外普関山上有一天王像走視之果所失也
乃就地立廟至今春焉此亦馬星五観察所説観察即云南人所説当不妄
（此上見俞樾石台仙館筆記）（應作来注以上見石台仙館筆記）

霑江土知府

霑江土知府水姓其俗子稍長即置酒請父讓位父為期屆約大約五六
年三置酒倒不得避父剔飲服毒而死子即嗣位

王屋

云南大理府出石屏府其地者毎勞民傷財載以候人明李邦伯独富意
於道行詩有相思莫遣石屏去其地者毎勞民傷財載以候人明李邦伯独富意
楊升菴逸詞

刻南中德政碑句

楊叶菴在滇中歌楊妓能題咏殆遍廣矣野孤載王行甫澤其題枝逸詞四闋云醞造一場煩惱只因些子思情陽台春夢不曾成枉度雨云朝暝燕子那知我意鶯兒似唤他名消除只有話無生除去心头重省倚醉深閑朱戶伴羞怕捧金觥背人彈淚繞花行唱尽新詞懶聽本是為郎調後当初枉道無情美雄摩勤旨重生賸取佳人薄命　自有嫩枝柔葉何須補柳添花低声呢語似雛雅腸断东桥月下香霧清輝朱唇語顫声羞动人一味是温柔為甚兩眉長皺不慣秋娘渡口作夢阿母池头□□太守最風流肯许鳳求凰否

白鳥

云南謂蚊为白鳥環湖多蚊而室磷寺独無梁元帝金楊子云荆州高廣無白鳥蓋謂荆州李姥浦無蚊也吾苏沙孟潭亦無蚊楊州廣陵驛对岸一庵屋三间絶無蚊而屋外矢井不勝其多祝瑾美言海昌洋宫前亦無蚊李肇国史補江南有蚊毋鳥夏月夜鳴吐蚊杉叢葦间天都載江东有蚊毋鳥生池澤蘆中形类鷓而大黄白雜文鳴如鴿無鳴吐蚊一六叶楊叶菴云滇南有蚊毋鳥即鷓鴣也宋景濂集云江南有子生潦水中好居伸水上見人泳水去久則変為蚊此虫化也塞北有蚊毋鳥々成而蚊変歇南有蚊子不実為盧橘蘊則皮終蚊出実空桐下聽然江南有江南蚊樹类枇杷皮裂蚊从中出参本化也

牂牁

牂牁蜀地名郡葉夢得玉澗杂书牂牁繫船符名華陽国志載楚頃襄王遣莫傾伐夜郎傾至牂牁繫船於且蘭既克夜郎会秦奪之黔中地通路可歸遂留主之号莊王以旦蘭有繫船牂牁處因改名牂牁魏晉記吴将朱然圍樊城遣兵於峴山斫牂牁材浮陽記亦言郡西北有一松枏垂陰數畝傳云陶公曾伐此枏吴晉間此語猶存今人但知郡名絶無知是繫船筏也以上見盤谷集

竹譜

滇南修竹之大令物字叔明侨居吴门性嗜古歌詩精考據旁通内典及九流家言行楷規摹晉人寫梅竹二卷画法尤妻妙笑竹以為独絶嘗仿司空表聖詩品著竹譜二十四品述古作法約為韻語傳作

也题画一卷曰墨禅余组冬日题墨梅云禹到冰姿意便清四山日影射窗明天寒
谁助踢池兴酒半春初雪正晴鱼松云何须入爱非丁公绝感冰霜绝感君愚
豪莊亮一笑品题又至不材中見墨林
今祝

猓猡

滇中猓猡有黑白二种皆多寿一百八九十岁乃死至二百岁者多矣不敢同居异
之深谷大箐中茁四五年粮此猓猡渐不着人事但知炊薪而已通体生绿毛
如苔虎突咸尾久之长於身朱髮睛金钩牙钺爪其攀陟步壁往来如飞
攫兔豹争鹿为食象亦畏之土人呼曰绿黏
腾見紙

穆真

自帕夏踞新疆杜文秀亦踞大理南北两回教国遥々相对文秀之慄慄不如帕夏
而内治过之宽仁一隅历三十年而後亡则以得人为之支柱故也先是庆阳穆
回人真者牧羊兖也闭中兵起真更笑其本业飘泊無归闻新疆已建回教
国乃走新疆投帕夏麾下为主幸矣人揚恩哈班慝东中亚细亚帕夏遣
兵護之行真与为揚恩哈班独叹真灵敏遥留为从者入印度历三年竟通
英語且於英人治印政策皆知其大凡遥辞揚氏东出模缅甸野人山以入大理

途中再遇猓猡皆不敢近至大理封人以为谍也检其箧中得书数十
册以示众皆莫解乃执之而送於文秀文秀与语奇之即用为参谋凡经营戦
守皆与筹谋真後众言於文秀长於推闡之多中窾要虽新进而权势
出诸将上文秀倚之如左右手回回马如就与文秀有宿仇按清军初之将
以驰騁使来乞粮且言与清将杨玉科不協欲为回教人杀力众以为诈真曰
渠作否信不可知姑不妨姑应之而使纳言书齎饷以往即入其营宣布使
意渠即报我其兵亦必感激不为彼用也旦旦明日陽騰宣言之以间之於
清杜文秀谋之於众之谓不祥如就前此与文秀有隙文秀甚之次胥至皇
欲诛报之乃遣使诘所就为言军饷俱乏令以就幸来取如就觇使去目动
而言迷疑有意拔剑刻之使者惧遁吐实如就为报使者而始知诓文秀时
中尔之我乃署空而倾囤为乱真发文秀终不能以一隅抗天下乃劝之奔英
人以与清和歲时奉贡称外藩而西收野人山人以圖缅甸但能得志於缅席
其米粮财产之富不难楼土重来也文秀称号日久阖言颇不乐乃日渐疏
远之滇人伐越南谋通滇江航路滇西大警文秀集其众议真请与法
订攻守同盟结对等条约以兵助法而从法婚火器聘其将为训练且以

使其自任文秀亦不许其欢回国其亡矣谋去之会闻葱岭已叶於俄而西域
关说三回势皆日盛无可归又念文秀知遇濡忍未决文秀侍人某浮李毓英金令
图吾真日夕伺之未得间也庖人某受刘长佑贿谋毒杀文秀事先发侍人因诬
真同谋时真已度大理必不支方治装去之印度而捕者至见其将行益信其畏
罪而逃也遂执之见文秀文秀不问即命释之真为人短小精悍好以智御人其见文秀
自言为帕夏欺吴使不言其为侍者也大将某勇敢使气恶其激柬居上扬言真
亦犯陷之死地其他作为多类此以故兴论率不直真其主大理终身以宾师
自居未尝受臘故不免於间谍之捶楚其被杀也无冤之者亲戚因
记

龚检讨

昆明龚检讨[俊]（字未详进士石署湖南藩司）馆送时尚未授室也散馆後始乞假旋里完婚
因绘玉堂归娶图徧索都门题咏予为赋四绝云学士头衔署玉堂八砖花影
许回翔吹箫本是神仙侣定向云中引凤凰鹊桥初驾渡天孙百两如云顾烟
门猜得萧台修史笔浅深时样画眉痕金莲檄赐有光辉争羡傥侯
異数稀宝帐春寒熏睡鸭炉香犹记恩朝衣国庙新裁五色云合欢曲裏
湖傳闻溧阳嘉话值国缜前辈风流竟属君溧阳史文靖公钱唐表子才皆有
玉堂归娶图

傥智高冢在大理

国朝陈鼎滇黔纪游云狄青讨傥智高史称智高遗金甲衣而遁不知所终殊
不知其终於大理也今其宅遗冢尚存以上见重论
文秀笔记

金叶表

道光九年十月缅甸国王遣人进金叶表表
太后徽号之诏谓服叡臺而来贺此为向王所无之事故云贵总督代为奏进
赵良栋

平滇之役赵襄壮公良栋实为首功而操守尤不可及城破时诸将争取子女
玉帛公独诫所部营城外秋毫无所犯又访得吴逆同党庫之人以藩宫簿
籍进呈於是诸将所获没入发觉而三桂窈姬二人一归将军穆占一归总督
蔡毓荣者事亦上闻公独以屡激圣祖夏奖盖公虽武夫居然有曹武
惠下江南气象矣

劳崇光

劳已殿公崇光宣力中外殊迈坚贞其开府滇粤尤为盘根错节之选先是泰西人
獲粤海番舶逼五羊城前督葉名琛被劫澳思依回以惜一死粤东大乱西人入居节
署及民廛文武官僚悉佛山鎮会城空無人公闻命亟程抵虔州从者待缮公叱回
非尔所知也奏使仰馬诉公曰吾奉天子命来为督府不入城将安往遂单騎疾驅
入西人心駭惕益与营弁到队部迓洋酋情見公冕之若無事者及论事則折以
理不为少屈明日商民復业者数千家西人莫測公所为乞夺囚退去其督雲貴也
云南漢回民方互鬥黙者倘为乱自署督滿忠毅驛蒐难没会城为贼所踞守
土大吏徐之銘鞏寢与为缘为自勤黙棄拜恣睢之命馳抵昆明僚屬衰衣俟
迸止或尾其出入公曰吾帥單騎入虜赤窟衆等计視之蔑如也豈惧叛戚盖
盖开誠心安反仄武員中有持兩端者感忠義皆革面以功名自奋漢事始
可收拾賊乃漸平公尝佩小印文曰忠信篤敬至是人亦無服其可行蛮貊云
以上見蕺下御胜錄

李中丞

李中丞竟拂衣道间大吏也宦川滇最久屬於边績其为人实恂恂儒者任倥
戰时警檄精覈為高宗所知一日代人擬旨下詢問考表文高宗亟称善嘗为
云南山川地理圖二卷表入圖二卷圖後名系以說又尝纂修四川通志詳实不蕪
又尝精書以惠湖南嶽麓書院之弟子又於江寧建長干桥纜莫愁湖誌以詩
又築補梅亭於湖南節署以誌嗣美乘文定之名績宦轍云馳風流四映儒臣
亦如是矣

封翁改績

酋寧宦丽江府迓耆尊君实坐先生署酉亭見重于制軍时征緬匪初竣奏
銷案繁長調查省清理積案奉署事件封翁料簡為丽江本係土司木氏初
土知府後改土归流民皆磨些质朴柔性蠢外来奸民往々詐譌鏃氓土人困致
窮乏翁为鉤刮利弊土人得全生計士不知学文風鄙陋乃創建書院迓外省
名士为师傅子弟争自濯磨时出科甲士風一人有病舉家迓避故病者多死翁
具幸公義心諭々劝諭犹弗能革遠当时疫癘蔓即擇一公所尽納病者屋
無业窮民为之奉麦扶持旦身自隐秘俾人々得所于是病皆就痊家属
感泣扶榇而去此居正变其治高弟多効慕乘均儀役惩匪佚事々经畫尽
善故民不知府尊之恩但感封翁之德 以上見明斋小識

滇中地勢極高

国朝陳鼎滇黔紀遊云自湖南辰沅以西皆自下而上至鎮遠貴陽俱上大山斗峻險絶之地指不勝屈至定西嶺連白崖西北白崖則其地高中州千有餘里去天尺五黒夜星光照耀如晝天如覆釜伸手可捫星辰身蛋履地自覚憑虚至永昌騰越直如霄漢矣

大理即佛国

国朝陳鼎滇黔紀遊云唐乾徳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舎利至開宝九年始旧其紀録行程曰観峯回鴈是山回優婆掬多石室曰王舎城曰鷲峯回阿難半身舎利塔曰畢鉢羅窟以今考之皆大理古迹也蓋当日由西方行入天竺而豹奈以迷大理者即在滇南矣

水車

騰越近緬甸處四面皆山开墾後始有居民有孫四郎者乾隆間宅内平地下鑿一井深丈餘数堆遂成巨富廣潤屋宇歇於山澗靈蛩人开墾田園憲無灌溉虽有一線溪滴統涓滴不多於是兩岸築土層之磊石相推使水不能直下蓄積成河溪流更急傭以桔木困想何法可使倒灌上田乃為水車輪大丈仲周圍斜繫竹筒編架逕壑水中置有機关渡成接水木槽長可三四尺輪逢逕湍即射竹筒吸水而上到槽而出順流於田晝夜不絶無須人力名曰水翻車而山畦高町竟無旱潦之災於石林寺場圍洞建祠設醮数日而成後四郎加爵人諮曰此處兩邦都甚近冥中能有恩惠一时不能驟集及我等在此数千年受其善蓋蒙君莊醮又設箱篇各再超渡君可獲福四郎曰予之水車為耕稼而設何言報輸对曰冥間聞君水車甚妙欲仿此式添造射輸送十殿中去使远處冤魂早得超生四郎聞悟慶作醮事後夢前人来曰冥府已添造射輸殿矣加以君之超拔我等罪孽消釋君之公徳無量矣拜謝而出四郎壽至九十路終遺訓令世世子孫礼佛不衰

雷彩霞段

昔年緬甸有事大帥皆帥征勦有州牧刘公北直人也才办粮台携僕雷彩霞者年未三十貌如妙子房而勇如頻（考）叔人多以木蘭呼之一日大帥命其子沿途催軍粮令刘公適往彩霞手執勁弓腰插強矢乘駿馬以从行至荒山露纵馬先登遥見猓賊数十騎擁厮突至彩矢拂霞々揮袖矢落賊又发一矢霞随手接之即其矢挽弓而发中項仆地騎豚反奔又抽箙矢再发斃一騎餘皆

遁軍官見者無不驚異軍糈行李浮舟於營公子靚其勇而愛其勇美重賞以獎励之多方以招致之霞曰下走賤戚竟為公子憐並改事他人使詹王麥舊沙揚心何忍吾君能代主報功而加以秩使得回任供職我孫當此不返公子喜過望遂照霞所教叙刘功而告於父大帥列奏若刘晋衡臣署公子諭詩一首以招霞其詩云水面星汝無人識子是男兒螺黛勻我是愛一言安尔主也在踐約緣前因霞覽之忽易短服擊佩刀直入公子營责曰尔乃將门子不能出奇报国偶遇挫荷縮头戰慄慾我奔衛險遂危於安吉所以为公子者至矣胡乃恣行不義思欲玷污清白吾豈張好々龍陽君之流与臣以刀抹公且前且却回有追我者我即断其头如山中猿矣兩旁觀者如堵無有一人敢与之攖者公子心驚胆落惟有鞠躬導罪息其盛怒而已霞至营门已有青衣数輩控馬以待遁馳出营白众告别而去公子我軍士曰此事無使大帅知也後復遣赴刘委徇之亦未見其返而竟不知所終此真奇士也今为賤役者惟恐無見愛之人浮其愛即忘其身成務此以成功名成特窃而驕於世成固財以燁其身今霞之節不何不顧华富之子不惮斧鉞之加衛主以成名製挐刀以示義舒气隐身冀睚其跡是以竟為之盜红綃俠郭令公默而不言者固為此歟

通海鍛

徐何玉臻蒲錦江當十三家後奔云南令通海鍛其遺製也見蜀碧

徐雲笈

徐公雲笈客滇峯云南山嘗戮人某科举人以嘉庆己卯年署慈谿縣篆公为人深沉寡言笑而精明果鋭決断如流民有訟者立时剖決以是矯伪之徒更不敢飾辞行詐落任未半載邑中凡於無訟尝戴笠独行各御村遇有不法者及署即窓捕痛惩之由是御民見有笠者輒遥趋不敢前每完逋跡远近肅清民甚德之公又酷爱儒術每月課卷经署中幕友阅完必自以硃筆细加評騭榜发必視至書院召諸生在院者講論研究娓々不倦德洵为院之建虽始於黄公然非公雅三亦不克观厥成也公廉潔治慕毫不取於民去官时惟得邑人砚池匹行诗数十首而已見銘上遺集録

刘韫斋三則

景东刘韫斋侍郎嶔舒组後寓居長沙絶不与当道往还亦不谈时事门生故吏来候福者间一見之饮酒谈藝而已工书劲厚得鲁公意时人以比钱南園我书者知其人不与尝自署楹联云颜与不解周旋家欲酒难为不識姓名人作岁同治初御史某劾侍郎刘峴庄肅顺峴坐免峴寒不知肅顺免数年

御史父尚書某招飲始共杯酒御史不知也他日相遇於戴園嚴炎憤罵御史耳厥
尚书前事御史懸喋欲引去峴奋起击之碗拂其耳墨洒染衣眾環救乃解久
之事聞上聞皇太后察峴無他復起用峴見瞑庵雜識

景陳刘侍郎峴督学湖南时某知縣上書總督以生员从賊殺衣徇庇州馬無妙
何請兩学生改隸有司繇督題之報峴大學政勅屬通行学衣皆怨东安教諭李
元度嚴裝儛印將往圍爭先生学政侍郎笑曰無庸呼葦掌洛云秀才从賊皆
至教发当易其人不当更法州縣戰车要民軍兴以来民从乱又將改隸何司
政学分衣祖宗舊制即有治旨理直封还来久不能道賊繇督浔洛慚笑而罷
見兩窓閒意錄

王礎臣

無錫王礎臣名国祯之侍久好讀求經世大略通天文地理奇门兵陣之学吴三
桂嘗辟置幕府察知三桂終恣多不法辭去後三桂叛礎臣以策干總制蔡毓
荣習械不至平毓荣善之然不能尽用其策也而僧鈸川者故与礎臣有隙構
蜚語陷之辞連毓荣後礎臣浔釋而毓荣竟坐敗死礎臣薄游梁宋間不浔
志亦死当三桂跋扈时礎臣嘗言彼驕恣逸乐無远志嗣子懦朝廷不名之必不敢
动俟其死西南永無患設激之反亦不能踰洞庭而北後果如其言見池北偶
談見池月橋聞見錄

仙掌

云南蒙自縣有仙掌葉圆枝細其葉乾之一二年蘸以井泉或乞呵之復鮮茂
如故

鮀魚

云南衆中有盖夏江產鮀魚食之日御百妇故隶性極淫貴賤俱有敗妻山中又
有雪蔓綿一刀圭終身欲絶人道生人以饲牝馬不宜也以上見滇
南雜記

陳烟齋

劍川陳烟齋繼襄武昌紀事二卷紀洪兵破鄂省情狀甚詳言皆着實不似他
人之專弄筆墨者又南游紀略二卷紀黔南諸事尤多有裨風化烟齋与程本子
吳穎函觀察謂為真逸文又同典兵江右日贊我机惜天不永年甫弱冠即死於
鄉之戰觀察刊其餘稿附詩於後其送林雪舫茂才之楚云我到南昌郡逢君
向鄂州言尋九疑蒼去山一狐舟野渡迷芳草空江急亂流片帆行漸杳落雁数
声秋斯人虽不以詩傳而其詩亦正自可傳也

乩詩

濮南醲意臣言其家向設乩机鸞陽真人時降華有某孝子瞬父死乱軍歿於叢塚寄子負骸無所注祷於乱机久不动亮臣援诗示之云夕陽隐々照前村篆戸吹烟一抹痕何處是伊埋骨處紫蓋花下好招魂孝子得诗默志其語来年於鄉前渡羅村傍上有紫花處掘之得归骨焉並検鏹貲一束归家其鏹悉开傳为殺时身佩之物因是得驗人以为孝感云亮臣时向余誇之余曰此与風吹落寒等耳安知默々中不有鬼哉君胞耶亮臣以为然

注墨偏

瘿铁道人傳

瘿铁道人逸其性名云南人也少时嗜为郡諸生明亡即棄家为道士冬夏無衣褌惟以尺布掩下体不火食所食瓜蓏蔬果滇中四时皆暖雖腊月有鮮物故道人竟辟谷性爱铁見铁輒喜必膜拜向人乞之头項肩臂以至胸背腰豆皆懸敗鉄行路則錚々然如披鎧自号曰爱铁道人久之言人福福多奇中愚男女皆以神仙奉之而道人亦遂以神仙自居東号曰爱铁神仙嗜飲市人爭醉以酒妇人持酒与則傾潰不飲或詰之則厲声曰若不聞孟聖人云男女不親授受乎豈神仙之名四走有不远数千里来问吉凶时道人寄迹破廟日环绕门者数百人道人大怒罵曰我何神仙我贪酒花子耳知底吉凶汝輩来问我即拳擲撒之眾乃散与蜀中銅祀道人張闲善銅祀者聯銅片为衣而服之者也故号曰銅祀道人尝模拟头钱与爱铁饮於市醉则歌鳴々大慟而後休甲寅乱二人不知所往

圓圓傳

圓圓姓陳氏秦歌妓也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崇祯丑歲總兵吴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为田畹所得时圓々已以不得事吴悒々也而吴更甚田畹者惊宗姬之父也年老矣圓々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击节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懔宗宵旰憂之度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意者於父畹進圓々之圓々掃眉而入蓦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归畹命时圓師將迫戴輔吴帝急三桂对平台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重守山海关亦懔懔受命以忠发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畹憂甚語圓々圓々曰当世乱而公無所依福必至昌不緒乎於吴將軍庶後急投有藉乎畹曰斯何时吾欲与之繾綣不暇也圓々曰吴慕公家歌舞有时矣公鉴於石尉不借入着後玉石焚时能坚閉金谷耶盍以此請当必来無卻顧畹然之遂躬迓吴観家乐吴欲之而故卻也強而可

至則我服跪延儼然有不可犯之色晚列盖戚礼盖恭酒酣行吴即敬去晚厲易席至寅宝云群姬調丝竹皆妙秀一波妙者绕諸美而先众音情艳意嬌三桂不覚其神移心蕩也遣命解我服易軽裘頻謂晚曰此非所謂国之耶洵盖侯人城矣公等勿畏而擁此耶晚不知所荅命国々行酒国々至席吴語曰卿乐甚国国小語曰紅拂尚不乐越公者耶吴領之酣飲間警扶踵吏至吴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晚前席曰設寇至将奈何吴遽曰能以国々見贈吾当保公家先於保国也晚勉許之吴即命国々拜晚擇細馬駄之去晚爽然無如何也帝但三桂武矣三桂父督理御営名驤者恐帝聞其子載国々事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怀宗死社稷孝自成懸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内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国色耶内監曰先帝屏声色鮮佳丽有一国々者絶世好帝田晩進帝而帝卻之今聞晚贈三桂三桂当之其父吴驤第中矣是時驤方降闖闖即向驤索国々自成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驤俱従命進国々自成驚且喜遣命歌秦吴献自成覧顧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摩姬唱西調操阮箏琥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悲耳酸心頽国々曰此乐何如国々曰此曲祇応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随遣使以銀四萬両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仮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為闖籍矣曰吾至当自還也又一仮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為闖拘繫矣曰吾至当即釋也又一仮者至曰妳夫人無恙耶為闖得之矣三桂按剣欷歔曰果有是吾従若耶因作书若父略曰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為李賊猖狂不久即当撲滅不意我国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宴駕不勝皆裂眦意吾父奮椎一去誓不俱生否則刎頸以殉国難何乃隠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寛鑿窦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為忠臣兒安能為孝子乎兒与父決不早図虽置父暴姐当以誘三桂不顧也随設秦庭之注乞王師以勦巨寇先敗之於一戸石自成怒戮吴驤併其家人三十餘口啟赤国々曰聞吴将軍擁甲東归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奈妾何妾惜恐其為王死敵不利也自成啟掣国々去国々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以大王行恐吴将軍以妾故而躬遠不已也王国之度能敵彼妾即寨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国々曰妾為大王計宜留妾緩敵当説彼不追以报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国々載輜重狼狽西行曼時也闖胆已落一鼓可滅三桂滇承師急覓国々既得相与桓持喜注玄集不待国々為闖致祝自以為法戒窮追聽其維逸而不復問矣

於受王封建苏台营郿鄠於滇南而时命图之歌图之无歌大风之章以媚之吴
厝酣恒拔剑起舞作发扬厉跋[跋]之容图之即捧觞均寿以为神武不可一世也吴
益爱之故寿房之窥数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逆恭俭结天下士相待多出於
同爱之谋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学申胥以复君父大讐忠孝人也昌知其乞师
之故盖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荣南面三十餘年又复浪沸潢池致劳檀伐陵虐
轶要同归歼灭何足以偿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以上见实
初修志

殷皆山

云南殷皆山所青溪之律云秦淮烟水接青溪一片香风隔岸吹兔起画栏麗
不拂柳穿酒船扇相窥湘簾搴宅邻桃叶玉树新声唱竹枝渡口往来船不
断有人深拜小姑祠

王青池

滇南王青池又蓬啸益蘭四绝云风揉清香遥碧纱瑶階百箭長蘭芳美人
含笑为余道一发曾开五度花折簪髻索题诗翠袖慇懃劝玉卮黄鵠
自诗原不爽哭来还是未开时花光四照客狂歌满座笙簧杂绮罗客到
此时狂不得好花诗难盖好花多别却湘妃伴翠蛾素心犹似想嚴阿較
胜开与庸奴看倘入朱门可奈何 以上见实
初修志

馬悔齋

先生讳注为字宣亚悔斋其号也(见先生诗)先生陕西凤翔人明洪武中其始
祖讳正辅从西平侯沐英宁云南以军功世袭指挥安千户数传至处州府通判
讳明善(见先生诗)先生父也初元江永明季凋敝
地僻无俗陋士大夫流离窜徙学
子吴(以上见文秀馬君墓誌銘)子三長注翌次即先生次注明駙馬都尉教诸子课以经史古文
忠郡無良帥俾越三百里从建水名宿段东保延课先生取友四方与昆明
王思训石屏陈沆文最善问受知於南宗谢肯義清南吴先菴兩学使有国
士之目先生以清廉避壬午举于鄉殊未成进士遂悉去士友推讨歷元三朝
国史方輿誌程三餘纂修(以上见先生所著文秀馬君墓表及
重(見文秀墓誌銘)乙酉兄注翌第注明同榜鄉荐已丑御试满漢书先生俱校第
一幸邱典湖南廣鄉试号得人以外蕃缺取十名保補国子博士(見文秀墓表)甲
午迁大理寺右寺副持平有声(見文秀墓誌銘)寻奉父諱南归(見文秀墓表)服闋起用
補貴州鎮仁府知府治声甚著(見元江州志及李伯昭墓)解组归以梁棟国器为拳々(見滇

(學記)中梁叢桂山莊以修者為(詳見先生才高學博(見文學傳)著滇繫錄)先生書法右軍与雲之山秀可識趙孟堅玉峯才高稱滇中四傑(見滇繫)
今人得其遺墨競欲之著有梅壽詩集(見州志文學傳)咸丰中俄藏書燬於兵(詳見文學傳)子四仕斌(仕遠傳)仕琦(仕遠傳)仕瑛仕璠均廩生仕琦附生(見馬氏譜系)見馬氏先生集

刘璠八分

華堂初落郡於重試中得刘璠於參考中溪戴聖哲刘璠淡至五華王旛使黃黑峙八分八分書濃正徐劝聯生员刘璠書江湖人且榻之以归而逐於人碑皆整石八分書濃正徐劝聯生员刘璠書江湖人且榻之以归而逐於人此補劝从来所未有者惜乎以醉陨也十分之泽必有多華趣人級之則亦善於探風雨露中苦何從知之

逸耳来

逸耳来者黑昇額之侍姬所作也姬大理人黑君客滇納之乾隆庚子辛丑間失家將北返时黑君在省城念姬少勿俱北致讯遣姬之田書啟函視之則斬為雙耳也乃大驚其詞曰君今將北返不与兒俱回兒誓从君去先還雙耳来黑君感泪乃返俱帰

趙忠愍

五雲内性来帥遠有自滇即致趙忠愍像者乃為之歌詹此鞭靈卿雲开吴岳朗照黃金台萬里遥封忠肅去重驛催逐忠愍来云按滇志但称趙復昆明人端方有勇力由举人宰新泉白蓮教倡乱盜蜂起談率勇士平之又於上元夜設劇張灯誘賊入密調勇士以銅鎚击毙斌擺御史甲甲斌倫来帥聲誤罵賊死然考康熙中段沿川所録正气歌乾隆中吴邵百泰峨有趙忠愍公洋謠詩則侍御固以卷戰死者也五雲侍白從公之子長从總鎮文翰雄次从耀西滇趙献秋各録表忠記云十九人詔賜謚獨公無人疏請於朝則是固初諸公早知侍御之忠烈矣段沿川詩特表其著戰部百拳詩且著其戰死时首已兩犒植之以鉄想從德亦從戰而死者也明季昆明有二忠烈一為馬乾以川糧死雖見明史忠義傳一為趙謚明史遺之至乾隆間傳公物詩奏請賜謚更先於有傳者矣部詩見於別載集而归愚先生註之云趙侍御名謚云云云南人当流賊破京帥卷戰而没云云鑒先生登朝与傳公同时故选部诗入別載以表之晴川以侍御比文山為死燕市耳殊不倫五雲比以于忠肅此亦無心之拳洵而乾隆四十三年

滇人忽傳于忠肅為滇者都城隍宦民奔走拳國若狂至今猶然也則
五雲所云萬里遥封忠肅去果驛馳迓忠愍来豈其有先見耶當儻者
任棠村也表侍御者必合三詩始備滇川綫正气歌云侍御精录耀金碧
心如日星气如霹檄槍撑地羽書飛項挂皂盧手戈戟於时戰血烟塵昏聲鼓
維樸蛇豕屯囲营十萬直兒戲肉食公侯皆閉门吁嗟先生猶卷戰賊奴突
矢明光殿裂眥磔髮虬髯張揮戈指天天意变明支大厦不復支龍醫何
慶侯追隨寶刀已缺鉄名碎膛風濺血飛階墀郎百拳詩云劫火燒天百川
竭但見乾坤日流血阖人夜半开九门百萬黄巾擁丹阙君王披髮殉山河宰
執全軀就班列大臣命重小臣輕勁草何知疾風烈一呼荅戰千人龍身首
分餘立如鉄但教心与赤日懸肯惜身隨天柱折故合三詩以補滇志之缺云

易隆珠蟹

戴生聖哲説易隆珂一人署得一物如牛肺眼滿於身此何物耶草堂曰此珠
蟹也眼即珠也眼滿於身則珠多價不貲矣取山海经与阅之生归以語其人
悔極終年署之究不得也

農部瑣錄

草堂居禄為農部瑣錄一書惟今奇之惡所不備其同年歐陽伯庚每疑之
謂彼中果有此佳山水耶得非妄為點綴以炫於人耶荅曰君試詣台符会
同往勘今得破鉞出宣君能矣回果有此景境前胡不聞笑曰前誰不聞無
筆力述之耳天台至孫興公而始聞赤壁至坡公而始
聞赤壁在江边今古往来無称者王元之一代龍门論守齊安称竹楼而不称
無況幸有地猫等称景之處实耶但恨眼前有景道不盡耳猫疑道过
其实耶人誰不愛名吾無德政以名而為人物傳以名不即吾之德政
權元謀曰浅即作華竹新編以著元謀編六曰即成时已去元謀也元謀諸生
張聃楊桂梓行之雨松楊公春岩許公交重其書以為可敵阙中人物志此
草堂之以撰著盜名宦也

兩头鹿

戴生又言有猎者日暮於鸛鵠河畔見巨鹿兩角上有鵲巢々内有赤蛇跪
而飲於河猎人射之忽不見其人归至家遂死此何物也草堂曰此所謂兩
头神鹿也非兩角鵲巢乃鹿口出舌由唇暮見之

不清以首为鹊巢以舌为赤蛇耳神农食毒草以利人人不可犯犯之宜其死矣

事載華陽国志及西南夷傳

百福園

華堂于役田禄劝山城無大紙命侍兒粘小紙大幅以縣印百篆为大禄字積於故紙推近十年甲寅春移成材檢廢紙將尽焼之見此幅不忍燬也乃慎之而懸之云谷为題云浮云點过东篱主故紙推餘百福圖却笑叔夜煙不住星光依舊照天孃談人蔽障左徒宽瓜蔓抄时百不存应識此圖神宽護为留餘福与兒孫老来幾个是天人尔我跳宣学禄神摘下文昌星活現粘連繆篆有精神祇冩淨瑜百福全不苛卅斗不斤权如何北斗神君秩計石猶拘萬二千某公養廉萬多支一季臨去不还官亦神之君神也猶堪作天候吉郎

昆明四華堂

昆明有四華堂默斋華堂在城内东大街如意巷也拾華堂前在三牌坊今移城外胭脂巷大可山人相期拾瑶草也冀華堂在四牌坊朱布衣得冀仲授医術蒲本草卖药也金碧華堂在城外三元街陈仰山所开以奉板舆也默斋懸牌巷口本堂自製道地文料貨真價实可色回禄换不誤主顧与山人布衣之牌同而金碧巷口則大書医字不懸牌以上見禮耘漫南詩話

雲南刘按察使

刘公宏道字志甫号華山萬歷癸酉進士授惠安令潔廉有声时有丈田之令至誠推腹民不忍欺於是伏田尽出在惠五載雨入覲無能办装奏最选二科給事中时东南織造繁兴水利淫废公疏請纲是为減杼柚之半專遣御史一人巡行水道公侃々发抒無所迴亡何竟以直忤出佥山东事值歲大浸道殣相望公議蠲振所全活以萬計地方盜患策畫勦治公冒旋射埜之督邮使者先是邮符来還擊滋冒濫公為嚴給发覈破冒約歲省千餘金儲以備振嘗署臬篆所平反寃獄釋重辟二十人五年陞浙江参政先是豺夠大臣倒不屑細事持文法大体而已鶚弁晉吏因緣为奸公在以精敏有越法者以三尺繩之豺澧独为天下先硕当路有修郤者竟远公萬里浮溪南公一履其地随以入賀行投檄乞归公既致仕則杜门郤軌葺讀書地於澧南以老令惠时邑丞某憲觸上官誣以賍置獄公亶白其冤而脫之同安侍郎某居鄉恣横不法被旨勘问公尽法嚴詰至失直指心不登荐剡其為給事論劾权相私人竟以此浮外徙居楚有同官李某才嘉績著与中丞不相能中丞屬

公格其短公反奠治行以对中亟由此衡公濮南之遷中忽在要津实
陰中之公卒不知也口不臧否人物遇田夫牧竪必与均裕壽八十餘
而卒見续名賢小記

滇事拾遺卷四三

HL350
945
v.2

滇事拾遺卷三目錄

廣陽雜記三十七則
紀古滇說集
謚義
趙岁年
緬鼓
黃向堅
周於礼
趙光
粟香隨筆
粟香四筆
滇中醫藥
遊武定國寺觀明惠帝袈裟記
棄榆學校
大理月街
趙慎畛榆巢雜識六則
韻略易通
孤山梅石圖
黃夕司馬
檳榔王
釋普荷
錢湮
語石一則
粟香三筆
滇省命案
脩道狮山記
洞蒼地利
銀廠

銅鑼
天道好还
王元龍
狀元之竹葉亭雜記
焦山志糠識
李根源李孝女碑
西南土音相通
碎蛇
永昌府珍珠泉
宝石碧霞洗
雲南鉄索桥
張石泉
騰衝宝峯寺藏唐人寫經奉
鷹爪稗
徼南將軍印
王元翰
廣南夫馬
銅鼓
蒙古入大理
楊州府志糠志
趙簡膺衡王烈婦墓表
三吳采風类記
雲南天氣之暖
安寧州温泉
响水箐瀑布
滇南風俗
黃果枌
耿面楼帖跋
各省湯泉
雲貴開銀

沈第三
漢物煙改

漢物煙改後煙注
海前外

广阳杂记

彭秋水湖人言云南西面有缅国至此地皆平坦无复高山大泽矣

永历之去安龙也将图不轨行在所有古井压以巨石上书符箓可望询之土人云井有孽龙昔张三丰锁之於此不可开也可望特有天命孤芳之水忽湧上可望舊主水已及可望膳土人哄曰此龙来朝萬歲王命免朝水其退步忽退闻之於帝众俯呼萬岁免朝水亦声而退復归於井矣遂更名以石压之可望至是知天命不在也其谋始顿息

又永历在滇中驻蹕一山土人云此地瘴氣最厲外人住此无不死者多不宜留此帝曰吾是之何瘴之有自此瘴氣全消益山至今無瘴

吴三桂即伪位于衡州雅拳寺側築壇而祀祀文用檀香版錯字渣以石青矮柴用纯牛赤之去污秽实以檀末而柴焉

长沙总统将軍高起龙妻陈氏广州人幼为贼掠没归高氏起龙总兵云南时有云南府经歷陈某者广州人往謁高值高他出其妻闻陈广州人甚之三屏後河其家世居广东父母名字皆合又曰有女幼为贼掳去不知所在高夫人曰汝識其人否曰忘之矣但余幼时頑劣姊强負余于背嚙姊臂伤血沿背惟記此事高夫人哭而出乃兄弟也陈因以得所陛武清知縣云

永历时有女总兵丁国祥骁勇善戰能于馬上打弩其夫姓楊亦总兵秦王出降後丁亦授誠住贵州常男裝与士夫交接

迤经祁三昇流賊也後占云南为三桂後营总兵今上初即位册封親王大人至滇云皇上頗闻三昇勇請一見归为上言之三昇于乱时死其死也预知时至坐脱而去早知未来諸事其兵为滇南諸营最遺表請三桂以親臣统其軍三桂命衛朴領之朴字完初三桂之幼婿也後其兵归王绪夫三昇武人且起于卒而生死之际乃能知此人固不可以迹論也

滇人黏本盛自礼科主試滇中丙午歲也时功令凡旂下人不第者勒令披甲吴藩下人皆贵游子弟故遵学生名應試者三百餘人三桂待本盛礼数甚異其破額廣收都中諸事三桂力肩之是科遵人中式者一百五十餘人注来所未有也

云南鹦鸿山上有真武行宫制如太和殿中亦範銅為小殿一如金殿之式

江西吉安之福人胡耐庵卜葬制幕友也後提督云南昌门縣知縣獲罪及
被殺其子大仁来滇省亲則已死矣扶櫬無貲諸僚友方思醵金共襄
有按察司经历刘公曰前耐庵千金嘗某處某知者某今毫未动今
見在只此扶櫬有餘矣無勞諸公云云也耐庵之櫬以此得归刘公亦更易
能为古人事可敬也刘公武昌人大仁归葬後復来滇中冒籍为諸生受知
于左将軍吴应期前舖祖构塾家後終入前将軍幕变後吴命其雜娶
妻吉安通辣非有之信大仁因通馬臬司移将軍復来河南復应期命
王公貴人多喜之後随入滇中受職見滇事去謀及正归誠事覚被僇昆
明令程石门亦在其内
云南猩猩猺髮时以木四五寸壓豆頂中為结以布勒之如獨角獸然此即
古之椎髻也
云南琅井在昆陽州白盐井在姚州黑盐井在楚雄皆有提举司井皆至咸
山中最下處溪河之中鹵水衝突而起如清南之跳突泉然即其處甃石
为井繚之以欄覆之以亭橋以通往来环溪数千家皆灶户也每担鹵
水稅若干有司去入者焙煉以印而稽之又有硝盐水煎之皆硝猩之饮此
水以下飯
云南曲靖府知府李率祖字素园钱塘李氏也王辅臣为总兵时与之交好辅臣
性羊凉捏督王景为总兵与率祖不協桑其改铂不会同文言平西桑其多
事上命大臣勘问景革職率祖降級
只篤亭井盐井也在云南武定府元謀縣
孫延齡死四貴亦迁云南伪周吴大將軍鎮滇兵且至退走南寧城中
無主孫氏之人犹有数千城守而傅將軍尚未至时平西諸潰卒屢过城
下坚閉不納有李將軍廷栋为檐所傷死城中人懼皆薙髮而傅將軍
前行周孝思亦至矣孝思字之邊鄴林道也
云南武定府城西北有師子山形如師子即蒼氏五岳之东岳也武定城
員当咽項下形家目之曰师子擊金鈴山有寺曰西續相傳建文帝駐錫
委也彭秋水牧滇初时林武陵亦官河曲同將西续彭有詩四章林和為
皆一时絶作也彭亦联云蒼岳千年傳帝釋孝陵坏土憶王孫林一联云豈
是句吴被髮去翻令同泰檐身来只此一联物稳千古矣
文墨師說湖南義勇事吴三桂之来湖南有桑軍為有四十五隻曾一

用之故長沙人多習見之象多有一奴守之与奴最有情奴死人为之製板訖象必
親来殮以鼻捲奴尸置板中而蓋之不下釘人先於圹歸中掘地为坎告象以其
当則以鼻捲板而来自置於坎復扚掩土能細当恐壓陳而去三日後必復
来去土开板諦視其尸重为掩蓋嗣後或一日来或三五日一来必待其尸腐
爛人形脫尽而後已凡象之於奴皆然也有一奴牧象私与一妇戲偕入草
屋中象見之怒以鼻扃其門奴恐懼逾垣而出象以鼻捲奴擲之顛撲
而下復以牙觸奴糜爛而死象忽自来其奴乃淫来未有之事官司拘象而
问之象忽奋逸而去人皆被靡以为其逃也次日搭一妇人来置之庭前而自踰
於其側以鼻觸妇人使言妇人戲侮失意久之始吐其実官義之貸其罪
别选一奴以牧之余謂此象可以为刑名可以为律师世人目乱男女之倫者
曰禽獸象独非獸耶胡可以之而署人也歟歟息者久之

李棠字芾林桂林府臨桂縣人以御史降广州通州知府三桂变後檻車遣至
常德棠在朝嘗特疏糾三桂故歟漾而甘心焉至刻以其人望宿之为中書
舍人来衡即往陛大理寺丞漵接誠於韩檄軍世琦棠亦尝倫韩々不
以介意子愚之入朝上怒其反詭謫戍遵左仲翔左孝德尝主其家

吴三桂之壻王長安嘗於九日奉女伎於行舂舂迭十巨船以为歌台圍以錦練
走場如後之人皆紅顧皓齒高髻纖腰之女吴中盛事被此公占尽乃来受
之先全身而没可謂福矣

云南地丁良八萬四千八百三十五男八不八分杂稅良三萬一千一百三十六男四不八
分共一十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二男三不六分

云南每支本色銀九萬一千七百九十七男三不九分遇閏月加六萬五千四百三十
云南支需兵餉良八十萬五千九百九十七男三不

七男三不

吴三桂撤湖南兵駐松滋久乙丙之間和碩安親王統大兵自江西者忽直
趨湖南岳至長沙之东三桂聞穆將軍为戰將不敢輕敵丙子三月自松
滋退軍長沙距戰果然乃自江西为韩非有和撫三桂之意先效安王而
後撫吉安訂於三月初一日合圍當後人曰汝於壁上觀吾軍旨歸以語东
方諸豪傑也衡山至長沙东南与浏陽相值安親王軍長沙东南与浏陽
後三桂軍長沙西連营岳麓山巨數十里軍容之盛亘古未有也
三桂歟自与安親王決戰諸將善陳而止皆挫衂死以戰三桂坐浏陽

門楊質人以三桂命王城上安親王岳樂兵十九路自城北鉄佛寺浚布陣至城之西
南長數十里三桂亦發兵十九路以應之將軍王緒先偏陣清兵合圍之數重
旂幟尽赭金鼓亟声城上人尽失色以為此軍全沒矣頃間清兵
四急鼓清兵紛々墮騎王緒軍衝突無前莫有攖其鋒者深入敵境獲全
勝而迴偽將軍吳丞貴者三桂之猛也搏戰為流矢所中貫顋墮馬夏国
相力戰之敵而歸而穆將軍追至城下三桂於近城設伏以防巨象伏發下
敵至起而衝之清兵披靡而走文鋒者凡三路馬宝軍大捷餘衆傷略
相當呼声動天地血戰至日中天忽大雨文鋒不得各斂軍而退三桂初意气
吞宮山先發十九路餘軍駐岳麓尚為吏畜地不勝則後軍繼之必平宮
山而後已及見丞貴伤復值大雨為之奪气回天意不測遂入城而守清兵
亦疲漫不復出未戰而貴死

崇祯庚午阿迷州土司普明声作乱初阿迷州鄰土司祿洪之父曾殺明
声父叔及姪久圄根復洪乃糾濃鼻沙就諸土司合謀共歸妻菲於当事
声明滋恨遂成騎虎至次年辛未所殘破州邑如弥勒州十八寨所村屯
如竹園朋溥羅洪寨一欵田寺俱蹂躪一空朝議大帥征之更議用土攻土法
令祿洪輩協力合勦不知其原為孤兔陽相仇而陰実和也旦之年秋云
南布政使周公世昌受命監軍統大師七萬征阿迷州圍數月明声窘倾
我伍譯辛淚实入大營祿洪佯迎各將舊北奔溃自相踐踏死者甚衆
世昌焉械死文武官被害者共十八員明声乘勝益猖獗即圍攻臨安三日
砌上城戕焚秦侯衮城中諸紳共憲不支凌晨拿金墜城下并責以案
誅圍乃解

繼孟第繼周暨郡人士諸適倩員後者口交阻繼孟不頋历深林大箐経
三日夜至息宰城南五短信聞以隔河非礼也渡之便舣後候無兵恐率眾渡河扎兵
松坡下使身伏適左叩首乞降繼孟上疆指曰汝是普明声子老夫化日之
下何以為禦已犯不赦之條但既来降应以不杀降之法待汝矣命於息
宰寺候鞫及至寺前械千餘抢械圍繞以防我謀諸从者毛悚繼孟不
知愠衝犀以入明声跪迓如神俯伏階下汗淋漓泣訴被誣之由備悉
其款再泣乞容繼孟曰余治任滇不即整軍向罪已悔悞無知姑

自悔過以升自新之路今既知罪自應送之御前可貸汝以不死遂令畫供明
声感泣衆皆帖服解散且献纸捧刀指而誓曰小人不自量力度勢敢狡焉
以逞茲者首領之保君侯恩其敢讓也倘復德意有如此刀又叩(謝)曰昔伏波
柘支祉降見有銅柱今小人投君侯可如銅柱重光即傳兵曰搜采负珉以紀
績事乞勉一言繼孟援筆題之於壁見檐廂書飯依寺繼孟憲郡人驚疑乃悉
於茲当易去扃上反字改曰归依明声叩謝而去繼孟憲郡人驚疑乃悉
程归郡漢夷人士郊迎而賀当事者靡不歎服及夏案滇李君下車患其
事迭富是年七月明声乘檐旨未下歎狄禄仇國禍之甸尾城三日而下洪
僅以身脱繼孟曰人誰無仇解而乃釋愈結不愈深乎乃佯之令去仍責还禄
仇訴繼孟曰人誰無仇解而乃釋愈結不愈深乎乃佯之令去仍責还禄
之妥及二妾一幼子兩者衿弟臧獲十八人俱解之当事給洪矣至九月明声恨
氛收何天衢投漢授以劄復敦甘心於何兵以屯於鄉而明声尚未赴也繼
孟密令張虞周旋於有子之妾蜀氏令氏弟萬人矣达之伊子謂此时受
檐後子当戮不則几百世基泯矣蜀氏依其說告责其夫时三鄉屬以兵收
狀而内又擊之肘垂陛欲瘡急閱三日中气而死人幸禍根絶矣比次年春

适普兵头奈何收进投臨安兵之道称蜀氏不備渠作向導一鼓城可破
也时武弁輩誤信其言急欲墜功狀之当事者請兵倫举行值繼孟入省与
商力止之当事者陽能而陰已纵兵且繼之絢适繼孟中悉伏牀闖入大不懌兵
果圍阿迷城蜀氏初以为奉旨之兵亦死以待訪知之更以迤鉅兵为名丧我
軍五六百餘当事者怡怨及普事已成噬臍棄滇姜君星夜遣札繼孟令
入阿迷解其勢而繼孟疾已剥張起卧於輿應八日夜而至臨安鬼姜君議
其事即日弔疾以入蜀注西道左曰氏以少年婦守鹽豁之宽閑户安居
不知上之人何苦惜人性命要自己功名耶即署州事何二守亦棄令其死
於此則氏之所不解也向非君侯之来合郡士民当不分玉石矣繼孟乃慰以
温言令撤其兵閱三日民始不驚兵乃始撤繼孟旋郡蜀氏攜其子福远
投見善棄君注訴之詞極悲切棄君憐其狀且諒其無它奏之御前免其
極而滇南始獲寧謐矣

甲寅康熙十三年伪周三桂之変掷已归周三桂兵距江与清兵相持乙卯春
康熙十四年伪周三年(周)三桂将軍和硕親王在吉安为犄火任所敗走取萍鄉
时大任进取吉安而夏国相尚可萍鄉萍鄉城南有七星台高出城上

上列三營以平清兵卒至於三月十四日十五日與國相連戰十六日國相不支棄萍鄉西走時馬保自盆
助戰清兵乘隙取七星台下下臨萍鄉而攻國相兵敗即與僧走巡撫方云鶴布政
州乘援萍鄉尚長沙高令三日兵出自半途值國相兵敗即與僧走巡撫方云鶴布政
李子受一陽總統將軍高起龍亦隨出城至陰陽河而止後聞之七竅大开空城無
人清兵犹未至也蓋十六日夜長沙湘潭人聞清兵且至於三日中已逃尽然清兵力
竭亦不能乘勝席捲而前十八日夜馬宝相国等漫入長沙宗城未及浚濠而清兵於
二十二日至城下圍攻三日不克有王子擢金甲登云梯而上与獲之相持馬宝自後
并獲之斬於城下而斷其梯清兵竟搶王子之屍數百人退於七里山河孫嶺
掘濠而守之自此吉安之援絶矣初龙泉人郭云子起義兵以應偽周庵有龙鼠
太和安福等四縣淡与大任不協不相接應而吉安之勢已孤矣至丁巳春康熙十六
年偽周將軍穆占至与楊咸將軍兵合攻長沙占鏡勇善戰三桂倚之俱自澧洲常
德来長沙三月初一日有衣山之戰先是穆占自陝西来至岳州將攻之見勒以三桂所
築土城不可攻不与占偕占知不能取即由平江走湘陰洞陽山中至宜山与楊咸兵合
取長沙宜山之戰而退守至戊午春康熙十七年偽周五年占南取郴州自醴陵茶陵攸
縣安仁至永興冥有鄉人紲和尚者為之向導自永興之東北十八都走廖江布市之郴

州之百丈郴州与寧冥等縣山路五百里步步險阻心盆路口至獅子嶺皂角坳於縣仙桥
东郴江桐溪而營閏三月十八日取郴州偽周三月十八日也州牧刘漢謝与居民相率
而迎易將軍石圍山佟圍山迭漢太馬斯良撫軍皆在軍中以隨征袍澤論知州
矣之郴州之取永興帝亦觀音崖勒偽周兵所扼時三桂已在衡州即位三桂于丁
酉三月即位七月十八日死穆將軍當鎮柳州易將軍亦統大兵數萬人將由
一永興之北直取耒陽以窺衡州三桂命馬宝以兵迎敵宝甘設伏於盐沙嶺以待
山在永興北六十里形如蟹螯宝佯清兵入谷伏起軍於谷口設拒馬而阻之清兵
不得出谷於峻嶺之山放鉛丸击之清兵奸馬易將軍石圍山皆死佟圍免
以騎遁宝追至永興將潛便江有神兵見於鸡公山指退軍為兵虽敗而穆
占坐守郴州終勿衡州拿制之
彭蠡字秋收漂陽人寓江寧順治末云南撫軍裴九叙攜家藩司厥乃来謀畝事
省聘之入幕康熙元年題授武宁洲禄劝州知州八年于外艱十一年服闋赴部
滇補澂江府杜兴州知州次年三杜数下獄来戴释出後授翰林院編修当初行
营兵事皆隨胡国柱取樂昌攻韶州又隨攻永兴授戎司郎中偽周平後归隐袁河
彭秋收詠吟凡一百三十六韻前一日韻用杜陵韋曲花源排韻次第已更甲木韻

三十六般以呈成之叙滇事甚悉亦奇才也

吉坦然江寧人流寓衡陽共尊之為師之往甲午开科中式授大理府云龍州後改授姚安府姚州知府州清兵至投誠授僉自縣知縣坦然隨其父往来於通衢西諸地知滇事最詳後出滇流寓粤东後卒陽高余同以滇中諸事坦然多目击者永历之自緬归也吴三桂迎入坐鞏中百姓纵观之無不泣下泣禄永历面如滿月鬚長过膊日角龍顏顾盼伟如也有滿洲人見之以為真天子遂有篡謀以圖中兴者事泄誅四十餘人焉我向訊其人而遺其人之名先生忧憤得否坦然曰亦忘之矣然每於法場上見为首者長七尺餘形如虎豹皆言其膂力絶人騎射为滿洲之冠永历以此益不得更迎日时矣予曰訊帝崩之日天有風云之爱果然否曰吴三桂既滅滇益首請帝於北門庫欲乘盛拭之百姓初不知也是日天極晴朗忽有黑云起風雷交作城外里許有金汁湖在归化寺側民儲水灌田者也有龍出於中蜿蜒升天角爪牙皆見众方驚观忽宣付帝崩於北門倫擇宫矣嗟哉人心天象如此可不明竟亡天道果不可測也

滙有云向在辰州遇一僧曰天放云南人膂力絶倫飲啖甚健人问曰和尚何不食齋曰假齋方持齋余真和尚也持齋何為假和尚人前持齋私下食肉余见人前食肉独居持齋何不可耶劝云南衡指揮之後曾殺人之命出家左手出鐲一盖其毋命之以戒其性云亦異人也

刘玄初蜀人为蜀王刘文秀幕客蜀平西王羅置幕中庚丑闽粤二王皆上疏請解戟东归吴世子应燃使人召平西朝廷久疑王今二王皆有辞戟疏而王独無朝廷之疑逾深迭拜疏劝使来犹可及也平西命玄初具稿玄初曰上久思調王特難啓口王疏朝上而久調矣彼二王辞者自辞王永鎮云南胡为設之耶不可平西怒曰予疏即上必不敢調予具疏所以釋其疑也怒刘出为监井提举未幾有貴州之变三桂思玄初言以之出守学士至秦陵駐兵松滋三月不進玄初上啓曰愚計此時当直擣黄龍而痛飲矣乃阻兵不進何上遑遲坐失机宜以待四方之兵集愚不知其为何說也昔者王特送諸大臣入朝为王請乎諸大臣靡国之臣报死不暇鳥能为王請也吾曰待世子归乎愚以为朝廷寧失四海決不令世子返国也夫弱者与強者斗弱者利於聚捷而強者利於角力富者与貧者訟貧者乐於遲結而富者乐於持久今云南一隅之地不足当东南一郡而吴逆之财貨山陳之武勇皆云翔蝟集於荆襄江漢之间乃棄岳不拳思与久持是何異弱者与強者角力而貧者与富者競财也

噫惟天下畢生聖人以靖中華耳平西不枳未几亡初亦死

王輔臣本姓李氏河南人官官家奴後淵其姊夫在流賊中往依之號勇善戰而膂力一御饒有刘毅之風嘗一夜輸銀六百兩其姊夫知而謀杀之竟弓杖门内以待輔臣归一发不中反杀其姊夫而逃後流入秦隴嘗為料某帳下健兒有王進朝者無子与料善河料曰汝帳下人有可為我義兒者否料曰有此二人其一知書一不知書惟公擇不知书者則輔臣也王擇不知者自此為王氏子矣輔臣長七尺餘面白皙無多鬚聲眉如卧蚕如世所圖吕溫侯像勇冠三軍所向不可当号曰馬鵝子清兵之圍大同也輔臣乘黃驃馬時出剽掠来則偷人以去莫有櫻其鋒者清兵远望黃驃馬驍而来輒驚曰馬鵝子至卸鞍廉走輔臣与白成功萬秉文三人更迭乘黃驃出清兵亦不敢乘馬者之為誰也見即走耳城克姜瓖降公王子以輔臣為蝦隨入都々中滿漢無不以一識馬鵝子為荣矣八王得罪死輔没入身者庫久之章皇帝親政尝捌儲謂教曰拜澗有馬鵝子者勇士今不知何在安得其人而用之拜亦不知也一日拜之僕騎而过市遇一少年下馬而避道左僕怪而问之曰我馬鵝子向者於某所識公公忘之耶僕喜曰我王甚念尔来朝不可不早来謁歸以啟教々亦喜俟其来即辜之以見上々大喜立授御前侍衛一等蝦来几洪承疇經畧河南上命侍衛三人隨侍一为張大元一則王輔臣也大元教慢無礼經畧待之少不如意輒怫々見於詞色嘗曰我奉命朝廷来隨女豈女家奴劳苦如是不当想疑我为一鎮總兵耶經略行輒左右之遏險阻必下騎自執其轡不敢食未衣不敢衣視經略所向經略亦徽澗之輔臣事經略惟謹經略未食有閻亟泥滑不可行者必背負經略而过雖家人不是过也勤敏過恭未嘗以御前人自居經略銘感之曰鬼誅有好缺我题女官輔臣輒泣曰臣奉命随相公尾隨相公耳相公勤劳王事臣安忍離相公左右而安居好爵耶經畧对之亦泣下經略以秦陵扣川湖要地土司某慶题請設鎮而大元為請蛍酬其願大即为輔臣地矣大元之鎮經略攜輔臣上云南云南平設撫勤五營而駐輔臣为右营總兵雖云南為兵地方駐曲靖府後經略归朝延逐轍平西王踏下輔臣之事平西無異經略而平西之待輔臣有加於子經念王輔臣不去口有美食美衣器用之絶佳者人不得必賜輔臣輔臣为人恭於事上信以慶友寬以待人而嚴以御下益有功必賞弄平西命征鳥槍与諸將会食於馬前視营中美惡士卒所為之用尝弄平西命征鳥槍也为銀山圖真

饮酒蒲醉矣将领辅臣饭盂有死蝇焉王忌兵者見之呼曰饭有蝇时馬一棍为
为主人御下酷虐每以微过责人一棍主毙故有斯吾辅臣恐其以死蝇故而报
庖人曰我等身親炙石人也潘食足矣安暇择我侪奴之際死蝇我亦尝食
之矣王忌兵性愚蠢不解辅臣意乃曰公能食此蝇吾与公赌输吾坐下馬
辅臣念言既出諸口逸勉強吞之吴应期在旁曰奈何王兄馬直如是好騎耶
人与兄赌食死蝇兄便食之若与兄赌囊兄亦将食囊耶辅臣恐罵曰吴
应期女特王之犹子当众辱我人惧汝王子孫吾不惧也吾将食王子王孙之
腦髓而嚼其心肝抉其眼睛矣遂揮拳击时業之四至皆折業上十二磁盖
登时粟碟饭盂酒杯等一一应手辞左右侍注百執皆辟易应期乘间逸去諸
人亦劝辅臣归来朝酒醒气平亦自悔之左右劝辅臣姓謝应期曰国山之言本
出無心公怒罵过甚姓謝而解可耳王甫出门应期已乘騎来矣执手入拜
伏不起曰昨以酒故無状出語伤兄兄宽恕之無藏怒王亦拜扶
之起曰我罪出語伤兄兄不罪我何反自責为遂格諸鎮来开宴痛飲極欢
而别注此相好初無間言語或有以此言聞之平西者詞多溢惡平西不善
也遂曲請差将官入滇领餉銀事畢辞平西归平西劳之曰女归言吾问尔帥

众各营将士無慈吏語尔主前征烏撒时与吴应期酒後爭嚷火拜兄弟使酒罵坐
此其常事乃至老拳相向亦復何妨誰是归人腹有私孕慎其打落耶打即打耳
何必牽引老夫乃云女是王子吾将食王之腦髓心肝此誠何語令他人聞之捋口
笑我耶吴三桂老子平日愛惜王辅臣如珍宝今一旦思食其腦髓豈不令人寒
心归語尔帥今後更無作此等語王辅臣聞之亦快々曰我与女皆朝庭臣豈女
家人而受制於女乙自向女乙怪視我为外人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安能鬱々久
居此耶乃密遣人持金錢入都偷賄朝庭左右竪用事者人々交口王辅臣上慮之
亦且耳热矣适平凉提督缺出上以边鎮滇材特点王辅臣权至滇南平西闻之
如失左右手歎曰小子貴亦不貴矣家私几何乃为此胡为耶及至辞王々
待之愈厚抚手涕泣曰尔兴平添無忘老夫女家受人口众萬里迢々何以
当此遂出帑二萬两以为路费辅臣至都久不得陛見盖其平日寡用力於近
侍之人阅部九卿全不留意故滿漢大多少之無人引見兵部曰事関儀制
在礼部礼部復曰提鎮引見兵部事也两相推委而王辅臣又不肯更以金墜
矮部臣惟随众参朝而已一日朝々毕杨摩臣奏有近侍嘗識王者行奈
至前私问無恙耶回来几时矣回久矣奴々不得款語後上蔽居偶念平

承提督何久不至近侍奏曰至矣前帝朝賜茶時奴親見其坐班上曰何不引見亟令人出外訪問立詰之入上坐內旋以待望見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復何憂自此恩澤頒加賚費屢及無日不詣入語必移時延臣駭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傳以為平西有密語令人笑上問輔臣出身曰魯者庸上聲曰如此人物乃隸身者庸耶立命出之改隸旗下因謂之曰朕歎當汝暮而定期岁內上又謂重地非女不可其命欽天擇好日以行時值炎暑而汝行期近矣朕不能舍上元亟其陪朕看灯过而後行更命欽天監擇吉日於上元之後屆期入辞溫語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賚賜御座前有蟠龍豹尾鎗一对上指謂輔臣曰此鎗先帝所遺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鎗於馬前以無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鎗以賜女々侍此往鎮平滇見此一鎗如見朕之見此鎗如見女矣輔臣拜伏於地泣不能起曰聖恩深重臣即肝腦塗地不能稍报萬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洎而出登舟西辞又皆為部曲輔臣尤為親寀雲南援勦右營標下聽用張勇家極兵權又皆為部曲輔臣尤為親寀雲南援勦右營標下聽用官汪士榮向知輔臣之孙親信三桂訪澤之以書二通劄二道付士榮令其從間道走平涼以致輔臣以書一劄一豹皮陰勸勿再遣使輔臣澤書力使人拘執士榮令其義子王吉負遺書二通偽劄二道解遣使汪士榮星夜入朝上見之大喜置士榮於極刑留吉負於朝晋戚为師而嘉輔臣之忠负也陰勸之怒曰吾二人事同一体女即敢作忠臣者作至几时自此陰獻忠於朝廷令朝廷疑我也我着汝作忠臣者作至几时自此陰王遜成參商矣秦州之役世多知之兹不具記然初非輔臣本意方其下之謀為变也輔臣以死自誓曰寧殺我無负朝廷言之至再迨变启已成而輔臣亦無如之何矣平涼之兵既殺經略陝西皆極以反狀上聞上亟召王吉負入內曰汝父反矣吉負曰不知也上即以陝極之狀示之吉負戰慄别不能言上曰無怨朕知汝父忠負決不及此由經略不善調御平涼兵变脅女父不得不從耳女但亟往宣朕命汝父無拿殺經略罪在众人女父宜竭力約众破賊立功朕赦众罪不食言也吉負星夜归平涼時輔臣尚在秦州平涼居守諸將枝攄亟不可柰忽見吉負归欢呼曰大總爺至矣擁之入城奉为總兵該官分背焉吉負亦將上命宣朕腦後自吉負归平涼而王氏之反勢成輔臣

既亲经略詎不思疾取而安而振氏椎跣西陲耽乞帛救一举而足而亦则悔氏
券甲尾其後踌躇首鼠退保平凉而大兵已四集矣辅臣初至大同城破之日有
结髮妻自缢而死後妻復置妻妾四人平凉被围时辅臣预先人而歉同死
大同者令無其人矣七人闻之同时皆自缢而死辅臣出戰虽屡胜而孤城
坐困不支经略阎海松之降与之鑽刀設誓保其無他辅臣亦降经略豺
戰有功事多不具錄事平上檄经略罷朝即乞辅臣入京安馬已具行有日
矣乃亦其後妻自七人缢後辅臣復娶一女至此忽与之反目怨不可解登时
歃血之召其父来与之决绝而密語之曰汝女亟離此他方远嫁我亦汝女所以
保全之矣有工匠随征久具呈於辅臣亦批归着辅臣取其呈手裂之曰汝
归即归耳尚须此物耶汝归不宜復来逢人不可道一王字命取银赏之工
匠涕泣辞去随命司計者取庫中银多少兮之各為一封多以百計少或数
兩二標識餘一二萬金置之庫中以印条封之更錄簿一册計银数并諸雜
物曰吾为程督久豈無餘赀令人动輒累汝後人也取舊帳目悉火之召諸
将率親随人等至前曰汝等随我东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亦良苦
今我与女等辞女等宜远去随其人之功绩各以银一封与之曰女持此
頽归田者亟归頽入行伍者速投他鎮去無言向左我处众皆哭撾之
行曰速去我事自当無累汝等从此決矣既发遣众乃命酒独酌高歌
飲注見盛魚银碗在案重二十餘兩沈吟曰此物当与誰适有童子捧
茶至頽曰汝在此几年曾娶妻否童子曰未娶也遣命取石椎碗令
痛以授童子曰与汝归娶一妻勿更来矣復酣飲高歌二三日问门下
尚有几人则惟数十人在矣召之来共坐呼酒欢飲至夜半泣謂众曰我
起身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貴已極前追於众人为不義事又不成今
虽返正然朝廷蓄怒已深豈有绕我大丈夫与其駢首僇於市
曾何如自死然刀死绝死勢死之皆有痕迹刻将遠累经畧遠累
瞥極遺累汝等我善之兹矣待我極醉拳我手足以紙裹我面
冷水噀之主死与病死無異女等以痰厥暴死为詞众哭諫之怒欲自刎
众从其言天明以厥死闻後经略入朝上问王辅臣经略言夜非其本意
上怒曰女以王辅臣一路人也闯海俱吞金死惟張勇坐鎮河西始终
不变三秦赖其保障上嘉其忠封靖逆侯世襲人謂靖逆之功实
王辅臣激成之云

要勝功有姪清初在李定國營中曾至緬国哇城余问以往事及城中風土
恨其人愚憎言之不甚了了地多畜僧精舍滿貯梵夾貝葉亦明入緬
晋滿兵駐孟拔其地人居以板为之上大下小如桅神竿云斗然
張耕煙嘉兴人云南江川縣知事倘周時散世子
閻鶴湫江川人进士出家为道士被徙其师兒臨江貢生楼云龙山麓家

趙慎畛榆巢杂識

錢南園师以大銀台督学吾楚云西清嚴厲裁峻屬不独士子懼服寮屬
無不畏之當任六年及將瓜期以内艱归旅丁外艱先有会同匿喪棄仕
结移交極軍浦苏亭蘇浦将先生去官後巧飾入告絶不留学任地上責
之降补主事乾隆五十九年赴部补衣已有缺矣适同鄉一衣精六壬代先
生占之云此缺決不能补当仍復清要之秩先生笑置不數日引見上问
汝是泰国泰的錢某何久居里舍耶謹奏兩次居憂之故上命查有
員外缺正令錢某补喻旨特旨补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旋命入軍机处行
走乃知聖人恩眷非媚嫉者所能料也后浦以囤極獲罪先生以疾辛
灵輒將发之日正值浦極肆市人諷熊江陵文云君子小人之所終不

六般紙一叫都少

富綱任云貴总督駐意者移署内房舍地面皆用藍細布貯棉製
砌式量地寬狹而平砌之又需久踐实每月更鋪一次預備製成均
後數日屋此与真奉福晏子廉安行饭地面鋪以紅哆羅呢者尤为意
想所不及慮言用喻分宜半其肆而
滇省开凿东川河道自东川府小江口入金沙江沂流至永开阡直通四川
滇州千數百里皆藉人力化險为平二黄约数十等全自乾隆八年
十月兴工至十年四月告成由滇督
滇南李鶴峯因培甫散饭授戰馮大考優等擢壮阅学时論菜之
雍正时滇人名陈名时夏家苏州巡撫有容至家年逾八旬歌孫請乞
假寵寧帝諭滇省督撫要員同陈之第乘驛護送到苏其起身日期
迟早听伊母之便並不必因乘驛宁之阻俾有享紀人去任如意又賚給
人參四支为高年人葯饵之需至抵苏州后孫具摺謝恩上心忻慰恩
諭更为周至并賜貂皮寧綢伽南香珠眼鏡鼻烟壺奶酥餅果
子乾等物為添寿之意又賞給巡撫封典珠恩單数身受者紗

邵寿民孫祺舍人齋中見錢南園師与邵二雲学士手札寿民裝潢幅揭於壁余假玩數日記其語云湾損首元夕楫差回至辰陽為手緘感切感切龍莊自去夏永州晤後僅再通書緣某既西行而此音耗杳然亦甚不喜出所治一步也徒荒民事此意竟非当道牧尚微語及此遂折其鋒貌辣憨但必未必悔然徒自剌謬而已於君子何尤聯吉不審如何願蒋而湾一策為当吾心助我今年湖南押運汝湾同鄉談君也云為东城兵馬司副指揮茲任永州別駕性故懍慨視湾不啻同胞逆已哆於机械通即卸運后必机会将来竟不可知矣茲緘数行書与之祈為紹付外一緘祈交其居停收存俟譚翁抵通即持謁之便於同力拳事也大抵粮艘交卸非三日事吾弟或得其居停相助盡力或大桩一行逼使登舟不近来春三月可抵潭州仍不过一舟送其还里了此一大心事近祉如何李生时呈接芸祈

敬否泐即祝

勿感激零涕耶

邵寿民孫祺舍人齋中見錢南園師与邵二雲学士手札寿民裝潢幅揭於壁余假玩數日記其語云湾損首元夕楫差回至辰陽為手緘感切感切龍莊自去夏永州晤後僅再通書緣某既西行而此音耗杳然亦甚不喜出所治一步也徒荒民事此意竟非当道牧尚微語及此遂折其鋒貌辣憨但必未必悔然徒自剌謬而已於君子何尤聯吉不審如何願蒋而湾一策為当吾心助我今年湖南押運汝湾同鄉談君也云為东城兵馬司副指揮茲任永州別駕性故懍慨視湾不啻同胞逆已哆於机械通即卸運后必机会将来竟不可知矣茲緘数行書与之祈為紹付外一緘祈交其居停收存俟譚翁抵通即持謁之便於同力拳事也大抵粮艘交卸非三日事吾弟或得其居停相助盡力或大桩一行逼使登舟不近来春三月可抵潭州仍不过一舟送其还里了此一大心事近祉如何李生时呈接芸祈

基增我气味昨日家奴称其夫人即世彼已出督运署内别無了事人梵之一兒兩女聞之食不下咽感念五年前三喪貽累老母何被亦同此病也附聞足增一喟潭棭首二月念八日五鼓沅州試署灯下讀此书想見古人情意之厚如此

紀古滇説集

元人張道宗録上自唐虞迄于咸淳其間方域年運謡俗服飭一詳載所記金馬碧鶏事与漢书頗異道宗滇民沐朝卿謂其自言風土当得其実尚此以備参考可也

韻略易通

四統壬戌九月和先道人止菴編説畧易通成而序之編以早梅詩一首凡二十字為字母標題于上即各韻平声为子調子下得一平声字列上去入一以貫之故曰易通又分前十韻為四声全者後十韻為無入声者覧之心目了然止菴不知何人観其书可以免羊羊之笑矣

以上見錢遵王讀书敏求記

論義

明代謚義者惟大学士高公穀謚文義国朝順治初大学士德州謝公陞謚清義

乾隆中云南臨元鎮总兵戚武王公玉兵征緬甸死事謚勤義

孤山梅石圖

滇中大理石象物賦形最称異品其大者尤物難得阮文达公由云南总督入都以孤山梅石圖石贈林文忠公时文忠公巡撫江蘇梅谢簡云荷贈瑶琴一鍾況乎梅石蘭疎絵孤屿墨之紗披淡論夢里惟此烟云吐納李蒼山灵秀之鍾況乎梅石蘭疎絵孤屿横斜之影憶杭郡久开節鉞即遘仙亦在桥懐当年攬勝名區探梅寄興此日系懐旧部琢石成圖割翠絵之千重商舟青之一幅登諸裴几恰疑鸞鳳舞来滇以湘簾似有鶴声遠至出娜嬛之仙飯清供弥珍憨和請之宗風俗塵難洗杉此想見老輩風流虽然荅间亦有雅人深致

趙廿年

河陽赵廿年士林改绩貽歌蒞理学者敦一鍊有云朱陸人手不同其於失原則一学術止論差不差不論同不同持論平允可息兩家聚訟之豪

黃廿司馬

昆明黄沙司馬琛道光丙戌舘选戊申歲以父母倩大憲除請归養其奉檄有云八千里外高堂之憂想时般十五年来一日之瞻依未遂白云洁望逼隔鄉閭清夜自思难安寢綫情辞懇摯不必以設色為之以上見侍冷盧杂識

緬鈴

緬鈴薄極無可比拟大如小麥豆内藏鳥滴水許外裹薄銅七十二層疑屬鬼工神造以置案头不住旋运搥之令人渾身木麻收藏稍不謹細輒破有毫髮破壞更不可修葺便無用矣鳥滴孟深山協中異鳥翎集所遺精液也莹润若珠最不易得又滇南有松名曰鵲不停枝棘滿林群鳥皆避去不復下惟鵲之交也則棲止而孳其上精溢于枝刺痛生為土人斲瘤成丸大如鳥卵一匹人肌骨輒自相跳躍相傳圍圄衾用然滇中蛛貴重不能多得也

檳榔王

南圖漫錄載大墜錢能鎮云南有王姓者业卖檳榔致富人呼为檳榔王能枚其人曰汝為民敗僭号二字王殖之方免江寧知縣陳承吉情勢急迫者至一百人家陳視堂中有联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隣呼窗人詰之曰今海寇猖獗海乃謂海内知己是歌及时且富人大恐索千金乃釋之又过市肆見有以甘蔗物敲鳳形者皆以備逆赫詐或至破家後陞中書舍人為張後卅

经事勤瘁以上见滇
故漫例

黄向堅 二書

黄向堅字瑞禾吴縣人性孝母周初父
至白鹽井遇父妾及侄弟皆無恙踰一年奉親歸往返三萬六千餘里善繪事所寓
皆其所歷滇中山水

釋普荷 二畫

普荷字穉吉云南晋寧州人俗姓李大来年十三补邑諸生天啓以明經入对大
延尝抵贵杉董恩爵之门甲申後雖髮結茅鴈足山工詩畫倣顛米迂倪筆
墨梳洗極有神韻所作往往純用枯筆有神無迹而灵秀之气騰溢紙上真能脱
尽烟火气者

周於禮 二書

周於禮字立厓号亦園云南嶍峨人乾隆辛未翰林官大理寺少卿書法褒陽
筆勢雄偉著數褱堂集

錢澧 二考畫

錢澧字东注号南園云南昆明人艾时游同邑王素懷先生之门素懷之教
育嚴立品但有一介之尚輒屏之以为非人公候有其教尝曰立品必自慎独始於人
所共知者而犹不检独中堂可漠问人禽之界混则垂破家奏遠以取罪聖賢耳
生平剛正之学实本於此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由編修改御史直軍机處充至通
政司副使詩文蒼鬱動摹古法通平原亦善画馬滇省珍之

趙光

趙光字蒼舸云南昆明人書承庚辰編修充至尚書謚文恪工书筆意凝鍊
圆润以上見国朝書錄

諮石一列

滇有二業碑藁宝子碑在南寧晋太宁四年立業龍顏碑在陆凉宋大明二年立道
庆立滇人士北来者皆模拓为帖之饒昆明王仁求碑亡友王養訒蒿隱曾汉廠
柳潭一本余求之千年竟未獲孫氏訪碑目天宝末列南詔蛮硕德碑南詔摩崖赵
德列有南詔德化碑普鐘十四年鄭回模其实一碑岐出所謂赵名者即德化碑之陰
曷尝摩崖赐在郡六詔者碑讫未顯於世華蘭泉注軍緬甸始搜訪滇之見於華
編者有明改三年石城碑統衛灵峯明帝記兴宝寺德化銘皆元亨二年楊才照
立渊云墓铭天开十六年趙佑立余雖未見碑搨正书孟光墓碑搨法明云德运碑

崇聖寺塔地藏寺幢皆無年月余僅有石城一碑且精采彩動唐時最荒裔之
古考法云物久能品觀於南詔吐蕃吐蕃合盟碑立鳥
斯藏大招門外 百隋新羅諸刻最歎不宜遠物其
可淂諸

栗香隨筆

昆明錢琰含上舍瑜客遊西江最久余耳其名而未之見也由灘石太守處見其雪舟集
亦可當畫一離矣寄內云有書奴等我每飯不忘君別夢還家女宜養行路難近狀云兒
女累人皆朱事僮奴挾主為貧家贈吉安何廉昉太守云愛水鄒務詩奉柬訪
文山舊宅堂其古風多豪宕之氣憶昔結句云天如壺地如炉感氣所向皆坦途慶裝
不惜黃金盡半贈妖狸半酒徒
長聯最不易作孫鼎翁云南大觀樓一聯久已膾炙人口近侍羅平蒙君婿題岳
陽樓云一樓何奇杜少陵五言絕唱范希文兩字矣心勝子京百度僊兴呂純陽三過必
醉詩耶倘更耶仙耶前不見古人使我憶蛟淚下諸君試看洞庭湖南極瀟湘
楊子江北通巫峽巴陵山西來棄氣岳州城東道當磊礌隨者流者峙者鎮者此中
有真意問誰領会淂來硯語盤空趨結尤超妙
吳州李小巖考廣文春海山詩屋詩話云緬茄出緬甸中国惟高州西岸一本明太僕
李公邦直自云南攜兩枝归植其一偶墮榻下短婢窃植之遂自經榻下忽萌
芽甚鉅固毀屋出之即此本也今蔭敷餘株側即鍾硯云家故贈硯云詩云去年三月
訪君家殿齒行經石徑斜認淂故人門巷近春風吹落緬茄花株逗归美性为世業
其實可治目疾且救細声差鉅乃屬种不萌殊不可解
云南大理府点蒼山十九峯其第十中和峯之腰出文石中青赭濃淡層峦疊嶂宛而
晦明水天瀠漸之態無不畢具佩云谷先生家云貴多督取石之方圓長楔而截成之
每幅拓出古畫家筆法而證以古詩人之詩惟妙惟肖几淂若干幅間系題語成
石畫記亦考石畫記自序云古罕石畫唐元徼之僧無祀始有山林石屏之詩句歐
永叔有山林石屏第子瞻有月石風林硯屏皆貌山石狀詠有雪林石屏清異錄載
玉羅漢石屏皆非漢石云林素園兩石譜皆良嶽之类体眉公妮古錄有石屏如
董巨之畫此或是大理石李石華六硯二筆云環列大理石屏有剔天董巨之想
此真大理石矣明时見重于世者以大屏大業白度黑章为贵崇祯时徐霞客
遊記親至大理見淨土庵七尺山水二大石又云第八峯新石之妙大宝山楸间往二
尺者五十悤俱絕妙著色山水乾隆初高宗制御又分云水雪月淺絳微黃諸色
是著色山水渾中久有之何罕傳于江湖岁云云自阮氏珍之而石乃大駛石

中刻印有院氏石垂四字或刻蒼山垂仙之印皆出自鄉媛仙飯者也

天窪云有題石垂詩云海海十九峯雲氣為其六溫刻合為雨寒刻罷成雪即使物彩云變化同一體異哉石中云歸奏自怡悅石可使云生亦可使雲往終不改於風千年不磨滅又有云蒼山羊列十九峯之溪黑色參天濃性弟十峯居中最高常與云霞鄉又云雖物華盡何事持何事六山如垂帥皇雖勝於垂帥皇雖巧合詩人詩皆可為大理石生色也

蒼山海海石高一尺九寸寬二尺二寸半上有列峯下有平水峯上有兩脚水面有玄頭此蒼山垂仙自垂真面目巨數也銘曰蒼山兩脚海水玄頭群峯直立滄波不流仙人亦海遠不可求此即蓬萊此即瀛洲扳此石寄學海堂中嵌西壁北壁余嘗見之和靖孤山園石高一尺五寸寬三尺內外皆是湖水中橫一條色山潮唇岸多清顯有似孤山刻曰蒼山垂仙為和靖先生垂孤山園皆別一平皆水波漾漾之狀而其中亦以揆斜之白痕故曰疏影橫斜水清淺此石始林少穆中丞

云台先生自題石垂記詩註云若收藏年多太久或陳設塵垢安色但淡用細石磨去舊蠟復記詩註云若收藏年多太久或陳設塵垢安色但淡用細石磨去舊蠟復新蠟而清潤如初蠟十斤煮八云香片二錠餅搗石向炭籽動而攪之使石飢一吃蠟冷而凝用竹山甲刮去浮蠟粗布擦之刻光滑矣紙絹安能如此名

交趾列易製

滇蜀之鹽皆產於井蜀井鹵於人滇井則成於天馬云南久亦夷服始置井二十四區不詳始於何時多傍山依水似地而深中有鹵源自涌汲鹵以雜十六罐為一背每雜六斤濃鹵可煎鹽十八兩淡者通減井上為屋附四壁煎金鹽倉圍外圍以大隄以防泉水惟石膏著井為於格南環山深青之中生鹵係礦礁先入釜鹹化鍊去渣滓再煎成鹽汁下入井探鑽洞日久洞深而高用短木撐托淡鹵裹粮浪灯徇偃而前屋曲探盡返亦只桔槔而上視汲鹵之便難易懸殊井有數口引風出入呼吸相通否則鑽洞火不能燃此亦地之奇探煤窯必須風門也同為鹽井而滇源油鹽所產迥別前人所紀西域鹽生於木生於石者皆無是異矣又曰滇鹽自名改五年奉委長商股招壯商壯隶民運民銷無論商民皆許輸課領票運鹽不拘井口銷指鹽不限以例定額數某井鹹產即將向來一定課額勻派攤征祇於課無虧不計此贏彼絀有餘作補溢課仍征其奏銷甲年乙收僅無蒂欠於是談鹽法者多知就場抽稅之說然前

人视画亦相度形势因地制宜若缺大课重之地漫为尝试未有能济者也

粟香二笔

中国之水自四渎外以广东西江之水为最巨即桂柳江也作桐漓水合桂黔鬱三巨川源长流远而三巨川中黔鬱尤巨合於浔西浔州府城之东黔即北江右江鬱即南江左江也与桂北合於梧州府城之西曰三江口东经肇庆府至广州府入於海桂江即古漓水亦曰漓江俗名府江与湘水同源而分流南北者也源出广西桂林府兴安县南流经府治临桂县又经平乐府行九百里至梧州府城与黔鬱二水合黔江源有三一曰柳江出贵州永从县西生苗山中受贵州诸水至柳州府来宾县与柳江合一曰南盘江即红水江亦曰八达河源出云南霑益州之花山下溯志曰曲折千八百里至把蓢村与北盘江合南北盘江皆发源霑益州而南盘江大竟逾信两船行一千四百餘里至柳州府来宾县与柳江合总名曰都泥江亦曰左江又南至浔州府与黔江合一曰北盘江即乌宜江亦曰红水河其上源云南贵州之可渡河所谓盘江者也源出云南霑益州北境为滇黔川三省之界共行九百餘里至泗城府抱蓢村与南盘江合一曰南盘江即红水江志曰八达河源出云南霑益州之花山下溯志曰曲折千八百里至把蓢村与北盘江合南北盘江皆发源霑益州而南盘江大竟逾信两船行一千四百餘里至柳州府来宾县与柳江合总名曰都泥江亦曰左江又南至浔州府与黔江合一曰柳江出贵州都匀县沅水所出其县南之水南入红水河是红水河为柳江之北也

与鬱水合鬱江上源有二一曰西浔江亦曰南盘江古夜郎豚水也源出云南广南府宝宁县兔塘行千餘里至南宁府之合江镇与驮江合西浔江至此曰江右一曰而江即左江有南北二源北源即驮泽水出归顺州行五百里至太平府与南源合南源有源出云南广东州经龙州者曰龙江南府合江镇与西浔江合是曰鬱江鬱江至梧州与桂江合至广东境曰西江滇黔粤西之水势愈盛咸下为黔江行四百里至浔州府与黔江合曰浔江大川志滙故当春夏盛涨西江之水最巨

粟香三笔

武岛夏五月有来梓侨太守延梓适斋诗画署云出岛梓在滇南客有楷栗香随宰至自粤门者梓谈而爱之前月至宰门晤李君秀峯语次及君益深鬻徃梓虽不工诗而诗友之间国多之诗者因抄寄怀人诗八首送别诗一首以结文字缘云云旋得秀峯书谓宋君云南晋州人以进士需次江西于诗有也怀王孟吾司成师云黄音文字三条灶赠别璎珞五字诗怀杨慎斋孝廉云分谪累君伤秩蜀遐愁为我集群英怀杨修叔同年云雒情滇海深千尺别爱黔云荐禹重怀沈意文方伯师云上考署终归林早雒愁绩久者为迟送别趙樾村同年归剑川诗句云笛声吹破湖天秋乡心一夜生高楼金貂无那送新雁云山万叠梁雒

然音多通訛漢匠贈中酷似兩当

張月槎太史漢左來帥時有同姓名者為衡山縣巫人都假太史名大会宗人後回衡太史調以詩云近天一派原同姓兩地分本是詩人帝里別称胡巫何曾負慚余松叔恐初疑被子姓此去衡山尋玉笥盼怀千古独輸卿

近有人来自粤西出示侵越戦争一冬叙至西極被滿中歪而止似身历越南軍中者所記載性所叙漢粤出帥之後迥南未詳雖故僅娠錄侵越前事於左以備参考云越南久列中国隋封全国形状而長南北衰延七千里東西最濶处不足二千里常处北數百里東南兩面尽濱大海東与中国瓊郡陽洋正対洋面千里而遥西極高蠻与老撾高蠻兩国鬱林郡細甸尚在其西东北界連兩粤而粤西最連龙多西約毘連漢南而商貨通流尤大通国舊分南北兩圻国都居中為富春崔即漢之日南郡也郡之北千餘里為交阯兩者均左圻近都之南方義兩者均左圻自河静者以北一十六省皆為北圻自平定以南十省皆為南圻合計三十一省南圻崇奉从佳三佛齊滿加剌此真臘諸国故地為越南所併疆土始長嘉庆间詹院王起自南圻与阮王爭国假南圻通商之法蘭西及西班牙兩国兵力以滅北阮

当時許酬該二国洋銀為三百萬国淳国後力止歸付一半三百国屢討無償法国蓄謀吞越意不在區之酬金分布教士入越偏伺天主教民暗將越民尽変為法民教士咩為吳牧議越民之漢元之与越討約凡越民皆歸国法管不加刑性以錢贖罪民入教即免後民越尽為教民教威丰間法約西班牙同往勦之教民棉兵勢孤仍退元年壬戌三国始立和約論解越南詳言於法蘭西三王好物高浪沙西班牙三王好物哀城儒劉南圻三嘉言迪和定祥名物外三商以畀法人西班牙仍向駛兵船入口造索前債法列一味殺戮至同治十三年法又藉端开兵蚌法越兩国再換和約添割永隆安江河仙名為三省以畀法兩国平行法減国賓利而不多要名推越南為大南国勒令脊敕中国和約首称大南国倘有匪梗并外大南国侵擾列大富浪沙国随机事助又額代為勦絶海匪之擾梗所有事費自願代还所欠不索还另議第六款許以鎖除僑欠法償一百萬国不追第七款盜糧承付与法国為代償衣国之項第九款尽除禁留天主教之例第十一款开紅河通

商之路下自安平南宁海阳等府上溯红河直通中国云南蒙化由通商此其大
端也同治十三年甲戌四月三约滇使续订和约修款又移中国总理衙门知照其
时未留意彼约内曾议伏越南皆称之保护属而今法人强将
以为非是故也南圻六省既割去法领事权令一从法律物产甚多重征货税铺舍
抽比厚抽地税丁口日增又抽人税剜筋剔骨六省以嘉定最繁法人改名为西贡
中西往来孔船以西贡为大埠日益繁盛南圻隣金边国越人以为高棉等
商皆称金边东越南属国法人又诱之称越诡云法国欲为之保护拔法兵
若干入其国会拔西地无异责偿兵饷必鲜吞併
又先把国之与越犬牙相错粤商以为抱蛇鬼缘其民裸体似蛇有生蛇鬼蜕之
别垦恒知以衷藏下体穴居北多其种域信於越南性食盐必赖越之
又为河静节着越限制其盐而法
期久後得其种土金边老挝诸
饭以获到此南圻物产所极之国你也
西接粤西此宣光北面者与云南杨黑山至者尽属紫山峻岭其南之
此窄山西河内海阳皆着极贝平阳就中以河内着物区中之地陕窄但为

交趾郡县又州府安南世速为都僧称东京自阮王迁都富春始改东京为河
内者北圻最大之江名富良江又名洱江俗呼红河发源於云南元江直隶州另
支河当要路埠合流先经蛮之保胜直下後经兴化山西河内兴安南宁五省以达
海红河之北别有大河土呼乾河因属伏北岸
经行此窄距城尚有四五十里陆路其汉颇多南趋海阳东向广安皆可
入海此窄之下另一小河由乾河通入红河亦相往来此地通云大不如滇南所
产铜铁锡鸦片烟取道红河出洋物项洋货又取道红河入滇愈行愈远已
成通衢咸丰间有钦州人刘永福竖军过云与王栋樵
授以三副宣副程督之战粮宣光化山西三省伊湄保胜设卡抽税国三力不
能制听其自行收税叠剪防守可免发饷亦不能调相安已久法人於同治甲
戌和约既伏红河通商之条约抽未举行迨光绪七年简宋践前约且言黑
旗扼保胜抽税有碍通商必须驱除越王元恶剿之列不由越王元恶赴日驶三艘
有匪棹代拘出资剿匪之保里一旗在亚剌之列不由越王元恶赴日驶三艘
入东京陈兵威胁河内为胥谋故宫殿占假电兵该酋以未奉朝旨不从一面
具疏请命一面集兵守城并造其拘留保胜兵船缓帅法人拘留即於三月

初二日开延攻城該督吉禾凡数民秩附法者半
去州細亞於河内華人之助日城陥該督黄耀死之法既陥河内漫以陥城主
权割主黄緒未傷私謂請易領新幹部不
肯謂不佳商使北圻殺仕承任河内皆法
七十抵任無权具奏而已法乘夏洞水腹將兵猫上駛越主急係告以刘永
福乃我武员既已我国私好不忍攻我又
往他省但不阻我領之路又何敢攻之越王陽为降旨調離而院令勿後
巡至完緒九年二月法舰攻陥南定有夏洞兵陽海陽猫其附近之广安省
穿平省舉不次第陷仕时有中朝吏部主事唐景崧奉命滇墨遣歐出
保勝以固我徼激励刘永福遂光岭步駐山西法人進逼刘軍
遂戰于河内猫怀德府之紙棟地方四月二日大敗法兵斬其七酋兵
头黑威利法国武臣以神出鬼没称今方
春七月二日再戰於怀德府城下法又敗復斬二酋法大
水陷到軍大和北竟没簽兵三屋舊粮三人逸慶於舟誘僕徇仗濮
陵报遂退屯丹鳳縣境安紅河最大通其南此又有陽江較宽绕其
西北南面皆陸路一綫可通他安到軍与法水陸相持八月初一日初三日先
戰三畫夜到三先鋒黄守忠陣亡不退奮勇鏖戰法兵守甲不出法人
経略署七月八月三次痛创心寒气阻該到軍傳刘軍助盡銃進攻河
内等省有可收復之机乃病軍無援兵械缺糈運改越都首
汉紅河被遏遂缺兵糈運改越都首十三日西平有卷子三人長先主任民慶之推主敬王之第
王院福明已於六月十五日西平有卷子三人長先主任民慶之推主敬王之第
明国公福昇为法人迫脅換主和約七月二十三日三款約三十七條大畧越
国权利尽归於法十月福昇次鴻自尽注民漫立敬王福時次子福慶年
甫十三嗣擁忽崩而已

黄香四章

安寧時黄伯大人官廣通出權州見示南村詩草四卷其詩風格遒
上最初用昌黎韓柳蘇黄金元諸生文喪
革額天未代父亮不明算每又勸
先迎復奚趣疏慶福并商初談其
先憂孝子擬儀注乘白馬漫江里人

鬢髮悝交墓側未几生芝榮素為一本其友帝模繫會氣旅志為孝子死至光緒四年胃翮亟日詩云生不見妣死不見妣洋依父側事毋有兄兒可死之我代毋兒何恤月湖之水深且明亟兒方寸光笑感此紓彼天有通毋果不死兒以生待天疏稿滿紙血當時斷尽腸百結自云數萬酌身後迂技思物斯人詠精誠不減人即神徂入兒夢茉湖濱

李雨亭觀察以向寢門拜勿驅逐浪跡為雲歌

徐小山中郎芳於越南軍次邸舍柱壁有仿放載三葉芳文李今年迓江歸頌又

宣大冬壽約貴州研手鴈堆此憶點演有之忘南方珍味也余有詩祀之云越南

滑柱蕊點演滑鴈堆故人病語僕黃里邸致異味信為風長不物報李華鴈

堆一名鴈菌高御纖夫士人采烘寄遠以充方物点茶烹肉皆宜气味似香蕈蕈趙

甌此集有踏南州食鴈堆詩

云南有詩人朱筱園屢珍剡气叶火令尝出示其穆清老詩三叠並詩注四叠筱園

有然肉詩云多才仰似女相如楊枕联吟曉爹初一面緣高三尺象牛陪倉晨半

枕書画仿鶺脊字我鴈脩地事之若求工玉台他日編新詠三絶流傳女史中惜

未附見其詩也

穆清老詩烏江弔項王作云不学書不学剑此吃等人敌震留七十戰力拔山气蓋

世時不利騅不逝漢軍四面楚声多恨中美人唤奈何屈指生平事之左不須更想矢

亡我一误不肯都関中再误不肯敗江东生今楚漢分雌雄鸣

乎金陵自古帝主都半壁割拠真良圖君不見孙伯符刘寄奴滇南勝境抒塑

滇黔諸山作歌云我生是缔半天下爱以好览宽吟胸看山性之得妙悟画理原

与詩相通东岳灵異甲宇内巍此高厚等盖泥雄朝暮陰晴変化等詩家大成尊杜

公华嶽神後若太白恒山亦在昌黎前东坡超妙擅千載此境岂独推高崖層

清遠有海峭王孟韦柳将毋同独恒黔黑蒙求奇太过理

反为靈台馬異盖附庸豈意佳気偶降篇幅狹隘如江东吾滇山水最精

悍生面别開真神工而江流杜景举似豫州初論誰能新领年机筆少心降語妙

一旦知正宗天地至文任欲略大观置生無稍垂性模等狀絶思議造化物契神

的中精力衰运又正法道气静練归藏鋒芒侃侃愿賀一本先天後起皆色

酣就门史倩山水助此理征实外後吉请君十年读破等身後再作等里海

笑青芙蓉怀孙菊屈云诗废人逸驰废奇才不极贵与君俱作穷昨宿爱

相和羁旅文章残千戈岁月新窮边多瘴癘珍重善吟身滇南怀古未

一首云等里分隋翠海涯牲梅春棚後庭花攀就跑负山头在鲤馬生追

井底蛙故妓漫歌金缕曲荒妓难觅玉钩斜奸雄跋扈今何在暑色苍凉
暴冷鸦殷国祯诗绝句五十首及诗话皆是卓识惟论阮嗣宗有过当语诗
话中言阮亭三国小乐府中一首云磊块拔刀出将军一世雄头颅歌行等里失计敌
此首误本邹田平倩喜表纯孝事而其病全在三句文长指拔刀而出及敌田垂皆言表纯之事
而第三句忽用云邹虏语史载纥子崇及壁纥奔查事见云邹虏天寒坐席
虏曰汝头颅将行等里何帝之有是头颅歌行等里乃纥子熙尚非纥身也今用
此语紧承将军一世雄句下文又接头颅则似表纥之头颅真行等里困失计
杀田垂而始误丧身者然又义相左与事不符若谓此句指纥子则前后均言
纥事前既无根后又无接何以冯空撺入未免突兀火绪上下竟不相贯各言纥
未断头也三国事何敌误记为酌改回兜头行等里遗恨报田垂只换三字词
意显豁上下贯串矣云云余谓兜头二字未觉为遗恨二字之渲成也
筱园诗话载渐江吴牧驺太守仰哭昆明怀古诗云白昏鱼侯旧建牙色眉痛
哭到天涯入关壮士追秦鹿出塞单于戴汉槎已无家连冻雨府酒枭换兴废谁悲井底蛙此诗与筱园等里今落一首皆
咏吴三桂事二丽亦相似

滇省命案

幕友脯脩滇省最腴大缺成至千金至简者亦必五百处案牍剑易之也命案止两套一案大
理直贵起还欧一案起调毒敛曲义候笑者谓可判两板但填姓名可耳且死者篇分张
暴凶手一味温柔凶器虽不全及皆受忍者自佩资斧注无有操刀而来者也然其实情真
有百思不到者虽皇陶告我之不信也乾隆元江某村中忽殪幼孩三四其父母聚而谋曰
此必屍头蛮为祟屍头蛮赤雅戴之妇人能飘飘头石史黑兜即情疫以祀今其家孤寡妇
眼多白可疑不亟祀之一村无幼孩矣强其夫祝而倒悬之后母家知而讼之相骇蕃讯既雅
而案以口角斗欧结也一秩民耿秉民为端公执一扇之有责罚ままめ蓄怨寻不可报保甲报歇
署篆饬役押候役谓旦有斛租必遁惟责其赔受其赔而免笑之值板凳乃生以邪术子
係吮笑疽你厦火秤修竟置不论宽至自良一案死者数十减门者数百虽使李
肃毅复生亦无从料理也宜良民有娶於卿村者相距十餘里同村均相助尚二人执炊以
待归来食饮滇中盐贵冒见得一瓶乃纳之蔬与肉中杂呈另於陪中见一纸裹取而盖
之少顷娶者归女家亦同寅村来送嘉礼才毕仇汤方殷聚而大哮顷刻两村数十人
皆死盖食宰时误以种地信来盖盐豆候也地委山僻两村既尽死阒无知者经旬月
渍远村人有经其地见黑气相伴若牧令施送良深其耗裹性勤之

刻骨髮根稍不辨何貌併以不計何勢至匠村細訪澤迎要事前說亦意揣澤孰先非溢非仇刻董然可見至陘中蓄信尚有存者檢以完徵固無任誠詳付之叙數而已施耕霞感沈侠級借表依聚而焚之以滅其跡霞一經降黨不特拿患多人經年累月幸終雅結再亦應之曰焚毀之憾誰為尸之沈云衷人大都火葬亦從其俗沈本元知刑房柬非苏人無此仿思非刑吏無此狡手盖非滇着可步哉

滇中医藥

乾隆壬子予游滇中聞醫學萧諳孚先生山东日照人以世誇稔予其弟九儀病癘浸加詣視問事者武林戴君議以豆皮飲利之不說以豆稍飲加減復不效用人面散語孚先生亦解医曰予弟好飲而多慾腎氣不固故溼疾難愈胃氣尤可服否戴与予皆力贊之予服此方九十剂愈腫癘由股而腹而膊循至胸膈间皆煌惑毛脅退白此何有予門医腫腹者甚鮮何不試之俯仰間已收功其人面黧黑短福不完竹筵拿廣長樣而不酸坐蕭云礼之令診脈曰無虜予自有药蕭云曰未達不尝聖有誤訓万治此三世矣癘之易辞令南方又曰無虜方或秘但一开示予立即付而予泰視学孚孫不能盡輪林而就去医以攘子世業張久乃囁嚅曰愚不解方口授而云秘之可乞笑仏之一曰上天龙二曰十灰参三曰著地鞭云范、蛭、柳等以洞土著亦無有能辨者医乃曰我國曰無虜出药一裹計二外曰昏後以来飯調服能性燄烈腹中作痛危危罔畏也蕭云憲之當曰先服参硯其幸可少即以询之医亦云可乃以次第進之腹痛大作至曉而紬擲不可遏一收許乃吐圓楠洞拉一泄知腰已扳退矣年餘来視自謝曰以何修福国不足炊久治厥云曰我闻通北有多速設再发此不可救奈何曰国地當药不許作一剂曰十日再腫服此又以數分作一剂曰又十日再腫服此又以数分作一剂曰又十日再腫服此又以数分作一剂曰又十日再腫服此又以数

其同鄉孔君龍璋尚為疏剔翌日而舁之窮皆血与中毒無異今江湖一帶捉囊售者此輩不少予謂有司当以盛垂教人治之庸医不足蔽辜也庶几郷重民命之一端乎

以上見三異筆談

偕游獅山記

武定城外十五里有獅山為李西隱秀才嘗此卓錫溯白龍潛厲經年叔莊嚴非為名勝然存以故生小異邦游宦茲邑聯袂游月無虛日僕自作寄公無思著廢以勞形策簏篇目傳抄迄今吾行常用為憾会清純俞君以同居潘岳為入幕都越將迎館夫瓊州邀假道夫羅婺也其才子近在祿邑情殷負弩念切掌衣次第黃浪先施止恨萍浮異地正託詠作慕殷何期梗泛他鄉竟重逢夫喬梓欢聯舊雨喜慰停云爰开杜酒之筵門蕙下無除蓄之木榻晨曦浴海早共琴言夜月斜河牀同茗話相謂廿年未有此乐独是知己談心酒不惜魯良朋促膝看宜夫嘉乃佳遊業村竟迴邨公之美膳空傾家釀金尤闊訂之醉醪謝白駒着方維繫於宣石歌黃鳥者將遠去夫乐郊因假仙都以候教名逾於晦日偕作獅山之趾為時纔伏暑將闌凉秋乍到懿已如名鴻未来寂金井梧桐方落一葉玉池蓮葛尚有疏荒值猴而之初晴天容露

碧当添颺之荇菜山色浮青野鶴一行作為子之前導唱蛙雨部即招人羹歌羊腸詰曲菊路可拘鳥道崎嶇苔滑觸步而山中款续以綢繆一往而忘緻之石磴藤模碍足拳長摩肩修竹檀圍結宝儀風性松偃蓋生錄化龍盤泥深沒踝汗下交頤勞俾瘁而形芳仍神怡而心貯語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斯之謂欤逾陞初地匪趙灵宮南入法門首瞻前殿卅堂大宝六面四达再進則庖階广闊屋宇崇洞壽翼危檐中物大殿蒼龍柱鐵甲歌郎朱鳥窺窗明羽毛如活綠璃青鎖山節藻棁虽栁廉雕玉地不鋪塗石足要修法王楊送肥遁階前柏樹兩株蒼花一本皆数百年物高逾千尺横徑十圍黛色參天綠陰模地雪霜莫敢揚叔大不敢燒佳物重帝手植矩有鬼神物呵惟不值元時不得快睹宝珠宮粉飞盛卧右右長廊分祀諸天在聖風雨漂摇丹青剝落日星穿漏粉墨駘昏蛛網神鬚鵲巢佛頂後殿更衣為羊地鞠物奥草頹殿前露台寬放独存良足異已注前殿回廊左右物看積厨之前面間度闕馬道庭得一院落東向南屋各三楹指柱高下揣之地从回廊右行物菜園別啟小门通以及徑下臨山獅上达一峯秋出门武有水一泓形若半壁狀如初月覺以拳石波以瞻亭俯而嘗之凉飙襲齒授

士人云山舊無水惠帝幸之偶以錫杖卓地成坑泉隨湧出食德至今香李廣之龍泉甫研地出灵源是靈之馬是偶經山流至滴淡免娩矣今古同符方抄循及往陟假危崖徘徊拜手之台摩挲盤夫之石仰窺帝座猶天漢之列星俯瞰人寰誰城門之匹練頻視日影已至大还無之腸腹善柱腰脚告倦茁茲千仞侯諸再來共憩僧房趣味素食酒傾三雅帝秩八関既而嚴鼓出暮擊鐘敲晚暑烟青紫暝色蒼黃未同善陽云成号戈揮返日窓叱子獻之污劇哭尽回舟逐別神淵言遵舊路雖明矇惜別不遠人歸而倦鳥知還爭隨客返自倚佰骨仍墮人間回望神山已如天上寄人生止寿不過百年塵世浮榮僅如一梦細彼惠帝以勢棄之尊四海之富而棄黃屋忽著縞衣離皇居而還未聞卿臣天住而索處荒刺絕其祖武祝髮覓皇佐彼蕭公捨身同泰有至悲者又況僕与俞君蟻蚊微佐幸節十士已塩中岁捋开大衍楊雪並遊相忘半生棟夢皆推拿惟独活此即衣被一品車擁八駿梅羹陽而独彭猶令銷骨念經冬而眷薄高俊腐心何況同作宰衡鳥楊枳棘共為食蓬巢惟幕人皆錢惠亦椰揄者鋼掌追信徐勝衣被浪石山假氣石以銷憂務物假而医佰能令云喜如王郎之忝軍檀门因移我情似咸臣之刻船海島虽終欣而聚又愧星分山上有山恐迷梦中之路客中遠夢益銷別後之魂弦以此日之珠聊預卜他年之壁合能遊院該別酒欲傾犹云千重以壮行色聊漏柔翰用紀仏痕倘仰感衰感愴今昔声作金石窓慚孫綽天台之賦志在山水待態伯牙漢上之琴時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六月廿九日記同遊者为俞君恩佰及其才子洵煮居文绰凡四人期而未至者为鄒明府时驟一人而已

游武宁国通寺观明惠帝袈裟記

余读明史至燕王即位惠帝逊荒朝切私旅著作野鹤戴籍以来一人而已虽人谋之不臧亦天道之难问未尝不废卷而歎也及罹登位间卿山寺僧尚藏帝之袈裟即抄拜观以慰思古之懷以打窺天之眼以拳人事亦無遮佰迟之未果一日秦吏目折东松游通国通寺並告知袈裟舊在卿山常格物盗寺僧宝之毋奉至国通敬謹藏弄盖往觀少圖所願也时刻暑着就阴实威犹熾赤日行天炎洲之吐煽黄塵市地逾瀚海之私沙爰服蕉衣着畐塵忙芙蕖之盖以蔽驕陽樓蒲葵之扇以招清吹薄遊徙倚起伏惋咄久旋濛雅横私祈美鳥原草一碧田禾半黃取道田塍刻刻樵刻之假途山徑列木蓊打头曷程僧一里而近物無三又心感犹各汗回宛馬喘共吴牛迫概出门塵襟已除及来僧室禅悦頓生渴吻南浇坐席未暖即索袈裟以快

先賭主僧肅容登拗趣童去鐘浮見尊藏鄭架外護縹囊鈔以藏經貯之筵前移
供案上示自壺中鑰啟魚开烟盆滿貝甫見一斑已睹龍光之賜乘緗觀全壁更瞻
虹气之經天馥郁奇茶恍入众香之国繽紛異采疑登群玉之山其色正黃雅應黃
中之德其文似水洄為水田之衣虽金絲之珍龍綉之異尚無以过前說者謂身處
五百陵谷尚亟貿迁时陽而朝滄桑沉晦而夕變況此袈裟製於当亡之後胞胎
之时不过吳綾蜀穀成於貧女之机初非云錦霞裳織於天孫之杼当產龍
戰諒化蠖死決物贋昌執必真玉不去物之存亡而物人之寿失或堅為磐石
猶圮者秋或脆若琉璃不与晦朝皆由数之未可理推況帝灵所馮依豈鬼神
之呵護故載往載返不隨金石以同銷久閱星霜缺与河山而並寿不見昆湖仙去
犹付軒后之遺方武靜实餘尚宝高皇之放劍諒言未幸疑者參五能者
解願嗟哤明社久墜朱鼎早迁当年僧王已無寸土言日迎帝尚有国歟若
袈裟者車舆之具礼佛之衣仍並人間未归天上珍同尺璧便敵连城一朝雞山門
倦千秋之遇帝長留天地鑒一代之興亡所謂屈於一时伸於萬世讀史者可無疑
於天道矣故授筆作記以告来哲不僅讀游觀而已也時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六月二十一日越一年丙午八月初三日記同觀者为韜直刺臺楊鄉明府時寓高

訓導杨菜秦来目文纬及余子祖钧凡六人以上見洛
書而稿

葉楠学校

葉楠鍾山书之季点蒼冰雪晶瑩洱海波涛洗滌故人才輩揚於他州縣搜羅
志乘代有佳人虽沿蒙陵舊習侈佛信鬼而文明漸啟一変而崇性理其性於
宋之学为宜每与後儒先校言常宋闱不修近来士习又喜博見治阙考校
经典漸知以讀完漢学为考古之好讀书敦志行重廉耻圭璧自愛服衣飲
仕並寧恬澹不入公门里老市衣講学最好
年间都憎話云建修近今方新十年其中並有
銀兩房屋慢息忘不數经费不給招而
謀成先捐廉諸紳士共襄義舉鳩之庀材葉將腐者易而倾者扶丹堊而輝煥
之不覓耳目一新矣城中舊有桂香為院忘修諸公建設置田屋生息以為供膳以
后日積月累厥添生童膏伙宴延山長掌教修脯具備物模久於可觀大理
府屬州縣莫逕亟办府学心間有生童肄业其中現秋完规條產三日期逼府
郭猶流阅課山長刘拐月面課亟課书每次約三四百人文藝古学多有佳構
可採书佳情人才日众原宀生童膏油之资正課統共百分虽漫稍減俸

酌添四十分又於夜課取副甚等上奏者淳儀添給獎賞此外別無他款嗣後淳屏之等盡收商生息以广舊額未裕則院義學之重名鄉又分設四所由縣經董延師課讀貧戶子弟淳學為甚多時一抽查功課亦屬周密回教有清真寺二十八處每寺年另有田租三十大石全為夜誦祀愛回教過境盤川食費今因逆回西亂事公稟永遠截革改設回民義學十六生即照回之舉貢生員教讀子弟有在他處課經考統令归家即在本地肄業書院課期亦按名占考有能當面默寫者分別名次給賞筆墨之資書院課生童皆立無所隔別而此特重回教者回民自以寺租設學實為難得

海蒼地利

太和田畝多上則中則下則統計民屯回地共一千五百四千三頃六十九畝有零惜不出上下兩渠之間所灌溉者僅特蒼山十八溪之水其勢自高而下釀水利雖激水勢碰礁相沿為用以為無事桔槔之勞也不知遇荒旱等歲水源難周向之村中有雖礁者或灌及多村而此時不能分給或但灌本村而此時上游洞流注雨者往往隔溝誠於爭水者互相涉訟無益於事不知多田均隙海海家源於浪穹之羅各由邓川入太和之北鬥奔騖而南納十八溪以為臣溪此現成之水利惜里人但知溪流順灌之可用而不知水勢迴灌之尤可貴也議者每謂緊隙海多田稅易而稍遠之受沿連地土太鬆隨灌隨乾未能深滲力於溪水疏層々順勢下注海水必可層々遞而上流沙土太鬆易乾患海水又何以不患而水急之水不絕則滴滴無滲漏之雲惟低田易雲區虽知劃手車而用力过微區送不能遍必須隔南者長車之法或四人一班或六人一班相傳多人輪流踩踏晝夜有声則利全功倍更或於遠中田邊隙地易水塘而列蓄之旱則車之亦於水利不無小補也幸而天年豐稔各田出谷亦僅數個邑半載之需修皆藉蒙化之大村鼓州之紅崖廣川之羅川等處來販原之接濟每石連駝腳計秫價值五錢總須一兩五六錢未能平減此地天地氣和燠與閩中彷彿相同閩中早晚兩收台灣且有三收實稅署中隙地隔別試行稅種而先種之名長淡種者不能揚花結實且無種不特与他者迥異金与李者各雲懸殊各在田漫水便即發芽而此屬漫水越見堅实民間所以有各倒壓折倉之謀也二麥未甚可特其餘菜粮亦多派他處飯運前又立署試種色色洋芋等物甚佳並可不憂水旱因思蒼山十九峯橫亘百餘里高約四五六十里不等置為荒地殊覺可惜如果窮民

遍种已各洋芋等物每年所出粮田洞实富信蒲即被获者夏之交雷雨
合色能耐冷浓洋芋最多种更无不宜诚能相其土宜踵躅垦栽不特可足三季
之粮並可给邻封之用有开荒挖即有培植仍於屋脚无伤守正业即守恒心大於民
俗有裨太和教虔而往来交後拗地种派民间尤不甚扰累此儆行就刈割
时候更如箭镞搞並有以济柴薪由公正绅士函取地租亦有以供夫马惟此山
硗应分段招集本地無业穷民即派城乡看管稽查不准豁免租四外人到
行栽插缘逃籽往乘机图利日久或於陆洽人迹罕到衷所私种速禁之物在
或时众纷争此则不可不预为之防耳

大理月街

大理当西城约二里许有大平埠相传为观音从前说法处仙佛以二月中旬物贸易
之会自十二日起至十九日止各省並本有人咸来赶集货物無所不有从前盛有各
省各街巷通者为广最物繁舞饰亦阿以争奇互相诗耀有以平達九达
三市开廛列肆並罗阛阓濮僚等族剽悍好斗故易与远逞游览者不下二三十萬人文武
官员日之出城弹压稽查隄防滋事我
並大砲軍械排列森嚴见者震慑十六日各衷並集宣诗圣谕观者如堵一
者点汝素常在城与汉人熟言说者自知解说其僅習夷语者亦有通事与之
讲解衷类约有数种力循知礼者白人也虔心好佛者缅人也被裹而跣足者白
猓猡也披氈而佩刀者黑猓猡也毳裘而善猎者獐子也好勇而習劳者摩察
也嗜烧酒而食虫鸟者山苏吊也嗜酸油而吃蔓菁者古宗也其力能任重劣
知负物不知肩擔之蒲昌也其性於好文劣通汉语並知礼仪之满壹也此
街数日喧阗百物纷至外夷亦各以土产互为贸易怪之奇之不可殚述其中
药材居多如鬼胥牛黄鹿胎麝香象牙龙齿犀角熊心麝脐蛇胆獭
肝蝙皮等物尚已往尝见滇南本草有载其
余皆不经见也缅牛黄上有狗黄黑点如墨画
询之本地匠人则称牛黄入药治肝胃作痛研末用热酒冲服数根适於所感
其黄逐跨牛黄而出此药多产於缅甸形色惟此差役以为宝贱也带其
月街将罢在会棚中见有一人挑两麻袋形色惟此差役以为宝贱也带其
讯供称系广州人在缅甸办货称值二项拾数
一餘大约油桶状问之则云金盏银台也因念去而以一人尾之半路说价廉成
计值只二千文纪物为材至宝各友得看,咸云牛黄沿途皆有卖,可以捡
拾加以狗黄则金盏银台也平回不犹以此到桂並以傳錢之物混投於好

藥之中旦既係偽造何不多造如餅而販物此寡二大双者而自矜其奇異耶洛陽著愚肝胃痛者不一其人咸来索試服之無有不驗者此亦可知奇物之效矣略記一种以見一斑

此外草木更不可勝計如滇南本草等所録多為婦罢一面侍医生誌藥性日中畢集時来時往往土所所以献而儲当塡倉山十九摯之座之観美哉中華天滿帝先生博物君子也今将後册並各原物送有与其所識方劑物类比対恰合太和攸篇二年八閏月三遇月衝深喜民气恬愿秉情安樂九日以後将信寺来完各式物迁移城内択園衛寺安开舖排排月尽而敝並無口角淡事此可見風俗之淳厶不可謂非帝王之幸也

銀廠

禹貢梁州紀璆鉄銀鏤鉄先於鉄銀着鉄多於銀也盤町黄古相伝為古銀窟後記曙山有銀釿二石得銀七兩白墜山亦有銀釿八石得銀七兩山有區分即釿有高下銀以脳子論釿一斤可得銀一分即称一分脳子便可入罩煉銀曰罩出銀得之一地釿亦有数十种墨碌物上盛沙次之收証貴大約酥又次之皆属粹釿云南鉄銀广袤若墜雄永昌大理三府而曲靖姚安並鎮沅府属开採者亦多四外人逃之而来穣之而住有的金擲博果皆有术即得有不雷白晝而攫者矣果皆有术即得有不雷白晝而攫者矣果皆有术即得有不雷白晝而攫者矣

銅礦

五行之气动则流聚则结土抱金母土厚金生然滇广多金而銅務有矣國法除商板外
官供常濆鼓鑄及兩粤點鬆採办額課凡百觔勉有餘逸乘之余川逾西之寧台
實物大宋其名府州厂地厥壬視希西之豐歌以資補助凡廼厂与堪輿卜地相同緣
乘龙求結穴相傳時有灵異白虹輝而映地樊光起而燭天晦冥之中先景動人俗謂
銅火杜詩所云不食粗鹹金銀气盖謂此也然銅而有不同者偶見挖山採地一刹
即得中衾無有指名為華皮稍搖即得之又不多者名為鷄抓开採不远可得一富一
日半日便罄每往前攻又得數枝不等名為鷄巢居民从事其中可日不斷持久心
既渙質本無多彼聚短而此段長朝揄基而夕課绩此必难期兴旺引線甚妙
謂之鈎苗亦称鈎脑脉老於厂者能辨矿有松綠有錫蜡而急不及火药酥微鈎
為上火药酥賢分最高微鈎又鈎之最淨者不言淨而言微避語忌也夫人每有因办厂
而加资耗费殆尽者家中之败子为厂上之功臣一硐费数十年经营更三四輩得室进
山既远包覓者坐獲利不可計数必有临门称贺誉福降而动隱勲者矣商賈之法必
用本厂所出第名以配鈎计銅者配计稀之名鈎计稀者配计銅
之石方可分计為銅山鈎一火成銅只用火炉煎熬自不易得其次由窯煨煽炉甚有由
永銅入小窯翻煽七八次始入大炉者無銅百斤用炭已一千数百斤矣总之礦硐大旺如
兩人各自分路攻採名为品夫子他人尚可修地攻採名为斯夫子不坐从旁改人是为拗夫从
底仰攻是为截底相争相奪命案迭成調剖解功之机不得不资石長矣各厂硐老山
空余銅所係非輕自多厂覓子廠按滇或称銅厂一经报开銅额即使发完後此办不成
事額又要除不知此事夫实成規未经垂灵履勘上司既無業之可穫州縣又何累
之可賞又称小民深俱限期紧迫復以厂既开採游民紛集本境油米市值必昂亟須
設法阻禁不知試办数厂间有开获一三年未嘗倦缴样銅呈驗該民亦無绩狀豁
閉之呈況厂旺油米獲利無窮远近哄传数外民间所能禁阻亦善小嚴切前经
委员查勘所銅基少額課二萬餘斤高在他處病集凌解金竹林多有鈎苗
外来客商招僱砂丁試办运無成效事前广衷五千餘里山坳迴環水流緊密名
大广通盤實查必有可覓可办之地竭力招徠俟攻採以补額額部隆之治宝藏必兴並
金銀鉛鉄各一同时並旺以作献珍动類
广東大局

云南为边境而广南尤为云南之边境南北相距六百餘里东西相距六百餘里其始
夷人沙僧猺獞撲喇粿猓各种杂處後則楚蜀黔粤之民紛紛迁徙而來視

瘴癘地乐者数十年来生蛮猺繁卿约保稚正约束汉人该管布汁约束夷人匠来盗贼滋
熾竟与夏西镇安归顺及东旁开化邱北等处往信息相通全以杀人放火为事稷
紫痛亦不少等在演耳闻日久心窃以为忧迨丙午秋奉委收郑篆库入境沿途见有
闾田数百亩无人耕种询之约保则回百姓逃亡问其所以逃亡则曰难以服役始晓然
於盗贼之蠭起皆由於夫马之累人也此中无总甲绅士向不与闻其夫马全由兵差
约保垂回之布汁等任意科派或值时按户勒钱或在村鸠资按月支其色亦所
有文武各衙门日夜间应役並供给杂夫口粮牲畜草料等类名目甚繁用度无称
无论垂灭亦幕无境骚扰不可胜言即寻常签票牌文兵外有兵差外有差
一切口岸盘川无不藉端讹索无气可伸凡上司及兵差在远收割粮食与他处银价较好能得小可便宜换银不拘多少
数日道路皆可代为运钱进城俗谓之倒运夫封印後亦不能归家度岁情景先
为可悯不特此也兵差约保並上司布汁等可用失马因报亲因友及友以上系腊
牌筆一纸沿途处处又其甚者将票单转卖富商驼债更无情理之外凡於
无之无地不可用夫马民间种田无田中所出供役万万不敷始而卖鸡脚维而卖猪
妻子诉闻前有田产供差因德世子以煮食指章度饥被官役攫取铁锅复用
刀将敲卖此真可为寒心矣向来官役如虎狼遍查竟无控告呼吁路绝於完
民生无路此尚欲责民之不耕田哉此尚欲禁民之逃亡乎为盗贼乎改猺於完
演也已归业刻期催复田等无误来岁春耕並与饶明重定支马章程所有向来滥应滥
支全行裁革未及两月回都不下万人纷纷前来求见称说流离盛况从此可得更生並
公议每田计敛相资肥硗或出银三四两或一二两统交绅士经理设局支应支马支粮山
地照此而绅士亦勤劳总理情愿自备日食入局办理竭力为民除弊勤职久垂久远计亦革
旬来支马已除十分之八所捐良如约三万两有零计息亦公无事此何支销皆属有益无
损设按外有事再不敷用亦由绅士随时劝捐不敢毋亦流窜民以滋衅永消恶习今试以
衰地一小村而论年间公说布汁色亦九个月每日支三十五名马十二匹色各八大石酒米八大石烧
酒二百斤鸡鸭各十二付至例站之日役起便供自新胜当差一年统计应费若干今只有捐银一百
二十两不特从此一免差徭之累渣滓子弟亦不知有支马之名节省多就劳就逸其
馀皆可类推且按亩派捐前此物力所应时形苛敛此则派纳简便其
日之民垂公请编列门牌保甲遵依举行团和宋编若属流能该民互外日久事多认识於不
能入境清除彼此互相稽查地方自可永清望前此书役者今並能为我檄斌关卫正州
办理亦均沾应等关马条款中有未经查出多少兵差士役竟有稟请整副檄端将其

出息甘额从此裁革着批奖三案人之好善谁不知我不清谓兵饭中无冰也
级第八阅月不惟未见檀案並偷窃之件亦少其事随以迴避又即惟望后
之君子与绅士为民出力非地方之福我以上见宦
随笔

天道好还

云南五华山故宫桂王所建顺治丁亥洪承畴督师由贵筑大路取滇李
定国拒战於曲靖吴三桂由广西四川旁捣其空至贵筑入城桂王遁垂阿
瓦三桂以重贵聘诗之绝於桂阳府遂以功封平西王镇滇云贵因授总兵
山故宫增修十有余年前极壮丽康熙庚辰三桂反出兵长沙潮州镇刘进
忠首叛还扣芦沟桥平蕃尚可喜以兵讨之以次子尚之质当无功乙
卯岁三桂尊号丁巳称帝戊午猪王薨勋讨灭驻军曲靖赖将军事耿精
忠自福建进征粤西亦由四川贵筑会师直薄省城俘三桂伪洪化斩之滇
南大定金陵邵初章有诗云杨人即是人杨雯谁道天公不好还

铜鼓

铜鼓形如坐墩中空壁底和云有声面圆而多花纹其上隐起有四耳作蛙
蠹之状无铸造年月日字样有径二尺许者有径尺许者亦大小不等余

生平所见不下三四十枚惟晋陵靖甌此先生所藏一枚为最大今云南四川
广西俱有之国初越秋谷有铜鼓歌朱竹垞有铜鼓考谓皆当自诸葛孔
明所铸其实非也後漢马援伏波将军南征交阯得骆越铜鼓模取其鼓以铸铜
马是在孔明之前晋书食货志广州表人贡贵铜鼓又载记云赫连勃勃铸
铜为大鼓以黄金饰之又在孔明之后惟岭表录异云蛮夷之乐有铜
鼓歌唐为云童人讌聚则击铜鼓则铜鼓之所造非孔明
也

王永康

巍州王永康者逆臣吴三桂婿也初三桂与永康父同为将校曾许以女妻
永康时尚主禄禄未几父死家贫无担石奇养僧家比长龌龊无依至三
十余尚未娶也一日有相者谓永康曰君富贵立至矣永康自疑曰相者
言我富贵立至从何处来即有感老尊者知其事始生永康时三桂已
封平西王声威赫奕永康偶检篋果得三桂缄姻帖始悟前事想逆求
之至云南无以自达乃子婿帖请府门越三宿乃得传进三桂见喜良久曰
有之命俯一云馆授为三品官供应品具立时而办择日成婚粧奩甚盛

一面移檄江东梳洗物其实四三千欵大宅一区在今郡城者门内拟改回相传为陈
士诚增饰马潘元绍改宅也回顾不过数月即楼新妇回实终未接
三桂一面承袭改回窃意极欲与当通往来虏我到於今日之情汲三桂故
承袭免死承袭入衰真似部郭一梦云吴中故老有传其事者以上见广
西通志
蒙古八大理世祖初定大理遣使招谕诸酋长相率来降分三道进至滇池城进大渡河乘革囊及筏以渡又遣使招谕东川乌蒙诸部皆降大理
大理既来之西南诸酋长之入觐者络绎於道而大理实为藩屏之重
南面朝牲一面受敌乘高航於海而内地
南面可元乃由交广西南以图大理进由楚山蒙舍以图滇池
两面夹攻大理遂下其世祖之子也梨第为镇守大理实为藩屏之重
信江左来巴延路氏好生之德革命南征所向有功故大理又为化行南国之根基厥後顺
帝北归川陕当明有云南何物国家坐保边疆
桃元之竹叶亭杂记

嘉庆丙辰缅甸王以恭进国表道使臣之外进宗
祝南国将军贡表文贡物今来使节回上以该国地瘠表微进来效信劳破例回化未
仲冬命军机大臣迎检江南机宜等寻奏称回云南迎检为极知事应停後国王此今当

来进国表进金玉佛像及贡物等表文贡物赐敕谕该国王钦奉
国表使臣经回国将此次所贡表文仍交来使带回今该国王恭
表祝釐具奏蒙大皇帝御笔该国王抒忱投顺实出至诚仰体
不能仰体大皇帝怀柔至意辜恩贡表文贡物仍令来使带回加理销
溢宜将办事大臣等交部严加议处钦此钦遵寄信前来臣等
该国使臣业经遣回若又令进京朝贡反致
应使嘉庆五年太上皇帝九旬万寿再进使表亲祝釐以
该国王给蜻袍褂一件镶金蟒缎一匹大红片金一正大红妆缎一正以
为此知会该国王转谕遵照祇领谢恩贡示体恤
蒙国名向重也字书多不载盖庆远蒙子不与注为姓未注物国名故相承遂编卑
称隋书赤土传作传光子沙罗檀特利叶罗
军册府元龟载孝亮开皇中自称利叶罗
罗事盖以沙罗讹作孝亮
当程州镇缓耕锄载来献曲院本有五龙襄再现四来献示体恤
回东流一曰孙权又谓之西乾蒙国人来朝衣装颇雅中衣
傅粉墨多动必依优人敬之以为献於是汤东流蒙有人参脑子蒙故东温

蒙舍三郎裔等名其地东溪为胖柯廊地云南就当蒙就颂碑南北朝宋太始
二年九月刻者之以南蒙字注之偏
云南土司惟宣慰司最大秩曰品其地隶版图而为南掌老挝所收隶车
倮倮献有啫鱼拉者为尤甚宣慰司初尚高今已削散剩不满其猿而啫鱼拉之
来更频思茅同知管是境也能为之逐啫鱼拉则为称戟盖南掌诸国皆瘠
而窳又为缅甸附庸意供馈不足不免旁索嘉庆己卯南掌入贡其从者所
过蛮亦差之掌箐亦取而淫之鄙可知矣
雲贵边境常有瘟气三四月间必先溪瘴必壮血而死人家三戒见梁
上鼠奔突堕地吐血者共人即奔莫回顾出门或楼走或直驰遇其力奔
数十里或百里免人有中之者吐血一口即死此气之溪时或一条时或一段如一村
分南北街竟有街南居室一空而街北完然者如一村数十百家竟有中间
数十家一空而村两头完然者初闻此说不信有功名之人凡生监皆可免
迨今生监亦不免实必理亦不可解
重修扬州府志杂志一则
张彦佐陕之合水人世袭大村张家其子文质中元戊子科王宗哲榜进士
累官成都知府擢云南宣慰使司奉乐王守滇洪武十五年太祖下云南
降酋仍旧贯故事文臣初亦帅以回疾请老择地高邮之多宝桥赐第
三檐月给米三石钞百贯十六年西彦佐来部彦都佐子实卒中议大夫时年
九十九岁同里巫相汪庶洋初猴百数莫寿叙永乐四年终寿至一百二十岁
人以地仙目之
吴雪焦山志雅誠一则
雪南大理石屏一座高一尺七寸半宽一尺七寸半元台相国奇与焦山袁老题
曰他山寒林並系以诗有序云唐僧自疾请老择地高邮之多宝桥赐第
身闲惟有屏风画枕簟闲来向他山求得石屏此石似之私诗曰石屏山色本清闲雪影霜微远树间採得千年
石面屏此石似之私诗曰石屏山色本清闲雪影霜微远树间採得千年
急问向为成一帧巨灵山

趙旸騰衡王烈妇墓表

烈妇李姓金焕其名騰越南国营唐
乡人王九生为烈妇婚将资以老杜文秀之乱九生弃家走亟耗烈妇以女红
以养母如是数年乡里贤之烈妇虽出贫家而性行端淑事舅姑秀

重未婚將西適至南劍溪人純其美歎強聘為妻婦嚴祠柩之西自誓不能免則
投藏猶虎穴於懷袖間一日西道命械掌眉嘆至門強以神聲暴沸殺婦刺已仰藥
殞地矣械舍之去鄰人群集救婦仰天泣曰我寧不欲生而死何必死死不覓且
鄉里時恫我還人不敢矣我以命自明今詐執集殺人其謂我何遂閉目絕口
不復語翌辛時咸亟十一年十月十八日也享甫三十有四鄉里刻又益堅之歌而
葬之南向營之此皆家藏發時公致奠四言嗚呼正氣所鍾秉彝攸執婦
以國矣民國元年有他軍第二師之長李君印象物嘉評羅三石屬予表其
事備郡乘之采云

李根保孝女碑

有明泥寨川民黃作貞女諱曰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
終身不適是亂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其法又加隆焉女貞節泥曰禮以導天
下之中程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世教日衰
窮人欲而滅天理為何所不至一出於奇特之行豈不背於禮以君子之所
深道哉因取徵子篤子比干及伯姜叔姬之事而為不同而配子並謂之仁
以利之終端此女未嫁人或物其夫殉
至有家如瑚其父之終其身竟不字翁其孫程之牝牡乳德權其
牝和如中等為義念事極人世之困跑寧底於成以綿其宗祀不至於中絕此
豈可與尋常貞女同日而論哉益子云宗孝有三竟後為大統則是女者可
不謂之大孝郎者如既姓李氏字利懷亦前清守備中壹家雖殷甲以武功起家而
九係祖考諱時甲以武功起家而前清守備中壹家雖殷父母早故兄弟五
參正隱宜搜氏相德頗惟許參子環生甫一週恤之至抱孝女年四歲許林
忍若教之寇將鍋矣志以極環事已仕當是時地方久經兵燹比屋多逃亡
室空如洗孝女以針黹院隨保生冬和不輟覺之分主堅若卓絕迫私之環
舅已長重營舊業於南邦之授室周氏心服晚罢歌琴瑟甚儷生子潤枝喜女
大喜謂今而後盈可以見吾父兄於九泉矣之表也私發環復動疫周氏病
不歇生孝女飲泣慰曰事移血胤我在當憶相助物理周盈安之若素互相勉
勵家業益豐潤枝出就外傅有異稟既志力學盈克有成初任編爭猛之
迎極德近雲州知州有声績物元宗之子云孝女享年八十五年於鄉里私
族黨不幸主相与慨嘆葬於家地之原丁巳晉潤枝自滇乘陳請銘墓上之石
云歸將昔其故域余惟我祖考鳴鳳公生而阿婆得在室之姓曰楔玉者

為之鞠養以至於成立今隆洞府世膺顧賴以存志事罔敢同初所遇尤著恨添居同
里閈且同姓而姻婭憧幼時適音祖世弟登其堂而見孝女廣號有古俠義風烈
至今如在目前噫嘻山川剔幼巖巒之氣豈獨鍾於吾膽郎不知有已惟私吾宗
之有偽不知有人惟先盡吾之道推物理惻於大孝抑亦可以謂之仁也已乘禮祀
其亦喜之刊辭於石是以勵世金石之見九保
文秋

孫大純三吳采風類記

康熙巡撫雕州湯公沛斌捐動火加脩黃郡學額聖集紳衿士庶於內偏
公祀祠講後上諭十六條及孝經小學頒發臺三尺童子皆得至前俊滯鈍
洞考帝思信乃行公院內左趙公沛去講席未極吳餘杭公志影臨講席首講大學
誠意章次論語富與章次孟子在齊王猛發太極圖說西銘諸義約旨
嘗暢洞者悚然知所趨向其當功於世道人心不淺倘漢之加改者洞二公之風前
敦禮義之教列不特地方賴之其亦不負朝廷設學於海之意矣乎

西南土音相通

顏氏言語雖不可之但音異耐至吳越地與西南相接之鎮安太平諸府如呼
飯曰紫考比酒曰紫老吃茶曰紫伽不特音異其言語本異也然自粵西至滇之
西南傚外大略相通余在滇南各土司地令適行之鎮安人以儛語與雙人同答相通
者竟十之六七

雲南天氣

雲南天氣類蒸年並溫暖菜度發布恨不敵南向別圃北以避日炙然其地多
西南風列又於恨南合縫支用棟木支一罅使通風又令僕役疑衣用棟木支一罅使通風
十不植恨外稍可禦暑然其地距騰越不及三百里遠望騰越雪乃
經春不化誠不可解又大理府之下關山嶺高處亦有雪風景於中暑時有以當飲
冰雪詢其由來則取諸點蒼山點蒼山高處地相傳五台山有千年不化之冰六月
常取之雪蓋外若寒固宜余滇南極炎地云亦有此余嘗疑地氣有寒暖不
同而天氣皆涼是以滇地雖暑而山巔雪仍不化迎來富四登

蟒蛇

閩西良坦小有蟒蛇每日必上坡跌而下至地則裂如斧俄又合成一蛇蜿蜒而去蓋
其生氣鬱勃必一裂以泄之地物梅骨治傷之勝藥統余在滇未澤見

安寧州溫泉

滇南處處有溫泉其趙者可以瘞鴨惜無人為之發地築屋佳流注於野溝荒溝

而已一旦驻师象迷见山氣私等中烟气腾上探之則温泉也然氣習殊惡蓋山下有石炭或硫磺州當温而不雖其毋氣惟下有珠砂者氣最正西可盖風湿之疾滇城西六十里而外宰州前的楊文襄一清故墨也有温泉極佳有司已築室其上余自滇回粤行道至三门外山石山勢奔壁皆穴穿穴通漏土人得之比數重天然廊廡内外兩池皆已方情池底仍沙土但四周疏砌而坐而已闢驛山之麓下有石版鋪底此不及地然言斯土若已物此泉所累每大夫出着安寧其首驿也必住治為供張舉具又相伝有某僧夢曰須此泉治姪舉安亦驗之日黄三十餘知州者易數木桶使气不泄者僅六十人更番作水遞至臂署而温也在大吏不過一盥沐而有同物之憶矣

雨宫府珍珠河水

永昌府城外九龙山山名太保山下有易罗池方二丈許池底黄白砂碎珠若雨點斜而上將至波面輒散物水不可見池中有魚其首皆俯艳甚鼻前出时味最甘故魚樂趋不下也池水流出又有大池可五六十畝貯有烟波洗鉢之致傅文忠經畧来滇的中亟特構一亭於湖中比杭之湖心亭初架曲木橋以通之順可想見當時之盛今橋若植柳如万株当称小西湖也

儒水懂瀑布

天下瀑布皆因湍下注而已滇中產南珠有地名鬻水塘者其瀑乃自下而上噴出半空加五三里外聞東雷声漸近里許列对面語不相聞望見白雨綫空中雲布上高十餘丈碎点乱瀑流如涌驿路在涌之右廿餘步外石如盤陀者醖而激射是以濺入立際非真山大山諸水匯於此跋而北值大石如盤陀者醖而激射是以濺入立際非真有過流之瀑也

宝石器質性

猛密土司有三宝井分三要妙鋪脚其城即随而圍之故賊三箇城

滇南民俗

滇民情最淳往往鄉村滿州素係兵籍五千每記過一兵須罰米二石民間上耕念民艰粮价然多和有司移用民之盖考来必潭也其夫馬皆民間按田均派余自滇归一日小憩道旁灵官庙有生监及村老十餘人咸集見余皆跪面余问其何事皆不敢言固請之乃往往标兵盖默默间以数言平剖粮银一两纳至六月解余得朝廷往往已加倍何至顿

尔等当知昔云阳摩侧不先公今有司整办有司公民整办修盖事畢粮绘今
盖虽畢而经与否未有可知且有司心多他用民菁幸未误差不敢望绘直实其程
摩如此

云南铁索桥

铁索桥多奔流急湍不可累石为柱刘以铁索大如臂为梁於两岸之凑石为
跡像或二十跡用木编板作地平架以栏檻桥長者或数
十丈望之如彩橋盘渡往来為不知所
国焕桥以拒我师吴三桂用竹筏过兵至永昌既
寄今者有碑記而黔中盤江一桥視滇诸
此所创建也

黄果树

滇南有黄果树与岡粤猪树相似然人数之为神树其繁我
根盖多余尝过遊放之日有一株蔭大三四畝其繁
千百根或斜或合中多空缺如千间
有不可过者余尝風曲行其中竟日犹
见前

张石泉

腾衝李希白学诗衣石泉古風一首
子文商於缅甸娶缅女生石泉聰颖绝
漢书未三年四子五经畢业十七以茅
猱猱楚语方言言不通晚秋帆
葛缅甸亡國史素力山物之序戊申
仰光河风信亮力並淫结缅人驅
三十亦可哀矣吾侧有志士生
心时时秋月明幼明蝉行子
指一移翻然慨遐征厳辞神
華浪候无故言四座驚大吉庆
缅人缅建鬼覆收恩逼警一朝
狂但求所志遂不解情死生
九永我毫如椿萱默被神
见李子清
沿子当年

閻立厓跋兩楊帖跋

此帖向出浙有名曰跋兩楊藏帖吾吳顧南雅先生心甚愛之雲南范肯亭刺史南雅先生高弟也宜其同以其石歸顧氏未幾南雅先生已歿石亦未拓故此不無楊本又二十餘年於范氏家景拓而出之石刻歸余家拓本以告世之得是帖者時大清咸豐四年甲寅冬日滇之洗宝憲書并刻

跋兩楊藏帖嘲閻立厓侍御侍御取而觀之於顧氏今先生歸自山中作矣年誼嗣子良孝庵以拓本見貽且曰溥福山房詩話称侍御取精顏法真米蔡先勒於石此帖有趙承旨小篆時見先生於杖卿夫子座益然釋然也居多通徙雪融冷挺悲風萬籟俯仰瞬息況也即歎先緒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夏洪疇識

民國十二年得見屈生以千金娉搜現歸之柳子林所跋洞十三年仍嘉興根源以上見膽衡李氏曲石精廬續李

膽衡宝善齋藏唐人經卷題跋 趙春翔雅宜齋急就考

(一)般若波羅蜜多經

丁巳大雪日在人文觀手录帅題廬

一卷盖經生写河鴈漢城之事方外好佩而洞中模神物還何護名流有禅爭國家方取遠釋学未容輕 禅緣来西域斗年古物萬形模湯叫嘉時代不須論抄筆當青簡姨篇入玉门歐陽今集在珍襲付司存 江寧吳廷康敬跋

鳴沙山在甘肅安西州敦煌縣之东南三十里前臨山川其叢有三寺俗称上寺中寺下寺上中两寺皆道观下寺則僧刹也寺名今皆署俗之莫考唐俗名千佛洞各洞中皆有塑畫上藏物佛象不藏物造象人畫象並藏宝藏物多署三四寺始鴈名也寺之左近有石室千餘由西洞元皆謂之莫高窟俗名千佛洞各洞中皆有塑畫上藏物佛象不藏物造象人畫象並記其人之姓名籍里惟一洞藏物滿中乃西夏兵革時所藏壁亦加以象飾故不能知物藏奉元之年遠代久由是積之所遺先緒庚子歸陳績沙復壁破而書見得名宝光又得安西州牧所贈石室光寫知物唐鴈季通往觀得十

臣篋約居石室中藏於三之一寄回法國圖書館而英人某續往竊去不少归藏於倫敦伯希和者以文学士任英南河内之東方考古学校教授樓上案羅振玉所藏董京卿康与之款洽備其未寿归之书象耕鸣沙石室秘録所長將軍没忘遺人往石室搜寻僅得經佛经写本二千餘卷西夏进饰之学刻之渐有發失此卷大概若陰雅宋多经卷一百廿五计四百十餘未署年月惟卷尾题有發心写此经僧之名与羅文帝号乌延南楼法师物二而忘不倦番色澄墨二字殆写经僧之名与羅文帝号乌延南楼法师物二而忘不倦番色

很右敦煌雪生在閑中得部橅九种增别何莊池假观一过物録其後已未署一日石禅老人题篇

宣中西佛肯四海建崇祠皇者威力云臣愚以虔拜观写经卷犹一面想见三杭疏称犯罪出斜律昌發昌纪不必论其勇直可师上卷为千百當代子所为仰慕时事千載动騒屑

癸亥冬日事之剑观

叢高麗石室发現最古时尚生录时余神州秋初出版得新疆古人来函提以登出陕人米芝洞吴仲韵之裏悟之经典故进之学新者多纪珍品当时友甘新者闻风索取今散者不下数千卷之部石室之外四川敦煌都时余言其和事某由敦煌运出其事未新者迎余有友人唐君建初女婿其時曾亦莫高窟中物此刻世人所未知故特甲子岁朝着長紫黄縁戎福農甫橅現于海上安仁里寓斋

7-10

民國十三年元月臨橅到楚湘觀記

曲靖孫光庭观

此般若経与大集経同物印泉所得益证

融識

印泉编長以唐人写大集経般若経卷至而佛仰甲子元月检手奠菜敬題何年之十有二月朔友宝峰寺居人李根係識

(二) 大集経

此経千載出敦煌石室携归贝葉香一自鸣摩去後蓋雲重燭古秦那右題印泉先生所藏唐人大集経卷經贤護分現寒品等次写郭君搏九云出敦煌西言寺唱沙石室先後未等收分見内藏止女典籍文字甚夥物洁人间希如更去发已發大樽物洁悟作唐人写经二千卷納经学部取储宗师我文的国粹微物厥人峡去肆而慨数今猴像存一二神見当时宗风之盛故可重迹民國六年冬月十九日春化贺宗事僅録

梵典西番墨收寥徒数壁之千秋赞皇亲运歟寺績为行事边最上梅

秦碑漢鼎不徐倫蝌蚪殆羅汲冢书塔恨鸡林金樓去只留手筆祝唐聲法共代吉暗沙石室报寻新墨餘鈔画銀鈎灣来改維摩心法性像家经典殿搜与为倫叢歟載向此都述顧生嗜故急件好一帖傳竹快覩

党江宁吴氏祠碑记

敷煙石室开於前清光緒丙午其时伯魯方入長江幕將軍我帥赴秋操有極精者此洵一平候取之無遺矣伯魯於秋操將軍多种而伯魯之秩学部尚二千餘考此係降五級用日其後將軍重在物色俠掌石室所钟奏解学部尚二千餘考此係降五級用少承云之好古於武昌之寓所或自友人盖不啻青田于焉此奏結構謹嚴至書经生中最物念休十四里解部以前秩於新疆者今不可得矣矣夫伯魯於秋操所考取者多威學疆吏来仍舊甲子岁朝春長乐高凱識於滬寓南窗

曲靖孤庵敬观记

丁巳大雪日王人文敬观

大集经賢護分观禁品第六羅文紙烏絲闌小楷計八十四行鸣沙石室所藏唐人写本也亦郭博九烟雪生者在疏云彼菩薩住於此劍经生物墨尤可珍贵也已未胃翁石祥先人題簽

九年庚申十月沈利侯敬观

世尊君人舄经自初一偈以後實误盖当时台阁虽受南亭影響而寺院中秘有造居尤求尽表也十二年十一月十日于右任

甲子岁朝春騰禄利塗湘观记

石室佛经可以不抄始不能不出之刻又有数通之秉矣印泉澤此以扣痛之私陵不如还付佛门其卿有宝峰者收

陕南七月地於南都是宜貧無物殖寇狀招白衣人倘記

沈義三

昆明徐有功太華山詩紀沈義三江南人家貧數十年乐善好施洪武間屡助兵餉世襲指揮僉事祖有詩云百傑已眠朕未眠百像未起朕先起不善江南富是蒲田高士亦枕被被寒歌歌山道人性枕癖於詩尝与三年假直禁中夜半呼义义奉命登太華山七律一首云太華巍巍鎮雲滇滇府歌是地果称雄寄点村烟浮远树千寻峭壁插青天波光荡漾遥分岸山色空濛欲暗川上船歌戴红霞渾似爱探幽直到白雲边

雲南有波续堂集

吴润武进人永乐间宦牝安知府

吴永平华人成化间以黑盐井提举副使

歌陽重子子重廣陵人正德中进士改云南提学副使

杜诗夜乘盐副使

杨士彬麻城人举人嘉靖间改牝安知州

吴崇祀子乐鼻之野人乐嘉靖间任向井提举

重迁先河陽人嘉靖间任推官相继为沅莆田人世士安亭提举

吴国伦江夏人举人天啓间以黑盐井提举副使

沈昌祚钱塘人崇祯间进士改白井提举

李元阳云南巡按

来宗道隆山陵人宏治间以银井提举到

杨名时江陰人康熙间进士改云南巡按

李国义临洮人监生雍正间以银盐井提举

许祖京仁和人监生雍正间以银盐井提举

富纲满洲正蓝旗人乾隆间进士改云南巡抚

彭骏孙汉阳人乾隆庚午举人乾隆庚辰进士改云南巡抚

滇南盐政

张泓滇南盐政云滇民食盐多有限黑井供云南黑雄曲靖三府安羊井阿陋井禄丰井供楚雄武定二府江普河镇沅三府白井供大理永昌二府

胡世安仁和人崇祯间以银盐井提举

沈昌祚钱塘人崇祯间进士改白井提举

王三善云南巡抚

性灵乌程人乾隆间以银盐井提举

李元阳云南巡按

笔余之暇尚记录见闻者慎

谨之年十八乃潜迈去至腾越佃人地耕凡六十亩年屋三间一物营

腾越喜公祖之次弟喜娘蝶荣适归视其家舅兄弟之际当破檐下先
人也居二年舅贺穆军设春花宴数十里美州春画趣
春歌闻之追谓翁欲终身奉养今五趣已七年适翁欲归
乌兄之两为一诗纪素人云一两必罗雅侍中等城已物佛罗云何沈痛
翁还过四九州人寿更谁同看写的骤眉来金白发之和饼肉粉鲍食世间
真有不死人请道平生如翁墨翁言焉命焉难似少年三娶婚前
死耽看猿的鹿出夫愤食奉娘去金齿橄榄报前书牧牛南宫江
上植归赖到时田主言贡口特刻渠加
身人共诚喜年鱼动首印心过
归满眼何人诚会成记得舊我三鱼
堪恒喜胥累渠诚未丑春老适同
当我偏金趙寺奉若收老物为谁甜
佐不睡似我何堪称上寿鸡云山寺君
佛铠迎皇太息男儿宜薇地命魂
丹法千年何至灵我致满高大帝青天歌趙子何忠厚之事
延奉奉留屋此弟当坐妻岸自圣主仗奉迎汉文如高岂合出
依人名教物道将名上月娘何论
岡世所见金蟾天的郑
道義陳天的

滇事拾遺 奏四日錄
雪武后時用兵雲南
勅旅滇池
王禕
鵾
雞苗
荼苗
楚遊記
書南園先生事
楊玉科一
銀廠
何文貞
蒙化戴琪小傳
何桂珍
畢金科
參鼈英一
參鼈英二
冬忠夏草
鄉營
刘健
叔欣錄
詩備
胡國柱
安皐園
怒江
滾溫
瘴窟魚
江或
兔絲燕麥
吳三桂
鄂西林
雲南藩司
李菊村
滇中五
邢妃墳
蒙詔書法
楊玉科二
楊國才
楊玉科三
普洱茶
李定國
倪蛻
刘涯
紀載滇事之書
孫可法
九龍池詩
錢邨芑

孫鬍
烏蒙烈女傳
陳園園

趙光
楊娥曲

唐武后時用兵雲南

唐書武后之世不見有雲南事觀駱賓王集頗見其事時昔備云賓
東林馬辭御色紫膺西南東印棘此駱賓王亦從宦於蜀也其行路難云去
去此哀牢行行入不毛又云交阯多桄榔葛多
溪雨則徑犯之事也其姚州道破逆城話渡弄楊盡露布云浮竹渡弄
餘苗又云三脆喬鎮此山即南中巨防也又破昔微倫露布云倍苓白狼人習貪
殘之性河漏赤德川多毒雨之妖水横类礼山恒毒霧竹浮三節木化九淫郑純之
化不宜盂樓之風愈爾又云營开蠻窟即今姚州道考義除
又云城接祠鴉竟無希於政曰山多神鹿終未見於擇音又代姚州道考義除
趙郎將文云滇浦恒扶昆明猶戰敗今三師失律光校馮陵尋侯多棄故有
負於明代春秋責仲豈無憑於逆念者蓋當時不以開地為之效於南詔不止楊國忠而後後漁徹弘后之世已然矣

怒江

唐地理志安南通天竺道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諸葛亮
城二百里羊苴咩今在大理怒江今在騰越怒江江波湍湧怒也或作露江非
鞠旅滇池

陳霸先九錫文曰鞠旅滇池之南陳師桂嶺之北以此考之霸先嘗至滇矣

渡瀘

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為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即黑水也
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尔況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要
自兩林南越巂郡三程至瀘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也今之金沙江
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歸一在姚安之左卻橋沉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三左

御也疑琶一作亂琶兩林今之印部長官司也

王禕

明義烏縣知縣王忠文禕於洪武乙卯奉詔使滇過宣事載明史及有志言之纂詳惟過
害後梁王具衣冠屑於吾滇會城南地藏寺後滇宝王公子紳来覓公墓則堙矣
已平僅就其地立表以志焉今於明季說部中得紳當日覓公墓始末記滇南慟
哭記一首亟錄之以為攻古者助記云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抵諸元梁王
六月抵其境六年滇害至二十五年不首服昇旨十二月朔同戒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
滇次日參見帙府恩謁滿圃文武大臣及
土人士友並以情事為告聞者泫之說為
来言親炙先公於佑聖之宮甚久至繪素之事亦多經指授且云初来時梁王甚加
礼敬府僚大府咨司佐里麻参政喻令
明归人心所屬之理為之开說恩渝其任修
降意時元之舊臣通此朝漢者蓋侍郎
梭我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思遂絕於
朝乃匿先公於民間脫之闻之請曰國亡
願澄而不能救又歌歌远洎他人邪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以見之脫今
歌加屈膝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实代之汝如燔火餘燼尚歌假息以
与日月爭光耶我将命迈来亟為汝屈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汝國文爭不罪
来使不从則遣之彼何罪焉況王公才誌天下無双宜有以全之脫之曰今日暴
孔子在衛不可留梁王国内朝殺我大兵久至矣亦不暇
遑愚言時為腊月二十四日未申時蓋楚人以此日為節日故久不忘也後人中文老
士女莫不垂淚世里麻即陳算與祭左右具衣冠殮之以礼即日穿致地藏寺北滿
澤国化之以泉諱所則今之觀音寺也引至滿澤国擇南設奠望
祭宿地藏寺自此連日至被痕哀至三十七日紳別訪南渡董金剛保以合其說
盖以先公嘗主其家故也金剛保亦引之觀音寺前指以諱所乎慟闻布人聽

来至问中有苏奴者前言棺木实其家所备盖其家先亲时为元帅故达里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遗事略有僧从西来自云年百岁但奴则云火化在小南门城隍立後引至厄指其处衰衣未止有僧从西来自云年百岁但奴则云火化在小南门城隍立後引至何在僧言彼时上下悯惧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言盖殖並同自是士民僧道多姑棣述先公宿魏言行嗜好製作动静业从皆可纪但無能知夫奕所者因设次為位於地藏寺之東夹室祀明日潘四下陳設於寺门外告祭於云南府城隍里社寺伽藍等神陳述情事之由礼畢奉彩幣木主就观音社寺前请所尽哀跋礼畢迎面地藏寺信次昧爽行正祭礼先皇布政此公幼参議因曾有詩見寄可考型绅至此云即命迎寔三月十日寔至所言与前版同乃云化後述里麻已使葬於地藏寺之东後十許日寔性米之止見平土而不结即攸自国兵来陵谷变迁已不可詔定今聖鄉耆旧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寔又云先公前馆於抚國寺後因城隍今至移馆於春澄楊氏家平日杜门不接人事惟读书著述有文集三大册述里麻归来藏於家渗備不彙不知何在寔年高頗重所言似非宠妄者又沈士鑑有身亡見宜梁氏李鉉宗為元樞密院者事好士而知书留意邑治越半月绅至滇有年即事告旦為書前任流寓时寄接見先公故阎之甚悉又举先公歿於此園而屋塌尽变柩寄绅見其芳指鉉十一日鉉至口述遗事亦悉又举先公歿於此園而屋塌千百而言回大暑託在此園之百步指屋塌尽变柩寄绅見其芳不敢尽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靈仰天大慟次日於屋塌旁擇瞭地仍設次為位迎神主落除之畢復奉归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回鸣呼哀哉绅之初志鉉歌訴求遠殖归葬先塋以塞大事不幸歲久事缺以至此極是以身碎骨亦不足以償其责幸他日何面回先云於九泉以誌不妄終天之恨且俟後世子孫有以知其条画鸣呼痛哉

7-106 李力强

滇宜鱼

元言滇之為言宜也注滇宜宜貌亦地境之宜無也莊子曷胡視其宜亦指境言言可証今滇池有鱼滇人呼為滇宜鱼其鱼亦乾而中空之

鵹

月令鵹始鳴鵹即博劳也左傳謂之伯趙謂之百劳或不識為何鸟按禽经云伯劳形不能鸠拙之状而已形似鸜鵒但鸜鵒歌黄伯劳喜黑以此别之易林曰鵹必有能击搏鹰鸇信予林间鵹必輒走之俗呼為獦狚又未尝双栖亦能击搏鹰鸇信予林间鵹必

鸡

雲南永曆朝丁酉科举人江或才望士也洪承畴入滇或将随云事北上会试謁見承畴不許会试掌试朝举人许会试永曆朝举人不許会试或曰若以大清敵和之日许之则自天命元年始将萬曆泰昌天啟崇祯歷国中国之主也永曆先帝圣子神孙西南半壁国大明之江山也奈何所取之士有異於崇祯之朝乎言知之矣崇祯先帝宵旰公之恩人其所取士深為举人许其会试所以报也永曆先帝公之仇也所以取之之士亦仇也其不会试宜也永曆知命抹出

鸡菌

蔡氏毛詩名物解引莊子云鸡菌不知晦朝今奉作朝菌鸡菌菌如鸡冠也与莊子云群生于实義相叶故云南名佳菌曰鸡菌曰鸡蘑曰鸡樅鸟私而鉢足菌形如之故以鸡名有以也

兔絲燕麦

古乐府云逍遥兔絲何当可結言兔絲非絲而有丝之名刘禹錫文作兔葵燕麦非也今俗兔絲麦名曰三也蓝青滇南雲南盖一路有之土人以為朝夕常食非兔名也

柔首

博物記云南郡出柔首其言為祭或曰三兩头鹿名也永昌有

吳三桂

三桂為明季武舉其先世居徽州流寓雲南可傳一說少時沈毅敢戰嘗至一騎射之境中三桂鼻受重傷其後鼻左微凹突以此也初三桂本不甚知名監軍太監高起潛愛其勇德為義子屢以戰功薄僉敘不數年即授總兵官鎮寧遠是時其貴顯之所自始也及其背叛初稱都招討大元帥兩次開府銓選自置官屬又自鑄印信文曰總統天下兵馬都元帥其自負如此

時年六十有二改衡州為定天府銓選自置官屬又自鑄印信文曰總統天下兵馬都元帥其自負如此

名軍皆以向氈為帽見者咸曰為不祥其在衡州時將設朝座而北面坐三桂心惡之遂輟不行

針於地始克成礼既受僕有大登其坐不可使漢中十日無

僚言以八月十九日乳盖其在帝位僅三閱月有奇耳相傳初平漢時經過者大半

士共厭畴嘗与会师及厭畴將行三桂向厭

事三桂僅受教故說者謂三桂之終不免於數矣厭畴後之也

命簿記錄其奴產偽官中宝物充牣載紙折疊刀多至數庫他可知已有室而無書

字文定昆明諸生少為孙可望所阨可望敗削髮為僧後又入三桂府壽量圖籍博

学善談諧三桂或風怨以微詞解之輒冰釋三桂宗既沒諸良將攝臺不都司此

吳逆宮中帳簿也以故諸將所攫取者皆不敢虐又三桂生前蓄奴甚衆死後半

為逸海酸炊所得閩之氣厭畴集行世矣見宋于庭儲副士

三文学自有詩注距漢垣數十里有三桂所

桂像簡式如鍋至可怪後改敷祀其先代衆主今已零落不復完整有人將愚其也

名為何已不能有憶矣三桂寵姬有曰八面觀音者咱明故宗伯

南昌李容齋宗伯也宗伯蓄伎十餘輩手擫笙簧歌喉如

壁皆以銅為之敲擊首老杭大理石堂徹如

現音次之宗伯老為給事高安所得以奉三桂与閩之並擅深寵三桂西征經過

將軍幕館某橫淫八面觀音納為妻妾生女婉後嫁高其倬才華美丽著經真

軒詩集有過九峰有感句云未手屠龍千劍事白头归佩一生心蓋悲其父之終不

空门也四面觀音為和南將軍穆占所得吳三桂兵敗死之

也楊氏世為默府武勳之裔明末流氏此亦默府武僻地

国亦世而家以祓陋会三桂机祝明妯随先归恨三桂切骨永明既固言妯适吳

三桂初念若不得闻以是绝乃决以色餐仆妯受死

於三桂卸下之纫终乃勿渐渐於三桂三桂

偿其志诀者惜之三桂出帅湘时有所嬖

氯凡四十有三每一易以一奴字之氯於奴

殆以鼻搭奴尸寘棺中至亡而不加以钉秽

鼻搭棺至真六中且拘土能相当恶垂涌而去每三日或三日必一来视至收尸

既腐而後已凡氯之於奴皆丛尝有一奴私与一少妇戮偕入草屋中氯見之怒以首触

其扉奴惧踰垣出氯以鼻楼收擲之颠

其奴為事之所未有者有司报氯而问之氯

一少妇至寘官前而自愬於其侧以鼻触妇

是義氯也贷其罪别选奴以牧之事見近人

渭其說信也宦渭氯能嫉邪去恶洵識人

認姊作父而又以报逆终州人而獸者耳視氯有愧色矣

楚雄記

檄廣之变自平南王尚可喜始也可喜者有

浙人毛文龍在島上收聚散亡自相部署因為之帅所謂

敢仲明皆歸其麾下為厮養卒渐至列校崇祯初文龍為经略袁崇煥所杀江东

兵溃可喜并舰海至营州时有闲营人

营地之議帝府收為僕御孫帅绸孫中

延元化統為撫軍將領信至充愛仲明命帥中權而友德以饒勇闖未戮揄关征兵當
友德率以往中道兵譁友戈圍登州仲明奔孔門盛王挑元化勦靑為主元化拒不从友
德不思三維之归朝遂揭城叛我師還而攻之久之粮尽至人相食寧越無所之復乘
舟航海乞降於清封友德為智順王仲明為懷順王可喜為恭順王皆以金復海蓋
四衛三地分食其次候治元年甲申清兵入關吴三桂迎降封為平西王開以寧錦之
城之众命率之征漢改封友德定為南征仲明為靖南同征粤东
仲明軍中私居潘州逃入深山當死中明望漢行大吉安中夜饮毒死子維武領其兵粤東
平逐據其爵与可喜並居广州友德平粤西桂林漢南孝之國兵至城破友德自
刺死俘能未其子執於漢南一女四矢二子並婚
归正能飯其父兵还居粤西修郤往居國三桂平漢前兵至緬甸招元朋来降絕矣之进
爵為親王置長史官屬時辛丑康熙改元之歲也三桂之所部視三藩為尤桀驁
收諸降將兵益強漢地国歸饒三桂專自封殖广默國社田三利又鹽和西安民穫厚
其累世財宝無算奴婢數以言利進貢天下於國南方既平漸後節省上意以廉倫為憲則内帑漸充上亭厚恩待視命各
朋詩至是漫議以各鎮兵諸藩内自疑及可喜疏上果三撫可盡撤行上意三於
是終我子精忠亦上疏辭許之三桂不自安亦上疏辭亦許之一時三藩並撤举朝意

皆雅之而上意方饒所注重在三桂疑其素植党必為游說以是相顧莫敢進言者大司憲米
斯輸希旨節制力贊其撤纲是後三輩卦漢趣之相屬於道命具舟徃待於武陵三輩
書聞矣三桂以仲冬出滇城行未一舍其下止不進傳檄自称天下
下后陽过武陵至澧州止不進傳檄自称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周王以甲寅正月即
位僭号周元多仍用平西親王之宝玉以示信識者哂之上頒三桂反璽下詔止平靖二藩
毅行可喜奉詔精忠亦发兵反当是時湖南州郡望風送款長沙撫軍盧震棄城走
荆南漢江被城素無重兵人心恟懼時服之下奸謀叵測蔡公以死自誓捐俸募民兵
江東陣校裨將吴士吴将中軍訊附内外防禦甚嚴
力也秦贊鄂善奉吴命集旌旗為滿州所掠善
大漢道阻於荆公当之共治軍事寬嚴適宜不從善不悅陰謀阿公意誣語三公已納漢
於漢矣嘗一日表甲入公室公神色不动善色阻而退候城郡王至公上謁命公解佩刀而
入止从者於外久之王察商語忘意乃解善首献
餉至力解之善哭漢調入秦謀乃不得行公終不言善過或回衰歇公德与吴亮善
以女孀亮子女哥失时亮久死而亮侄国柱三
深覚有度不形喜色惟出入佩刀不去身妻妾室中各置弓弦一解刀一戒視緩急用之可
也荆南宦者徐子楚公輩闖漢警皆跟漢东
矣公遣来疾一戟撤隔之仗心膂之及三桂反
志毁後其言成人私議副之用兵秘不以聞上賜
公素表上疏總心請奔丧詔不许督令出兵先
至荆时三桂踞澧江上来設備王师至欲渡無
沿江列戈矛望王师遁不敢渡上天遣当
口水师会於岳陽之螺陵矶九月公遣人至松
感死余行平回我四年滇楚為衰敝云也今
公毁其子方在老疆闽去不平国难不赴

交道不終義不忍也且吳烏知反起兵半載奄有湖南黔蜀之地不能越江一步鳶烏戾飛亦無能為也遂行林子世國以傀文公畫一幀贈別公題畫詩有三程山中彭澤酒片帆江上馬當風之句舟次馬當上流逆流甚久商旅不前是日大風雨予舟楊帆順流而下日行流連有頃即抵湓陽居民方奔竄覓食舟至舊以為自天而下也舟中即事賦詩因憶文公詩句若為識云孟冬拔劍南暗公傷其以出師告仲冬自荊南經行凡半月渡江至蟠塘鎮止焉蟠塘鎮在江東下日行流連有頃即抵湓陽居民方奔竄覓食舟至舊以為自天而下也舟中即事賦詩因憶文公詩句若為識云孟冬拔劍南暗公傷其以出師告仲冬自荊南經行凡半月渡江至蟠塘鎮止焉蟠塘鎮在江東子岸距高士馬被楼極以樓尚喜風子岸距高士馬被楼極以樓尚喜下日行流連有頃即抵湓陽居民方奔竄覓食舟至舊以為自天而下也舟中即事賦詩因憶文公詩句若為識云孟冬拔劍南暗公傷其以出師告仲冬自荊南經行凡半月渡江至蟠塘鎮止焉蟠塘鎮在江東子岸距高士馬被楼極以樓尚喜風子岸距高士馬被楼極以樓尚喜

公曰滿洲密議我輩不得以聞也又曰軍中傳說諸將討蠻之三柱相識日遠後持步至潯柱之三柱疏請江禁令弔水陸並進亦枕漸而已尚善當云三柱相識日遠後持步至潯柱之三柱

以嫚罵枕席之王輔臣反於平涼軍中傳說諸將討蠻之三柱相識日遠後持步至潯柱之三柱次之滿洲岳餘時大雨雪牛馬道斃死軍心斷絕諸將討蠻之三柱相識日遠後持步至潯柱之三柱

王升小有動搖刑以來終日憂戚林陣手擎以為乐書及參至廣卜之爲納妻生子不

門林子為福能態友逃去朋友聚散死生之不可解嗟哉自是世有書云記

公相繼以卿聘皆侯許武經之亭曰我不負蔡公也戊午春三月三柱稱帝於衡州改元順天招納降附征漸引區公為經安撫軍統諸路兵公辛車先進破神龍天塹辰陽不旋踵入黔三年而吳逆平公功第一說大都天下

客有自滇極王偽文幕中來者云蔡公初入黔南每出駱步甚威滿兵不敢道公視而想之滿帥數釋不問蔡氏以賓倡和之日無虛日相與公自往告滿帥請罪之帥拒之相爭至面紅耳赤而公卒至滇訓事完後乃歸之說出矣文意主公在上者右有知之日何如耳

轉益多師是汝師古人謂始之后子學至滇訓事完後相與是織造必問而察公不說也上意相與是織造必問而察公不說也上意上熟注不悅左右皆趙出有屏間親者見猶厥動回撤之三御前撰三回察疏其上熟注不悅左右皆趙出有屏間親者見猶厥動回撤之三御前撰三回察疏其

為是者再王公聞之曰蔡所軍其不免矣也尚有三日人中道此者并盡公生平大度能容小過

移檄至王公即差疏抗上回筏上安心經之也閩公去滇時仁者凡三千人其出关也尚有三日人中道此者并盡公生平大度能容小過

皆滇以後其次已甚內則主人当總公之側而左右主直諒之友良至斯騙滿利必度良可惜也

一統志三卷龍江在開泉北二千三百里物產馬鹿麝香黃蠟志稱龍江在開泉北二千三百里物產馬鹿麝香黃蠟

仆外通里寒冬積志稱龍江在開泉北二千三百里物產馬鹿麝香黃蠟志稱龍江在開泉北二千三百里物產馬鹿麝香黃蠟

吉此已至開泉三驛及額泰寨福仲衛義通三衛者又以開泉東北至柳江海西一帶吉此已至開泉三驛及額泰寨福仲衛義通三衛者又以開泉東北至柳江海西一帶

金之野人女真分為三百七十件衛所隸於野人女真分為三百七十件衛所隸於

都督統之而私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又立奴兒干都司於其北黃欽三衛都督統之而私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又立奴兒干都司於其北黃欽三衛

蒙古有元之遺部海西女真則金之舊也野人女真最近黑龍江北而野人之名獨著其蒙古有元之遺部海西女真則金之舊也野人女真最近黑龍江北而野人之名獨著其

先世稱人真而熊氏之聞政在上以責主陽起熊氏之聞政在上以責主

檻二幼孫諸庶孫並禁中盡交其先世藩三桂死其下擁立世藩改元洪化滇城
破世藩自殺以粵西叛附三桂三桂稱戡其處出其二幼孫繫敝三請庶孫皆斬於市三桂反久年
而滅迴鄉以粵西叛附三桂三桂稱戡其處出其二幼孫繫敝三請庶孫皆斬於市三桂反久年
論尋相繼式上命案視王傑鄂討之精忠降執送京師磔於市諸子皆伏誅可喜既
輒行潮三桂及首亂而諸子在滇自稱通譚者死士
謀襲父位可喜解其兵柄以其容金充譚奏請以次子三泰襲爵三隆大怒會金
鎮剿世忠亟函列台灣兵至可喜復與之隆兵相却三未几可喜老病死三隆即發兵
來先苗及王師入粵叛之渠魁三泰之可喜屢上疏盡發諸子逆謀狀伏誅粵事

鄧西林

鄧西林（朱泰一節）鄧演南之孫一時翅勇成
筮役談笑克敵而不及兵事及喜促不得已請將暴公隊統回先大父用人矣鄧氏
模範御杜甲仗惟先夫豐河至於丹机難州特瞞變易惟在監事廣決安有新之
机謀而能勝人者哉惟服他的哈軍門（元生）董將軍（元）皆出其幕為一代名臣
此數人至其家猶能酒掃饋役其家亦傾心
書南園先生事

先生姓魏氏諱坤字厚注號南園云南昆明人其先有名鑑者本籍洪江明代武
勳王后親戚化間以姓幕至滇南會司理監太監錢能出鎮三南以其同姓厭引
附錄能之避禹危色西后祕去仍還昆明八自而至杜忠文公生五子先生其長也少
穎異刻苦為學中乾隆三十七年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翰林檢討館清中秘書
文名籍甚完國史頒賞修之改四川巡撫
史稽查重倉事務遷昌道二年二月巡回和尚
几百人而牲不及陳而巡梅軍流先生妻言冒險行抵固堵由王壹注酌法營救
但查臺望為舊同時署沉實而署洪甘總督臣奏同城官員毫無阿見誠使早

發其奸則播惡不至如此之多也臣雖在利
利令嘗辱甘受而慎臣瞻徇回護不
奪沉酣先臣台陳衙門自李湖芳在任后無人敢言事者后無何漫劾山東巡撫
國泰吏事廢弛借納貢名令餐參獻者臣后之二年秋州縣虧空累累
問且言嗣後務在皇上勿受貢物律天下皆檢無以藉口上覽奏即命軍機處行
訊諫對曰御史例得封閉言事臣有見聞不敢不告也已而有旨追回軍機大臣
和坤劉墉諮詢前後查訊山東巡撫伊江阿臣時
為先生高及祇山東境而和已早投意於
到山東再看惟劉墉深知其奸與常與先
劾彈劾第抽盤數十萬無確狀可也和
封劾多係因公案色銀臣奏請嚴
台諮商來缺大吵回臣來即封入告參
復政臣易馬性盤他委亦統案臣之
易簡偏好文刑部治以罪上就之以
少卿轉通政奏回到後上亦名對便
事務尚未外墉知之前一宣旨言於諸生
慎與言也臣到南回已將種種舞弊事奏矣諸君
士一秉至公士子莫不感服台灣科其滿
有旨伯語丁母憂回籍仍補於
張會即委員即交督撫而於六年
又丁祖澧公憂先生在籍閉戶讀
十八年服闋此上先臣三督浙南時面
奏又有隨表奏謝並出首逮捕姚
冊請事移至巡撫衙署亦而滿再
以銀酒五年隨督查辦而不行查奏奏訓
任上回滇物復尚知特正若加

恩以主事用监户部江南司主事到見奉旨以員外補用即補户部江南司員外郎
後奉旨授湖廣道御史時事机大臣私
意開邊之漸先生上疏曰軍机大臣之
權至重机務或在内或在外或在南或在
將来必生事端洗南右門五指揮僉書領到見之例所以重上加重
大臣不令与百官言語三回之以後慶抑降僉正每日清早於与内監押
從前高云从之事端洗南右門五指揮僉書領到見之例所以重上加重
然舊章画上軍机要其回明圖办事九
臣調銭糧神廣甚急即命軍机章京上行走中書科何大成桂以下俱称南國先生
不以名也惟和坤獨兼數職特賚高雅所六十年乙卯
慶澤深陽九月还京偶感風雨遂病
伏枕京中諸王貝勒大臣皆遣人問
病湖南湘潭人也乾隆辛卯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
生平典試山東三次會試一次生徒
遍海内其在京師者每歲正月必
一錢祝公壽又之如即也其風誼如此
雲南臨司

前清雍正時雲南藩司某方伯到
文部五日京兆時温谕有加跪出
若驚且喜且疑私念封疆大吏生領
京師獨立一面臣秦何意拜此賜心甚
已暨一日大相碰大喇恩元夫人有喜
有加此卿所當知朕心也語時隨命小
昨日陰雲之兆矣方伯領旨归寓
潔一剣子歸隨方伯子歸依皆記方伯
中垂無方歸心松隆安如尾垂有保事机
汕小心翌矣不為所餅既甚知己思
伯因畢平流寇時仍據然一若对趣左大
蓋憲之為盖清世宗最長鋪張揚方
力為霧家私隨左一方伯受之植位二氣
吾有一時皆趣以下皆若老到左增益慎
之訓事對帝王之权術何至衰慚百僚
人所述也

楊玉科

楊玉科字云階其先湖南人父以开府
湘潭其武勇有謀其歿也楊方撫剖松討
騎射貴不至而去之昆明考試矣闈
投之毓矣事勢既云昇以六營令楊
且授之重兵三科公不自安色以偏裨
亟者何至言亟戒其下曰有言玉科
深感其恩蓋以死報陳自而破其堅
衛清以功擢提督時令楊討猛
入駐鎮南矣值以重兵授之就民意之
先生石隐前為趙州令孫渡歌人也
太朝經国子之事知州事方深為之為政簡而又子
池青記時左臺場急白如不亟在署之七尚能徒步
与太前寢差中急令亟山青平安
不能而涌声朗之矣三句九食前数
也通西通羅天池視图先生以請生試以

山月江中僅文銀三百用而士卒三千人居無懷帶食無粮幕府徵
稽戍期未還久長敢冀援已夜度不可聞明日矣而大帥又寂書令其圍龍柏降
之倘書復告於戰事決計要下而急物易其帥而此書亦未檄公也公獨慷慨與不及其帥何
此書亦未檄公也公獨慷慨與不及其帥何
侍郎是檄效演言之而事稍白於物易其營文正公復為公作碑難嘱記乃稽始書於
為時無正人君子亦未書不表公也

那妃墓

在台仙掌記云南府城外高山西距城隅有那妃墓
故名相傳妃即國色吳梅村所作圖名吳
青高山下圖之是不得前據荒蕪中忽
陳似有人家思往借宿至則朱門回开玉
良久而去導入东廊如設食精潔飯已有老嫗出問客操吳音是
何鄉答吳出吾之少生姬秉性而出蕭客登
証悟來降隋而逝回妾即那氏埋香地下百有餘年時移物換耶識孰平念客
墨妾回鄉有小詩十首求名情描因命作
鮮死難復當年於三佬宮邦何等客之盡之義曰笠為自盡天子一聞至泪
經妾舊時所居宮名也取案玉笛一枝人
居兩自年之感君平我高山下今若平原舊墓田莫命運郑出財东方啟明何之
吳宅僕無所見惟四面隐之若有垣牆語
親其詩義則多年似紙酬平歟復墨
刻圖圖遠詩記諸其事东海刻古石像會作圖小旨劉傳奇孫失其真亦
人將敬臣物余記如此圖紀其大略至其
隐皇象石天授道家書物十八色墨手
蒼化戴洪小傳

戴洪字德玉雲南昆化人幼任俠好武剑走馬日与諸無賴游及壮痛悔前非
發不与往还闭门勤学日習時義云原試屢作洪思精制義程朱之学升堂
与諸詩人遊不數年詩名籍籍一時有薛
名纏利錄舉鄉去之當东山結廬独有花癖屢迁所
面我花开日滿院之間自号曰花奴與有五
景詩一首曰久旱連旬泥尽裂乃乾燃悔信
一日洪倘徉田野間正值日晡炎蒸朗
呼嗜寿亦口渴占一絕曰莫誅樽酒更珊
瑚參透空空等念指笑然世間名利者到头
端得一毫無和樵子非常人乃拱手叩姓名樵大笑曰公非俗人何為歌和我姓名
也我樵採於此呼我为當东樵子可也逕
过从恒与酬唱明嘉靖辛后三年清廷歌修
我乃大明赤子也安肯三異姓之朝以備我国史哉其行事係者至其盧家吳如
故而洪已遁矣樵子亦不知所往之乃相与嗟嘆而歸 滋上雲南通志

雲南大理国妻人蒙氏保和年间遣張志成学書於唐有晉人筆意故重王羲之
書規模画
何桂珍

何公桂珍字丹畦雲南師宗人以道光甲午舉人成戊戌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丙
午擢督貴州学政治晋侍講入直上書房旋
出為徽瀛寧池太廣兵備道時則安南
省亦阻於洞副使都御史表公甲三軍臨准擢督和春公巡撫滇公軍廬州
公当三冠不克南渡表公歎賞公以兵西会勦師相公亦具疏荐公亦
勇出征公私匱乏担傷百端卒歌濟事二百餘人三年之以五重霍山徽陳漢兵團
勇三千降人稽誠奏勦盖以十月二日大破檄匪李此受於城东追至麻埠又五日

楊玉科

动因劝自拔双元回我等失事於此非得已兼维归后同治十年双元约降内之竟此同公报者保意物平城之将公之攻大经小深已也回回作降誓愿全礼拜幸吧之心动命後之伏诚四起公平及二人马双元等以私憾公仇破回城据汤痕恻初数念无端初今之各思报性为勇而善杀尝杀人报仇等公悟其才律不问与贵人争贾名顺回经脂色盛睡双以寿有去留义当事然公当剿抚如夫人生从犯子汝罪其又加续录一篇纪诗山战陕云副将名者保聊剿立多以公死於陈胜大有功

宗汉信公遇云子材漠诗山丁根与此人战陕

畢金科

畢公金科之恩侯云南临沅人以征打化当国才赴湖北军营效命於天门丁司桥累敘至元帥都司土月富公国富擒拿伪逆格云

汉国九江明等匪自称机刘昌王公国才回军援鄂公通梅格云所留其后格公物故公以镜富赴军营效命百连开之他江西也连开之

陈克耀湖南人初为他部千总从征打化当

漢相國蕭曹世家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以會稽守相從高祖定天下攀龍附鳳日角重瞳固其宜哉及遭遇時會剖符作輔漢興講文武之道參與蕭何為法順民心以一統垂業後嗣可謂能遵職矣

李相和論劾奏

李公垣字子房仕宦甚顯而治城府西陽傳至李相諱和論劾奏中其先仲敘從武宗討平僞藩高曾知名家筆信史多之南寶府傳至七世元任河城又傳至朗汝任十三年公年十七補弟子員二十七舉於鄉二十九成進士授校書郎府試第一子改國公子曙冲為大器三十年土司徵知勸江府事時逆瑾擅政伯父公以不附瑾出為南京戶部主事瑾誅復原官歷員外郎中改吏部文選郎中出為廣西提學僉事時土官岑猛父子世襲田州猛桀驁不法公至嚴為約束猛不悅陰嗾其屬訐公公不為動猛遂誣公以他事逮下獄公既白猛終不悛嘉靖初猛為其下所殺其子邦寧襲職邦寧亦桀驁公復為文告諭之邦寧感悅改過自新公在廣西凡八年興利除弊不可勝紀

撫鎮宣府總制三邊軍務時俺答款塞求貢互市公以為不可許而邊將貪貢市利陰主其議公不能爭遂許之貢市既開俺答歲以馬至中國得其馬益強邊將又以貢市故增價收邊民所掠婦女及所盜馬牛羊以故邊民利於為盜而邊患日滋公乃上疏極陳其利害貢市遂罷

公為人有城府而外和易與人交久而益親敬其為人有識量而不為崖異故能以其道自全云

李相和論劾奏

李公垣字子房仕宦甚顯而治城府西陽傳至李相諱和論劾奏中其先仲敘從武宗討平僞藩高曾知名家筆信史多之南寶府傳至七世元任河城又傳至朗汝任十三年公年十七補弟子員二十七舉於鄉二十九成進士授校書郎府試第一子改國公子曙冲為大器三十年土司徵知勸江府事時逆瑾擅政伯父公以不附瑾出為南京戶部主事瑾誅復原官歷員外郎中改吏部文選郎中出為廣西提學僉事時土官岑猛父子世襲田州猛桀驁不法公至嚴為約束猛不悅陰嗾其屬訐公公不為動猛遂誣公以他事逮下獄公既白猛終不悛嘉靖初猛為其下所殺其子邦寧襲職邦寧亦桀驁公復為文告諭之邦寧感悅改過自新公在廣西凡八年興利除弊不可勝紀

撫鎮宣府總制三邊軍務時俺答款塞求貢互市公以為不可許而邊將貪貢市利陰主其議公不能爭遂許之貢市既開俺答歲以馬至中國得其馬益強邊將又以貢市故增價收邊民所掠婦女及所盜馬牛羊以故邊民利於為盜而邊患日滋公乃上疏極陳其利害貢市遂罷

公為人有城府而外和易與人交久而益親敬其為人有識量而不為崖異故能以其道自全云

西省有記載，其歷來商賈不絕，而不知產茶，即近世也。新興縣有茶山，產茶甚多，味亦佳。又大理府屬茶數種，不及普洱遠甚。滇陣云：於鎮南關外

普洱茶

普洱茶，產雲南普洱山，性溫，味苦，壅塞，瀉痢，消食，解毒，療瘴，利小便，去痰，清頭目，除煩渴，明目，止渴，生津，解酒毒。

普洱茶，出雲南思茅廳，茶樹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葉似茶葉，而闊大，採而蒸之，壓成團，或圓或方，入藏，蠻夷用以代茶。

各屯夷茶

各屯夷茶，產雲南各屯夷人，樹如茶樹，葉如冬青，而大，味苦，性寒，解瘴毒，消食，利小便，治痢疾，煎服。

攸樂茶，出雲南攸樂山，樹如茶樹，葉如冬青，而大，味苦，性寒，解瘴毒，消食，利小便，治痢疾，煎服。

茶之國

茶之國，在雲南車里宣慰使司境內，其地產茶，名曰普洱茶，蒸而壓之，成團，或圓或方，入藏，蠻夷用以代茶。

十一月定國夾燕水而軍接戰終日柰偽頗相當敦謹率二十餘騎登燕水亭小山視定國大營偽將二將久不至依希白二將追走狀定國大喜定國整軍南登而伏兵從山後出夾擊偽軍士震甲以待忽俟其至而柰之定國西行將見可望有以密謀告者定國急東渡滑而擊其橋可得生致蓋亟上不自安大罵士兵兵解從之者言定國已死尹齎血詔回追定國而封定國晉王述可望怪狀令入衛定國出血不能語回追定國所封定國晉王述可望怪狀令入衛定國出血不能語回追使臣召物並奏上罵言定國已死事可望怒無以定國何益柰不肯解兵甲迎云於安隆可望所殺害具國簿以洩忿永曆九月春定國舉兵入雲南府治城郭繕兵甲迎云於安隆可望所殺害具國簿三朝儀用詔敕可望大驚遂舉兵向別盧隨緣事眾追定國定國自將大破之擒勝磔於市親持勝首示可望大懼仰藥其下回白文選等皆報可望柰歸蓋定國已死矣不支矣從繁請先入諸定國使出黔應敵間道以奇兵敗其歸路時刘文秀已先奔定國以獨力撐拄次日漢冬十月貴州破十二月吳三桂假四城土司冬給糗為導入安龍定國不利奉上奔永昌戊戌正月口兵益迫偏定國於是請上先出騰越而自留磨盤山當敵磨盤三千伏箐崎阻深定國築棚左右設伏以菩屯山後擺幌恢口兵行數日伏兵鏡起不能久持令右將軍吳三桂領漢而已出騰越而屬行在已入緬定國以緬人情漸消散有奸人猱內情於三桂三桂乃分精甲參伏而正兵由大路平行既戰定國前軍漢揮漢軍絕出綠乳我口赤傷甚眾追騎相繼定國退駐騰越乃令騰越相猗角以重兵守閑緬知之人在外必悍悼心不敢犯上文選不與同心歃回大事事去矣乃從五華定至孟良屯數月漢兵猶々來集而孟良畫憑定國勢大糾眾來附可望又時時以書

致諸將帥言降者皆得厚賞以是人心益動據定國方還戰爭孟良而元江已為吳三桂所偏可望說漢臺吳黨竟受降於口經略湯永曆知我軍老實困分兵二十餘萬分駐進一由川南入衡大理一由建昌入攻騰越一由廣西入攻平越一由四城諸府南而永曆自將重兵庚子九月文選拔雅令江使使諭緬皆被杀文選怨及之緬人亟以砲文選不支走還至彼者竟矣文選憤而退定國於是與文選合兵兮西東二道並進望阿瓦進發十馬中瘴死者日衣定國不欲益前進遣緬於瑞弓水為胡繞三匝城其顛定國拔喝剌江為浮橋以濟馳諭緬使送軍餉緬不聽乃進屯洞怕文選屯象腿相距數十里緬大出兵與定國戰定國不利文選潰狀馳赴援合力擊緬々大敗天酷暑士三十不能進緬復入寺定國謀渡江使使赴馬得狼井角造船為緬所焚定國以奇兵破之絕緬粮道緬要我軍他徙乃出事詐定國不得已許之而隨行官吏多自相攻杀定國計無所施未幾緬酋弑其兄自立杀上從行官沐天波馬吉翔等數十人定國以十六舟渡江沒緬不勝覆其三舟乃與文選俱引還洞鄒而文選所部將士恒意偏文選出降定國追三不及投刃盡殺之吏口兵已部署進偏定國三面受敌杀三桂自望瓦進檄緬酋使送行在詣營緬遂報上送軍前定國聞在洞鄒圖再舉嗣報憤哭憤欲絕乃部殘卒出五華屯雲南以侗上動靜並使使入車里遣罷兵圖入計用兵事專孔甚冬四月二十三日三桂犯上上崩於雲南府定國急還兵已無及圍緬素敬畏號踊往跣槍地吐血私升遜杀尽定國乃命我設醮表告天自述生平以誠事主如歷數已終乞速殤定國一人死毋殃众民害未幾病作六月二十七日定國薨

柳營

沐氏在雲南歷世既久圖圖亦願一叫覩如一統志所載西湖九龍池等處俱有墨跡鉤摹在西湖者名水云御亦名西湖中有諸島環統名鉤故名左九龍

池者绕柳堂其地亦称梁海前高明州知州
此地诗云默言开国初风烟怅寥及绝世不
斩之久字起稍乞武功辑宴安媒禽毒台观
鑑碧满野灭烟独擎戟神君並称厕盛奴
厕笑艾纳多藏鬼瞰室甚固盗肱箧国
深注珠沉鱼网刺叙牧物稽玉事更
沙献土菜国不收魂晒乾金玉堆每笑受
遗蓝狱楠连梁几人保世業繇延至天
牒三百六十匝刹除龙漠叔此意问水源
普盛裹俯仰悲悦亦尽情致

倪蜕

倪蜕若松江人初名桐子振九初往巡检甘
知值三桂等事竟不为屈云置腾越州同
又为吴三桂伴及其受纪三种物数大值
奏一乞师西征二镇秦徇蜀三服滇入缅四开
书成於乾隆三五十九年

刘健

刘健江西吉安人父崇子西来以治己丑进士
知值三桂等事竟不为屈云置腾越州同
又为吴三桂伴及其受纪三种物数大值
奏一乞师西征二镇秦徇蜀三服滇入缅四开
书成於乾隆三五十九年

刘湘

刘湘者富顺人也字文秀以缉私事北屠建言忠毅请根查盗厉颁於乞贵敕入
蜀之诏格而未行命西征缅向征建血悍死难作湘事未及泪为黄冠以终
贵屠数江府儒之河阳著有淳溪信笔又别为特缉纪事一卷事亦可乱

事甚详情未之见

叔永馆

冯甦来叔永馆一书纪滇事粗备读之云南
当有闻而笔之卷亦云再未所据依其纪疑
滇缺忘得亦馆再无之又纪中伪僭十三
已人他如大臨卅山迤平始末记二伪馆
臨洱人脉沧戍建士梁熙之年同理最
史时盖乱绝载录与略之洞而据以奉
状者也毛大可傳流冠多取於此别著滇

者二卷亦可贵

纪载之书(滇事)

陈去病云纪载滇事之书以平所知
铢天授出二及流冠始摄事起甲申訖乙酉有序亦缺
十二卷盖富山人撰有叙缺山人李雄
止城短即位国筆非也按厚国滋有续修作者何人歌论
九山志尚称有续修作者何人歌论
不知其何如滇铺一卷程封撰有冯再来序大略皆其人宦滇作诗文也鸿豆山志无
卷知释大错按即钱邦芑国史滇为僧
人亦纪三桂事

诗僧

清僧宏眷居雪呈贡人名读徹字晃晓奉
澄洋推为祥子中第一歷游江南佳华山与
師衣鉢重興支遁遁場声名藉甚著南
陈西望江夫合抱龙六代荫乘天叶三更
仍称臧上卷不土当年谁敢堕一刹代尽
云龙法中卷语向真意乘闲卷剩闻身宗
实慶都成教慧業頂来不可優

紀社老應宗世相青山我但共詩人經成
如此

孫可望

流謫孫可望遇湯泰永厥帝而陳示任臺一時民皆收為腹心有礼部王事方於堂
著權編修記事尤其為可望揚國史孫復言帝為禁錮又為定天子圖傳定明儀言
國事殺復降事共亂時事前北宣自私心所歸方於宣馳書於錢云款到保薦納
以一統志修史為事事前件希望卅廢書未成續至滇以湯迫處死人心称快

胡國柱

胡國柱字汝卿幼警敏有大志且善詩文人贊逆藩吳三桂之女為婿与郭壯圖吳亟
期相友善時以恢復宗國相礪礪陰結廣西土官馬寶沐啓新等張國柱李本深夏國相方
先琢為洞冥協助成三桂之舉事敗國柱與三桂不協事敗國
北爭嘉陽南略金陵應相基方有所託
柱奔昆明走雄酋沐天波相與合兵戰再收逃
詞八千餘言沉鬱頓挫亦古風杰作
余無緣不獲一讀云也

九龍池

昆明孫鵬回水訪沐氏九龍池別業詩極傳恍詩云伊人日以遠剩蹊日以荒盖
十水洞白石參差擁等捏寺池心堤斷小橋臥面垂柳洞垂楊疏森圍斜岸蕭然一
乃爭居池魚淵人亦樂龍會謝浮
詠喜水勢僧所惡遷址望郎非碧流淨如練蒲花擁寺門蕭
蒼千朵紅於燕花間鸂鶒彩双双去漫村鼓霞在衣酒微風起暑散把酒

龍女觀音此佳居此時倾盼興何如言成厨指
升我帚言南行厨欲有託子弟由来纯绮多仏
有心人先好心色眉妖嬈动状深仇敵惜身酬
卯酷丽色仏赦遠近闻妙成眉目原如畫自報
酬千石衛心衆松摇恶女日相胎揮尽意中衆
妹為心知来酒肆明恩神恩事渠勉諭魏原子
夫鳳眉雄會起共稼力婚出当侍一民高手松
宴漫集国之者脚雖會瞧如恩馬翔振多
就幸朴妻心有恨世亟衰三並滿時胸中恩東
女生成有主性勇力秀安王府開果然樣日將
鬼知的胸勝国無府恨且元他年討恩中那
害居奏落元三東元和消残雪元兩清俗
念施不待成仁已盖板帽恨清薄言有圖
後由天信非偶先僊百歲似水仇不成石亦
不揮意元琴々地性然言落城西林已去
慶湖隐人
陳園園

銀倉玉叫之東金馬若鴻之此有山高僊身云青名曰皇亭
抱真子而三前為婦恒一遠古於千重皆如百年物相依為明由柳故官即吴三桂之言
殿遠仏也帝為言门石級如百重事意生遠不堪而言高僊大之規模国
可令人肅然起敬且对之发未泰流杂之感山也由石細而折而南利流為十千门苏
国国之修為也也陳奉為主广名沈之子四

7-10 李少薇

姓盖以陳着吴王未貴时寡其名齋千金聘之然聘以未至时陳已為田自主私昵
由昵女田妃饰陳但御未復青仍遣还田氏值以才色自居既未得幸矣恢宗居恒鬱鬱不
乐聞三桂當以千金致聘心私感之值鳳則日偏田昵夏免無計陳乃奏間請昵延三桂於出
家姬侍酒以悦三桂借以要結三桂為衛昵如言行三桂至親陳行酒悦三而未得計延
遇事警报至昵大驚惧三桂机杯言曰前僕以陳圓之恩陳者保公合歡共金昵如奈許之
陳盈百三桂自成陰奈都陳後活倒手逸清兵逼自成陳始城还三桂受清封徙并漢
乱而陳圓之名乃隆起城破昵心死陳圓失於陳圓之手蜀帝良玩玉石俱千蜀餘壁衣陳後清兵
投耶的鴛鴦良玩玉石俱千蜀餘壁衣陳後清兵逼自成陳始城还三桂受清封徙并漢
意秋娘易老恩能無帝而昔日之美人受等之傾迫不十年所就色減衰矣范之圓
乃不能漢如前見時之龜丽矣斯時三桂復得盖人如業利屋而居晉绥未衰於是三桂迎
有此回来不回之圓之迎陳圓之之绩迎而迎見仍
列始而始終如而自解終而公生厭世恩想乃請
春良之所盖敵寿門七俳以了残生不称并以
有不悦然始拒而終許之言门之外石级之右逆
台心謝世称前此報之回哥帝百姓宗家已不
世事除倩女四人外宇能一顧應山真面者日惟
寺女庇入宣誦经或对美意日此三非能有事
活而名以观世者因登物可以望見風吹之
名施在有月门外驗能倩悦如盖是来入门
出華世折々棚最精致倩大理若為之盼到
佛意世水月观音像四面有棚可倩而望三且与
秋佳同禮深人静吴言墨经如来三桂闻三亦如風
动幸於青深源半窗稱話而至陳慶一盛陳

即位三姓回宮未言朕事佛法在我雖為王不過
國之數回無私所笑故耳朕雖為王未為王故
係人疑若有未全心而係人心者故王未行大事之先而係朝臣
朝廷和疑則有備知則難攻事之成否未
功者切有疑之可乘而無疑也納人和
之可乘妾初令匡胡自立而王妾之未
漢胡國疑而漢而生朱而王妾重王
人心懷德有人和之可輔妾復德
乃欲以鍾離昧之首此為先
非計也妾人女子之見維王圖之三姓得
係以自係白髮宜勉強朕未
在咸更開未圖之別言汉故事
主使書王陽迎海則主使取
樽酒論文當和靜月明三絃推

滇事拾遺 卷六五

地350
945
13
42

滇事拾遺卷五目錄

錢邦芑邹氏三節婦傳
繆彤王公宏祚傳
倪蛻馬烈女碑
王崧楊烈女傳
趙元祚李氏雙節傳
趙元祚李孺人雒碑傳
陸繼輅各傑岐遺事述
明建文朝書真跡冊
檜當山水卷二
檜當人物附許子羽詩冊
趙壁玉粹山水冊
過峰道人蘭花卷
閻東白自書詩卷
楊正伯自書詩卷
錢南園感春詩卷
錢南園陪坐位帖冊
錢南園書論德論二幅
打不死
和合拳
王節婦
朱嶟秦檜
劉韞齋自書詩帖
高鶴年雞足山遊記
滇畜產新調查

7-106 香力藏

白丁蘭花冊
王在晉五華山記冊
趙玉峰舊作真跡卷
錢南園書過峰畫合卷
錢南園陪坐位帖屏
仙拳
雌雄樹
離情拳
吳三桂重脩圓通寺記
高鶴年雞足山遊記
安特羅入滇採集動物標本記

遠東報雲南遊記

重脩寶峰山佛殿碑記

九保里賢錄

吳廷幹雲南歷年地震攷

九保沿革記

李根源曲石雜抄

滇事拾遺卷五

昆明何小泉輯

錢邨芑邨氏三節婦傳

先魯妻教氏妾楊氏李氏教氏孝廉邨先魯先魯艱於嗣任祈陽令復娶廣陵楊氏及同邑李氏為妾邨以計典調任還家累歸里赴京補選舟次銅仁為苗所刼溺死教氏與兩妾年皆少無子女聞訃之日即与兩妾長齋礼佛同志守節終年生卧一室維至親罕得見時滇黔迭經寇訌丁亥秋兵梓至劉刼教氏聞之商兩妾誓必死即製素帛三婦各懷其一乱兵知不易奪止掠財帛去竟無犯者然三婦益貧落傭僕逃亡略尽則辟纏自給傭鄰婦代薪汲戊子己丑間斗粟數千錢人相食三婦至食枇糠苦益甚而節操益勵郡中人不敢以非礼語相及者後忽有平番土官慕楊氏色以先魯嘗逋彼債未償欲聘之楊氏號哭三晝夜勺水不入口事遂寢其後送娣者屢

楊氏兩次自縊皆以救解有偽參軍以威脅至縲紲之楊氏飲藥死逾日復甦自是毀容自絕無之教嚴氣正性人不敢輕犯遠近高其義遂無敢再覬覦者然楊氏日哀痛未死屢轉數瘠且病未幾遂平教氏李氏殯殮盡哀既葬復閉戶自守至乙未九月教氏以病終李氏號哭過毀遂得疾卧牀不起相繼而亡恩唐人言之多矣

注此者錢邨芑曰苦節不常有乃一時淨三人皆又葬於一門奇哉要之三婦實此有極難者無子一也善貧二也遭亂離遇強暴三也嗟吁士窮乃見節義非百折以成之三婦節烈何由而著哉或曰教生於礼義之家其貞操宜也楊氏寧微而志尤善矣別為傳失二妾之烈非教氏倡不成述之以待后之尚論者

張吳王公宏祚臺誌銘

康熙十三年九月予告先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加一級仍支一品俸王公自金陵上疏称老侄疾以馬旦旦夕先朝露恩無以报國恩惓惓以救天法祖圖治勤民入告天子覽奏降俞旨慰問於朝天子感悼詔議卹礼加有特

賜之誥誥曰端簡明于奕公於金陵之口江山其子工部員外郎瑞以予与公同朝久熟
言公大節請銘於予予乃述公世族官爵及生平功業行誼言論之尤著者而誌於墓
為公諱宏祚字懋自號玉銘以恩其先大夫一號恩希先世陳西三原人諱敬公諱恕廣
德公諱承裕相繼為明名臣成化間端毅公從子順敏公始家於漢之孝昌公當祖良
弼公諱廷相祖封文林郎贈奉政大夫崇政公諱信久瞻雲公諱國治為曾祖妣華於
鄉起家刑部郎中歷治皆有治聲自當祖而下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當祖妣任氏祖妣吳氏祖妣郭氏皆贈一品夫人公敏達
宏碩自諸生時即以經濟為學庚午登鄉書丁丑副南宮歷官戶部郎中督餉大同
本朝定鼎糧公尚嵐兵備道順治二年以才能召至京師仍官戶部郎中公博通書故
尤善強記于天下州郡錢谷之數一見能識不忘時故府圖散軼賦役繁清司農特延
疏當公久任纂修賦役全書加太僕寺少卿十年擢戶部右侍郎
十五年特晉戶部尚書十八年請假回漢當
調戶部尚書公在農曹閱十餘年辨精事力周咨博訪以定一代賦法酌盈縮之平
權授受之當釐正風弊興復舊章凡程祿未等參奇之令悉損除之正田賦係
役一以編審冊為準書既成上之世祖皇帝其大旨在愍畫吏之積侵杜貪胥之私
派旦使皇上知閭閻疾苦小民紀綱徭輸之纖悉而起部徵之思使小民紀綱徭輸之纖悉而絕
侵漁之擾裕國紓民有典有則世祖御製勅諭載於簡端令永遵為式此我國家
事之大而公之首為裁定者也故自部署不數年而至大司農蓋世祖特以計部任之矣
一日御南苑召詢天下錢谷云入之數公条对猶浮要領且多呼數陳世祖嘉悅久之奉
朝數十年來內外冢佑稱大司農者必曰王公公洞達天下利病奏牘不下數十謂
安民生在首嚴私派詐殘兵則首嚴冒餉可謂要言不煩着矣又云水旱災傷
望恩甚切有司查核經年始报今後一行报灾即当疏請又云今日民生不善
於正供而善於帶派乞諭督撫加意慶賚時以漢南初入版圖疏請寬兴以
廣文教憤署員以安民生又謹列十条大旨以該重鎮糾丁田卹士紳撫土司寬賦

制為至要又陳五事為司過宜久任州縣宜部選授誠宜解散荒殘宜軫恤糧產宜多設陷切中時會疏入悉見施行公遇事洗敝有識商堂有大謀大議必正色抗言務求至當不隨衆論為可否衆論西年會以星變地震求言疏回星辰有定軌今星其宜忽見則天失其常矣坤道主靜令條尔震動則地失其常矣六卿各有定制今更易太頻則人事失其常矣挽回天地之變首在審慎人事之常中外以為名言濟粟自通倉運入京倉車輛之費以萬計議者欲于水次令各藩支給可省朝廷轉輸之力公曰水次又給是又者艱於舟運減值而糴則狼戾散載於四方者艱於陸運支給於京倉雖有糴

周貧乏為善日不暇給公與人忠信誠篤而泰山喬嶽之概溢于言表溫恭嚴恪終
日無懈容談書至老不衰尤精于鑒板順治十二年三月充殿試讀卷官以史公大
成文首卷梁清標傳臚第一康熙六年會議試禮命大主考取矣初緒百五十人是科
巍稱得士通達治体明而能斷立法垂憲為国之紀禮兩朝之典勳作邦家之
元老遺榮知之天格享康德福如公可謂備矣享年七十有二生于明萬曆癸卯年
三月初五日卒于皇清康熙甲寅年九月二十二日元配周氏誥贈一品夫人吏部郎中
周公良材女男四人琦官監生娶刘氏摩生刘公士林女琦簪生娶朱氏二刑部主
事朱公楊先女早逝瑜前部營膳司員外郎娶馮氏明經馮公運新女繼娶僉氏
太史僉公廷孫女瑄廩生娶蔣氏孝廉蔣公士標女女三人長適前吏部主事胡公獲
子騰驤早逝次適前刑部主事朱公楊先子縱次字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孫公建宗子
玨早逝姪瑾原任山西澤州知州孫五人世溥摩生世珂簪生世瀚廩生世維世泰姪
孫二人銘嘗承嘗嘗孫福厖俱幼公以天子命賜奠極哀葉礼古人云既忠且孝

宜銘如公者洵無愧矣銘曰景運厖鴻挺生鉅公翼我世祖六服来同猷公倒
平公秉其成三壤既刈九式維均六官之長公柄其三仁育義正山負海涵曠公
之度精金玉其言侃侃其容穆穆成功而归不激不隨進退有道卷舒以宜
和令終厎于幽宅天子曰咨錫謚表德寵說命載申奠公高原靈保無疆以裕
後昆

繆彤王公宏祚傳

康熙十三年歲在甲寅秋九月帝告大司馬思齋王公以疾薨於江寧論祭懋
賜奠三茅山之陽又踰年吳中愛慕家子繆彤為立傳傳曰公諱宏祚字懋
自號玉銘晚年繫思高皇帝思帝其先陝西三原人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
太師諡敬公南京戶部尚書康僖公第四也既以順敘公從我至滇之金齒圖遷
占籍即今永昌府三曾祖良弼父祖崇正公注傳僖德父瞻公中萬曆癸卯
鄉試應宣蜀楚著賢声兩祀名宦崇禎署南昌府事值天理厭斷晉秋曹

以議減緡河刊公獄去國天下惜之癸卯生公公生而歧嶷性純孝況毅寡言有才智識为
目十行下誦經世大略即異庙堂之度弱冠十四補弟子員庚午舉孝廉丁丑中副榜动京師当事
器用公壬午遂由蘇州牧陞陞戶部部督餉大同奉朝定最雖公尚嵐適用制府吳公麥
畧議復逋大同再歲以才能色仍管戶部部中是時軍昧初闢圖籍散失天下戶口田畝錢谷
多寡出入損益之事莫能核公精典故善殫記凡諸州郡所上奏即纖細無不明晰掌
倚
枕重如公特疏之任公竭志纂脩賦役全書及成御製敕論頒行天下令各當司
遵守瞭如指掌者公所定書也公謂百姓不善於正供而善於采派者墨吏之便於
民無便者也法令不立則吏不知畏吏不知畏法則民不得安固阎菽帛之輸朝廷悉知
自以銀雜成節儉朝廷放豁賦稅之事小民悉知自以燭照絕浸漏故裁定猶役革
萬曆間法例晚未奇細以取悉芟除之規模典則鬱然一代章程諸臣咸拱手推
讓以為能用是加公太僕寺少卿正卿遷左右侍郎又晉公尚書加太子少保旋加
太子太保上御南苑諸臣侍特召公问天下錢谷出入之私公徒容举要領对言簡事

7-10[illegible]

明數陳中窾上喜同之曰此真司農也又上論國計謂安民生必首絕私征請張兵
則首嚴冒餉至於水旱災傷刑錯恒宜速又曰今極救民生之要莫若精寬征輸
之期朝廷寬一分小民即受一分之賜明暢愷切天下頌之又籌漠南事宜里如見經
畫井然諸条議上莫不拊髀称善悉見施行国漠豁阻化王師薦平公始知親表
日月而元氐周夫人亦相继去世毁容辟踊淫絶漫慰即欲不俟命而奔天子慰留再
四勉以墨縗視事幸丑請归葬葬廬墓側上諭所司優議如典公父母以及元配一
品夫人皆于保安事竣趋還朝改刑部尚書未幾復調戶部会星变求直言上
疏曰星辰有定次今異星忽見則天失其常矣天地有定制今更易太頻則人事失其常
常中外以為名言漕粮例自通倉运入京議者請於水次支散可省車輛費萬
計公曰水次支給則受者負載艰苦在外京倉支給雖有雜
耆顆粒皆在内此普人根本深計不当以小利变法也其論於大計類如此会有主

裁州縣存留与变濶粮官运為民运者公固争不得遂以兩議上註如公指無何公遂
東屑根霸上悉公忠誌節尋補公兵部尚書庚戌引年乞休疏再上得請馳驛給
俸長安士大夫賦詩祖道以為榮手金陵感疾疏辭俸不允僑卜秦淮之上擁
靜調养炉香瓶茗坐擁圖书间与三三隐逸樵柳詩話味道忝禪以怡怡談当事無有
政務雖決者輒性就问指畫井井無不佩服然公雖退其忠君愛民之心殷殷不置
咸望東山再起而公列備弘道厭戒命簡興陽半首兩死楊震祖堂之勝以舒標抱
因登三茅峯樓心高寺玉函金軸無不探覧濶趙文敏手書九天生神重真跡拳勤
於臣而傳為甲寅疾甚手遺疏馳上方俞旨慰问而公薨震悼輟朝賜祭葬諡曰端
簡朝野聞公訃莫不憚涕嗚云公智盡深哀不露感采洛水大事無說隨亦無
便給徐析衷以理可否遇宜洞者悅服平謂古大臣風公無愧焉為但之与瞻三公
远退仓三下性名溥治膳居金陵手輯永思錄始卷讀者悲动今上御極初邀寧
恩請以廕應杖子瑾蓋公為行敦備實其天性云读書官老不輟於古人嘉言

懿行輯置之無倦公子瑜官京師手書清慎勤訓誡之格言諄諭邮亟相接闻
者得其宁諾共当箴銘今膳部君厥職官方高根宿学人亦以端简公望之公於文
蓋亦參校独精乙未充读卷官首拳史公大成类膳喝第一于未会試總裁沙选趣
越是科得人特盛而郎亦事在選中以公見知故習公益深公大節伟行在史冊千
載傳之亦奚藉文以傳但郎蒿一日知之又厚為史官紀嫩楊休其職也即不文為
餓辞吾世系与平生年月及生平言行為人師者别有述特傳其功業大端有
关國計民生者此太史氏回漢祖定天中相国何先收秦相府圖籍以知天下戶口泥
峯殊勳之勒史称何之勤烟焉端简于圖册散軼能載定斌後書報者書盡一天下遵之
視丞相何矣若我古云人趋亦治無失世趋亦廉运之歪睨亞取得平尚文詞声氣其
中雕矣即欲治得手如端简公斯能以家效治天下者弘柳三原端簡毅公持危定傾
稷社稷臣公無愧為克世其風矣徐吾观公謝高息远臨事和而能断殆末世兩文正之間
乎士君子以經学校功名治国家保令望寿祝以致如端简公斯足法云

趙士禔周烈婦傳

烈婦姓徐氏有儀容年十七字郡城周子輝甫七月而夫亡哀痛不欲生烈婦父母居於鄉至烈婦家媚魁曰兒何痛之深耶吾為兒擇夫耳烈婦曰兒自有志勿為吾也若更之夫有死而已父復強之烈婦號哭欲絕父以新喪悲甚徐為之圖烈婦季父適生日不謂此女有此節烈兒宜成其名何至乃爾不能越歲父階擇人繪烈婦曰汝母思汝可一歸以慰母烈婦曰兒亦思母但不欲歸寧至季父家一面父強之行終不肯往壬子正月十一日其父與其姑謀定以私語烈婦心動曰果終欲嫁我也預史母至拭淚而入烈母迎謂曰母真不欲兒死寧耶母曰吾憐兒年方何自甚如此吾與尔父熟計不如嫁為得所守終無益烈婦曰已知之矣即欲自盡母隨之不得脫面黑紙若無可為侍坐久忽聞人聲雜沓益懼遂自縊馬僕從迎救者至謂婦壯不作食其姑方媒氏報金多富母嘱曰慎勿私吾出視姑即來餉也烈婦閉門自縊母出視姑已閉門俄聞有聲斬門而入已死矣

倪蛻馬烈女碑

雍正九年十月初四日宜良縣烈女馬氏元姐殉節死邑士大夫咸奇之以告于令長師儒曰人負正氣於天秩以生而綱常之重男与女俱有責焉邑民馬洪烈長女元姐許配同鉄鳴珂子峻未婚今月今日峻以時疫死計聞元姐哭隕絕跪告父母欲赴喪不許及父母往弔泊三妙寸伴女元姐終不食絕粒七日而死楊易素衣白絰祀其夫家見不復而泣鄰婦聞声往視元姐左墨面如生氣息已絕墨其頁曰之之誓死靡他如此制夫死而妻殉者免矣非絕其義恐開人死之端而導之以偷薄也然非所論未婚而殉節者夫君臣之義重列於干戈衛社稷雖泛論重子可以再嫁以廣忠勇昌黎於以綱常名義為念而肯輕身以明志亦宜加之旌表風示庭庶國枝衛名義主持世道者之務也今良是其言具狀上之於昌黎倪蛻為立銘之曰大者為綱小者為紀人道整者上下彝理經千天地如德之矣有死無二有矣無成於彼元姐相彼於鉄鳴珂既將琴瑟是叶何辜於人何辜於天我儀不淑而殞其

身先王之遺行之以礼既曰行止曷其更止一与之終匹身不移豈烈異室死烈同
归嗟我高烈人倫之式曰忠曰孝其儀不忒有之北宮宋之伯姬忠思烈性日月昭
垂茫々大地巍巍邱墳百尔君子視此貞珉

黃士傑李烈婦傳

烈婦名桂姐姓李氏年纔岸生長吉安也年十六適馬蹺州岸生楊景雄克尽
婦職夫妻相敬如賓者八年会夫病耳舊氏割股以救竟不起区区衣鬱骨立痼谷前
姑侍疾無人躬縗紅以奉高堂垂廿旬不衛頭得歡心值姑有疾負不能婦医
藥湏臾割股以療輒愈迨後前没姑牀牖梵々炎苦塩甚廬不呈敬風雨朝夕
饔飧不給同里感矜憐之有功之再醮以養其姑氏峻拒之諸人謀於姑許可
氏知不免固将衣裙縫級乘姑外出倘其門懷夫木主而投環焉時年二十四嗟
夫世之丈夫能從容就義者不可多覯矧巾幗中有此豈不足以表当時風後世乎
事聞於官主婚逼嫁者各坐以法州人士歛其節聞於督学使者旌其廬曰烈婦

留看予向奉命牧是邦訪其事甚悉表揚之以勵末俗有事
茲土者之責也爰傳其始末以為民化成俗之一助云

王崧楊烈女傳

楊烈女名媛字又香昆明諸生遐之女也大父某夢人捧香入其家既寤而家人以生女孫
告由是奇之鍾愛踰於孫男陪終喪其父母善視之烈女生而穎慧举止端凝及長
愈嚴重不尚紛華女伴或嘲笑之若預知也母夏氏多病弟妹幼小家故寒素不
能畜婢媪凡母氏湯葯弟妹食飲襁褓炊爨並取辦于烈女事無廢閱年二十許字
同邑段生初烈女諸父為其女子相攸多取富厚家子弟女願不謂然父母知其意
未妥論者悉謝之父与段生授藝于育材書院見其文乃受聘幣時段生祝庶
童子科未發果以冠軍補弟子員老宿皆許為远到之器当是時烈女之父母又
先後謂香夢有徵当膺榮於玉洞也段生多兄其家法婚娶必以次相及故烈女二
十六歲未得從宦家幸西鄉試段氏生出閨患病踰年將剃己哥卒烈女聞之一痛

而絶父母急救始甦稍能起言將入廁母疑之已逐至井邊將躍而入母急以身蔽井呼家人挽之归而痛哭恐父知剋引被蒙首臥而哭將何補不如侍守于殷氏庶全母節事烈女曰微母言兒固思之矣顧殷氏翁老姑亡諸兄公未娶何以同处母曰脫不可侍吾告汝父取為汝治產之貲而田贍汝在家守志奚不可曰女賴嫁賢以生母見嗤于鄉鄰祖姑与姑可鉴且弟妹或有間言反傷骨肉思奚可哉因抱母手仰天大慟曰我虽女子亦知敬天地事父母何乃逼我至此吾祖有名于時吾父且業儒吾非他人比幸有弟妹在父母不至無依吾不能復顧父母矣自是絶食哭泣不可止烈女素畏父病始以病稍始進食越日父以責己故以侵其母烈女善面和解語婉婉動聽父母以為哀情漸減心窃喜之烈女故佯母宿楊上旦日侵母起炊母起下楊烈女獨臥也俄且上楊則门闭不可开心大疑破壁而入烈女已素服縊于楹上殉节而死矣时嘉庆八年某月日也知縣許惇竪之請旌于台司而附祀于忠烈祠虽未獲受褒言而烈氣足備千古矣論曰女未嫁而為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适归厥甫以為非孔作貞女論至与寿者類例迈出山东趙氏者論歿之備矣楊烈女之事一时能詩者多咏歎之故著其本末如此

王崧許宦女事畧

許貞女者以長次行第其家呼為二姑父諱德芳江川人由山东莒縣知縣陞高唐州知州卒歿昆明家遂僑居而二姑生焉昆明周氏再嫁楊姓布政使鹏侍養于官所故聘而未娶屑高亭先生卒于官鹏奉祖母孫太夫人及生母王孺人归里舟行湖漢失足墮水而隕訃至許氏其母馮宜人恐二姑之哀傷也戒家人秘不使知無何有泄其事於二姑涕泣數日不食時昆明諸生楊運有女字又香未归而婿卒又香詢母事擘畫井井二姑意慮其孩尤防備周密且以未成婦之義訓通之屬昆弟媳婢妻妾曲体導二姑意終不懌曰父母字兒于周氏不周氏之归其將奚归謂未成婦则已無夫何婦之成家人知其不貳之志終不可奪也孫太夫人聞之詡許氏与馮宜人識与其貞於周而養親於許也盖归於周以全其貞孚二氏之族阳之不可也助之不可也聽二姑之自決而孫太夫人竟以二姑归告於酈

之灵而妇之二姑既归周氏以未亡人自居守礼惟谨事孀太夫人及王孺人克尽妇职並得其欢心孀夫人卒二姑哀毁骨立王孺人久病二姑侍汤药无间晨昏医疗无效阖络有割肌事乃於寝室自割臂肉如拿大者煮之以进病者及家人皆不知也久之二姑忽癞瘖不任起居王孺人诘之对曰日来稍劳故耳及餐时王孺人觉其枕著颇不便利诘之对曰偶患瘍耳其女弟适尹者发其袖而视观之亲割臂疗姑乃相与泣下感党闾之初美沃其贞复赞其孝二姑曰贞固兒所矣也孝道甚大其何敢言惟是椎嗣子家为孝子则在国必为忠臣此物此志也节妇为成妇未成妇其豈以励俗维风一也归安浦之论乎昔为杨烈女又看作传云诽之矣兹不复云

赵元祚孝子氏度节妇傳

度节者昌明孝子氏之妯娌也姑孝氏适群摩吉季提元吴旸乱提元随父瑞麟勤案家避宜良山中提元死避兵所孝子方二十六岁不欲生以一子一女在前姑且老隐忍不死乱既定瑞麟携子女归始奠提元故土而季父家豐饒人恐易其志氏志节弥坚前姑益重之椎其子女咸三女适孝廉吴相乡吴音等第十九補郡弟子员大亨先娶赵氏生子天佑甫三岁赵亡乃娶刘氏归未逾月而夫病刘侍汤药唯谨大亨子竟不起距婚之日不及三月太翁姑与其节姑惴之服阕宪其廿且子非己出不敢言語刘潜語其父母探其志刘痛哭誓以死如是数四言即大哭於是集諸姻娅以前所宪者为言刘且泣且言心已死子虽非己出吾夫子也顾教子成立以見吾夫地下於是其大令前姑年且八十其姑若节将三十年乃相持大哭聽者感歎息泣下未幾大翁逝其节姑亦逝大翁故喜衰生平惮霍不少怯及没家道剥落刘与祖姑幼子佺仃相依祖姑又没毋子盖形影相弔矣甲午岁荒祇無儲粟刘纺绩纫红每至夜分不绝鄰者闻者曰此节妇机杼声也闻读书声则又曰此节妇椎其夫前妻之子也

垂今二十餘年如一日其子今亦重予試節婦尚待年例節婦之拒李沒之日其子先死孫幼故均未旌表然人莫不知李門有貞節婦者我軒曰婦人不幸以節見更不幸一家以双节見節難貞節尤難守其子三節難全以未踰月二身守其夫前妻之子則難而更難者也李門双节李固不可多得列加人一等矣

趙節建水范貞女傳

貞女姓范氏名二妹建水人性聰慧自幼喜模素不御脂粉父可望故業儒常命俗出就外傅归則可望教之誦讀貞女從傍記憶一字不遺暇則臨池子書頗有法每至夜張灯咏恰讀書稍怠即正色切責曰子當孝尔年幼何能孝父母誦書即所以為孝也可望諾開化染病貞女日夜哭泣及抵家侍湯药無少懈药经他手多不放惟貞女亲進飲之即愈人以是異之五歲時許字方礼秘礼秘父良佐死妻邓氏贅蕭伸入門伸暴戾無人理方氏產悉耗費無遺又遺良佐長子聯生远出染瘴死未幾礼秘及其妹又其妹意誠亦相繼死貞女聞之痛哭不食者数日远近鄉鄰素知貞女争来議婚父母欲改

字他氏貞女哭自縊解救獲免復哀求归方氏守志父母知堅不可奪乃許之初貞女入方氏門以為夫實病死居久之惟聞邓氏詬骂伸知夫不得其死因问之邓氏自慚不能安其室又慎祸及己終秘之而不敢言貞女欲赴官雪夫冤而事無証佐且不得实独时々號痛切齒恨伸伸惮貞女而心知其實欲以婚其侄百方誘之終不從且出惡言骂伸伸怒手指貞女額仆之地貞女憤甚骂曰奴污吾首实以劳割去其所指處血淋漓被面見者莫不悽焉方有屋九楹伸卖其六復尽卖又引匪人日夕窺伺欲以敗貞女名貞女以死拒終不可犯弟恪訟之官建水牧高君右黄廉臣東也德伸而以屋归貞女俾置祠奉方氏祀士論称之貞女生於康熙辛未夫死年十六今年十六今年二十七雖表事尚有待顧其矢志之堅歷久不渝可信而不疑也

趙元祚李孝子應麒傳

李孝子應麒昆明西莊人郡庠生孝元潔元配之子五歲失母即能哀毀至年過

乱父子相失為敗兵擄去至途東乘間走回乞食于途夜或露宿悲號問路惟恐不得
見其父已而父子相会則大哭時年已弱冠讀書未成遂學醫者業術自念伶仃
劝父續娶繼母未恒不得于心亦離事之惟謹家貧不能具聘人憐其孝授以堂然
無他術養贍惟以推卜錢供其親一日出無所得炊米不繼責其遲則跪受箠楚
不敢怨後被誣事之愈謹每奉湏果脩欢月必赴舍館為母完聚一朝晨起攜棺
算不鄰村人見其為孝子不知所為蓋其父生旦也惟恐不足以称歸适问卜者出郷米
拾之亟糊大喜急待為父壽不失其候佃人田方春耕已催牛矣聞母病入城三十
餘里求药數耕具不顧絕母生三子唯友愛之不少间如旦者三十餘年父母感其誠
終得其欢心父母相繼亡竭力兩喪哀毀特甚老而孺慕刻不忘親仟年七十猶以旦暮祭
交於人唏称為孝子其絕母弟亦云趙元祚曰孝之道大矣人子必不自以為孝而当
其變若見其孝实佰之偷也父母百端愛子而子且不孝矧不得於親而有子者亦
醍者乎可以風矣

高鳳翥嵋峨圖公於智皇誌銘

乾隆四十四年夏五月前南归陳許道愚溪周公自滇台赴河工以疾乎於大梁邸舍河
使者以聞上动容惇惜特降諭旨謂公馳驅王事疾亟致沒為勞臣最加賜祭使
銜浸命司事経紀其喪驛送還里比葬鄉人士及公子弟以公誌見要要為標準
体要以慰後事之慕公者公諱於智字明远號愚溪雲南曾我乾隆七年進士初任為博
乎令稍迁膠州牧維典宣化守親归起浸補朔平守卓異奏最晋河南開归陳許兵備
道坐累左遷怀庆再調開封浸任兵備尋奏署臬司自初仕至掌臬所至声績卓々
而天子重公器識尤在河南兵備时孟公久應外任惡于人情順逆得事機要領凡摩
畫洞中肯綮制梱大吏倚重若手臣有大事咨公而後行天子亦以留於豫事也乾
隆四十三年河決考城時公以疾再车告家居特授東官驰名赴工公深感上知意氣激
昂猶欲一試盤錯酬其所未盡力疾上路蒙杷署漫抵大梁重感疾南旬日疫而未廢
仕而沒焉士使云不逮沒上方倚用得任事無掣肘河必平河平論功受賞或賜卹錢

專制一方其恩施於人當益溥乃天不永齡使勳業未竟
疾以為國家惜而歿公之忠悃未清漏夜練未得攄也予是河南人民之稱
吏者舉不由周公周公云者公其公方時以陟清為志疾酷虐富吏若仇讐吾既服
官肫之愛人尤慎刑獄博平有女報妻母獄卒病將死
鎖雞纖前後吏莫能明遽繫付南寃吁書柵折
立抵死數十冤天明日諮奸猾休誅聞者稱快壁掌集論大事鉤棘畫夜
綸紛必宿厝老吏莫能措手者公排擊剔剟一訊得情即為除去株連科斷
往重不越自日巨案奏當賂諮明白群吏歛服而公歛然若不出每事虽洞見
刑書必前後顧慮慶成維後為於要深落成功權連出人意外方方公懼事
掌畢奏陛有以備學請者笑莫亟壁期年急召生徒分以地事使掌建此鳩
子圖輔金雲集材木儲峙畫政治人和令行事舉故也他所創置皆類此事屋與物
模誠平易近求下吏宿滯枹中指画至其所置措皆權勢不與易顧每折衷

韓雖求不以岸崖自高惟公不以所知先物故公德甚知不以所能措物故公志
其能即有神練剛眾怙權自用者久與之處舉不冰勵漸祥德心相奉而資材
謹慮之共尤得平恩情以倒奮於功勳若斯呈以受寄而不媿矣生年康熙
辛卯十月初九日子時至乾隆己亥二月十八日未時享年六十有九配趙氏人生
主澧浙之孫人生于大治俱監揚大使後孫主孫女王銘田更而循國之貞守而行身之
光積厚不發乃昌子孫祜之篤不忘嵩山之陽此其誠

陸繼輅為君隙收而述

嘉庆四年今上初親政川楚教匪方蔓文廷總事中旨降收言論奏諸封疆大臣
老師糜餉狀上震怒主張峻法申諭專以破賊責額勤勞僅得奏敘雖
以平當畢時為君直声滿天下為君云南進士由翰林歷官科道先皇升牡
圖錢滄洲以敢言致忠高宗朝為君實其鄉後進來南主東帥兩星而名陸續
生如主君子者可不謂眾乎於以欽與教之所及近也君之左遷也乾隆間有

蔡清者兩湖總督陳揮祖家奴攀厚資屢輸不以財帛名銜稱善人至是復以助
賑請優敘冒加五品銜出入輿馬揚揚公卿間君疏劾之自大學士庆桂尚書朱珪以
下多所指斥有旨即命君會同刑部鞫訊而責問文正及諸大臣明白回奏惟於傳
察公奉硃批此必該給事中妄奏既得實刑部奏拿飛清所冒戰衛而君坐奏
奏失實議奪職革旨擢員外郎郎中數年以年老致仕歸
不能歸主講揚州安定書院初彭敦拳侯江南江南大俠鬍三巡檢
使者署中舁進君君初至座師上坐不讓酒間為初公言江南刑獄宜興革者甚
備君在安定上垂十年竟以疾卒於寓舍君与陸鼎色世臣為忘年交世臣
書稱其文豪一束示余望陵殘缺而二疏獨皆完善又有告園忠義又自言近
省下材虽抱忠悃而文筆無庸往往不能達意今將其疏論五事與神力開悟
俾得暢達上聞一聖聽益即上前疏時所作也其疏為如此陸給諫曰雲南自以監
務歸官官料民戶名千口市益若干蓄馬斗羊者一馬一牛一羊各當一口分免徵富其

牛馬羊者不得減民之老病孤者亦以之百姓大樓君奏請歸商議久不決適初公
力君益能独成之即此州事奏之格于部議者多矣此亦言官之難也以上見碑傳集

明張三丰拿書真跡屏

紙本今尺高三尺一寸五分寬九寸二分凡八幅每幅二行拿書列長短七律二首尾書
丙辰冬月柯山居士書押尾復永樂印陰文方印一壘秉第一陽文方印一

論曰三丰生於元時洪武初已得金丹之訣遁遥滇中屢示神異永樂時命胡濙
入滇訪之蓋訪建文帝也其字倣古雲篆多不可識滇人寶之謂可辟鬼以三
丰真忽常存固宜微九幽而走群魅況其字畫如符籙不更当与吳彩王籙諸
符並垂不朽即是屏書隨州之律二首或經審度始能釋出三丰固長於詩
也世第傳其丝竹鈞月江頭住竹杖桃云岸上来一首今其全集已刻蜀中佳句
不可悉数可見虽仙幻三丰其著作而不朽無湮沒耳

贊曰瀟瀟真人往来恒载六詔三邊常存真氣破蓝鞋屢示灵異何幸屏

風猶傳遺字

明建文爭書真蹟冊

紙本今高七寸寬四寸凡二十三幅幅三行爭書雜錄蘭亭敘義長公文及唐宋詩尾書丁酉中秋未曾款前後有元之閑陽文方印一大元之閑陽文方印一復公陽文方印三紙本跋一幅

余于己酉權武定篆閘獅子山寺僧藏有明建文帝手蹟急裒良覿遂往詢之果出此冊相示覩字裡行間具一种龍鳳之姿信非帝王筆不能也生於書法之精妙前現允隨制軍跋已言之詳矣余何敢再贅一詞爰于庚戌五月望耀之謹識行書文行

論曰金川門之變宮中火起焉后自縊大倉李閒忽內臣舁一篋至且述高帝遺命曰有急則當啓之別得度牒三曰某文應某僧某名應之粘黃紙于皇帝与御史葉希賢吳王敖授楊應能並為僧此帝改名應之粘黃紙後注筆嚴經署曰文和尚其他題壁諸作或稱曰一或稱老復隨時變易初無同者皇冊印書一曰元之閑一曰大元之閑一曰復公又可補野史之闕署年丁酉則皇孫滇十五年也皇年号帝築室於鶏足山中往云應吳史仲彬自鎮沅来訪帝於向龍山為駐錫數至則卷已燬矣問僧住不知何之彬不遠萬里来得見一面死且瞑目否別得一言耗歸家亦安凡值寺觀靡不拜禱尋應劫那数月竹一日左鶏矣忽思一比丘指引乃得至帝數間茅屋而已室中設几榻而已燬矣問僧住不知何之彬不遠萬里来得見一面死且瞑目否別得一言耗歸家亦安凡值寺觀靡不拜禱尋應劫那数月竹一日左川門樓見成祖廬墓垂淚開門降成祖德之意帝甚嘉穆曰受恩歸葬為不軌曰三年二月以罪廢為庶人帝聞之得無喜憑眉字私至其字畧似聖教序而有山林憔悴之氣名山藏李贄續藏書皆稱帝之書但清有餘神澤不足宜其遁跡緇流終於逊位也

贊曰胡漢被命遠訪三年性未遭蜀实訪帝雖大義覆法保此潛龍拜觀遺墨永鎮高峯

明釋檀吉山水卷

綾本今尺長一丈一尺七寸寬一尺四寸畫山水畧仿小米山中雨宇公席地坐者二人童子侍立遠澗平橋一曲茅檐枕而度山腳漁艇一系舟而出蓑笠一翁將完又一五帆雲繞亂左初秋氣候不異山陰道處接幼安雪窗相對舟檐當面并題詩畫之行押尾善荷陰文方印一檐當陰文方印一紙本跋一幅游九疑山記行書六十一行尾書風懷樂未中秋前二日倣書衲衣俗楊老先生錄西昆明壺山樵倡貴天龍押尾壹天龍印陰文方印一

論曰檐當世之傷心人也國變家亡飯依佛教又值吳逆搆亂流漫中泉沸戰血一般化為可憐滿目其生平亦可慈矣大山人亦嘗為僧自名雪个其畫亦多大篤意不經意之處乃其極得意之筆檐當杳靄約略若似之借泥滄浪滇山海海間未能馳聘高明耳考宋牧仲及告天觀書九疑山記山在昆縣北亦係地也記又指示不至艱于尚不倦贊曰潑墨作畫王治臨酣暴情奔放天骨開張呼嵯圖壺壺嶠物古狂札頭相服老

杜所良

明釋檐當山水卷

紙本一幅今尺長八尺寬八寸八分大篤山水陸行舟行者凡四人蓑笠自入春來有晴情支節到處白雲生誰知高況高壑遠岫三山十二城檐當亭書七行押尾善荷陰文方印一檐當陰文方印一幅今尺長九尺四寸寬八寸六分亦大篤山水陸行舟行者凡四人蓑笠五湖瓶鉢隨流浮山向孤高水自流若向丹青覓色相老僧不在事去來檐當行書五行押尾善荷陰文方印一檐當陰文方印一

論曰滇僧蒼雪卓錫吳中與錢牧齋吳梅村諸公相頡頏各收其名蹟甚檐當亦滇僧也結茅鷄足山足跡不出三逸一名逸生蒼雪書之下要其詩畫實高生動信也是卷大篤山水人物逼視列山之向背樹之圍侧人之意態吳不畢肖昔大癡教人畫山水法最忌甜甜者檐當郁而輭遜之備也夫為俗為厭極凡人皆知之甜則不但不之忌且群趨之後大癡抗出大旨妙論當視此卷豈

尚有甜之樊哉

贊曰滄山既改岸谷為陵慨然祝髮棄儒而僧三華潑墨意興飛騰一室色相頓悟榮枯

明釋擔當山水冊

紙本今尺高六寸六分寬三寸三分凡十二幅

第一幅高山峻削一人携杖獨行巖壁上拿書檐當二字押尾檐當陰文長印一方

第二幅冷雨何妨盡作冰扶持並不用秋籐仗教渠消盡青皇踏破街头鉄一層檐當拿書檐當二字押尾檐當陰文長印一

第三幅翠壁青杉茅亭中一人坐眺幅左拿書檐當二字押尾檐當陰文長印一

第四幅金在林間也不移山靜雨深花嚴逕東六月無冰敢且抱松風荐枕繞檐當拿書檐當二字押尾檐當陰文長印一

第五幅高山紅樹一人携杖度橋幅左拿書檐當二字押尾檐當陰文長印一

第六幅一樹双柯茅粉紅桃開也学傲雖来如今舉世爭春色不許黃花占上風檐當拿書檐當二字押尾檐當陰文方印一

第七幅深翠蒼松巨石茅屋幅首拿書檐當二字押尾檐當陰文方印一

第八幅笑傲々难鬚驟着手一拈枚尽座全今羌謝有蒼松置左山中為傲物檐當拿書檐當二字押尾檐當陽文方印一

第九幅高山叢樹古寺深藏幅首拿書檐當二字押尾檐當陰文方印一

第十幅少小結廬為游戲日久依顏為室地如今得精舍修行来借人家寿檐當拿書檐當二字押尾檐當陽文方印一

第十一幅點叢叢翠下有釣舸对岸漁舟一人垂釣幅右拿書檐當二字押尾檐當陰文方印一

第十二幅嬾人不惜逕塵忙借得三间小草堂濁酒一瓢書一卷閒々午夢羲皇着

曰偶成三南拿書四行押尾檐當子誰為陰文方印一

論曰前明逸老遁而為僧者多善詩畫衣鉢巢菴尚矣雪个則畫高於詩蒼雪

則詩高於畫三者其善為乎蓋其畫有幽趣而無枯槁之氣流連久音
遙弔興亡其言哀而不激其語委而能甘非此中過去如來易臻此畫徵錄第傳其名物葦
夫與墨水要後白屋想滄洲之句未足盡荷也
贊曰大地宜明何處著色性天活潑何處施說忽有詩畫緣世而設造此因緣名備饒舌

明程嘉燧人物附許子羽詩冊

綢本今尺高七寸四分寬九寸八分十二幅

第一幅濃墨山水幅尾檐書一行押尾檐書一行

第二幅米家山水兼船窗史琴樽別天線流烟村與漁夫無人不是小游仙許鴻臺書六行

押尾許鴻之印陰文方印一子羽氏陰文方印一以下同

第三幅山林之中一人攜琴將去一人倚石而臥幅首檐書一行

第四幅濃倒狂吟酒性無濃歸鈴忍知我醉攜琴去月下前村近寺鐘許鴻
書六行

第五幅石山下三人席地而飲幅首檐書一行

第六幅萬峯深處留茅屋至者盡林湯劝客頻傾掩柴門秋色裏雁鴻無字寄人人許鴻臺
書六行

第七幅雲氣滿山飛泉加注幅尾檐書一行

第八幅終日扶笻訪隱淪雲深處度千春茅簷鷄犬知何處那問居人漢與秦許鴻臺
書六行

第九幅危崖飛瀑三人席地而坐

第十幅对坐秋山看瀑布間投金液九還叶無論醉酒圍棋罷一局輸贏回撲誰許鴻臺書
六行

第十一幅蘆葦叢中漁人三艇头理罾幅尾檐書一行

第十二幅垂釣無心又把罾荻蘆汀畔逞吾能煙波独有元真子好句多怪隔岸僧許鴻
臺書六行

冊前絹本二幅

樂壽園叙閒建豎為性情之餘皇古之代人有性情而不有建豎故其風遒古列數多壽
攷晚近重建豎而輕性情黃髮台背每為僅事然一非事性情之雅也日洞洞於智術活巧
求所為治行亦偽而其失天真則甚遠矣滄廬訓夫子簽仕業榆返蒼中看巖雪客海月
煙波一杖一石凡可以悅性怡情者不啻具許淨之傳佈而乘灵匱之廢崇及鎮逝川迄趙險
遠一興蓋覺動魄蓋性所近而情所鍾矣歐陽文忠所謂太守之樂其樂也說者謂殘江疲
訟善續种之而要非与民休息者不以見之政令俾列備三老生穀牧養壽人故也豈玩乃事
哉昔乃摩守永州隱邱涵魚至小必流連不忍置則知性情所匪建豎亦有焉而必斜性
情建豎為二者抑又述焉已酉為夫子歲六十有四嵗芒眉手綽約臨人乳間月底撥鬚柱
杖少年輩鮮有及者以是而臻鬒鬒陽仰尹皆可於性情中卜之元楷值夫子耐辰義
將酵大斗賭公堂以介因彙大表唐民水月概云之事以子為許民題詳俏之亦以性情所
近左是云尔鼎颺八年手冬吉樣榆门人萬崇義拭首徑識真書三十行神尾宜也
民陰文方印一半朱陰文方印一

絹本設一幅

兒彙唐子許子墨以壽刘老公祖帥台冊、成命秉義製語於後秉義曰以物壽人如仙掌
茗青精餌松肪麟脯之屬、或可以益人生命圖書安所事乎兒曰怡人性情般益人生命
自謂述之吾於是悅然於子矣其斌曰江上清風山間明月耳得成声目遇成色取之
無窮用之不竭是現前之樂無盡尽而嗣取之未艸有尽也公祖帥台、誠有以見及此矣兒
以現前之樂奚帥台帥台亦即以現前之樂奚於外而有所是於中淳壽之理
不在是欤由是觀之楊次公圖李子实渓以說穆文曰願得髮眉如此老命教鯤鵬算
長年亦妄也服食延年何愈幼也淫設太和帝子夏禹秉義流手真書十五行抽尾

右揚州人住京都衡陽文方印一萬柳堂記文方印一
論曰寫意編謂武岳作人物大概如畏筆畫体是為大寫之权輿按王繹論寫像秘決
人之面貌部位各各不同而四时氣色不異是要人物固不能掎泥以求也檐當画以
大寫振揚者是冊尤為入神方其乱筆横抹幾若草々不經意者細玩而远睨之則
其神物氣然無不留意成醉歌或縱放或意欵迟或勢將遷往往之欵亦自有
声色寥寥数筆惟之神韻紙雲烟是色非色畫画於禅澹寒脫傳踪寒卷書
簡雜跡類妙

明釋檐當行旅圖立幅

綱本今尺高四尺四寸寬三尺一寸大寫山水屋宇舟車人物二人騎者二人行者九人坐者五人幅
左首煙雲氣紛奉無形畫汁模糊近水處尋出直声名畫可隐附数石以況丹青

7-10 今存

大来筆書五行押尾唐秦隐文方印一大来隆文方印一
論曰每徵録滑檐當名賓荷三衛晋寧州人唐氏子名泰来字大来年十三補弟子
員天啟中以明經入时大廷貴批覽重思但之门过令稔參雲门湛然禅师回演来
钱圃中原乱避雜髮住禅中受戒律結茅鸡足山五詩有倫圖集儒生时作
概菴淳别去壮後詩也又考畫云通志檐當投刺後稱白故人書程画時作畫四者
大来款者以之太和堂扇楊有世子有詩云檐當屢脫四十年迴欵見大来畫天支淺墨
瀟湘回檐當日宣欲業外不着墨雲之檐當大来着華終投檐未来面目無我
有曰一曰二真滿澤有字名筆由吉亦勝圖远民此詩即為家要作也檐書院林其旧
作故署大来款者世少傳華此幅归於檐若先生宝也
積曰和当在忘名為儒景明經出家筆書天费儒耶儒耶不類而類要到残山集
墨渖

趙壁玉粒千山收册

紙本今尺高七寸三分寬四寸十幅

第一幅高山後枝云氣迷漏幅尾之首壁粹草書三字押尾趙璚之印陰文方印一

幅左紙本疊之青山懸翠嶂重々綠水繞茅廬此中受用真無限旦展黃庭一卷

書草書四行

第二幅蘆荻叢中一人盪舟而出幅首趙璚之印陰文方印一

幅左紙本平沙漠漠水茫々斜倚垂楊話願長鵬鶴鵬鶴鵬鶴无尽去一天風月水云鄉趙

璚草書四行押尾趙璚之印陰文方印一

第三幅山翠千四圍茅屋低迷卷首壁粹草書二字押尾趙璚之印陰文方印一

幅左紙本春陰春雨復春風重疊山光翠潤濛一段江南好園畫不堪人在旅途中

草書四行

第四幅高山直顧立上有茅屋二人对坐屋腹幅尾之首趙璚之印陰文方印一

幅左紙本攜琴載酒已多暝維醉也須山上去莫放閒鄰半床雲草

書四行

第五幅疏林隱約暮似傀雲林幅尾之首壁粹草書二字押尾趙璚之印陰文方印一

幅左紙本白云在山腰清風到谷口采薇人歌归長歌白高柳借问此為誰隔山曰吾友

樵漁歌草書四行

第六幅江水漫々茫無津渡一舟盪波而渡

幅左紙本一色蒹葭兩岸秋高天暴雨收奔流張蓬倩有窮奇共酌可乘槎注斗

牛傍若草書四行押尾趙璚之印陰文方印一

第七幅潑墨山水

幅左紙本澗柱过头枝松陰独自来有人招我往搖首怕塵埃璚草書三行押尾趙

璚之印陰文方印一

第八幅独樹臨江一漁舟傍蘆洲而泊

幅左紙本煙迷楊柳洲水泊芙蓉岸我憶南湖秋西山暮云乱草書三行

第九幅懸崖叢樹高眠草菴

幅左紙本起脚青出走白虹散為神雨復神風半冥忽有陰晴異絶頃筆無江海奥洽氣襲林秋葉脱落光吹面凍脱一之巳融夕陽不佛枯藤倚人在石梁空翠中之草書六行

第十幅菊花一枝幅首陶公珍当後格儁更清高雖行書三行押尾趙雖三印陰文方印一

幅左紙本玉露滴香洞金風拆蕊開東籬憶把盞遥酒我人来海漁者拿書四行押尾趙雖之印陰文方印一

紙本淡一幅

先六世祖壑梓趙公諱雖遠墨記録趙度時宋國先君子言吾家六世祖壑梓公詩字畫財称三絶沙堂之例籍大理兵火之後片紙無存僅存公所録詩一勝云不嫌詩向善絶愛酒杯深遺先君子棄養余窮廬株守老益頽唐人間可保可寶而不可得者也但以世遠年湮百無一存距今二百餘載祖宗之物復归子孫豈非出之意外耶独惜先君子未之不得至余而始獲之不無餘憾嗟呼一物之存亡顕晦故有数存乎其間欵爰序其顛末並紀以詩用誌不忘云天地原無私山川有厚薄东流一勺永誰分河与洛人為保宝長受氣論清濁吾家蓄陳閒先世貴而朱遠祖壑梓公胸襟藏印璽詩餘追李杜畫与輞川若揮毫如雲烟論古驂淹博傷武兵火燼玉石尽銷鑠遥々三百年趙壑归有著焚香时展看幽斋不寂寞子孫世寶之勿使再淪落六世孫趙懿善淵敬跋

論曰趙壑梓不知何許人自號洱溪漁者必滇人也崇祯十五年沙定洲據大理土司猛必烈事之其六世孫善淵謂其詩文懺於沙定洲之乱則其為明末人無疑記中但云戊戌孟夏得此卷紀甲子而来紀元以後有距今二百餘載之

語推之又為道先戊戌審矣明末士大夫狂草如倪文正史忠正黃忠端尚矣即明人而入我朝如王孟津龔合肥下而至於鐵菴禪師檀為和尚八大山人皆尚此体即畫亦多大寫者論者謂秋蛩春蛇金為書家上乘究非正軌有山林枯槁之氣其遭遇不幸也宜哉是冊畫筆与二子皆有明末氣習而詩多憔悴傷心之句始國變後避而不仕故者

贊曰巨然作畫渲抹入神近觀不肖遠視則真趙宋家王筆維横独敢自無古今一身是膽

李仰亭山水三幅

紙本今尺高四尺九寸寬三尺五寸濃淡山水幅左庚午秋月楔集海岳菴為雲從二弟仰亭李詰行書二行押尾李詰書畫之事隆文方印一

論曰此畫法謂之潑墨王洽作祖襲陽繼之仰亭漢人也宦廣文嘉遁時人取法古人家有精到處即如此幅魚不敢比美王墨亦何嘗遽讓耒顧吳此健筆故必

横掃三通

贊曰漢池東臨杭法襄陽雨声淅淅雪氣蒼々一先化境寫人微范試醮漁笛唱到滄浪

過峯道人蘭花冬

紙本今尺長一丈五寸寬一尺一寸水墨蘭石春筍首不入深山此石中焉知石畔有蘭种仲尼存風識御擾琴宜讓蘭山堪与共丁丑春寫於海雲仙七十三叟書並點引百放言陰文長印一押尾過峯道人陰文長連印一

論曰过峯即白丁和尚也此冬畫凡三十一本其題詩統之曰蘭梅屈原離騷經級秋蘭以為珮張衡東京賦秋蘭被涯又曰元斌此蘭可喻滄屈贈河陽詩流声秋蘭曰花白秋蘭也屈原九歌春蘭秋菊宋元帝詩春暉閣歎苑淑氣媚蘭湯是皆春蘭也宋王柏魂先屈射憲汜崇蘭抱樸多春蕙秋蘭陸機悲歌行春芳伤君心惠草德音卓圖經憲七月中旬花至青是憲示与

蘭相似故騷經同蘭蕊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湘君歌亦云薜荔柏兮蕙綢荃櫋蘭旌湘夫人則并言薜荔蕙櫋蘭橑蕙櫋檐也古人多用蕙而言宜亦區而別之也辻荃此書未必皆蘭惜未析之曰若者是蘭若者蕙耳

贊曰空山風露無言自芳珊珊結珮遠態奇香美人何處秋水一方試揮畫筆寫入潇湘

釋白丁蘭花冊

紙本今尺高九寸寬七寸五分畫墨蘭凡十幅各有七十叟氏道人行氏白丁印未署款

論曰世傳白丁即明之建文謂以皇帝始而以丁男終也明史於金川門之変第曰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惟稗史則謂遁跡緇流漂零滇蜀晚年方與僧白丁云名也攷郑板桥陳滇署曰文和尚东归後築於西山題曰天下大师墓方與僧白丁云名也攷郑板桥陳滇僧自寧畫蘭潭化無跡萬里雲南遠莫能致付之想象而已閒其作畫不令人見畫輒

微乾用水噴噀其細如蚊霧筆墨之痕因而化去彼恐始識故閉戶自為不知意止以此服其妙才妙想也曰之噀水与筆之離水何異亦何非水墨之妙乎石涛和尚每吾揚州数十年見其蘭幅極多亦極妙学一年撇一年未尝全学非不歌全实不能全亦不必全也诗曰十分学七要拙三各有真苗各自探当面石涛还不学何能萬里学雲南拙此别白丁為雅乾年間滇之名僧非建文審矣

贊曰以口噀水水墨交融何物老衲逞此神通一再訛傳有明憲宗从蔓抄條苗此残穗

陽東白自書詩卷

紙本今尺長七尺八寸五分寬九寸四分凡三十五行草書七言古風尾書甲戌春仲遊倉盤書贈張霭石同年書短歌行纏之中訛三字亦直性與之不至耳

跋補此押尾跋祝此印信文方印一

論曰东白亦字也是滇之通海人也举康熙癸卯陽文方印一出陽於

於岩谷以着書自娛幸非偽命有大漁集北遊行世間滇云隱君子其鄉人重之尊如山斗字學大令能為楷絲小篆鏡有古意嗤笑里近陸卓爾如此使滇名云鉅卿楷法揚於朝其字不當与祝京兆王文安爭勝耶

贊曰山澤況淪与漁樵伍逃焰方騰季高倜罡狂章縱橫蛇形鼠字如其人趨彷大古

王左丘五華山記冊

帶本今尺高七寸五分寬一尺二寸五分凡十幅幅九行行書五華山記尾書大清康熙三十五年

雨子長至賢滇黔軍次司馬唐寧王德文拳冊無印

論曰尚書為漢軍籍以宏文院編脩外連權貴題署皆徑吳三桂有功任滇最久有改声滇人至今尸祀云華山左会城三申蜿蜒罣訝為滇中勝慌山石壁峭隆起多元明人題名石刻尚書此冊筆勢飛舞男似祝京兆王文安而去其恢怪顧要清双鉤勒石永鎮山巔当為山靈增色也

贊曰尚書功業俎豆高家臨池餘事古趣紛如子真豪情作草老筆無羸寿諸片石宝鎮五華

楊正伯自書雜詩卷

帶本今尺長二丈寬加寸分凡百九十四行草書雜詩二十八首尾書時壬午春初也楊道正書於东山里押尾值迈云即脩文方印一庄菴脩文方印一

論曰正伯一子庄菴昆明諸生工詩有孤雲居稿手恩訓云称其能尚象格以遒指為宗經吳三桂三孤遂逆數年所学益遠其字清矯絶俗無猥頹庸之習海内收藏家於滇人字最艾近人心惟曉多錢南園山外景無知者宜知正伯之字实能挽勝國之頹波開國朝之最運耶

贊曰漢山高幕阿海之隈環奇磊磈為採生異材詩字寧越畢生為業葆真緝璞嘯傲

秀才

趙玉峯簡作真迹卷

縱本今尺長一丈九尺二寸寬一尺三寸八分凡百五十行草書瀛台紀恩詩一首昆明古跡雜作廿四首詩剡雪南遊志不歸尾書歲丙寅春書呈玉弟老祖台大詞台教仙湖治翅士楊昊

草引首澧国陽文長印一押尾趙古鼒陰文方印一玉筆陽文方印一

論回文字鼒伯雲南河陽人康熙甲辰進士由知縣起家任蘇州巡撫入為少宰其任浙江方伯也開浚河儀規復舊制尤有益於海防浙人德之至請祀入名宦並亦名臣也著有綠雪堂集敘一錄九書書法有讀書堂法帖行世現尚有筆書飲中八仙歌鉤刻昆明学宮牆壁揮灑淋漓洵三珍玩是冬書雲南古蹟詩廿四首皆刻入集志者第一首祝書紀恩詩或亦江湖飄蓬之思欵字倣大令易似祝永此而去其性人以字重非字以人重也少

贊曰大令作書游絲小草陰摹虽多神似良少王筆侍郎參續猶良此其餘事叶山陰堂

錢南園感春詩卷

帝本今尺長九寸寬六寸五分行書朱字感春詩四首凡六十五行尾書三月四日湘江舟中雲眩稍

愈書以遺日澧押尾澧印陰文方印一南園陽文方印一

論回銀台書法平原可謂神似人忠鯁孤介略似魯公其字固宜宝貴也顧故雲南通志敘其官潛頗詳而於彈劾權貴数者法論大端及以其罢官可謂見細其而忘其大矣

贊曰平原直剛独得其宗端秀於勁遒深於濃人亦介介犀利劍鋒芒色孝肅明海剛筆

錢南園書遇筆通人畫合卷

前一幅帝本今尺長一尺四寸寬九寸一分凡十三行行書第澧楨首省堂大兄大人久未書

馳一帝上问起居僅於芳谷先生處略知近狀非敢慢也心緒多所不佳將告故人執勞不能不动引滿帝性之一緘之後意煩不欲浪再此情想知已者久諒之耳芳谷不審業已出都否重念之吾兄意與想渡如常前貼累衣頃謹繳是俗事上煩冀使中為

澧指揮紀綱一了之也希念無任澧損首再拜引首人在蓬萊陽文圓印一押尾澧印

陰文方印一南園陽文方印一

後一幅帝本今尺長三尺四寸二分寬八寸三分書三通尾書一横字適民七十四歲寫

論曰世称南園先生鯁直清介有前明海忠介風其衣服常付質庫家無贏蓄宿之粮今
観手札有前貼累衣頊之語似嘗託有司代贖其衣服而归其值者噫清廉之操
独有千古宜其字之峭枝遒劲与厳魯公若合符節之合也先生之清操过峯之高躅
書畫画淵合史迁屈賈合傳体哉
贊曰書仿清臣裏劲於秀寥々短章文亦古戞畫筆清高香風歇迎氣味相投同心
蘭臭

錢南園臨坐位帖冊

帝本今尺高六寸五分寬四寸凡三十二幅毎行肆字印陰文方印南園湯文方印一

論曰魯公与郭令公書論鱼軍宅坐席凡七紙而長安安氏兄弟異財時以前四紙作
一分後三紙及乞鹿脯帖作一分以故人間但傳至不顧以軍為伍等之友而止元祐中山
谷在京師始从安師文借得後三帖遂合為一說見山谷集而清容居士集亦謂坐位
帖真迹在京兆安氏家嘗刻以傳世吳中復有永興謂安氏石本未尽筆法因再模刻
二本釘圖集又謂爭坐位書用先豊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真迹維中有顏氏守一
圖書字印米元章所謂龍形鼠狀得於意外定為顏書第一者是也容台集又謂爭
坐帖有陳刻字形已漫余家有宋搨精好因摹入戲鴻堂帖此顏書之烜赫者諸家
紀此帖刻石原本可謂詳矣陸此帖者宋人為多米襄陽尤多陸本元郎伯温云於
趙子昂家見爭坐帖真迹亦画鈎勒与搨本無纖毫之異並有眉陽蘇氏及趙郡藏載
印記今昂以重價得之伯温心疑其偽而不敢言後見南宮陸氏米帖墨迹其帝色行
墨与爭坐帖相類定為米老所臨朱子初学郭忠恕書為案勝明所謂回余学顏魯公
乃唐忠臣公所学乃漢奸相此乘之迹後輩効尤皆以真草為工遂使魯公亦書拳爭坐帖其實江淮抹壁不書
法劲秀或可混真人品卓卓亮節清操亦与魯公相似而魯公此帖行間增入数言皆称
誉魯朝恩者私家起事私行言猶不得不然若艰台之疏不權貴不餘遺力則与魯
公糾劾元載一疏後先輝映矣

贊曰不嘉公爲嘉公之真不嘉公直嘉公之純臨摹唐帖遺貌取神即論人品今之清臣

錢南園臨坐位帖屏

帝本今尺高五尺四寸寬一尺六寸凡六幅幅五行臨顏魯公爭坐位帖字大徑三寸尾書澧字押尾兩印俱模糊不可辨

論曰書人臨摹有神臨有貌臨之法此幅臨坐位帖字徑三寸而神采鋒芒無一不肖奇謂臨神善本矣觀台平生專倣清臣尤究心于坐位帖嘗見有縮臨本每幅高不過三寸寬亦半之字小如米用西洋鏡測之則碑碣之氣溢於毫楮一伸一縮兩臻其妙即使米南宮見之亦當斂手歎服也

贊曰坐位一帖價本孔多惟米海嶽實先規摹艱台臨本大筏摩挲寶襄陽欽手遑問其它

錢南園書論德倫五幅

帝本今尺高三尺四寸寬一尺四寸凡八行行二十字零惟末行十一字零惟真書尾書即王子淵淵四字誥德論澧引首人在蓬萊陽文圓印一押尾末注陰文方印一錢澧之印陰文方印一

論曰竟幅真書全倣顏作雖無清臣之氣要亦今之榮君謨也先生視學楚南課士最嚴而於字畫尤爲精覈有着墨一筆者即朴責其掌不少貸當有一士書瘦字先生誤記從良不從良應責士不服取字衆點之雅先生遂自伸其掌今士責之至今湘人士輒道其事而字學之精實自先生啟發之也

贊曰詩筆清超俗塵裹染格調自高風骨不凡陽湖編修推尊擅指字以人傳詩爲之掩

洪稚存北江詩話於乾嘉間詩人多譽誠狷推先生爲正宗而惜爲字掩（以上見杜受田書畫記）

仙掌

雲南蒙自縣有仙草葉員枝細其葉乾之一二年雖以井水或氣呵之復鮮茂如故

打不死

雲南有草似馬齒莧而葉夾莖青干盛冬枝之不死折而棄之得土復生俗名打不死

樓尔稽

樓尔稽參施草枝心不死短即此草也

雌雄樹

雌雄樹在雲南元謀縣之月四村前即檀樹也俗名萬年青双樹婆娑高皆十餘丈陽羊以雄枝雌枝其葉紅陰羊以雌枝雄枝其葉青若遇大風則枝葉糾結不為風屈樹近有無根樹二樹並立牧童樊斷其根即拗旁樹而生且特民審是知寄胎長生物理實然張三丰無根樹之歌非之據也

和合草

永昌府瀾滄江外有和合草根際白結男女交媾狀土人見之用納米周遭圍之擾方可得不則過去有夫婦不諧者服之即欢好然載諸江船輒沉溺不得度智者用長綠繫置岸側持綠登舟渡畢然後引过故漢有近边一帶時々有之聞服之者曰男視女金嫁女西子王嫱不若也女視男金醜亦潘安金老亦健兒也

離情草

離情草出雲南東中多有警之者凡人為情欲錮閉往々致死得此草一莖煎服之入口即豁然要覺斷緣絕愛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段成式雜俎載行草俠人無情范陽以之入貢或即此類與以上見神州異產新誌

王節婦

丁云漢荊甘鄉有王節婦者善苦節四十五年心如鉄堅如銀矣有一孤孫六歲晚坐桥上嬉戲忽突出一狼啣去被人噪逐始棄而奔漢荊多狼常食小兒此節婦獨孫若被食是無天道也先君在日每月給錢米焉歌向有司言代為請旌不果惜哉

朱嶟奏稱

尚書朱崶官御史時其諫止捐輸奉命
巡視邊儲又不能徇例納貲置身通顯之地其所以繫
以窮經砥行為務而未甚獻策者良以舉人一途為進身之階今若以多士之
三一經具呈便同豈第天壹不呈為貴科名亦覺其狹謝過月卑俯業漸廢
頗失士望桂生偉心以為故事未見其可以上見拍
案驚異記

吳三桂重脩圓通寺記

吳三桂重脩圓通寺記志乘未載碑記毀大半攲者姓氏亦不可攷僧言寺內先
越今移存圓寺飯並獲其全文頗為詳實可助攷鏡故特錄之記曰圓通古
剎創自何時不可得而知也考之誌石惟元之延祐間重脩碑云往昔歲氏之初有
土巖有洞穴蛟潛其中大為民害歲即嚴而寺曰香陀罗以鎮之而蛟害息后
三里俗傳洞如此是亦未知的於何時也寺左舍城小東門內山門地勢高于殿

殿北峻嶺石壁高丈餘上有大字二即元碑所謂盤蛇岩巖也圍繞寺後悅者坐屏
系若亭閣半嵌壁端天下名山名寺固多役之城市中即未有若此者戊申冬
日兵事稍暇邦王偶往遊于此見殿宇傾頹鐘磬寂寞感而歎曰規模可謂宏
敞矣吉日不知何等隆盛那知今日荒涼至此也重使姓字安有人稽植木哉
言未已命在重脩山門三南將百步之方至東西街脩偏人居信價易之建三洞
門默曰人天福地福地与洞山門發地勢又高丈許入東南道旁十丈餘六十許步
地勢隨坡而下雕白石欄三層七級兩邊種槐八株降階十許步建坊木之大二圍
精石之玲瓏皆人力之巧默曰圓通勝境昔時新建者過此數步為四山門
五間山門內外左樹四株枝皆相掩蔭山門千下樹身不止數十圍高亦不可以丈計
東西新建鐘鼓樓各之後開東西禪院東院三十間西院二十間蓋西院後即拾
鵝坐之門庶皆新建者自鐘鼓樓北二十許步至天王殿五間南向接引
北向韋馱東西四天王庶祐碑暨此再進十許步至弥勒殿之為八角亭圍圍

两層木梯可登中空至頂因梁勅金身高及丈餘四壁塑繹氏源流再進二十餘步再陞嚴壁五級又十餘步至大雄宝殿五間奉三世佛自天王殿至来西角廊皆六間折而北又
[illegible]間尽塑罗漢像再北禪堂名五間南廊各三間与兩角廊相接再擡南北二十丈东西
稍狹内植古林十二株虽皆重脩者金碧西煌瞻礼肘肅然起敬人心静聽簷鈴响法
鼓悠又不覺动人出世之思再大殿之後四十步萬石林立或高或下或斷或連或集千峯
或成削壁望之若大而时濃雲乱拂身心為之清冷而滋蒼色日映嵐光山添内已不易
得对大殿後石壁上有来道于観音像东十餘步有洞深不可測呼謂蛟蜃者是也
重脩題曰儲雲夏秋时城东北之水悉归於此由此东南十餘步登石磴九級横臥一
石状若龍虎斜截其徑南绕数步北方上舊有普陀屋石坊麾此西折上三十餘步
至観音閣兩層供南海菩薩像即崇武所建普陀羅也儲雲洞在其下由此西折
十餘步兩石夹路勒夏雲溪題作再折数步入吕祖祠前此皆削壁矣西望殿阁
名儲雲中而不得竟夏是皆重脩者漫由観音閣而东自普陀屋北折而上共百
級遥见九折始至眺虹门自普陀屋至此石壁上皆萬前人題詠门外峯蓋性石錯滿
山头廣兩崖之半深垂城之馳道奇形怪状实难寫似自眺虹门之西三十餘步至接
引殿即当日之藏経閣之址宝存今皆改建正殿三间兩廂以之前十步漫建三间
北供韋馱像南向閘三洞门去石壁不五六步崖边築墻係墻下視毛髮皆驻三昼即
観音閣之顶盖自人天福地愿圖通勝境坊旧山门天王殿勅勅殿大雄宝殿観
音閣至此凡七層皆正宇也主今於山头石空廣遍种十松命名曰千松庵勅於削壁之
上接引殿之西有坊為最高之處北望陸山南望昆水城东之河堰歌村居官道城
西之水面画舫寺観前後無不備見景之远者咸集於此矣至于清声在耳清談
適人竟不知其為城市中也自大雄殿之後西去数步与普陀屋对廣入门藥師殿
三间通連崖下对建静室三间西去数步南向粉墻廣十丈沿墻密种翠竹之前
即招鶴堂之北门上有棚雲深境額南去四十步入招鶴堂堂五间兩廂各五间种植
演来木犀老梅古柏并各种名花五六十株堂之南三十餘步至门题曰林癖圖画门

之南数步即西祥院自门东南凡三折八十餘步则去西祥院之门不十步矣自门西折十餘步乃有殿書院前後凡五層共三十间迭簷下後秀數十人诵讀於此匝帥以教之一切飯荅与諸生麋餼皆王所賜是皆新建者自招鶴堂之北门西去三十餘步折而上十五級復東折十餘步至灵官殿之後攀巖直上將至顛登呂祖阁之寺幽奇尽在望事復由灵官殿西折而上石磴皆鑿崖之削壁二十級至一天门再上二十二級至二天门再上則石磴皆見不盈尺以鉄索為欄登三十級至雷祖阁阁乃藍山鑿柱横生於削壁之外者去崖頃僅十餘丈再登山鑿柱横生於削壁之外者去崖頃僅十餘丈再登山而上至灵官殿西折六百步依山作磴直造其顛至大士阁再折西南三千餘步至文昌阁為如雷祖阁雷祖阁之製於削壁之外前左呂祖祠西望殿阁而不得竟度者即藥師殿灵官殿呂祖阁雷祖阁大士阁文昌阁也是皆重脩者阁之南十餘步即育賢書院之後计與之冬戊申之冬落成在已酉腊日岁將一匝而自寺殿阁廊舍旧有重脩者八十二軒為創建者百二十偏僻小屋不數焉凡往遊覓者自人天福地眼界一新抡表之壯麗殿宇之巍峩佛像之莊嚴樓阁之奇特山石之嶙峋產上千松亭之翠影森之清陰更令人深不可測来寺観於城市中安有若此者少予此記豈徒記其壯丽觀我莊嚴奇特嶙峋蒼翠已耶王不佞佛抑豈以此記王重脩之功德也即盖以此記王戊申冬日之言以見地望之有異竟再至於今實賁有今信植大哉王言軍民并受其福康阨八年岁在己酉嘉平既望□□□□□□□□□□□□□□□□撰

瀧州通判学政署按察司副史前巡按廣東西兵巡道僉事楚雄九千餘丈半過見七十二峯形勢雄壯一幅沿湘中維舟登陸瞻衡嶽東望西峯爭奏雄九千餘丈半過見七十二峯形勢雄壯一幅沿湘中維舟登陸瞻衡嶽東望西峯爭奏雄九千餘丈半過見七十二峯形勢雄壯一幅沿湘中維舟登陸瞻衡嶽東望西峯爭奏

跋書

景東刘韓希先生自書詩帖

咸豐四年冬僧重蘭軒明府謁嶽庙遂登祝融峯次韓昌黎韻石鼓謁嶽半文公軽帆

宿佛寺屏俗慮曉朝丹殿趁霜風到此直須淩絶頂要与南天吟收面石径盤々漫

偃仄雲梯矗々憑衮宝仙巖挪鉢盂逦一覽尽浣

涛元氣色陽宮洞庭剛々寸鉄向粤嶽手菁霞倣紅雪海溫胸儲萬象道人大叫

符余衰巖寒小酣上封寺獻茶老僧来鞠躬云是上侵神氣處不与上下陰晴同先後洞
天八百里勝境更僊殊雖終我懷曾登斗山望升云千古归神功誌莊重云辞藻雅往再投
精舍煙縢縢大令能詩輒先和推敲声出神房东

葛修陳園之墓列

蓋聞同州使君清娛神厥壤志穎川騁望河東表其墓田異太上之忘情洵文人之好事
固不独和聖之隴禁彼祈薪水仙之祠方為希爾已也吳逸故妻陳圖之者以門峨之苗
裔言鳴鳳之美宋指湘水作嘉名綴澧南為小宅家住奔牛鎮上居鄰卧龍丘前臨墳天
賦慧根地茁當年楊柳蹤此纖腰隔岸桃花方其人面咏詠得於風世官高焉其間情
歌過行雲甚許面誉都人爭識野老知名買笑之金兩零纏头之錦山積礼里光妓东
都好姬不是过矣逾去江南揭来塞北初归侯等旋入玉宫維時往粉黛如鴻毛值山
河之半角方慎北门之管遂忘南内之娛月能再生天顏一朝寵方期乎魚貫椒房尝文
詔乃下乎鳳吐章野放归盖鸞鵷鱼已服龍而駕鴛則仍待澗也适吳逸出鎮山海

見之歌遠識之舞陽紅拂已知李靖杜牧乃請紫云顧以營門細柳非可寄諸金屋將軍大樹
未曾載以後車尚居东華逐臨沙宅繁洁流而自雙花墮圃而誰惜李陵屈膝朱山皇会生
勾踐辱身意將有待無何張華之劍終合乐昌之鏡忽圓斯亦奇矣哉夫席寵思
辱者上士之深謀也居安思危者哲人之遠慮也然而師梁黃石遁訪赤松富貴溪於浮
雲參適方其榮顧駭眉宇遠中惆尤雖為圖之空諸色豈破彼情海統鬱迷禅黄冠入
道謝金鑾之服歃水西之衣别故宫之麋舞移歌扇紀已往之昨非經卷
藥炉悟生涯之今是枕流洗耳如素希心以視觀音作云着恋人寰到上称藩覲觀天住者
已覺此真鳥彼特螳螂況乎窺董言之將報則敢心淨土以杜其謀痛刘濞之三三則軍
命清流以死其雄謂非識之卓帝之堅着其能之乎某薄浮滇海執作富公鮮逃高山
風渊軼事展圖識春風之面披榛平昔月之魂乃即龍之已乎身芳次之不前心滅感与
夫錢塘蘇小猶分西湖半侵成都薛涛尚占蜀土三尺彼無名妓行非高世此更愛姬部
實逾众乃葵玉之區将治埋香之地漸墟滇人三善我輩云表也所望主法西伯仁慕

竟夫義深封馬鬣傳喝秋墳並樹龜跌丰茲斤石庶幾覩青壕而認明妃淚黃鄉而知啻女維非碧金馬終古增色其為惜玉游者斯人豈好乎以上見正帝見閘記

高鵬年鷄足山游記

鷄足山者脈自崑崙而来古屬西域天竺界內梵語屈屈吒播陀此名鷄足山由西漢時而附中國攷傳法正宗及普僧法顯傳傳灯錄印土名山記大唐西域記諸經書皆言迦葉尊者入定處山高九千四百丈週四百里前到三巔後拖一崗宛然鷄足形也雄據六詔控引西蕃前臨蒼海後帶金沙連接三洲風和土美南有翠鉢羅窣堵波北有石室山信菩薩坐花道場其間奇峯幽壑川月溪泉若洞壁宸林坪峽皆賢聖路宝刹琳宮以及鼎虹飛瀑古木名花靈芝異獸有不可勝數者舉首仰者一名迦葉仰左頂南側崖如手臂高數百仞廣且數倍崖壁有痕而劖厥狀如門双闕宛然上簷形实大徐週迴隆起圍匪对掩中裂一隙其左右可三丈三尺高倍之而仰嵌其中鬼斧神工所謂迦葉奉佛金縷袈裟入定處也昔阿闍世王与阿难来朝石門自开去後復合何难刻像供奉其奉仰視為陡僻瞰無際下覩佛光人人可見所見各有不同合掌方觀

7-10-9-方觀

同谷中林木參天蓋深难入入者令人怖古座獅子蹲人今有然底禪徐寺基昔时三百六十

前名今尚有三十餘处寺院

佛光变現　佛光之現各名山或有之如三台峨嵋九華种々不一而鷄足山独冠之迎而止云收朝旭將升絶頂之上下視山腰白雲漸漫忽有圓光現于白雲之中山頂觀者不啻千萬人人各見光中惟現己像拱揖朝拜無不相應俗謂之攝身光又或时現三色真光形如彩虹而周輪圓滿又或絶頂遍現黃光佛殿左右無不漸漫僧中众皆行坐於光中經数时而始散也天氣清爽偶而初霽時為多盖冬多雨雪多昏霾霖淒則光不能時見也

華首灵異　華首高十餘丈其門中裂一隙作兩扇各闊三臆三寸有眼药水常々詳而旱曝不竭相傳即古三僧汪泪泉也昔有僧名小沈与二僧同居一茅菴偽自城市归索食於二僧々曰汝自城市来反索食於我耶沈遂圭叩華首門門諾然中開沈遂入二僧追呼至則石門闭二僧悔恨涌泪投身門外焚身处生柏二株至今存焉

山下土主　山下灵山一会坊在有土主廟此神儻左迦葉殿祀用血食萬曆年间忽有陕

西僧人来山将其神像负之而去寺僧众大驱逐而夺之其僧曰尊者遁扬何可牲酒作
污我已告巡道准斥此神下山矣僧以其诞争持之不撑其僧不能胜委其像於门外而去
寺僧穿之归重不能举是夜梦神曰我已为某僧所诉宜命移下山矣今洪颜居此复迷
我山下至次日忽见山下沙地一带村农具鼓乐来迎詢之则云某祖皆蔓土王神云欲来
山下卜地以居村相约迎之寺僧以所梦相符乃听舁下山建立今庙后细訪之则前此陕
西僧果於大理具詞巡道處告主神牲宰酒醴穢辱名山乞以法治之巡道曰彼神也
我何能禁僧曰但求准我詞僧自能治之巡道乃批准移下山僧遂来山殺猴神像故其
庙竟因之而迁至今神甚灵顕山下远近皆敬祀焉

香章治疫　本山多產香草红梗线叶远近進香者取归能治六畜瘟疫俗名之曰
香草

灵鹫来朝　每岁春夏之交有灵鹫百餘其形類我鳥而差小来朝拜首门其棲立
多於獅子林一帶大樹上

蛇不為灾　此山蛇多蛇從来不傷一人山有收蛇洞俗傳昔尊者收蛇於此洞故蛇不為害
鼓山下有白蟒見者反以為瑞

馴龍遂遁　鸡山龍潭灵泉百餘處經教皆傳迦葉入定时有七十二龍随来護衛故
山多龍今率皆馴伏金时現灵異而絶不為灾似受降伏於佛法者若悉於寺前大龍
潭初水務淘湧林梢此寇人不能犯及建寺後水漸激細龍遂遠移寺右巖即石
鍾寺左有赤龍潭初亦雲異雷今寺址漸廣龍宫亦有小龍
潭天地山下亦為龍宫建庵宇後遂為池治又山後峯藏洞右有上石潭嘗有小蛇遊
行水中時隐時現青紅黄白五色各異土人皆知為龍階雲时以牲酒酹之亭焉

泉通海海　河子孔水在山之南金井山下水從大石下通出合山上諸溪水繇雪隐桥出
泉通海也　闽川其水清漾奔騰金夏秋三冬秋涸不息山中諸溪水皆濁而孔水独清参与諸水俱
流而绝不相杂或云昔有人繇大理度海朝山於海中投其食食误落水中及至下山
小憩水边則見其物為食牙自此孔中流出乃知此水繇海通山而来百有餘里故俗

呼此水為金子孔蓋洱海又名西洱河故也

浦東優跡　白言通載云迦葉尊者大理蒼山入鷄足今洱海之东苑曲有大石一块上存尊者
足跡其深盈寸许

蜂頂四觀　（日觀）鷄鳴時山頂觀日者每言似巫岳三奇正如是也　（雲觀）西城雪山去此千里
每雲收霧斂山頂望見雪山連亘霄際玉峯崇潔冕旒心目有如觀面也　（海觀）西洱海
正遠山蒼光平如面蒼山相映若畫圖　（雲觀）而收天霽則白雲漫虛空備光變現作
种々相洵山頂之七可觀也

鷄山八景　（天柱佛光）鷄足四峯最高仰插雲漢名天柱山游觀者至山頂适遇風止
而收則佛光現於山下其变幻种々不一詳具四觀峯下

華首晴雷　華首门当山之極高處雷雨皆在其下每見山下雲暗一方雷声轟然
則知其下剌雨然山上日光四照晴明如故也

蒼山積雪　点蒼山積雪冬夏不消蒼素相间烟云繚绕实寺内奇觀而榆城正处
山麓反不能見惟此上正对之了可画乃天造地設以為鷄足之景非他处所能借也

洱海回風　洱水明淨与点蒼十九峯相映每風日晴明枫嵐映帶有非丹青所能
绘者惟鷄山全收其勝非真臭山收勝情老尊于此山者不知

塔院秋月　尊勝塔院在文華山塔高六丈八尺以垩紛堊白如玉秋月当空皎
潔互映加以院宇宏敞廊廡清稚山空祖静恍如濯魄冰壺矣

萬壑松涛　鷄足山遍產松树自巔至麓綿亘数十里加以此山深邃数龍枕崖
幽映別一天地洵与他處不同清風樓々音韻悠揚恒不令陶弘景聽之耳

飛瀑穿雲　山中瀑布大小十餘处而玉龍瀑為第一懸流千尺掩映崩树有时烟嵐旋繞隱蔽
出没对巔還觀勿疑中断矣

重崖返照　九重崖居山之东壁立千仞对照西陽每当夕陽返煜半殷助彩紅紫参状
自羅漢壁立与仞对照西陽每当夕陽返煜半殷助彩紅紫参状
奇觀也

書溪一滴　又鶏足摩訶迦葉尊者来摩陀国人也因世尊在灵山会上有大梵天王以金色波
罗花献佛請佛説法世尊登座拈花示衆是時百億人天比白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顔微笑
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実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嘱摩訶迦葉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脚梨国之遜告曰吾以正眼法藏密付于
汝汝当護持傳付将来一日因何難問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個甚麼迦葉応何
難何難應詔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既付法与阿難封者復以風幡必別於阿誰世王入鶏
豆山席草而坐自念今我被裏掃胆褂信僧伽梨必経五十七俱祇六十百千年至鶏勒出
世終不致怪（彼時阿難祝剃尊者像一尊遣於華氏城門今迦膩殿所供小像是也）出自
古画見中国雑記叢抄

美人安特羅入濮採集動物標本記

我国西南諸省物産富動植物種類甚多惟其地近西藏辺荒煙漫瘴学者罕至鮮
履其境近年以来欧美科学家不憚険阻至雲貴辺実地攷査者不乏其人於科学方
上地理上裨見頗多而以最近美国人安特羅氏 Mr. Arthur de C. Sowerby 之入濮探険尤為著名安
特羅氏於一九〇六年来華経両年之考察至次年九月始返美国其所採集各種動物標本於
博物学上極有價値故橋美国評論之評論中記特載此
安特羅氏為亜美利加博物院内哺乳動物部之幹事両年前由亜美利加博物院等捐経
費組織亜洲動物学探険隊以安特羅氏為隊員安特羅氏之夫人亦与同行全中雪山
攝影之戦此外携帯僕役六人皆剝鳥獣皮之工匠動人驚夫十五人此行目的在深入中国
内地採取各種動物標本以備博物院之参攷安特羅氏曾在歴史中国内地各省而在云南歴
時尤久至云南辺境与美人希勒尔氏 Mr. Geo. Shiller 相遇希勒尔氏為一著名探
険家曾随羅斯福至非洲探険其時従他処入云南境遂与安特羅等会合同至云南省
城希勒尔等以捜集小動物為目的与安特勒同在云南攷査歴両年之久始返美国
計携帰鳥獣爬虫等標本共四十一箱現皆蔵亜美利加博物院中安特羅之夫人沿途
攝有風景片及彩色之鳥獣照相多種計此次捜集之品多為従来博物採険隊所

来有云

安氏探險隊首至福建在福建居留二閱月乃西行入滇境其間皆山道山峯甚高探險隊經過處平均高度約離海面萬六千呎最高處離海面萬八千呎山上積雪終年不融日光映射風景絶佳途中經長江上流其地已距長江入口處二千三百哩有一大谷深約一哩長江自雪流出其風景之奇麗實為世界第一壯觀其地居人生文化極低視西人為異類安特罗夫人於途中扮作男裝尤引鄉民之注意自滇边至雲南有城住中盜賊充斥時有截取行旅之事安特罗氏等某次曾遇大封帝盜匪盜凡四十餘人挽頸向之安特罗乃婉詞譬諭導謂我輩為游歷而来行囊中僅有飲食必需之品非寨富巨貲可比云云盜始哼嘯而去計行程中途時遇監軍来被取雲南地區藏境居民漢人甚少而以黃人藏人為最多苗族凡三十餘种而最多者則為猓玀之三种而江以西則皆西藏人風俗与西藏無異矣

安特罗氏在滇藏边界蒐集动物達一千三百餘种之多皆特異之种類在动物学上極有價值有土產之羚羊数种学名尚未定出。毛相當於國產猞猁形生活於低山及叢灌間緬甸西藏喜馬拉耶及中國北部皆產之其形式在猫羊与山羊之間更有 Goat Ovis 亦係羚羊之一种狀如山羊体大三倍於羚羊生活於雪原及森林間此种动物最初產於南洋三蘇门答腊其学名為 Nemorhaedus, Hmal Chaks 後自蘇门答腊傳播至馬来半島復自馬来半島傳至緬甸中國今又見於滇境矣

鹿科亦有甚种矣

安特罗氏在雲南所蒐集之哺乳动物亦有多种並稱有之种类亦頗不多其最珍貴者為 Cervus 係鹿之一种体大兩倍於美洲產之麋鹿此外有猿猴之种内長臂猿兩种又有 Elaphodus (一种之小鹿) Tragulus 麝鹿 Muntjac 麂猫等數种及希有之类安特罗氏更捕得初生之蜜熊一头生後僅歷八日途中用作玩品計自滇境歷程萬五千哩攜至美國現尚生存亦珍貴之品也見報刊雲南

濮函產動調查

滇省山原交錯水草便利於收畜一通頗屬合宜昔因一般農民不知其利之所在鮮有飼養者利棄於地殊為可惜自光復後經當軸多方提倡般令勸導迄今始牛馬騾驴漸次發達茲將本年調查所得各數目分類編製為表俾牧畜家易於比較甚表列后

（滇中道所屬各区域）

一昆明馬一萬八千头牛一萬六千五百头羊八千五百头騾不明驴六萬九千头　二富民馬二千五百头牛三千头羊一萬一千头騾不明驴一萬三千头　三安寧馬不明牛不明羊三千头騾不明驴不明

一呈貢馬一千五百头牛一千五百头羊一千头騾五百头驴不明　四晋寧馬一万五千五百头牛二千五百头羊一万六千头騾五百头驴二万九千头　六宜良馬五百头牛五百头羊一千头騾不明驴六千头　七嵩明馬三千头牛六千头羊一千头騾五百头驴一万一千头　八徵江馬八千五百头羊一万零五百头騾五百头驴二万四千五百头　九昆陽馬一万四千五百头羊二千头騾不明驴六千头　十一玉溪馬三千头牛二千五百头羊八千头騾不明驴三万头　十二武定馬三千五百头牛一千五百头羊一千头騾五百头驴二千五百头　十三易門馬一千头羊五万头牛

（滇中区所属各区域）

十四禄丰馬五百头牛一千五百头羊二万头騾五百头驴一万五千五百头　十五江川馬四千头牛三千头羊三万五千头騾五百头驴五百头　十六路南馬四千头牛六千头羊未详騾五百头驴二万九千五百头　十七禄劝馬八千头牛七万一千头羊八千头騾未详驴一万一千头　十八晋寧馬四千头牛一万一千头羊六千头騾五百头驴一万六千头　十九馬龍馬五百头牛一千头羊五千头騾五百头驴未详　二十陸良馬五千头牛六千头羊三千头騾未详驴五千五百头　二十一曲靖馬五百头牛五百头羊二千五百头驴二千五百头　二十二元謀馬五百头牛二千五百头羊二千五百头騾一千五百头驴四千五百头　二十三羅益馬一万五千五百头牛二万三千头羊四万五千头騾一千五百头驴二万九千头　二十四鎮雄馬一千头牛五百头羊一万二千五百头騾五百头驴一万二千头　二十五廣通馬五百头牛一千头羊五百头騾未详驴二万头　二十六楚雄馬五百头牛

一千头羊三千五百头驟五百头孤二千头　二十七年定馬五百头牛五百头羊一千头驟五百头孤二万五
千头　二十八年裹馬四千头牛一万九千头羊二万六千五百头驟五百头孤二万七千头　二十九宣威馬四千
头牛一万○五百头羊二万九千头驟四千五百头孤四万八千头　三十摩剱馬五百头牛一万七千
头驟五百头孤一万五千头　三十一罗平馬三千五百头驟五百头孤二万六千头
三十二会澤馬五千五百头牛三千五百头羊二千五百头驟未详孤一万三千头　三十三普甸馬二千五百头羊
三千头羊二千五百头驟一千五百头孤一千头　三十四路通馬六千头牛一万头羊一万六千五百头驟一千头孤
一万七千头　三十五大関馬五百头牛五百头羊六千头驟未详孤一万一千头　三十六鎮雄馬五万五千头牛一万
头羊一万五千五百头驟六千头孤八万一千头　三十七永善馬三千头牛一百五百头羊九千头驟五百头孤五
千五百头　三十八鲁良馬一万七千头牛五千五百头羊八万一千头驟未详孤六万八千五百头　三十九恩馬
五百头牛三千五百头羊未详驟五百头孤二万○五百头　四十一景谷馬五百头牛七千头羊三万头驟未详孤五万○五百头

（普洱府自南道所属各区域）

四十镇沅馬五百头牛七千头羊三万头驟未详孤五万○五百头

驟未详孤六万五千头　四十二景东馬一千头牛一万头羊四万头驟未详孤六万五千头　四十三缅宁
馬五百头牛五千头羊八万头驟未详孤一万五千头　四十四宁洱馬一千头牛四千五百头羊五千头驟一千
五百头孤三千五百头　四十五思茅馬一千五百头牛八千头羊五千头驟一千头孤四千五百头　四十六蒙化
五百头牛万三千头羊一万一千头驟未详孤六万六千头　四十七普思沿边行政総局馬五百头牛六万五千
头羊五万一千头驟未详孤二万五千头　四十八师宗馬二千五百头牛一千头羊二万头驟一千五百头孤二万头　四十
九弥勒馬三千头牛三千头羊三千五百头驟一千头孤九千五百头　五十泸西馬五千头牛三千头羊二万○五百头
驟一千头孤一万五千百头　五十一邱北馬一千头牛三千五百头羊三千头驟一千头孤三千五百头　五十二通
海馬六千头牛一千五百头羊二千五百头驟一千头孤五千头　五十三河西馬一千头牛一千五百头驟五百头孤七千五百头
驟五百头孤三千头　五十四蔡馬一千头牛一千头羊一千五百头驟五百头孤一千五百头　五十五阿迷馬
一千头牛二千头羊六千头驟未详孤四千头　五十六蒙自馬一千头牛一千五百头羊一千五百头孤一千头　五十
七馬関馬一千头牛一千头羊五千头驟一千头孤八千头　五十八文山馬五千头牛六千头羊一万头驟二千头
孤二万头　五十九箇旧馬八千五百头牛一万头羊一万头驟九千五百头孤八千五百头　六十建水馬

二千头牛一千五百头羊三千五百头骡一千头豕五千六百头　六十一石屏马二千五百头牛二千头羊三千头骡
二千头豕三千五百头　六十二邱北马二千头牛一千五百头羊二千五百头骡一千头豕四千五百头　六十三
广南马三千头牛二千头羊五千五百头骡三千五百头豕五千五百头　六十四富州马一千五百头牛一千头
羊二千五百头骡三千五百头豕四千五百头

（腾越道所辖各属域）

六十五镇南马四千头牛八千五百头羊四千五百头骡五千五百头豕四千头　六十六姚安马五百头牛一千
头羊三千五百头骡五百头豕一万四千头　六十七大姚马一千头牛四千头羊七千头骡未详豕二万头
六十八祥云马四千五百头牛一千五百头羊九千五百头骡三千头豕四万头　六十九宾化马四千五百头　牛四
千五百头骡二千五百头豕一万七千五百头　七十楚坪马二千五百头牛五千五百头羊一万三千头骡二
千头豕二万头　七十一宾川马八千五百头牛一万五千五百头羊六万五千头骡未详豕八万头　七十
二凤仪马一千五百头牛一千头羊一千头骡未详豕八千头　七十三弥渡马三千五百头牛一千五百头
羊九千五百头骡五百头豕一万五千头　七十四蒙豊马三千头牛三千头羊三万头骡未详豕
三万头　七十五大理马二千头牛二千五百头羊一千头骡一千五百头豕二万六千五百头　七十六鄧
川马五千五百头牛一万一千五百头羊五万头骡三千五百头豕一万三千头　七十七漾濞马二千五百头牛
四千五百头羊一万二千头骡一千五百头豕九千头　以上见地
学杂志

遠東报雲南游記

雲南為中国西南部之一区省北接四川东南连贵州广西南为缅甸安南西与西藏及缅甸之
一部相毗实在中国为第二有而勘悉其情形者甚少占地凡十五万里人口约一千万人至千二百
万人全省多山东部有绝大高原约高五千尺至七千尺並多大平原及大湖而西部则有大河二横
着名曰澜公河一曰金沙江其大半在山间流过完甫云名城幸值流域一带之平原上人口颇众
惟有数县邻邑因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七三年之回乱尚未荒芜萧条未曾恢复原状雲南气候颇
佳於人滋适惟西南部流域向极接近安南之边境极多瘴气全省因多山故初舉車適性一名城
如雲南府及黄白始有之車輛可行各种货物类以騾牛小馬駄运或以差力担之自十月終至
六月初為一年充早时季即有商人结隊出发自雲南府至缅甸西藏广州諸地不絕于道雲

南固多富源行商云貨值倍徙舟車鐵道增多始覺便利其著名孔道与外省相通者凡五(一)自雲南府至緬甸之自月(譯音)經大理府一程曰及騰越其距離為五百零五英里需時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二)自大理府至已堵經蒲江府其距離為三百六十里需時三十日至二十四日此道接連雲南及西藏(三)自雲南府至廣州可用舟船需時不多(四)自雲南府至沿長江之宜昌過敘府其与敘府之距離為六百十八英里需時三十二日至三十六日(五)自大理府至緬甸之拉希哇過下关雲州及金沙江上之固龍渡其距離為三百六十英里需時千日至二十二日自六月至十月多雨固龍渡及雲州以南之道路皆成軒轅行旅為梗自雲南府至自月須過永昌及騰越其間道路皆石块堆砌畸岖不平而当其事者亦無修理之意有數处石子已鬆茶然四散人獸咸不能行為之雲南一省路事道路之可言不過小徑而已其最佳之一段則在下关至大理府間長八英理全路以花崗石砌成歷久已頗光滑雲南与白日間之交通終年便利無阻大河之上均置以桥將鉄鏈繫成作為圧勢非此寺桥則多而之候殊不能渡過滇公河及金沙江也桥裝頗穩固昌易循理每一桥約以鉄鏈九条至十条絞結而成而編繫於極堅固之碼头上經久無恙桥上加木板以便人行負行時搖蕩頗長然为能任重运貨極便每年必有規定时間加以察勘雨見鉄鏈暴露易於銹朽帝以抵大之絞盤經紫之云今日雲南第一急務要在極極里輸之法完滇緬甸之鉄道刘應從固龍渡起至雲州再由雲州接至下关其地財实為雲南之精華上至黔之區必不可忽視之也自固龍渡至雲州其距離為一百四十五英里自雲州至下关為一百九英里故固龍渡至雲州間如有鉄道相接其所述地極廣且与緬甸諸縣相近也

吳廷幹雲南歷年地震攷

據地质学家言地震之原因有三一曰火山暴发二曰地殼断層三曰地底空穴崩坼余深以為世界各國有所謂火山暴发者日本意大利是也有所謂地殼断層与夫地底空穴崩坼者我國西北為秋疆东南為雲南他不具論試以雲南歷年地震言之前漢成帝河平三年二月丙戌山崩壅江水逆流後漢安帝永初四年九月甲申益州郡地震就两漢此例而漢之震為巨也晉武帝太康七年秋肖朱提山崩壅為地震最著通三年建平地震其未見成实

宋徽宗大觀三年地震倒十六寺理宗淳祐九年已酉地震徽宗時儒先其寺倒民房甚多安然無恙耶元成宗大德六年十二月辛酉云南地震戊辰又震武宗至大元年六月丁酉雲南烏撒烏蒙三日之中地大震者六文宗至順三年五月云南大理普淜地震觀此則武宗時之地震後成宗文宗時為大明洪武十九年六月辛丑云南地震十一月己卯復震有聲矣宗天順二年七月金齒司地震坏城寬宗成化七年春正月順寧地震聲如雷踊日始定十年四月壬午鶴慶天地震十四年秋八月騰衛地震孝宗弘治元年大姚地震自城中裂再震漫合七年二月丁丑曲靖地震坏房屋壓死軍民十一年十月浪穹地震有聲如雷十二年雲南騰越地震夏六月景東地震十日而靜成化九年大震民屋多圮顧明地生白毛長寸許文而無冬宜良地震有聲自西南來如雷民居盡圮壓死約万計旬月常震越四年始定十二月嶲江地震官民廬舍傾坏人多壓死月餘乃止十三年滇三十一處同日地震見于院元吉南詔野史"十四年四月十六日劍川地震聲如雷土城官民廬舍皆圮可渡河迤檢司言自閏三月二十七日大雷雨不止至二十九日水漲山崩地裂山鳴如雷吼地陷湧出清泉數十派衝坏廬舍林梁及壓死人口牲畜無算十五年八月騰冲地震十六年滇地大震邆元郡侍郎徐松指滇祭山川之神武宗正德元年四月陝西府連日地震未發矣地震如雷凡五坏城垣屋舍壓傷人云南縣地震生白毛正德二年九月甲午雲南普淜地震四月乙未楚雄地三日五震至明年四月又連震十三日五月六日北勝地大震城倒西北地民居千餘所十月甲辰大理邓川劍川洱源海樂地震鶴慶劍川尤甚坏城垣廬舍壓死者之年春多子楚雄府自是日望甲子地震聲如雷自巳巳騰冲衛地震兩日坏城樓官民廨宇赤水源出田禾尽沒死傷甚众八年臨安地震有聲如雷三日乃止九年順寧地震自除閏十年景泰地大震民居半圮五月壬辰云南縣趙州北等衛地震踰月不止有一月三十震者黑氣如霧地裂水湧坏城垣官廨民居不可勝計死者數千人傷信之者百武宗正德元年鶴慶姚安麗江大姚同日地震官民廬舍俱毀始尽邓川大震六月又震八月又震八月丁丑大理洱地震至九月己未滇大震四日永昌地震十二月己未楚雄大理二府崇化景東二衛俱地震十二年云南秋異通海河西黄草頭

縣地震十三年六月大理及邓川二州浪穹鄧化乘震十月又震十五年三月安寧姚安宋川鄧化鶴丹俱地
震嘉靖七年雲南縣地震十年阿迷州雲縣地震一月數次踰月始定十六年曲靖霑益陸良馬龍羅次
地震十七年昆明地震數日乃止十八年三月臨安嵩明自地震自北而南亘百餘年始定七月甚雁
臨安廣西地震九月祿丰地震有声如雷雲南縣地震有声二十三年南安地震自丰二年至四十三四年
僅間隔五年無震其餘皆震穆宗隆庆五年六年地震神宗萬曆四年至四十八年此四十四年不震者十
三年而已光宗泰昌元年十月憲宗天啓元年四月俱有地震之災三年四月大理地震声如柳吼地
裂五区宗祯十六年姚安地震穆此可知明時多地震其震而傷人三年亦稀之可攷也清乾隆四十年
地震自六月至八月五十九年太和縣四月地屢震至三月方止嘉庆八年宋川地震道光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巳
刻昆明嵩明宜良河陽晉寧江川阿迷等十州縣同時地大震垣屋房舍傷斃男女六千七百餘口午未二時又震至酉又震十餘次廿四日又震十餘次廿五日民
壓斃男女六千七百餘口午未二時又震至酉又震十餘次廿四日又震十餘次廿五日民
眾次祿丰昆陽易门南安罹孟陸良宜平馬龍羊翼祝兵路南建水石屏通海曲溪元江鎮沅普洱北勝化鎮南趙州保山雲州鶴庆会理鹽井等方州縣同時亦
江鎮沅普洱北勝化鎮南趙州保山雲州鶴庆会理鹽井等方州縣同時亦

震洱有損傷房屋人口雲南地震之烈震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光緒丁亥石屏震光緒壬寅劍川
鶴庆震民國肇造以来尚戰城内震裂房屋人口俱有數傷今年夏曆春三月三十一日大理即不时
地震次日午後九时楊增劉旭加天地崩權應时旦夕全城宦廨民房商宇倒塌始塵壓斃人口與寅復同
时發生火警竟夕延燒越兩日犹餘震性未固时由震成实者如鳳儀漾濞劍川弥渡宾川此外微震
云縣頗多有会心微震余徵三性杰而三当今知音漢三地震其狂重多宴長短廣狹与夫狮吼
雷鳴決裂崩摧奇々怪々三惨狀圖為吾所目不忍親所不忍聞者而收其既震三後俱無大山因滑
而斷三回雲南之地震宅由於地殼斷層与地底空穴崩坼也明甚見明倫学
社課劉

重修宝幢山佛殿碑記

凡刹皆有紀独宝幢三佛殿無紀予青衿时读書於此甚異之後宦有滇也偶三前輩君子載
杖志曰佛爭夕摩伽陀原脩行於是地坐化為塔其徒曰特三年滿始為我壓因神柱于蜀三西假蜕該
躯于蜀王三第三子影返焉归而始尋前身也最得過私去膳人清漁者初土築為梯亭庵以作
飯依地嘉靖末等居士祖栻辰遂傾脩建三佛殿至萬曆初年因循人有素行不端者婦秽于

中遊為祝融所怒夜居凄滄為重建也凡閣凡堂靡不敷深即佛像僕迎鑄於盛墜隨置有寺住田一分坐落実
買村太平里五甲下秋粮三斗三升每年收租二十四罗又一分坐落細等青上村鎮表里一甲下秋粮三斗五升每年
收租六十罗通粮不多祝可傳奉香火至永曆辛卯年善士刘一誠道名御蓋又建桂香閣於寺之右鎮為三
教非歧门戶也置有常住田一分坐落秋生邑大桥边鎮表里西甲下秋粮二斗二升五合每年收租三十罗每年山斫
轎役大路為界至北井四以上三石俱属本寺栽種佑護慈之他號散林天间法事顧復之宰官居士沈正
托越諸君子檄者修之鉄者補之勿剪勿伐以永持于不敗刘三宝人天俱為作新是為而字又不止
在西方大聖人矣千解组问宗于山房间因紀之以誌不朽功德云皇明弘曆七年岁次庚己仲夏月吉旦
進士出身北京吏部驾封部前太常寺博士胡璉書丽山居士夜梦夜延鄉故雪鶴住持僧真徹前
建桂香阁善士刘御雲指揮陳已輔李鎮雄善士胡真七口口口

雪峦大弟阁下昨甫寄一書即已收覧伏維大夫人福壽崇愉如远視人日接瑞兒等即書知到泸
喜各赴吴门度岁以大夫人及贤侄僕於寒门相与三徵相待之厚知必又深切懇念才心惶悚靡已惟
有痛兒輩永敦友谊而已今岁刘整庵来僕若流妙时言及我修宝華山寺栽得明牌一座先德指

輝公与同人所立授書者為胡二峯先生已扶三敬之事之已切属驰書當膳
招寄数通以之寄弟侄曲阁書館編入舍名地不秘奇真难得事知弟必阔而起舞也三侄学佩僅
亦已送归奚于湘弟墓側慢修心事勉完而已家四叔至戊辰向計闰扣滿百岁天国分裂如此向
就呈請旌典且亦不必待旌而重也拟草具事狀後(拟稿寄弟又二稿可不
必再草時特附聞云)寄請弟賜一大文外如
太史乐老墓生行狀少元諸公為乞其賜以詩文用观家乘(三不相慈聽便可也)強干例種多矣
先以孝裔馬去年三内统計漢人死於兵戈水火饑荒瘟疫地震之叔者数至廿萬造叔伊誰良
堪悲慨茫茫来日更不知結局如何而耿耿婦子向火乞鬼方营之亟之不知有羞恥事謂之何
哉夜灯草札敬叩侍安不備愚兄薛梯首四月十日

襄安騰沖李雪生閣樓根深精刊其鄉明季胡二峯侍部理遍稿僅文四百多篇自傳附
近安宝華山脩寺極地得名碑即稿中所收云設書宝華山重脩佛殿碑記原石也尚未
刘模刘楚洋識部整湘拓数幅来以一部我以一寄雪生余持以校刊本訂误数百碑末
胡公有結衔又有题名数人雪生云元德指揮鍾矣公名亦列焉而刊稿时尚不具幸得原

亟可石以補載又按騰誌稱胡公崇祝未遷太僕寺卿復归而碑作於永曆七年癸巳結銜
[illegible]職署吏部郎意公之擢太僕卿蓋二侍自至永曆由安隆移蹕駐滇時此可以訂志誤指揮鍾
美公孝氏譜載名正雄雄而碑作鎮雄此可以補攷異宂石之有関於掌故也如此柳亦可貴矣
憶民国壬子春与雪生拉宝峯寺下榻小樓即胡公讀書處見補亭公舊題行楽地艸天多
處坐到山高月小時之句辞意包蓄殆臨江还又山时秤吟今人悲歎想像於不置今復摩拭石
墨藉以攷文献而垂信後来詷非於先正有冥契之緣耶緻跋於拓本以質之雪生梦庠倘
亦謂為非偶然也丙寅七夕 此劍川趙介庵先生自跋其所存拓本語抄示雪生雪生嘱
為轉錄於此攷指揮鍾美公名徵諸明崇禎間建公父千戶世醫公墓碑後鎮与此碑同
而公墓碑与李氏譜均從正譜為公商頼揮公脩訂公墓碑亦其手建时書清乾隆五
十九年去公稅近意其改正必有所本豈公初名鎮雄後改正雄耶國変公隱居曲
石易名以見志理或然与民國十六年丁卯人日里人李曰垓識

胡公璇原名璋字室樹號二峯騰越西衛人曆心陀王之学崇禎甲戌進士官北京驗封
司郎中憂归永曆丁酉以太僕寺卿兼二部右侍郎与鄒昌期楊載上恢復八策格于
內豎不用戊戌値蹕奔緬至鉄壁关散失归隱宝峯山著有三峯詩文集南疆紀事
諸書皆散失無存今惟宝峯寺熟公親書聯曰行来地艸天多處坐到山高月小時額
曰振衣千仞六言颂其概矣

李公鎮雄字鍾美雲南騰冲衛人世襲千戶應官都指揮僉事練兵禦緬管厨扈永
曆帝奔緬散失退隱曲石戒子孫勿求進子旭孫琮伯均績学能文遵遺命不与考試
以布衣終三世為明遺臣云

民國十五年七月長乐黃葆戊観錄

憶叔依然是佛身後賢朦拜記修因桂氏香裏経巖栗三字題名最三珍 開山居士夜

拱辰栝越指揮李与孫一樣掌官性福德布衣十世有傳人　將軍家世不知秦八表揮戈竟策
新餘事並堪追遠祖南華聖地開荊榛韶州象鼻峯南華寺唐六祖大師明懸山真身
俱在民國八九年印公駐節其間捐金脩葺並為清查寺產事曾被召宿寺參礼民國十
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嘉興沈鈞儒謹題
明季石刻傳拓最稀鄙陋所知惟此与粤中張南人墓志耳張志作於弘光元年為黎忠愍
遜球撰書此則永曆七年胡三峯先生手筆当時明社已墟一三遺臣茹苦含辛勉存正朔
弘光享祚短促永曆則備極轉徙此類碑志天壤間恐亦無多二公志迹賴是以傳固不独
以罕而見珍也印泉過閩撰命題丁卯暮春閩中陳衍修
明永曆重修金峯山佛殿碑記印泉先生要書識即新建正于邸夏四月崇明重大事
明季工部侍郎胡璇三峯有重脩寶峯山佛殿碑記民國農商總長李根源印泉搜采刻之
而授著事月不可考近歲重脩是寺原碑出土完好無缺署正朔曰皇明永曆七年仲夏印
泉先德指揮鍾英公衡名列為事君物辦曰印泉嘗以其先鍾英公泛亡之節語余而于

傳記無可徵訊今得是碑官位名氏具在且有永曆七年之文非弟李氏奉以為宝在歷
朝石刻中亦如吉光片羽諒哉是言顧亭林于甲辰申後京嗣謁陵諸作皆典重為備皇
室感慨具亡不著衰颯之筆近人跋句亦依然清庙生民作未肯亡明一寸心今是碑記殿宇與
廢及寺產界址租粮至為詳悉結語曰願後之君子勿前勿伐永持於不激則三宝人天俱
為煥彩当瑣尾流離之際而無一衰歇前簡之語与真林同符於此可覘前人志節之所存
養矣印泉屬題敬讀數過綴語以志景仰丁卯嘉平月小除夕曰曲靖孫光庭識於吳
門潮园

二百餘年太常筆三峯先生前明
宗室太常博士　八千里外宝峯山流桑世变今猶昔留得南疆石墨斑
永明宰事隆西裔（即公祖德鍾英公列名开山居士下）名共鐫此日之星一旦舊文言前朝
猶紀義師年　貞民选傳吳郡百世君家仰祖風曲石回居添掌故名山永宝攀英碑同印
泉先生命題胡三峯先生宝峯寺碑記拓本漫題三律呈教戊辰古曆五月平江遺民吳
萱培雲龕錄稿

君臣板荡流离日南缴精蓝尚晏然善为义归绵甲子之孙十世绵教傳 漢南之秋朱烟
雪尚浮宫碑记汗青师友渊源恢复感物难可谓有神灵即泉先生庶显即乞呵心晏寒饭
一廛吾
漢腊孤檠一角天韩陵宅名潮前贤相轴独豹母心在公案翻秋岛妙莲即泉先生命题金天羽
漢腊依稀河岳在胡僧重语叔灰然之儒佛法今俱尽义士忠臣淡虏傳 橘署曾不感觏
零朴似贡松阅岁青亭聚事三身宜敢法要经多难参禅灵谭艺元先生题记特论甚卓闳
以自勉依张氏庸谈即泉先生教正戊辰三秋前二日贾树芬
叔馀宝华寺赐紫摩伽陀吏部碑文并腾衡善士多金身佛弟子钦壁漢山何徵李指禅衲谨
拨反回戈即泉先生属天风吕志伊
辛亥春以屯马事归里访胡三峯先生遗书获三同学受言家藏其王父之更文先生独垂
为抄本有此文稿之昆明刻入先生残集中今岁乡人刘爱泽整湘黄绮裹闲锦绦友著
宗禅原义系感吕诸君重借山寺板士淳前刻存原名高五尺三寸广二尺一寸十四行四十

四字皇明永曆七年岁次癸巳仲夏月赐进士出身北京吏部验封郎前太常寺博士胡璉書先
十四祖指揮鍾英府君名永列粤天南延宝谱之狂喜敬付装池子孫世守惟今腾衡无但
性禀辰建鄉子孫其已無人即物改性即待改丙寅中秋节根原見腾冲李氏
家藏拓本

九保沿革記

九保故南甸土司地始名南宋清乾隆三十四年经略大学士傅恒奏設南甸营守備管理地方
民事務直轄杉木箐東岸設汛弹压稽查改土归流節制南甸干崖陇川盏達猫邻戶撒腊撒七土司
駐兵千名遂称南甸营又称南甸城後整雄州大姚人千餘戶实之三十九年改南甸营為
腾越鎮左营設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四員外委員六員又於其地設州判一員管
理詞訟軍粮事道光三年改州判為经歷感丰四年移经歷於隴川江回弹事归腾越方直
轄当是时人口凡千八百戶六千杜秀乱起南甸营当西南重衝十八年间四陷於賊官署
倉廒焚燬殆尽壮丁死於难者千餘人同治十三年戶口纔百六七十戶不及道咸间什一光
緒三十一年巡抚林绍年奏裁经历营设都司千把各官地方事宜归腾越子

人口增至三百餘戶功農講學在鎮布業稍稍有富庶之象乃宣統三年分劃地方自治區域以南甸營併入城保故改名九保宣統三年冬季三月里人李根源撰

九保里賢錄

九保故南甸營駐地自清乾隆中設營五十年間生聚日密而天物之奇紀盛潮洶掌時之難也咸丰初回亂以起用兵垂三十載九保被兵禍尤深而里人亦多以武功頭然流亡飢殍至今未復其初為夫九保控七土司廣其上遊為騰沖屏蔽屏其地者固宜習於武備而邊境無事日久漸忘文學矣近世鄉人父老以謂斯土之興時近百年而黎獻派乃慨然創脩里賢祠祀九保全盛左邊徼其人才物力不亞比都邑之盛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可沒也故錄里賢九人脩徼信亦使後之人有所興起也

張才字和齋任龍陵協守前騰越鎮左營都司劍川營都司雲南撫標右營遊擊道光十八年出師貴州征苗迭著戰功洊升尊義協副將署威寧鎮總兵積勞卒於軍賜總兵軍營恩恤例賜卹入祀貴州雲南兩省昭忠祠贈一子二品蔭生

守備世龍雲騎尉

柯國升騰越鎮左營外委咸丰丙辰征姚州力戰數月逼抵普昌河楚武闗陷役世龍雲騎尉姚州普昌河楚武闗陷役里人從軍死者三百餘人

曹輔清字元伯騰越千總乾隆辛卯征緬晉之秋路援絕死之

李殿綬字鳴臯任騰越鎮中營把總龍陵營千總姚州楚武關團與賊戰於緬晉之秋路援絕死之

於郡西烏山受重創自投於水部率救起賜花翎之明年傷發而卒見劍川協副將先生所撰先大父墓志

陳上進字月慶任永昌協把總騰越鎮左營千總左營守備左營都司咸同間力保南甸營安輯南手隴盞老土司先後與賊數十戰積勞病卒

曹詩傳字子儆騰越千總廣生之詩文集行鄉里一鄉矜式咸同間賊勢限甚嘗單

金鑾官騰越鎮左營把總道光丙午永昌烏鴉河之役血戰援絕死之贈守備世襲雲騎尉烏鴉河之役里人從軍死者百餘人

解魁應任騰越鎮前窩汛外委左營把總道光丙午永昌烏鴉河之戰与金鑾同時陣亡贈

礼話之不為動惟教授後進樂道無倦

曹三驛之子璐先雲南洱海兵備僉事夢雲業生事母孝

旗官第一營中隊長騰冲役補陸軍步兵少校團第二協第六團

第一營三長民國四年袁世凱称帝云南声討肅顧西珍梯團隨蔡鍔出四川拒北軍任偏擾敵

長邑程赴納溪方攸时團罗佛重与袁軍搏戰已急持膠着擾戰逐敗敵軍尽復所失陣地中

彈穿膺越二日而卒赴義軍自是役乃轉敗為功云中華民國六年三月里人李根源以上見李

根源九保

全石
文存

李根源曲石雜抄

飯罷老人書現九保大樹歌并序樹在騰衝九保鄉都司署後檐外子石印泉家世居其旁

高可千尺大數十圍蔭三十餘畝鴉巢甚上以萬計下建振鷺亭明永樂帝年繪駐蹕於

此余曾俯仰悵弘記後三年乙卯冬武侯祠前之相此可行佛一三愛為歌以紀之延東所見大

風起兮大樹鳴樹上風声禄鳥声鳥声鳥影翻作兮鳥死樹上明振兮鷺鳥飛振鷺

亭前人結構幾經营幾興幾廢亭廣何如德政歌大樹青大樹蔥蔥統不計年傳聞產

自米元前樹吐銳鬚根按地樹撑虬幹枝干摩天盤踞得地依城郭西望瞻仰萬人讫扶蘇翌華葉

沒青枝行佛青宮連翌圖楊閣翌年垂是幼似為六朝設雲棧海上蛟層氣吞吐傳人間鳥

鳴歌深泊叢塵天子幸边郵驛華倉皇樹下止莽兮何曩見行宮綠陰猶記漫參差昆風

雲候問閱首桑勃鬱宅接溢江夏手扳振鷺歌得呼九皐鳴鶴与翱翔樹兮樹兮尔何

善人不如尔聊可勉煉砂成露柱市仙憑笑秦皇与漢武山水鍾毓仗神明扶持四直陰重

土今見樹下立將軍樹与將軍迴不群盡東和我大樹歌為某將軍不世勳 現守俯張騰

越九保人善有飯罷山房詩抄三卷騰越杜乱絕実一卷此詩民國元年六月投寄时

余自騰越返滇展大理也

雪鑄雲弄湖曲 鄧川縣有西湖亦名蒼山雪弄峯前楊迴廬老廣文拉邀回榻一泛

舟湖中野眺三人荷花高柄月上始归騰冲公嬾其畫回為易今名集館湖上默檀舟云

要識南云多窗竜不泛西子到眉瞬點人傳三追憶勝拉通補作此曲云弄峯值好放

船東西南北無田田波跳魚忘知魚戲形迁千山待月圓蝴眉窈窕不同額豈有明妝定姓西
認取故山雲物美春風休羨浣沙漫　和東坡樓旬韻呈騰沖公余西至騰沖食樓旬作
憂甚美而騰沖謂之樓芭及讀東坡集樓旬詩其敘形食法尤悉然今蜀中顧罕知者
獨騰沖人知食之余去騰沖十餘載不復澤見此物今年春於吳下人家園中偶見兩本騰沖
公大喜手自採摘笔以享嘗然已花不中食余因念昔人詠此者稀故次東坡咏續為二首聊
備樓旬故事就身珍之國皇尾腹中乃有鯉魚子稍下鹽豉持作羹千里湖蓴無此美春
寒犹雪子已繁步採伐樓不死年陰煮酒復何年極目羣煙迷大理且無椰葉与蕉尾取
悦滇臣非君子歟之直木有本性子如諫果美後美木中乃有核龍遂致區區不惜死亦知密
災运可救但恐獨採失其理　鐫字漢生一字可鑄江西南康人生長雲南余同学友也左漢在
陳在粤在滇部均任余祕長著有龍喜詩文集若干卷此詩手澤中風土有関亟錄存之
事炳靜遊里龍澤归來五華山書残松花峭今隔黑水祠窮荒行欲甲盡老策無長劍重
看黃馬供厨致白鹿武侯祠下宿扶杖支頽　出東川留別宴廣曜伐論漢士吾思
楊清中恒消薄蝕東勝寄平城形勢稍殊音安先与異情願君恢鄭略不必謀維横
兵氣連冥会偏安问漢圖江源初发迎夏潦細論都直北餘逋寇当関豈一夫許將壽者
事还報赤松無太史吾兄民國六年以護法事赴雲南而川而鄂于九年归上海鈔此兩
詩見示燭以黑龍潭詩寄漢摩厳今犹未果行也
寸閑春徐烈士天縱改葬路穴哭之淳詩三首並序天縱之子潮青雲南姚州人壽縉騰
冲清遊擊上之公孫子今陝西省長即皇考李君妻弟余感也肄業雲南法政学校表世
凱救國謀帝制漢督唐继堯自稱君憲罪罟不絕口逐於甲寅重九
在被难断身首手足為六柩修酹三刑黨孫烈明北城外手画十一月其長姊徐莊為之改
葬墨亦庵後君死难時年才十九歸慶雨翻雲幾変迁血移而帝忽而天漢共意欲
短景士夢起瓜牖貧女事未淳裏尸性馬革包教埋骨卜牛眠女適李皇閩中徐岁
步招魂到墓田七尺郎孤付一邱相將臨穴淚回流冤沉三字莫須有恨抱千秋那便休吴
季懸徐當掛劍夏解生有妙竟同仇豐碑屹三鑑名姓烈々與三正氣留青山到歌

骨堪藏豈必拘土悉故鄉晃海春潮聲帶怨螺峯秋月色無光還家有杖尤堪憶
迷路何年再遂羊羣傍雲花須悟取形將到皖付空王 湘泰字曉亭騰越洞坪人
光緒乙未進士官刑部主事貴州黃平州知州天祿墓碣劍川趙趾村夫子疑傳石門
李髯吾執中挽
晉王李定國寬減常住錢糧檄派令諭照湯鴻臣名山滇西形勝本藩西征既捷便
道進香遵奉慈諭敬趋覲已悉惟是奉命班師無庸久駐即令回京亦無候旨之僧名咸稱私迈
差徭因念其供奉香灯生子常住寺僧別無庇計雖派宜占注寬即或增加四粮
有司豈為減豁至於本山度牒援納已經通免自後或有奸胥積棍擅派勒逼住
官長搜求殘蹟許尔各寺僧人指名控究永為遵守俾勿違忽此諭
月十九日民國元年七月侍楓師游鷄足山住悲松寺半月於寺之天王殿得此令諭爷
墨印硃完整如新可寶也晉王遣蹟國中寧靚惟永平丁當山水圖寺存童西禪
寺水陸與此可稱雙壁

滇事拾遺卷六目錄

滇中詩人
九子梅花詩
白綾作祇
周修唱和詩詞
樹頭酒
火把節
雲南古佛國
可憐坡
魚陣
蠻化曲
明貞女
滇中古書
咏刺桐花詩
蘭氏兄弟餞詩
懷歸詩
陳圓圓像
尹指玄
劉孝二將
天生橋
兩河口
鬬水
尹先生傳

讀茶
顏洞
點蒼山
吳三桂
三桂新府
周王元年
滇中三好
尹會人
劉中丞
西選年選後選
錢南園勸秦國奉之勇決
啞孝子
大理三塔寺碑
軟玉
滇草木志
宮中帳簿
五華山故宮
三桂輕財好士
八面觀音四面觀音
尹閻學
僭通錢文
武風子
雲南鐵索橋
上平西血書

平西潘下老生

吳三桂之通賊

潘鐸遇害

者貴

馬維騏

馮子才

繆素筠二

夏祖訓

漢省運銅差之苦累

錢南園通改之敢言

鄧爾恒被害

陸葆德

繆素筠

甲申越南戰事襍紀

閻禎帇

滇事拾遺卷六

昆明何小泉輯

滇中詩人

滇中詩人永樂間称平居陳郭郭詩有唐風三子遠不及也其竹枝詞云金馬何曾半步行碧鷄那解五更鳴儂家夫婦久離別恰似兩山空得名又登碧鷄山太華寺云聯云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来一時閻筆

滇中古書

巡撫顧應祥刻常璩南中志於滇意甚善而未盡今滇中古書如南中行記撰緝志幸恰顧錄等絶無傳本其刻諸史如史記兩漢西南傳新舊唐書南詔兩冀騶國傳宋史大理傳元史緬國傳又皆散見未有會歸楊慎采自古通作滇載記僅備小說備合南中志十一种為合刻上下千餘載差足一方之典則矣

九字梅花詩

楊升菴丹鉛錄曰元天目山釋明本有九字梅花詩滇南唐鍔以為不佳屬予作一首乃口占云元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萼梅蕊早侵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隴頭去相思忽到盧仝宅下来歌殘冰調況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風合鬱恨高揚三弄叫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

咏刺桐花詩

瞥学雲南彭緇咏刺桐花云樹頭樹底花叢叢風吹綠葉翠翩翩鷺中幾枝紅鸚鵡刺桐花雲南名鸚哥花形酷似之彭詩本四句余刪其首復謂之有覺意足乃不更改

白綾作祓

楊慎戍永昌過姚諸郡所至檐嫗伶以隨蠻酋欲求其詩輒不可得乃以白綾作祓遺諸妓服之酒後乞詩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揮滿裙袖酋重價贖歸楊後知之更以為快

蘭氏兄弟餘詩

楊林蘭廷瑞信天翁詩云荷錢荇帶綠江空嗟鯉含鉤淺水中波上魚鷹食未飽死信天翁詩中有諷其夏日詩終日倦抽对水鷗園林長夏似深秋棋龍細灑鶯黃雨涼意蕭蕭風

滿樓春夜云枕上詩成喜不勝起尋筆硯旋呼灯銀瓶取尽梅花水已被霜風凍作冰題嫦娥奔月圖寄劉勿菴并計已窮葉砧應悔洞房空当时射日多猶在何似無能近月中三詩皆可嘉信天翁此鳥也食魚而不能捕候魚鷹下浮偶隆者拾而食之楼漢補三英傳云魏止荀攸林人兵襲之后著述散失其父世孫世昌所遺斷簡殘編内有止菴元日家庆沁園春一調甲辰元夕懷亡弟一闋梅一調四月二十一日弄弟忌後西江月一調又古碑錦景泰年候山園春字合參之則止菴兄弟三人皆能詩惡秀茂字也惡後秀字也惡瑞或止菴之又一弟也享遠遺名無可考又卅菴詩云兩度和光吹白雪費生東海挹清芬何為續稽康傳題作楊林而隐君和光止菴別號東晦詩不存

用修唱和詩詞

用修冬戍滇中婦黃喬一律云鴈秋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北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煙君斷腸回归回归愁发暮甚而其鬼朝陽相思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鷄下夜郎又黃鶯兒一詞秧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金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等書难無情征鴈秋不到滇南楊又別和二詞俱不能勝詞云夜雨滴空階傷愁人枕畔来鄉心一片無聊賴滇海睁懶楷妝歌懶裁池郎多病寬腰帶望琴台迢迢天外懷抱幾时開霽雨帶殘虹映斜陽一抹紅樓頭畫角收三弄東林晚鐘南天晚陽黃昏新月紅初控望長空披襟誰共萬里登台風絲雨湿流光愛青苔繡紋情鴛鴦浦外清波漲新篁送凉幽芳弄香雲廊水樹堪趋賞倒金觴形骸放浪到處是家鄉

懷歸詩

楊用修在滇中有懷歸詩是橋南望沈犀渚雪嶺西連抱海河幽塞砌茫魂夢隔山川迢迢別离多汀洲春雨暮芳杜茅屋秋風帶女蘿心事未從詹尹卜生涯聊逐楚人歌後暫归沪已七十餘而滇士有讀之輒泣王宫兩者易俗庆人也使四指揮以銀鐺鎖来用修不得已至滇則易已墨敗用修竟不能歸病寓禪寺以沒以上見尤蒸書談

樹頭酒

樹名滇亦產之莽狀類楼葉赤似之結子時取其子入地窖長芽三四寸味似菠菇結子之

梗削其一片以缶承之一夜下白汁碗許每株十餘棵不等初取服之味甘似釀醴酒又越半日帶
辣味隔宿則帶酸矣憨之即成沙糖砍釀為酒以水漬之投以糵皮六七日釀之即燒酒矣味
亦與米酒不大異其葉可焉字根可為帚表人謂之棕錢樹云

陳圖圖像

桐陰清話舒鉄雲孝廉嘗游雲南五華山筆國寺後有樓相傳為平陵故妃圖圖妝閣寺
僧引登見美人小影一幅蓋圖圖像也歸題詩云武安席上事如何玉帳秦州夜渡河豈有
佳人難再得可憐朝士已無多黃塵蔽市三軍泣青史吳宮一曲歌畢竟桓溫老奴子五
羊縣淞睇雙蛾梭圖圖出家蛾眉見機獨早當影而去豈寓拈花微笑之旨耶

火把節

滇省農民每歲六月二十五日（或又作六月二十四日）夜中特炬照耀田間以祈年謂之火
把節亦謂之星回節其說有三武侯征南蠻於是日擒孟獲侵夜入城城中父老設庭
燎以迎之曼阿奴之妻阿南美而艷漢將郭忠信計殺阿奴將逼污阿南南紿之曰妾
以重女上配中朝將軍實為尊主將軍真情我許於暮次發故夫及所服御之物更於是日偏設圍
中使羣黎感集觀礼妾既呈以告報故夫亦示非篤合也尊主偏聽為死不敢逃命明日刻楚張火
其下阿南感節而出拍佩刀拔火合火熾重衆言曰妾雖

陳景漢紀游 灵鷲到刹相望蓋在天竺幅員之內為阿育王故封曾建八萬四千塔大理塔基數百皆其舊址唐武德三年詔三百沙門入天竺求舍利及梵書至開宝九年始归其記錄行程回巍峯回鸡足回優波掬多回王舍城回鹫峯回阿雜半身舍利塔回畢鉢羅窟以今考之皆在大理古迹也蓋当日由西番入天竺而特東行以達大理者緣南詔為蒙氏地而黔蜀路不通也又釋迦死時迦葉尊者勅阇崛山後入鸡足鸡足与灵鷲相望而畢鉢羅崛舍利塔見存与通紀画陽柒俎吳船錄舊唐書俱同一轍則世之所謂僞國者即今滇西無疑矣

刘李三将

李聘三珍國善捶士卒招来六囘尊礼儒士禁淫擄此其所長而剛愎自用言大而夸短於算盖刘资美光煥嚴整步伍勇於決戰人所畏服而慢士不禁擄掠

可憐坡

坡在河東羊困壁乱東山经可憐坡感此地名追痛妾興来文武以干戈為兒戲鄉紳以清談為面略真有最可憐不勝憐者也

夫生桥

大理之天生桥特占右耳此則两山合攏水從下流行客恒於其上止宿便於圍棚容馬二三百匹

魚陣

雨辰者和順三合桥下摩魚各以類從大者前小者後隊伍整肅如布陣然亦兵家之应也

两河口

交老傳言喇巴龔灰两河相逢年即大飢屢驗不爽

蒙化曲

蒙化曲起於南詔溫麗而哀其中頗有遠古樂府者聊採數語以当竹枝詞其曲云梅花开迟开早开迟即自知祇見落花无上枝剖開梅花肉見梅核咬開梅核

見梅心原詞梅心莫帶寒酸意子滿枝頭桑滿陰二句暢神
尹義雲續

阿水

在臺冲明朗練倍名水廝打夏秋之間二水勢均力敵雷鳴深洞雪舞晴天亦奇觀也

明貞女

貞女臺冲武生明金鑑女聰穎美而通書史明大義許字馬錫九之子未娶而死女截髮如素
矢志守貞閨媒妁來論零不已終日惟焚香誦經踰十年跌坐而逝年二十九歲也

尹先生傳

尹先生諱藝字樹人號雲農臺邳河西郭漢村人性伉爽貌丰碩倜儻修偉聲洪善辯好讀
王霸經世大略道光甲午舉於鄉甲辰大挑以知縣發廣東丁艱在籍杜門不出咸豐癸丑
先生倡義與鄉人劉先煥李珍圖練鄉團固守城丰六年十月逆弁張玘自杉木嶺竄擾二年
餘據長寨當衝攻甸營左棕河西先生督鄉兵千五百餘人會左營守備陳上進與賊戰三晝夜
斬偽先鋒馬斗丈教賊百餘賊眾潰散張玘就擒伏誅八年十月賊魁馬元海再率三千

餘人據長寨抵亞別亞竜沙溝丙海等處先生揚言兵與賊戰四日斬馬元
海救賊三百餘賊潰去九年正月馬富村賊首馬國奎率賊三千餘據河東岔馬逸最東
吳等地東攻清水明朗西攻河西南靣向營先生率河西清水明朗鄉勇三千餘人血戰及兩月
練經尹天錫統道義賊糧匯賊膜皆受敵逆適丟天陽亟勝復而舉荷花池等地先後三戰
敗賊千餘鄉練陣亡者五百餘人十年十月烏富馬國奎率賊三千餘據河東岔馬逸最東
地被朗清寨百里三河集練與賊五戰皆捷賊遂遁去十一年六月二十
三日永昌府城失陷偽大都督蔡七三舉兵叛朝廷騰越先生整隊赴期於九月二十三日赴援先一
夕經兵明慶開城降回獄張紹平等合黨合謀金澤死之人心瓦解賊眾四五股每
股動以萬計先生力不支回戰旦至休息於萬佛寺擬遠近忠義之
士稍久咱亟重圍紳自猶竜寺兵來會李珍國由緬甸間風而歸蔣相士趙純裹鄭景沙
各舉義旗拒死不屈先是自蒙已為賊脅先生合李珍國退守戛
論先生退保河西時劉先煥郭將崇生藻李珍國等戮
力之二軍成甚振先生性公之於崩厥

酌定軍机分道恢復乃遍歷西山安輯殊卡二年正月就淩匪千五百人突擾雞卜司座殺我之背先生一面發
赤山義勇亟救又函合李珍國董國紳四面邀擊斬無遺遂定羅卜司座先生駐壺東洪地收遺粮
道既而六土司挾穆武之見先生由壺東洪移戍福極輯六司乃皆誠服三年正月賊攻猛約止那岡
溫董國紳尹銘佩率兵西剿河西為根本重地先生移駐阿西隨地稠和將士刃裸蕎田廣儲糗粮招
撫流亡来归者二千餘眾四年正月賊踪益熾福木圖珍攻壺五月珍圍部屬楊玉堂攻復之先生乘勝收
猛宋猛乃各要隘五年十二月偽大司空老國編國攻壺牟先生自信出集鄉勇得五屬百餘人行至鄭馬
善勵学於書無所不读临帝崩父貞桂珍舁自楊侍御天柱石屏復赤城為結同舉於鄉壹意著
相契生平著述甚富每有作輒毫无秘蚤我馬间未雲廢吟咿著有實農文集十卷廿我帝诗
肇乎考文归来倫制藝一卷跑难後散侠無存根源倫為搜訪從越今秩帥雲澤詩一冊曹倫

瑶先生霖得诗一冊先生脆倖德於外得诗一冊而文集制藝竟付灰燼嗚呼惜哉根原居南甸昔今阪
名衛距邦读僅六里而先生大父鳴臺公復梳業於先生孝文時帝先生之門時帝先生诗傳
又世明哑兩家子姪時相往还故根原知先生生平最悉迄今读其帝明雪诗歌行暨紀杜亂諸篇
可以想見先生之志節矣根原勘而梓之嘉惠係林故鄉文献已郎庚戌夏六同里後学李根原
謹撰於昆明之思沐小墅以上見尹雲世
我帝诗傳

滇茶

滇茶威行者同本邦曰普洱本邦業家號為滋味茶珍品別有毛尖茶芽茶女兒毛尖即兩前所採者不作團味淡香如秋荷色嫩綠可愛芽茶
輕毛尖稍壯采治成团以二男四男為率人多重之外间不可多見女兒茶亦芽茶之类取於穀
雨後以一斤至十斤為一团皆夷女采治貨銀以充儀資故名曰倒用三者兼備貢其餘分麗林皆
散卖希肆间最為麗者熬膏成餅摹印其上遊其地者帝之以作餽遺又有蕊珠茶形如甘露
子而差小实則非茶特差標之耳屋頂章玉皇殿内一旗一槍色堂碧不殊杭之龍井惟

氣味特烈特覺不適於口性又極寒無龍井中和之氣矣

大理三塔寺碑

寺碑原在黃華山金粟林王庭筠四絕句詩也嘉靖間金事徐某撰帖至李元陽而摹之其待曰平疊

祠東古佛堂人傳楞字自隋唐年深寺廢無僧住滿谷西風集葉黃手拄一枝青竹杖笑看日挂百

錢投之陽啟下山更好深林無人不可留挂鏡台西推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雲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

改過暑宮帝遺名水護此邦千家懸之嶽西望山僧乞与山前地拾茗先開四十度今碑在大理三塔寺

人下洞一說仰附於洞前三里棒夫而下鐵閘眼小老龍出入絕多中洞口獅象相峙內別有生之會蹴開三扁名

白鶴青魚黃羅華紅桌圍種々色相免然而鐘鼓二石扣之声切肖也再深入觀音半身面如傳

粉唇若点硃頭髮一髻右有青石鏡屏右有白石鸚鵡尽処石床一具上下四柱美花飾壁即人間

之按步承也上洞一個一道蹲踞相視若捉迹問者之狀極後洞門坐老翁戴東坡巾但少生氣耳

軟玉

軟玉出而江三模撥山山勢險峻土人當穴開取初出如石膏見風即堅有若碧玉沈香玉者皆極明

透系如青田寿山諸洞石作印章暗不受鐫墳磨酒瓶及收注甚可觀配土儀以贈人名曰軟

玉又黑玉一种性極堅初出色正綠以浊或汁手摩之即黑如漆作念珠錫以墨名曰黑寿昔元貢

點蒼山

點蒼山一名鷄鳥山漢書曰邪龍雲南其山如扶風太乙上有馬河周迴萬步五日積雪雖炎即此山也

有十九峯之陽峯居中其高直上五十里山色蒼翠欲滴奇花異卉徧滿巖谷四時不謝平時早

起開窓日出後即雲霧覆之秋来天未雲收霧淨惟見一白鶴横截山腰日夕皆然所謂玉帶

鎮蒼山也下多天石即孝文饒平泉莊三醒酒石產三塔寺後約十武者有奇致餘皆白石而已

地暖無冰霜溪澗積雪摩数尺盛夏宛童婦女梳髮士来之私以蜜搽可以洗除煩襟但多食則

生瘿袋嵐瘴所結也

優鉢曇花一名優鉢曇蘿花產回生蕾溪寺在側种來西竺及西域僧念佛珠所种者葉似蓮羅而有九絲花如苔盛而分九瓣者香如松沉而帶蜜氣其色黃白如玉其心紫色如琥惜花無果多於佛誕日放楊枝菴咸滇時見之說為天宮仍种非人間物有寶華閣記今滇省到处有此花是人不以為異者香色俱無是貴僧供膽瓶折枝置水清玩而已魯梅在蒼洲滇志生今大理寺中有梅甚古相傳寺側梅住植自唐時所植云 灵会寺滇志生蒼洲浣楊村息此四十里

為唐時所植云

民庶中物也盤折宮隙適覆塵心古幹虬枝亦數百年物好事者配以魯梅魯梅生騰越蕾瓣姿致奇古枝不下於金氏松也滇海三元宮有茶花一株奇艷異於常樹月夜姿光妍妙當花盛開時雖皆仰而不俯滇南茶花甲天下明張志淳作永昌三方記載茶花三十有六种杜鵑花二十种特就永昌所產而言山石榴即杜鵑花也种類極夥以重台為勝蓋化一帶尤為蕃植花黃色而淡赤斑者羊躑躅俗呼闹楊花赤叶山丹一名映山紅洱有紫藍者尤為珍品今多謂三杜鵑花惟屬人詩稱山石榴山枇杷也以其花類錢磨故名高者不過丈餘好生石罅中材不中器用終理糾戾而不澤焚之無燄且不可為炭栽生有高七長二寸許一攢圍滇三五年大宛如繁纓四月開花有深紅淺紅紫白四色亦山花之穠麗者也無名樹葉如黃李花如秋桂枝如鳳竹軟而繁根如龍松蟠而曲綠葉青莖二春孕秋馥四時芳馥四季霜雪不凋叢生岩石上楊叶菴稱為猿尾或稱為萬年青皆屬傳疑究不知其何名也龍爪樹干膚直上皮赤如龍鱗無葉出青皮梗如龍爪油點葉葉似慈菰每一葉上有黑點相對攀枝花火可合抱花紅似上茶而無黃芯極厚結實累累然剝其中有縣可作布惜輕而不煖金剛纂狀如刺桐最毒土人种以作離人不敢留滇記云碧石幹而蝟集苞花產食之其漿救人今建水石屏雲有之波羅蜜樹如荔枝樹稍大皮麤葉圓有黃紋小枝附樹身上花出大如斗枝合數實皮赤似荔枝有刺美佛手螺髻之狀其肉如蜂房迫子盛可食味与熟瓜無異而香過之子如肥皂核大亦可燭食味絕似栗春生秋實土人甚珍貴之

墨井諸天寺有巨木秋冬不凋常以立夏前三四日葉零才兩三日尽陨穠矣立夏後三日綻花包如繭皆新葉也又三日綠重壓墜頻易舊觀矣叢脞花生樹皮上如蘚土人採以為蠱欲

人醉死則醉往採淫死則淫往採狂爭死則狂爭往採其實毒發一如其狀雌雄樹在元謀縣之
月包村前即檳樹也俗名萬年青雙株夥生高皆十餘丈陽羊則雄抱雌枝其實青無過大風則枝葉紛結不為風屈附近有無根樹二樹至土牧童樵人斷其根
即附旁樹而生且特密茂乃知高胎長生物理實然張三丰無根樹之歌非無據也土把花一名
酒甲藤騰越諸山皆有之葉大如杏生服之無不立死者乾者力更稍遜亦能毒人滇中以六月
二十四日為火把節則束此草燻之意欲絕其根株無留餘毒乃更持歌曼實難圖云也開化城西
古柏一株大可百圍修廣四十餘丈一旦觸電而倒根上仰若盂窓可容四五十人行者多憩息其間緣
可作杖唐白居易有紅藤杖詩去猛密百里青大樹葉如車輪居人取以覆屋呼為大葉樹開花梅
午箐山下石洞寬可三四丈中有鮮樹葉累成滿團葉皆向外層疊如菊花高尺許好事者攜去
之明日復然四時不易其他
元謀北鄙官山上萬塚纍纍皆生紅心草遠望如黃包殷然土人呼為酸漿草惟瘴地有之昔楊
升菴竄謫時過此傷之呼為作元謀歌歌也按景東蒼化山多有瘴西至永昌尤甚瀾滄潞江水皆

深綠不時紅煙起浮於面日中舉酌渡者起於者宋止於秋杪夷人岸夷相乳結窠堅不可壞名
亥亥夫瘴時則行旅絕跡江岸居民色多瘧早死惟婦女不染也斷腸草亦昌騰越處處有之
之人畜食之立死相思草又名倒地決草見婦女至即倒決下垂若鞭連續以餽夫夫輒為婦所劣
和合草生必相對東女採為束暗置飲饌中食則彥少年則眷慕如膠漆腸黃昏散不更思归矣
一把傘草產騰越州今水岸蚤枯善取置沸水熱酒中便泛青色真々而立物理相感不可思議
灵草名安駝々四方燒者如雲依煉鋼為鍬又可治病夷婦或棄他夫和媚為之成玉置三石相去
各尋丈堅為石上在中自然相吞竹譜曰棘竹騈生一叢為林根如椎箭節若束鍼亦曰芭竹城
圍昆仕箴竹節疎長實南中夷人破以為笘枝節皆有刺種以為
城幸不可拔萬震異物志又云种為籬落阻虎豹盜賊或幸崩根生如大十石物經樵相斫如稚
車一名苞竹見三倉筒味落人鬚髮髮
廣南騰越夷中皆有刺竹如箭呵云竹比君子希夷落乃為利器幸我不同世即物有然者矣又
曰筋竹為茅稱海表種仍其餘刀即其材生於日南別名為策釋曰筋竹長二丈餘圍數寸

至堅南土以為矛其筍未成竹時煨以為蔬極美小於他竹堅而身直取以為槍甚美
利也又曰筍与鹹倚厥体俱陟圌或累尺筍窠空南越之居梁柱是淇釋曰交州廣志云面衙竹亦有
生於永昌者為物叢生又曰竹之堪杖莫尚於桂竹碟碟不凡狀如人立竹不過數丈此竹不盈尋
縣同釋曰節竹高節窠中狀若人立今於膳越山中間一見之南史云南海扶邕圌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
花汁煉瓮中數日成酒甘美舊起云樹头酒樹表稜高五六尺經實大如李子土人以麴椎納罐中脹罐窠是
下倒窠注罐以為酒名曰樹头酒或不用麴惟取汁煮為糖其葉即貝多葉細書用之葛洪抱朴子記注
釋亦明矣周宋孟公失記妄对蒻婆之名益著此物為禾畐祥產當都臧所謂橋木而生其子如桑椹長
三寸色矣生時深綠色曝乾則黑雲南檳榔用之含澉淨齒食蒟教生香吠曰蘆子摩西檳
三顆及蒟醬葉共食使人口乾硬之味

鳴呼蒟圌為漢南往往有之惟蒼梧為最盛夏季大雷雨後生於腐木之上一日
即宜采过五日腐化采捡後歷三日不食用香味俱減盐製為脯經年可食善熬酒為汁以代醬敘
其味尤佳濃鮮多热侵湯候舌洎称漢中佳品檳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銅節类斑竹葉々如芭蕉

花者金粟寔纍々綴於房中土人剖其实貫以藤圌乾食之佐以扶留及石灰消宿食祛瘴癘辟
豆野生山中人亦有种者叶如虹豆但纹理偏斜交月著花成簇紫色状如葡萄一枝結荚十餘長
三四寸大如拇指有白茸毛老則黑筋節畢露如老人手指爪子大如刀豆淡紫色有斑點如鴛紋煮之
有黑汁食之令人洞摸食吹方已梗此亦雅之宪黑豇豆
豆豇黑也豆荚毛黑獰如宪爪故亦謂宪豆而漢人見其荚毛黑鼻起如猪鬃然皆豆以時為鮮豆
有拳出逸西名都拉能解諸药性凡予药者遠而棄之误入药笥則諸品不效金砒石之烈毒亦立解
其形类槟子而黑宜川州九鼎山面中產者附子大如橄榄核棱断之作红白太極圌如绘故
用者奇而重之以上見蜀
堂餘筆祝

吴 三桂

三桂巨耳隆準垂髮長瞻視顧盼勇鷙若神鸡鳴即興起坐乃寢終日每惰容鼻梁傷寒右高左
低中男黑紋非諦視不辨性喜則意與他或中变則閉唇微咳声出鼻与人语如疾言則意與他或中变則閉唇微咳声出鼻
中士人有一長即收錄無素相对如家人父子或有詰难盖毫与於往復娓娓不倦

方广时为毛文龙部将入清朝与毛氏不相闻渐帅孝尊毛氏宅有老仆素押三柱赴题於汉三桂令孝还毛氏宅且责令输金以谢毛氏

傅宗龙亦三桂舅帅也视其子傅海如兄弟王府门禁甚嚴法非时出入侍衛不敢詰

宁都曾应遴於三桂有恩其子举人傳燦游滇以十四萬金赠之会元湖广南石霞省親雲龍州应三桂令運普洱何云中觀旋整赠金三千又遣家中子千金

於滇中皆趨至守令时有饋遺表檄功内名赚三十萬金壹箱孝天洛疾回本子先生清炎不可

腹相累自携吳以往康熙九年孝告归赚云垂云舟中急驰去

朱國治初撫吳以貪酷興大獄比之滇任盡役沙彔德軍民皆怨其事三桂也礼过卑謁皆不免於死

平西府于门萬戶上木之盛擬於帝居造亭海中名迎華浦為園於西郊名安阜園之有樓名曰

考樓高古今典籍朵阁圖書疏章自修平夷功烈塑像报国寺在左廡帝袞和尚下巾杖花色衣

錦边左手擎瞳左手執卷勇左顧

嘗修玉皇阁獲窖金五十餘萬老殿把重易神座獲窖金百餘萬而其餘十萬而以内生木而

发者甚多

盐道趙廷標以為詩無寺落成大慶三桂請吻金剛廷標口占曰金剛本是一团泥張牙舞爪把人欺

你说你是好漢子你敢同我洗澡去三桂大笑亦已其諷已也某考廉献詩有力窮於三桂大笑亦已其諷已也某考廉献詩有力窮於救身為難公受漢封之向三桂大悅學圖之三桂作白牡丹詩先国治和之国治更索和於李興

元興元謝不能国治強之興元曰公之不能文無異於公国治報紙而止

王府有三奇物宽皮大理石帽頂也宽白章黑紋得之寧處即駝寒之皮也大理石屏三沐氏故物一高六尺山水石渾然天成似元人名筆一差小出巅一鴛水涘一夷上下顧盼神气如生帽頂大红

宝石徑寸長三寸许光照数丈奕々如火以上見陈仕倫化陈倬

宮中帳簿

簿録時偽宮中財物元物裁紙折叠刀多至数庫有塞而塵者公子文定昆明人本庠生甘

為孫可望所阻可望收削髮為僧漫入三桂府專掌圖籍博学善詠諸三桂或感以微詞
解之恒佈釋趙良棟擒以入都曰此吳逆宮中帳簿也以故諸將所攫取者皆不敢隱

三桂新府

三桂即永曆所居五華山作新府重檐複道規制擬大內又為園於西郊外名安阜園園
圓逾已長張以示老更羅致艷冶以歌舞自娛

五華山故宮

雲南五華山永曆故宮在其上順治丁亥洪承疇時猶帥由貴竹大路取滇李定國狂戰曲靖吳三
桂由廣西四川旁搗其窓至會城永曆遁至阿迷三桂以兵刻回緬弒於昆明三桂以
功封平西王遂標山上故宮增修二十餘載備極崇丽屢幸三桂又出改長沙抗命乙郊
僭尊號于已病死偽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滅駐軍曲靖賴將軍李厥精忠由福
建進征西粵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偽偽洪化新之滇南大定屢幸之會陵部子
為帝於是幕客龍訪其父老得吳歟四絕句於壁一時爭相傳和詩以百萬雄師睥睨向先朝
一脈絕南雲檣人即是人橋路誰通天塹不好罷軍威南詔敢称雄特眼興亡一瞬中他日誰門
成紀傳君注女子絕無公行營屢之爭美之銅柱摩崖手自題完約無晴威尚在老軍
猶說舊平西岩嶢天半起孤巢不盡亭台取次登心力剛柔事去秋風誰与哭西陵部子詩筆
敏妙惜有清頭之癖落魄豪俠故不甚顯於時

周王元羊

三桂年六十三自称都粘討大元帥建號曰周王元羊鑄錢為利用通寶當髮易衣冠幟色用
白甄為帽先一年冬滇中雷電風雪一時竟作是年夏西寺塔頂銅鳳有声數日不止又有異鳥
来集屋翼方丈餘狀貌醜怪博物者不能識其名咸知為不祥三桂不悟也

三桂輕財好士

三桂輕財好士人有一長收錄無棄以是為傅宗龍部將視宗龍子泄如親兄弟王府
門禁甚嚴汝非時出入侍衛不敢詰寧都曾亞遠於三桂有恩甚子傳燦游滇三
桂以十四萬金贈巡撫袁懋功內白餽以十萬金李天浴爭告亦以三萬金為嬖知縣

以上官有才望素著及儀表偉岸者皆令投身藩下蓄為私人

滇中三好

滇中当清初時有三好之称吴三桂好為人主士大夫好為人奴胡国柱好為人師凡売買身者皆

師事国柱也国柱既怡希順治甲午举人与夏国相衡樸郭壮圖皆三桂壻

八面観音四面観音

三桂愛婢有称八面観音者故宗伯南昌李明儆家破城破為蔡毓榮所淫又有四面観

音者亦袁婆客後征南将軍穆占陳圖圖先死矣

尹舍人

内閣典籍尹均雲南之裔自人内閣學士尹壮圖之父也乾隆五十年以就養京邸特旨令

與宴与一品大臣列坐丹墀東賜賚珍異天下以為至榮典籍性廉儉在京師好飲豆湯月

必數設呼子若孫共啖曰此吾鄉味若曹即富貴慎勿忘与閣学同朝父子入直常共載

一車諸城劉文清公嘗歎曰尹舍人可謂以清白遺子孫矣

尹閣學

尹閣学(壮圖)雲南裔自人丙戌進士久任部曹洊至内閣学士時和相專擅於内福文襄

豪縱於外天下皆趨習為奢侈庫藏空竭民業凋敝公上疏弹之高宗為動容和相忌公

請即命公馳驛普查天下府庫虧空而令侍郎(慶成)監之慶国貪酷每至首会不急

盤查而先進讌終日惟兀坐館舍舉動輒為掣肘待庫藏挪移滿数然后啟之秤对

初無虧絲毫動色妄言降手事公即告養終当其事疏在秉烛危坐竟夕鈔錄弟(英

圖)屢閲其戸公笑曰汝不必代兄憂盡余之头早鬚都市矣汝代養老親天年可也仁宗

即位召入都温諭至再加給事中銜以親老命乘傳歸浪給奏摺匣錦命還事係奏久

之乃卒

刘中丞

刘琨為曾文正同年後為湖南巡撫以事被劾琨長沙有名妓廖玳梅者色藝冠一時着紳某位尊而多金賭之欲納為妾廖不允有外郎紳某

者亦賭之其人家亦不貲且年甘義手婆廖久屬意矣外郎紳每值中課書漏必至至時商廖呼

而廉道紳於門外道紳歛衽之一日外縣知縣甘兔弄巡檢極密札一通謂該縣紳士某某等六人勾結驛丞逼餘党拟在省城作亂已俟獲回審多人供詞確鑿即將某某等六人密拏正法云云今得此札不勝大驚異蓋此六人皆邑中清白公正之士其中皆舉人五貢之類耳家皆殷實又名藉甚何敢有悖逆舉動逆商三利幕府洞燭情形況拍案回此文偽也豈有督撫部文而無監印官銜名者乎公項親赴省垣密商布政使以憤告布政亦細閱極札不能決語今日尔明日無出面俟我上院詢明後再商办法次早布政入見出極密问曰如某縣某孝廉某被貢者非公書乎門生鄙中丞曰然是皆高才生累到省垣吾甚倒曰者豈有所干犯我耶布政曰否渠公欲殺此數人者何也中丞曰大鳌回何柬此言孰誰尔鄙布政曰有據在乃出其文授之中丞面色如土戄声曰即是也我何尝為此布政乃述其由中丞益駭曰是不可不究因厲声喝令速拏某某等与省绅皆拟斬中丞夫人后堂跑中丞告勿杀之布政出迎夫人夫人怒曰某日有某绅来似皆向夫人乞命文奠疏事亟遣妻漫至初不承绪將用刑乃笑曰

生攘臂起頃刻完数十箸揮手不顧也或於酒中以箸相屬則怒拂衣去終身不与之見或愚劣
士及釋道者流告以困窮輒忻然為之盡累百不倦于是漢之士大夫或相餽遺皆以武生箸為
重王公大人游於漢者不得武生箸即不光生固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于名丁亥之歲流賊往
蜀收奔假蹤於漢漢士民懼於成被蘆以從往生產独匿深箐中不出賊於民間見箸甚異之逼
召不得因縶索之或告曰昌出以圖富貴生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偉者聞於賊
繫以来至州白眼仰天嘻無一語賊命作箸列金帛於前諮醜於右以誘之不忍陳刀鋸以迫之
亦不忍賊怒揮劍之縛於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有侍側者曰腐鼠何足喜箸箸賊曰
之株株当自逞其技也釋之而生自此病矣被髮佯狂垢形穢語曰歌哭於行市中徒跣大鳴与処人
遂皆呼武風子三漢定風子病之惡亦稍稍為人作箸以謀酔人重之逾年時安定守某者愛箸
人厲召為之不忍守怒檻之於屋血流体漬終不忍自此風子之踪絶矣或琳宮梵舍或市肆
里家往往數日留之必作數十箸以謀酔其著作淡煙冷泊圖功臣圖者箸粗僅及繩而雄贍鑑伏侍
従衛列無不畢具至夜公鄂公英姿毛髮逼于傳神矣或過之其畫細如絲深紺色又什分餘物

縷其作箸時刷矣如筆數十置劍大中酒滿壺於旁伺案来幻者雖在執箸右執巫肅々有声
如蚕食葉快若風雨旦飲旦作壺乾即止盖之漠作飲不用盃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酔々則伏
火而臥或歌或哭或說論語經書多之可解及醒而問之則他嗜語以対或正作時酒未尽急不
知其所往逾数日或数月復来復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餘拜跪揖起無異惟与之
語副風子矣

錢南園劾秦國秦之勇決

錢南園通政為御史時劾宋楙國秦昌時刘文清公儲秀高宗命性山东訊鞫並諭御史
同訊方誠獄曰國秦忽起立詈御史曰汝何物敢劾我郎文清大怒曰御史奉詔治海敢詈天使郎
立命縛人按其頰國秦恨而伏坤遂不敢曲庇獄上國秦伏誅初通政将奏國秦事詣所善翰林部
南江曰家有事需錢十千可借乎部曰錢可移用将何事也盍告我通政曰子勿問何事有事碰用
此錢当於吾子取之越三日而碑肆宣矣利國秦聲勢方盛人皆為之危事高宗仁明宽甚忘
直哭拜擢通政司而岩去一奸人朝野歌頌焉部於是叩之曰子前告我需錢十千豈為此事耶曰

然吾自度动国秦必受严谴戍边故预前资用耳部曰若果有此行千千钱亦不消事当吾性喜食牛肉在道可不用馕往以五千钱市牛肉日啖此可无饥其余钱吾自负之得达於戍所是矣闻者悚然遂改层栈登岷嶓列皆悍三其实意恢味善出於至诚回时以杭直忤和珅有御史曾锡宝谢振定博山知县武億云

云南铁索桥

铁索桥多奔流急湍不可累石为柱则以铁索大如臂者贯於两岸之虚系十余条用木铺板直而建屋其上铺板作地半留罅以栖楫桥长者或数十丈望之如无物急湍往来者不知行於空中也滇中以滇池江桥为最昔李定国烧此以拒清兵吴三桂用竹筏过兵至永昌既还定国始劝帮三千金修之道旁今尚有碑记而黔中盘江一桥视滇池更胜鄂文端节制三省时改驿路於此所创建也

哑孝子

哑孝子昆明人乾隆间居东门外负豆哑不能治生奉母孝事已出丐食有得则归以奉母暑日或与以西瓜受而不食殊之不可瞰之则再拜奉赠下矣母亡恋恋於不能供奠者三年不知往踰数十年有见之於西者相传为仙去余谓孝子得仙固宜然事为恍惚若其人则真孝矣惜手姓氏云不得也

上平西血书

查如龙下江人弘光朝官为部郎后流寓沿湖未娶一日忘天下也庚申初年伪造天下普摧拉镇安札官封印信花押图章二匣真书中之意皆联络声气共图举事恢复中原皆有於书写稿蒙为一册辞皆俊伟拟之云滇南富山中僧舍丧一箱不远为血书一通上书西言天下普摧拉镇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为盟津之会王等人也当年之事出於不得已今天下之机移在王王若出吾以临中原天下响应此千古一时也今一童存於王府上言其意欲露布此书於人脊王以不得不从之势重乃至王府不得其门而入逊巡归后以假银事败露於西请府曲请知府李率祖疏请国向与平西有隙得此其意喜然见其书稿辜连天下无遗遣者逐起而焚之惟以上平西血书中普摧拉镇之於朝命千总董三纲解京之入京如龙脑後对哈三桂回私死尔九族之滇帅不逮矣至京凌迟重戮死朝臣之疑滇

自此愈深矣

平西藩下老生

禮恒粘公本戚而年與試漢南平西藩下諸生五百人送賴漢生年八十請與試平西以老不許固請回生自束髮奮志無老不廢倘平王不澤已并送之諸宦見此老生無不挪揄之受者官視其卷文既無疵字亦楷細畢之揭曉日拆卷至三十四名老生竟中儒矣無不拊掌稱為佳話(鷹陽子記云閩人粘本戚自孔科典試漢中兩年歲也財功令只旗下人不第者勒令投甲夷三桂藩下之胥吏滑子勇攻故遼學生名應試者三百餘人三桂特本戚礼數甚厚屬其破額應收都中諸事三桂力屑之是科遼人中二百五十餘人稽末未有也

演省運銅差之苦累

乾末嘉初演有運銅為最苦之差一經派出即身家不保往往甚故凡全演屬員中有家貲短者有才具拙絀者有多遠者本管道府即具報委令運銅於京欽定物料即稟明藩司將所短銅數扣留藩庫以至委員未手動身止有秉銅一法所短過多或祝況失或交不足勒至參革而止此數十年弊政也自蔣礪堂相國攸銘任演藩查得銅廠內有捏控收洩一項每年應發銀二十萬兩八成給發和存二成滇四萬兩於四正運無船津貼銀八千兩副運減半於起運時給發一年船至湖北全給之係舉運員須本管府道加考以無無衝空等力正額為合格此法行至道光年尚無更變人不以為累逮委見掌廣楊製使國按自定年譜楊亦道光初藩臺幕前輩楊整使至演兩署藩篆其時各有採銅委員事指留至四五年使訪知四川烏銅廠可以搬運逕係諸大憲在烏拉採買銅二百萬斤五省委員攜圖逕至銅使略悉運腳前有合計有盈無絀此亦當心處支所當知者

吳三桂之逆蹟

吳三桂之謫援於我朝也以其父襄書回父不能為忠臣兒自不能為孝子豈不纖悉大義之言今觀明內監王彥章隨(姚中所著甲申日記一書中載三月十九日吳三桂與諸書回置君親于不顧唯拳拳於係妾一人真所謂狗彘不食者乃知世所傳前書兩語皆亂賊矯誣文過之辭耳記云四月初一日吳襄繳到三桂廿二書云繳此時襄已降闖聞京城已陷未知確否大約城已到者即繳之於演也 聞京城已陷未知確否大約城已

被圍如何遁避出城不可多帶銀物埋藏為是並祈告知陳妻兒身甚強壯伊耐心第二書已得
探报京城已陷兒物即匿駐關外倘已事不可為我速諭知家口相隨城中收拾降陳妻安否甚
為念第三書廿五日發三接二十日諭知已歸降欵係家口只得降順庶幸或權宜是大丈夫惟求諭
陳妻騎馬來營何曾見有雖婦如此輕舉小女豈可放令出門父親何以失算至此兒已遁妻至溷
頗有來降惟此事實不放心第四書廿七日發三爾日探报陳妻被刘宇敏掠去嗚呼竟我今生不
能復見矣不料父親失算至此即乘城不備破山海關一面已向清國借兵奔擬長驅直入深恐
寇一怒為紅顏者真詩史之言也三桂初猶有擁立太子之議所謂義兵元年皆是也暨聞闖父圖
圖侍太子大慊其議遂緘此即梅村詩所本豈及而國初諸老逸史亦未有依言其故者今志至
永章日記中為時月擊所錄必得其真與吳偉業錢傳之亦是以廣異聞也記三月二十日賊共田皇親

家搜得太子定王以献闖令入宮廿一日封太子為宋王定王為安昌公四月初六日發與三桂
云太子好々在宮你莫想借他為由朕已封為宋王將尔等妻子與他好溪以慰尔忠初
九日下偽詔親征三桂十二日起程太子定王代王秦王漢王吳陳氏即圓之兩吳氏皆民吳李武偽后妃嬪
皆從行吳陳氏即圓之兩吳氏皆三桂妹也廿五日戕于一虎石闖大敗退入薊太子與圓々遂皆至
三桂軍中廿六日闖又為拉雪書与三桂云大明朝義兴皇帝使監國大学士平南王吳三桂尚義
伯總兵官唐通大順朝永昌皇帝使号改府帝書王則竟復差醜於甲申四月廿三日三鼓
于山海關自焚三后各宇奉有疆土不相侵犯大順朝已淨杜京惟於五月初一日又還大明朝
世守然後归大順人民若强其使如此吾何惜此盟天地殛之廿八日牛
金星犯吳三桂告示兩通一列監國大学士平南王吳衝下書義兴元年四月廿四日一列平西
親王吳衝下書順治元年四月廿六日兩書及西闖回大約我勝則与我和清勝則与清和彼誘淨
太子陳氏便尔背盟實非人类之為吳偉業及家口十六人斬于市廿九日闖登極三十日率諸賊
退出京師五月初一日接太子手教以初三日入都為大行皇帝大行皇后舉哀大事未畢義共

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正擬具奏明日入奏忽傳太子已至城外王德化亟備車駕出國薄至朝陽門迎駕永寘在內預備云云此下遂無一字其如何變局則不可得而知矣按諸書皆言閩挾太子二王西走未嘗有迎諸三桂之說果尔則北都公主所見烏南都所謂王之明者信哉其為依託矣然亦安知非閩賊以是擊三桂及中原士大夫之心而偽封一人以亂視聽也逸民某君所為木居士憤言謂方太急此舉之不成而致慨千有明一朝興廣寧擊國國一人例非惟墮三桂之欺抑且為閩所笑矣閩自奉藩雄踞閩眾但為鄂鄂鳴從其姓此亦諸老所未及者

錢南園通政之敢言

乾隆四十六年通回犯蘭州而甘肅冒賑事發獄已成矣誅竄巖者幾百人而獨不及陝西巡撫畢沅昆明錢南園通政淳方為御史奏言冒賑折捐國皆由王亶望倡法營私但查亶望為藩司畢沅為撫臣在同城豈竟毫無所見誠早發其奸則脅從罔治即協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臣竊不敢必其利令智昏甘受人餌性是瞻徇回護不便業發甚非大臣所以居心秉公是之奪沅罰三級先是科道衙門自李漱芳左遷後無人敢言事者自此疏出而一時台閣凜然生風錢南園通政復有疏劾朱珪國泰一事甚有益當時大局奏言山東沿海地借納貢名貪婪無厭官民苦之所屬州縣辦買豪紳請皆按向旦言嗣後願皇上勿受貢物俾天下皆極無以藉口上覽奏即密命軍機處傳說已而有旨隨同軍機大臣和珅劉墉諭穆濟等前往查訊其財和珅物固而國泰素奔走其門下者人皆為通政危及抵境和已授意國泰豫縫輒以危言相恫喝幸劉文清深知其能事常與通政密商次到首盤查則和先揚言不用全數逼令封數十封無短缺和遣記回館查通政請封庫池日徹底折封則多係圖絲雜色銀並借諸商貴以充數者但詰庫吏得其實並出示各商回要來領大吵子回堡來即入官於是商賈紛紛具領庫為一空復往盤他府亦然奏遂定和亦無如何也於是國泰與藩司平易簡倭筆交刑部治罪高宗嘉之許為敢言語云枕琉鮮易將虎鬚難通政是舉若

非聖君在御賢相同舟其不為神所傳哉也幾希錢南園視湖南學政不通干謁不受苞苴取士至公士子莫不誠服期滿留任適丁母憂闔門計之日星在太城宿於殺舍即委員齎印交巡撫次早起行大吏已下追送跪儀皆罷不受嗚呼學者廉潔如是已戔戔南園重入諫垣時(指南園以甘肅湖南時荊州水災憫圮及孝感有沿堤人命三案不行查奏部議革職留任後復加恩以主事用改今申芩留加恩改降留不改以通副堂官反降司員六品再擢始仍官御史事在乾隆末年始和珅与有力也)即今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当時阿文成以下咸稱為南園先生不以名也惟和珅(侍)峯甚大梭御史由編修改御史即疏劾崇巡撫國泰貪婪穢亂事國和私人也高宗三名对曰当今和珅同行徵服止良御見辞僕乘馬还位之列和遣往山東也記其貌伺其还叱止之搜身呼淳國泰書吳言已挪款備查中多偽語立奏之和竟君

永徹嬉輕衷却之比反命高宗出示國泰書联已知其詳不必須奏也伏闕奏法命君直軍機處時和為軍機大臣与阿桂不相能君疏回恒伏見近日惟大学士阿桂一人入直軍机大学士和珅別入止内右门内稽查章奏诸入止南書房南書房長安入止造办处無召見時聯行而入退即在近乎处屬僚白事趨走多歧以望上旨行之優離賤之明大小臣工感德愧悚前冲不至啟朋党之漸然行之萬世而無弊家奠如三事由舊章自世宗以来及皇上御極三久事机大臣革止無渝由前律後不應輕於變更況内右门切近禁内大臣入止司員隨之為日既久不能不与内監狎熟萬一有無知如前之高雲從者雖三四國泰而所維已多杜漸宜早若隆宗门外及造办处別无差人衆覩探於外大臣作中办事亦屬近嫌請申飭諸臣仍照舊例疏大有脩勉責由是有稽查軍机处之命时和相擅權朝中自立私寓不与諸公共坐公劾之謂國家取以設立衙署蓋欲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榷倘者既明日共視难以挾私懷者示隽思盖以消其事今和珅妄立私寓不与諸大臣同坐办事而命諸司員傳語其间即有私懷諸臣不能共知雖欲參議無由而得恐為擅權之漸

請皇上命珅析發其窩遇事公同办理無得私自處判踈人高宗嘉其言命公入軍機
以監之復多公幕率高宗甚悼惜

潘鐸遇害

潘忠毅公(鐸)始自河南巡撫降湖南布政使咸丰二年粤寇之攻長沙也公實以藩司
護理巡撫守城有功后乃引疾以去優游林下者十餘年同治元年雲南報回蠭起全省分裂
而首城回眾示与敉回相通禹良民脅制言府大小衙门皆有党蟠踞巡撫倭仁銘貪
淫昏憒既已自失其權為回人所箝制因又挾回自重恬焉不恔是时之銘贪已罷不用
朝廷所新授之巡撫劳崇光潘鼎新等皆不能入滇憶僑寓成都無匡救雲南軍務具摺
奏報而已之銘為請回所擁护託言新任未到不能二文弟踏任奏事如故如是者三四年之
銘既暱甚党殺奸任陝西巡撫邓尚恒於境上給貲遣行尚恒亦恐其留滇為害朝廷方起用僑居遂命潘公署雲南巡撫時同治二年也潘公不避難險
得出滇境為幸朝廷方起用僑居遂命潘公署雲南巡撫時同治二年也潘公不避難險
啟抵入滇道經雲請回舁馬酋陛来謁面称有人給信令其設謀殺害繇普睒陛回回
党之黠悍者故或為恫喝之言或係之銘与有隙城回未盡公之至早啟雲之釁未可知而公置
之不问行至板桥署布政使岑毓英馬如銳排隊迎入首城既視事亟啟力振威權安輯
回漢而同僚畏忌逼公益陰結回人掌教馬復初者名德秀以字行最明晰諸生左
回教中行事最先推為大酋滇有摩回皆隐聽約令自係之銘以下無不仰其鼻息受其摸
制之銘尝与德新返回人武進士回慶修招撫杜文秀許割大理永昌丽江三府封之德新漢
親至姚州檄和之秀至姚州偽貼偽示謂馬復初已允分給迤西之地实馬如銳者亦回窟中之渠
魁悍悍好鬥之銘慶署臬党內外盤結之銘又從旁制事時滇
事亟無可為然德新如銳金首鼠兩端為未顯露逼亟頗欲拘縻勿絕而署督檄出軍
副將楊振鵬求陰与回通馬德新使人示意欲封平南王公嚴拒之德新不懌馬如銳
恃其往來欵曲保通东諸郡情險易土喜怒潘公不服以義激励宦紳糾溷楊險以抗
如銳如銳屢請剿士美公不許如銳恨怨為往事析郡往攻臨安公念如銳善鋭臨安則
回勢益張且潘士美忠義直係全之密檄士美固守待援又檄他郡練團三萬与如銳

為仇者數千人陽為会改路安家令士義合圍如龍盖知龍去則回稍務而潛逸事可等也公念徐之銘
虽不足恃究係同办之事尝向之銘徽露其意之銘归告其妻之銘多与回商抑瞻前以告
德新德新遇惧妻并密白诚定营参将回番馬荣率练兵千餘人即宣公所謂鮮忠旌孤入居
省城三年書院日出騷擾居訟之甘督檄西署回治三年正月十五日公親往書院殫壓渝令出城
請期五日不許請期三日亦不許限以即日出城是时回眾未載森列馬荣横臂大言曰即不出当杀我
何嗅其眾係前公大罵身受七傷死之雪南府知府黄培林晃明县知縣翟怡皆上前救護回
及於难中軍楊振鹏在側默然無言是日也公約徐之銘同往之銘陽諾之而不去盖早知其有变
云賊亦不攻其署参鎮英以兵鉋数百抱守藩署自集司以下官吏未就者皆避入藩司宣解徐之
銘迎馬德新入居總督署凡一切陽称请其殚壓回眾德新以總督関防送之徐之銘公戶募鹽
三日其家丁哀鳴楊振鹏释老德新发回字令樵始得痊疡面妯生德新之合馬荣初意欲俟官与
回相持不下已乃出而調停之以杀帝德於總督並解馬如龍之兔不料其構成大釁昌平惧惟藩公令公
已死又欲討馬荣以示已無背叛意乃密令馬如龍率师赴省参鎮英亦致書如龍候其忠誠令

之入援如龍改隨安数日不克得書欲退恐軍士義追襲乃以情告士義士義賞城渭之回沙若奔援省城
尽心王事当不治退迫如龍折矢与三盟以三月一日復回至省城自南门入与参鎮英夹攻賊兜城死傷甚半
楊振鹏登城劝止官軍勿開槍砲天明送馬荣出城此回武定劝者眾議徐之銘仍署總督馬如龍
署提督馬如龍署程督疏通道路厠後馬联陞以報闻是年十二月林鴻年奏称馬联陞伏誅馬荣
為官軍所擒解至省城正法楊振鹏受之銘檄往權鶴慶鎮缘亦与回匪通謀休乱為如龍所擒

鄭爾恒被害

江寧鄭守久中丞（爾恒）以翰林為雲南道員游擢藩司咸豐十年十月廿九日赴貴州巡撫未及赴任明
年春調陝西巡撫是时徐之銘梅雪南總纪廣勋回寇与营将勾通為患之銘非但不能禁遏又
從而党庇之浸淫為所挟制副将何有保者始亦為之銘私人既而党祖回眾势焰益横作恶多端
之銘亦無如之何凡滇中大小官員以升調病休出境者有保報遣其党值三境上尽数其官囊以
去無敢与校皆以得出党之為倖有保等特此為生涯者八年矣中丞之将赴黔也行李馬駄中

遂被劫中產声称侯到京奏適調陝糧行至曲靖借居府署何有保聞有条次之言密疏其党史荣戴
玉堂直率絲毫權入署中戕害中丞取機私物放恣擾拉舉遠於玉堅迎分傳之銘以中丞久任雲南
司通知其陰事巡中巫一入都而其劣蹟尽洞於朝也故密諮何有保害之三銘亦表中丞被戕之事大
致称邓尔恒由滇赴陝經行派撥絲岳護至行抵曲靖在府署偏院居住知州詹笛等素知府署不
甚嚴密劫派岳絲巡查邓尔恒自称矛孝無多不須防御僅留兩僕在内伺候是恒家仇害素恨邓尔恒聞其在内遂与其黔党一擁而入遽将
垣而入邓尔恒聞院内有戕親自揚门喊捕李宝素素恨邓尔恒聞其在内遂与其黔党一擁而入遽将
邓尔恒殺害該府聞警傳集兵役拿獲各犯即经就地正法等語並将曲靖之武原粟粒三
文案諭旨云邓尔恒在曲靖府署居住知府詹笛等既敢派兵絲巡查何以輒浪中止竟置拒捕伤
人固属常有之事惟邓尔恒係属大員何以軽身諸门即謂該犯李宝係因懷恨故将該梅救害
然督祖手中何以知諸门喊捕之人即係該梅旦知李宝之救該梅實為挟仇起見在場各犯已
就獲該府等自应迅速解省聽候審办何以遽将各犯正法以致無可質对邓尔恒既当面供
在内則被害情形均应目擊何以並未取有供辞曲靖之武原粟粒三銘並未叙及輒
行奏以大員被戕之案並不澈底嚴究草率了事實属說異新任総督刘源灏已諭令提案
著前往雲南督办軍務将係三銘先行撤任並将邓尔恒被戕三案澈底根究按律定擬何有保
父子如此殺倡必須該法前除天宜防其該計暗害欽此於是滇起江等潘忠毅公(鐸)
於家馳往查办先是戴玉堂等既害中丞掠其行装何有保以其隐匿赃物執縛玉堂
拷打甚酷玉堂氣忿潛逃嗣後闻潘公查办之信回治元年閏八月纱覓程攻何有保教
之史荣戴玉堂誣告被潘公拿獲嚴訊各情供認不諱即予正法潘公據实奏報奉
訊擺各犯供称係之銘並無知情徇縱情事但以疏於防範請交吏部議處何有保仍戮
尸梟示以儆兇残並由此結案然逋謫之銘並不知情世多疑之潘公或自以萬里孤踪感患
尚未周洽而之銘至滇日久私党蜂結驟难参撤既滇与三甘事不得不為之消弭以安其

心歟

者貴

李文忠督直隸時有部將姓者名貴雲南人生長於合肥有知其厲史者謂其高曾因有事至合肥遂家焉貴稍長亟募為兵募者問其姓名答以不知募者笑曰之乎也者皆可為姓尔即姓者名貴可也以功游至記名提督巴圖魯補通州協副將名噹雲游我曾隸其麾下

陸葆德

陸葆德者雲南崇明人或作河南人誤稼堂中丞子也精拳勇曾中武舉入都与宗室某毅校某被毆死論抵逼救免乃為標客為人謀資貨一旦護某客貨甚多道出某地盜有來劫者陸叔之俄引健兒數輩來善鬥陸又穫勝已而其黨羌死猶據勝黨益放仗列之歸請与其女相較女素得父傳盡其技且加精焉是日僅能相禦黃大喜竟以女妻陸陸本能文改試文場竟中申榜散館為令於蜀然好色妻勝至十四人精力遂甚衰減然与朋

儕輩集時猶自炫其技時夏月院中棚甚高陸立階前相手一吟即騰立棚上衆咸失色一日署中為母壽儒歸室適見帆展袱取財物盡前投之帆上屋陸亦上屋帆躍过屋數重陸亦從之行帆拗瓦擊之陸直以手接戰取帆而人役廣集帆適誤踏懷壁地被獲陸厲聲曰事至斃之杖下陸五十餘即死今猶有人在蜀中

馬維騏

馬維騏字介臣父名定邦以武解元授軍擢廣南參將同治元年春滇逆變亟亂偕馬如龍等偽和漢安回之議力護解圍漢督徐之銘委任開廣總鎮三年亂復作維騏方勦冠從父在鄉亦团巡就峯鎮英白率衆衝突稽林殫兩中為賊所悍由是每戰三逸而解酋囚之年父卒家無餘財竭力奉母得其歡心光緒元年攻克騰越為索峯匪擊擾妖僧朱洪順三年剿办各屬要衷教各匪攻克楚雄南安廣通大姚與新福豐定遠馬龍霑益宣威沾益宰州邓川阿迷舜甸等府廳州縣斬將搴旗常為一軍之冠然功不易居積毀銷骨

遂為都司某所擒臨跪士民代為白其冤詈極康知無罪而抱當已百日矣被當時雖懸担然自信無他毫無忌憚能毒視敕服回此人真鉄漢也誼以刘長佐秦係參將為李襄勤所重嘗語之曰子才氣萬倫自来名將能書艱鉅而神運用者鮮無不知古今至之矣居恒請兵略及歷史地理尤喜臨池深服顏魯公暨鄉先達錢南園之忠貞骨鯁心儀之長沙張文達公百熙跋其書有云翰墨之緣儒將之風雖香南園以歸魯公之高於此尚想見其風流耳

繆素筠

先緒中葉以後蕙禧恣恰情翰墨學子繪花卉又學作學寫大字書福壽等字以賜近侍大臣蒋恩渥三三之伐筆婦人不可得乃降旨召有官銜繆氏者重南人夫宦蜀死子亦孝廉繆氏之名為能彈琴小楷亦整整頗合格乃驛送之京蕙禧召見面試之大書賞諸左右稍久不离並免其跪拜月俸三百金又為其子捐內閣中書繆氏感為蕙禧清名世所稱繆有太太者是也回亦作函酬筆中書信於厳肆頗有風韻自垂帘之後逼大臣家皆有慈禧所賞免冊扇軸壽屏皆繆氏手筆也今蕙禧六旬慶壽先數日忽問繆氏滿洲婦人大粧尔曾見之矣我欲一見耳

馮子材

子材字南亭廣東人性倪爽有勇略守鎮江金雀畫屬敵人而屹然不動人以是服其膽識積功擢廣西提督加太子少保衔法人入越南時法將納克到耳及来洛將軍岑毓英檄子材援西邊外連敗連勝逐入鎮南関清將楊玉科戰殁董履高負重傷諸將皆溃法軍遂據諒山築礮台於関外十餘里之文淵州為堅守計廣西溃敗商民鳌散溃兵剽掠壁壘雖者逃竄山谷城已空虚垂有筭衛然不足禦法軍適因是時馮子材提督廣西右江鎮總兵王孝祺至龍州募兵未集孝祺聞敗即率勃營拔回外是時諒山敗後又因馮子材平統公營尚在東路駐紮該地者僅中軍三營於是子材率一營至南関約同孝祺糾集溃兵急電促請於巡撫潘鼎新

閩南閔之警命兵西援子材即察地形視要害築長城三里以為廣西軍蓄軍之備自從平軍帥之
萃軍者子材自練之兵指臂相倚緩急可恃者也適法軍封北海斷廣西歸路廣州亦無將帥請為
歸廣州馮無東歸意慨然曰我兵虽一營然不淨輕移他處獨有与法人戰耳子材於是率兵与法軍
連戰數日法軍駐諒山者悉衆馳入閔計有四種一為法軍三為阿衆雲軍三為西貢客兵四為安南兵子
材宣言於諸曰法軍再入閔吾有何面目見粵民乎於是遍同孝祺率兵出逆法軍連日與法軍劇戰
子材環督諸軍號令嚴明秋毫無犯法軍虽猾銳亦無如何清兵今三路攻諒山法軍解縱在有
清軍駐防之全境恣復無事人民雖然卿意亦然子材心猶未慊慨然有掃蕩北圻全境之志將
率全軍徑窺北寧适改所議和有使數三今子材乃解諸軍時子材年七十矣子材剛毅之氣
老而不衰於調雲南提督馮子材同軍實勵士氣每以報國為懽志其脇孤也短衣草鞋務先士
卒乘為之用軍中以倫約勤勞相向後至者輒稱述之云

甲申越南戰事雜紀

昨從友人齋頭談鄂中吳君光耀率峰之徒中有守副將戰事實敘甚由乙酉迄南戰

績与宣中文牋及海內傳聞有迥異者爰檃其要而錄之於此甲申秋南之役兩廣總督張
樹聲前雲貴總督劉長佑暨沿江海督糧各衙兵出鎮南關皆為中路之帥廣西巡撫徐
延旭屯諒山督師樹聲將黃桂蘭董履高等多淮軍長旭緊懦不敢違經督意旨
盡用其人而自用党敬宣陳嗣副陳得貴等皆廣西人延旭倚桂蘭俾盡心經諸軍壹叫敵駐北
寧延旭自統二十餘營為路糧蘭所統凡四十營在北寧日宿酣酒奢民間婦惡怨傷荒淫不
恤軍事部下益相習無紀律越南人逆之刺骨会有教民陰教者宣請給軍裝助戰敵
宣並言諸桂蘭桂蘭已昏醉忠聽敬宣言教民得軍裝益助陸改官軍宣軍潰走延旭違旨朝命
潘景新為桂撫而以布政使王德榜署提督代桂蘭且命斬敬宣及總兵陳得貴敬宣以退縮得
則首失扶良砲台者也時敬宣猶領三千五百人也諒山為桂蘭軍營務處會和節制尚二萬餘人兵權
甚盛得貴不領亦千人德榜惧其教秘不發而今部將冀裕明往請之裕明以一騎一卒往迎敬宣鄉
里謂可通誠也裕明見敬宣盛言同往大營敬宣不疑軍騎隨之行才入閔遽就縛樓其身得双响手
槍二已上子彈矣遂斬之並斬得貴得貴初猶佩佩解謂吾退砲台有將令詰以赴和軍論事始

俯首無語柱兩夜餓食死朝副亦當斬云命不知所在敏宣曉相人術自以法當配兵故無戰輒退縮至是竟死刑越南一役諸將善戰者以等裕明為第一裕明湖南衡陽人初隨副戎慎軍中呼春淮軍眩敗廣東陸路提督楊玉科領廣武三營屯觀音橋橋南北皆山高數十丈北嶺尤斗絕提督萬桑以所部四千人屯橋南當前敵裕明從玉科與提督王洪順屯橋北為後勁日未晡萬桑戰敗退至橋北倚北嶺而陣法軍從之入裕明急出萬桑後營北嶺絕頂放砲下击別伏兩哨於山之左右襲擊截法軍之要法軍悉力傑嶺上軍不覺伏兵之驟出也大驚潰走諸軍悉潰追之至郎甲纔其銳卒數百人於是法人始有求和之舉洪順不知兩人好爭高乃屯山下平地幾為敵所乘然見前敵敗退能督隊不少却萬桑重敗而部伍井井不稍亂故卒能射敗為勝二人皆淮軍良將也萬桑後怨裕新賞不公辭歸而裕明敘績以千總超擢游击今奉電旨令退師與和議我軍如約退入鎮南關法人約退東京乃止退北寧裕明說玉科謂法人詐和必不可信宜乘机進兵玉科奉旨旅員潛赴敵境偵探諸帥皆謂無如裕明裕明遂行以六月已酉發觀音橋晝伏夜行壶烟鼕而備嘗艱苦是月癸仰朔歸州說裒新宜妞進兵於是遂決三次大擊之議

八月庚寅我帥敗績於郎甲郎甲南距諒山十五里此距觀音橋八十里東船頭西太原各百里先是越南教民逐孤羊獨軍報法人且至方提督友叔謂之曰我軍裝未着營壘未固不能速戰越民豈去不三日而法兵大至矣閉外林木叢密法人倚以自蔽我軍竟不之覺昧爽忽聞砲声友叔猶曰兵勇打冷砲耳俄而开花彈落營中炸死十餘人始知敵至時築壘未畢軍士各散就空村為食周提督者率二千五百人駐而奉友叔以千人亦奔法人率於玉科營園之數十重裕明令軍中即無事亦戒備如对敵故拒戰獨整整暇乃憑墻發槍法人更番迭進死傷如積營墻猝轟倒裕明以親軍三百人且戰且拒巷朝至日昃法人數萬衝突數十次卒不得入左右呼裕明曰大人不速出死傷無子遺矣裕明回顧見積尸縱橫四面皆法兵不見援兵一人望玉科中軍圍尤厚不知存歿乃慨然回戰死搶走亦死搶守戰死身在右曰統領猶在裕明曰即欲出亦必殺入时天已昏黑裕明乃口銜七首右手維大弹左手持馬刀馳而斫左右隨而馳斫者二百餘人法兵皆披靡竟入中軍玉科左右僅數十人尚標內潰力戰裕明於是衝玉科出士卒死者又五十人傷四十餘人存者止百人耳玉科既出左右僅三人由是益親裕明裕明亦樂為玉科

用是役也玉科懲覺敛宣前事拒教民不使見而友叔不知教民皆法軍間諜遥納之入旦以
實語之故及於敗我軍死千餘人法軍死者亦相當而玉科裕明之眹軍乃大著友叔被創怒
圍捉督之不相救也固亦憤誅吞金死十一年正月諒山既失守諸軍退屯鎮南関内独玉科
屯関外十五里之文渕距法軍猶駐五里已而眯萊法軍進犯裕明陣中鎗身当前敵分兵
擁左右二鎗左鎗徐占魁当之右鎗廖元昌当之玉科駐大塘嶺上督戰後裕明陣里許
綏事史占魁砲傷昌遥回営亟昌憤而奔一軍随之独裕明督府部力戰法人今兵從右嶺入玉
科見亟昌敗遁裕明力単遣根督刘思河率中営親兵助之思河特馬刀来裕明謂且置刀
亟蹲而发槍語未畢砲彈已洞穿思河胸玉科亦負両傷一中頭太陽一洞腹裕明不知玉科
之傷且死也猶遣紅旂告玉科諸営子為尽占我我不收隘矣紅旂報玉科陣亡裕明乃痛哭曰
主帥死我須性命何為第兄不能戰者請退死不恨死者請隨我為主帥須仇衆皆哭曰願從
死裕明衝法軍出数一五重金綿者戚回法总統之婿也是時砲声如雷霆子彈如風雨檀連
環如数萬爆竹奔发如倒巖檑非急生死者不敢斬須臾也裕明倏中鎗洞右頰而出血流

滿身裕明猶不知但特刀督軍士前進士皆大哭曰大人戴花矣戴花者軍中砲之隱語也爭
扶檀入関裕明不肯謂死亦当在関外也右絵之謂玉科尚未死乃強舉入関玉徳檀尝拊裕
明背而調之曰人言我王老虎胆大汝膽乃大过我耶二月戊申法人攻陷関前陥陥此五里有
三山如品字曰小南関馮子材統十営三営屯此山上七営屯半是日法人皆以奇兵趨鎮南関東歛出関
道旁奪小南関裕明方養創隱祥聞砲声裏創乱騎至則馮軍已收下山裕明従山北衝虜
刀所法人法人被靡於是諸軍相継登徳檀也陥陥亦聞砲声遣都司陳得勝間道赴援留
旅憾油陥為疑兵而自率親軍施放大銃横殺入関截法人輜重法人前後受敵乃收去南
方卑湿着筆方生洋人筆履滑輒顛入砂中追追兵又不得正路窮急哀呼相聞我軍战
勝氣益猛乘曰光窮追斬馘法人被殺数千級法人被殺急則援檀降去帽為叩首状以手揮
驅軍士憤法人甚幸殺不止人遂謂中國人無礼也法人收不復整收又聞收諒山收各松收
戚彼收長来收船头由此而南八日抵諒三百餘里諸軍欢呼謂恢北折復東京有日矣而
俘戰之話書遺下以上見清朝
野史大観

繆素筠

繆素筠女士以善繪花卉供奉內廷慈禧甚優礼之陣月傑外賚甚夥故事宮中每日上食太后皆独撮一帶魚帝后亦不得共桌而食膳後方命諸人三五於榡旁食其餘惟繆女士嘗嘗太后特諭共食一次時人以為殊榮並於宮內幽靜處指定一處以居之不令与諸宮眷任意以繆為淑人不敢令其親見內廷起居儀範也一日方画一牡丹闻太后駕至方欲跪迎太后攸令毋動並命照常作绘曰吾欲觀汝用筆也於是天威咫尺繆終不免豹特不能如平日有条理墨隨三致太后知之乃命太監異日女士作画速来報將游三海後觀之毋使女士知如是数次卒得其意画经营三妙太后绘事固三大進有一日千里之观竟出御女士上矣見薏僖軼事

阎筱北

阎筱北字秉白號芝菴通海人庸興煙商於滇緬邊界人民生利痼廢不淹貴筱治燭照計数会吴运掀伏壘不出事乎幕紱華益其才禮聘洛詢均徭平賦諸大政皆所策畫范公鎮滇均勤王繼文先後總任皆滇均特聘入幕多所襄助成功於滇者至鉅王總文荐馆大僚但用辞不就晚年所学益富著有大漁集北遊章通海志諸書書法狂草最佳王繼文首会内外寺庙諸碑樣書皆出秉白手筆楊恒楼滇中瑣記謂秉白客厝时武才中庸恒间举人会其後以隐避終老終成失足之恨於东白頗有微詞恒楼於此未免澄費筆墨於秉白何損乎

夏祖訓

夏祖訓字仲有號眙許嘉興貢生博学工文章崇禎癸未以岁筆王公錫袞之荐崇祯帝召对平台授呈貢知縣甲申六月抵任时京師已不守矣祖訓洎受事凡地方利害興革無不竭力第畫丁亥六月流寇李定国屠滇安敬祖阿迷楊汝斌阎晋寧知州冷陽春舉人段伯義起義逐回兵屠昆陽晋寧並及呈貢归化时呈貢人楊師文段春榮糾陽宗野燃来赴縣治殺可汗協兵二人(府志作误殺)可謂疑呈貢起義使王高禮屠之会定國兵市至殺戮甚慘城破祖訓罵賊不屈賊怒刀割其皮祖訓益罵不絕声

賊殺之投屍於東門之菱角塘(三元即署前之秧田內)妾金氏攜幼女及僕陸朝史論俱以死殉其子壽明在籍聞耗抵父任尋其屍不得王山史先生為之立傳中敘屠城流寇與雲南通志呈貢縣志諸書互有異同而呈貢志載祖訓紀難事甚略余故詳考而著之以上見禹松筆記

滇事拾遺 卷八上

地350
945
W
43

滇事拾遺卷之目錄

重赴鹿鳴
賣身文書
蔡季玉
瀑布泉
滇南靈草
龍汲水
料絲燈詩
珠參
苗女之服飾
夷婦以貝為飾
布囿
某羽士
優曇鉢羅花
望夫雲
紙褥
蔣大漢
大理名
銅印
女子服飾
猓猡之服飾
麼些族之服飾
猓猡之服飾
木枷
永昌
饅頭
蚱蜢
雲貴山水
大理下関
猓猡山
檄諭緬甸國王
雲南勘界
雲南土司之教育
謝煥章
趙忠襄平吳三桂
滇人之飲食
普洱茶
宣腿
雲南之瘴
塜子
雲南土司轄地
溜渡
福之襄拒南掌求砲
阿五捐米助餉
麼些得與考試
張廣泗額保平苗疆
楊應琚征緬

鄂文端善將將
蔣礪堂整理運銅事
阮文達使猓猓屯糧
吳和甫視學改績
何雅元叔姪同隽
峨馬夷人
猓猓
麼些種人之名
雲南東北苗語
大理商業
楊重英
楊文定疏言
楊馥
伊里布不戰無辜
羅含章愛民
土司官職
某廉訪
獞人
試差取吉名
滇東以木刻記事
雲南西北苗語
甘忠果殉蕃亂
宣統辛亥死事諸臣
土司改流

白身督撫
吳三桂待故人
楊繪周夫人睦婣任恤
陳圓圓知吳三桂必敗
周老人
劉鶚平夷
蠱
吳文節檢視洪承
蜑水
吳三桂以龜卜
王孝禹藏冀龍顏碑拓
周立厓好金石
巴南深山惡人
鄂文端救楊文定
查容知吳三桂必敗
阿文成容岳鍾琪
鼠疫
木瓜呀布
麼些喪葬
天下俗
吳三桂宴會賞賚
錢南園復秩之古
顧祝此得吳三桂藏書
賡書

詹此之文

吳三桂作擘窠大字

雞血藤

白蘭花

吳三瑞蓄猫

鍮鍾草

鼢腸草

鮭鼠

雲南多松

騰越千餘年之梅

山茶

唐梅

擺夷字

孝欽后畫有代筆

雞樅菌

菰碧花

一把傘

火草

黑土蚓

竹鼠

紅木

楩柟

鑛物

雲南金厥

雲南土司屬地鑛產

騰越光復紀略

雲南三迤官紳公呈請合祀名宦鄉賢

礦黃山

漁丁稚載

滇事拾遺卷七

昆明何小泉輯

重赴鹿鳴

雲南巡撫臣譚尚忠謹奏為舉人重遇鹿鳴請廣皇恩一体與宴以昭盛典事竊照乾隆乙酉鄉試正科欽奉恩旨於五十三年八月預先舉行茲有臨安府屬石屏州舉人實穗由府學附生中式雍正己酉科鄉試舉人曾任四川珙縣知縣回籍以来已經三十載現年九十二歲屆當本年八月再遇舉行己酉科鄉試該州詳請重赴鹿鳴恩宴批回詳核前来臣欽惟我皇上日星為紀雲漢作人五十三年之雨润風和羣安壽宇一十八省之珠聯璧合共慶臚台盛值寶輿喜徵人瑞加臨安府舉人實穗者志奮丁年名題乙榜掌已而思明試束版曾登旧田而勵純修鄉評悉協鳳輝風覽盛將近乎期頤鹿宴今開序適逢乎甲子遵嘉辰以合術命宿德以偕壺敲詵吹生令典荣符于千叟需西江浩露恩光頼奉于萬年臣職備監臨心欽樂愷切念文闈盛事嘉溢邉陽均因聖澤遐敷光增斗極所有該舉人籲請重赴鹿鳴筵宴緣由合行據實恭摺具奏見兩体

奎壽

某羽士

吳三桂久蓄異志居常鬱鬱不樂羽士某相術為滇中冠嘗至省三桂使人召之不至迺微服詣之某熟視良久謂之曰君狀貴不可言然頼下有紋主後不昌殆無嗣乎三桂大恚既而佯覘某將殺之則行矣自是三桂每日必攜鏡視紋深自怨憤或慰之且力言某之妄三桂始釋然而異謀日亟矣

賣身文書

平西王吳三桂鎮守滇中久蓄異志擁有閩市鹽稅鹽井金礦銅山之利邀浮以金錢網羅人才其時文武官缺送到滇者輒除遣私人誘令盤桓身王府領身價銀為其效用多者金萬數少亦萬餘視其才為等差官吏趙之若鷙鳥可謂名節掃地矣南昌刘崑宦雲南同知初到省吳令其婿胡国柱報謁乘間道意袖出馮甦賣身文契以示之蓋謂刘

欲其勿焉也契云平卖身文書焉契本籍浙江臨海縣今同毋某氏卖到羊西王藩下当日
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媒人胡国柱家身人馮勝云云刘見之大駭凡卖身藩府者例拜國柱
為師當時人言滇中有三好吳三桂好為人主士大夫好為人奴胡国柱好為人師是也

優曇缽羅花

優曇缽羅花西域种也簡称之亦曰曇花一現若以為曼幻之宝花耳不知佛書所
説即座湧蓮花之比事故神奇樹亦実有也詹傳滇南有三樹一在大理府和山之麓称和山
花大理有四景上関花下関風蒼山雪洱海月上関即和山花即優曇鉢羅也樹高可六
七丈似桂花白色十二瓣国歲別十二佛国盛開異香芬馥中有一穗如稗其樹不知幾始
国初曽為僧所毀壞風雪月終古不改而花亦矣一在雲南城城即昔也土主西府志載西
中優曇一名婆羅樹高三十丈枝葉蓊蔽每歲四月花開如蓮有十二瓣閏歲則多一瓣昔
當民樂誠魁时有神僧言提巴波自天竺至以所携檢珠分其一手植之自经兵燹亦數壞
無迹惟安寧會溪寺一樹存焉一在安寧州會溪寺中是花一株扶疏百八綠葉似婆羅

有九瓣白花如蓮分九瓣香如水沈有蜜氣其心紫色如球惟不結実相傳為西域僧念佛珠
所種康熙壬子四月花盛开滇臬許鶴沙屬州牧試採柔條插之活一枝是年冬鶴沙丞雲
南適攜以归其明年出芽怒生幹長三尺喜甚自為記載東还紀程矣中

大理本天竺东境何肯主故封雲南安寧与之接壤仙樹実根宜有遺種矣惜今滇南雜記
載曇花似百合花而色紫合三十三檽為一朵香烈異常実宝崖曠園雜志載武林沈氏
園有曇花一株滇自泉州仙桂逓歸西山龍泉寺僧根如芋葉如蒲高七八尺花從葉吐一
蓓三十餘花外殷紫内微紅似芙蓉香極清二書所言同是一种明陶麈三昧謂曇花者
是也

滇之優曇缽羅花如上所述因一在大理一在雲南一在安寧而乾隆丙辰長洲朱象賢客遊
滇所見之三株則皆在雲南象賢且極署之一為最大高可二丈許本大可圍二尺蒼苔
班駁枝幹天矯其外別蓄署府署各一皆不及其華葉甚花略如玉蘭而微黒者大小与香
色耳

三四月之交作花葩者七八月亦花花朵大於五兩色白而不潔花英微綠每朵九瓣初開三瓣其餘合而不放第三日九瓣全舒則已萎敗不惜着日香遠則清香採折在手匝鼻嗅之則濁不可耐以濃郁太甚也其後象賢遊安寧州之碧玉泉渡螳螂川而至會溪寺者有護花樓完其所以乃知樓以護優曇而將然樓虽存而花已不可問矣以上見古今性異集成

蔡季玉

往年在京遊海王村某書肆見一黠劫本元人百种曲自首至尾朱墨爛然小字書綠瑞圭玉讀五字無印因索價昂數日未舍遽竟恨恨置之有清一代女子詩当以蔡為第一有蘊真軒小草二卷詩餘一卷不意其讀曲如此之勤也楼蔡遼陽人婿遠將軍鎮荣之女嫁荣字仁菴康熙九年督四川湖廣駐荆州十八年楼經遠將軍節制各省協剿宣兵二十年雲南平二十一年授雲貴總督二十五年以疑忌內召尋以事論戍黑龍江未幾召還三十八年卒相傳將軍戍归過入室门未踰梁涿可為詩歌辰龍闘云一徑登毛独恒然重閨寂寂鎖寒烟遺民老賸夫间雪戍地秋闻郴外田闻道高人能匹馬書經六月

隱私鳶歸軍機記諸事勇吾飲塵封四十年閘鎖啟云山徙絕域勢遥分天陰西南自昔聞烽靜戍樓狐上屋風喧古木鳥舊群横盤石磴危匝馬白棗松根倒看雲叱馭昇平猶覚險登臨還憶魯將軍鉄鎖橋云結構私揆孰尚在蘚碑遺字滿塵俟三乘鉄鎖晴虹掛百疊江声戍鼓沉細柳營空雪似幕霜陵原静草如茵臨風一洒孤兒淚不見題橋續後人李玉配高文良公其偉高以雍正元年由麗西迴極迂雲中夫縱督李玉入漢感慨係之有憶父詩八首叙云漢南為先君子舊莊之地四年後余隨夫子督漢目击勝概猶存而王考墓有宿草矣極令遲暮凄然有感因得八尺句用誌追思之痛云江西俊云西嶺千峯簇劍芒曾麾萬騎舊旌旗羊腸鬼灯明滅团青血野塚荒原种白楊愛断層宵空漢漢事隨流水去茫茫当年舊舊今無幾指點残山説戰場九峯寺云羅壓松門古徑深題名猶記舊鋪金苔生塵暴無香火経蝕僧厨有畫繩赤手屠鯨千載事白头舊佛一生心征南部曲今誰是勝有招禪守故林嬰武峯云嬰武峯前恨倚湖思量遺事独長歎紅旂指處人迎馬白首歸来雪滿鬚涧底波流如嗚咽寺门聯額半

摧殘豈知石上傷心草留與孤兒掩淚看雲南按云荒枯浩浩海無邊名就功自古傳白戟幾
過新驛路赤燐曾照過蒼山川吳雲已變如蒼狗蜀魄惟能化杜鵑試看終候千尸色
應知戀績在當年詔相云腸迴百結淚如絲一莫椒漿拜舊祠箕尾已歸應有感音容
何處杳難思環旋故壟青山在寂寞廊廟曰移不謂霜凄雲幻後南人猶惜白棠枝規

倏起倏落望夫雲

昔有人素貧困遇蒼山神授以異術忽生肉翅能飛一日至南詔宮攝其女入玉局奉
為夫婦凡飲食皆教之後問女母否女云太寒耳其人聞河東有七寶袈裟可取而還
僧覺以法力制之遂溺水中女望夫不至憂鬱以死其精氣化為雲倏起倏落若探
望之狀此雲一出洱海洞中必有巫雲之颶風旋起舟遇即覆人戒停泊故俗又呼為無
渡雲

躍出半空瀑布泉

雲南廣南縣有地名响水塘者其瀑自下向上躍出半空在三里外即聞声似雷轉近至
里許則对面不聞相語声但見白雨濺空噴高十餘丈碎點濛濛飛成一片煙霧噴而復落
流為澗澗路有驛路循路而上則與瀑布頂相並蓋其上又有火山也山中諸水滙聚於此
倒流而下已值大石如盤陀者觸而激射是以濺入空中若自下而上也以上見百奇大觀

紙褥

雲南騰越州善製紙褥一林可用六七年堅滑馴軟無其匹也廣東興化山人亦能作之
然不如滇製

滇南雪蛤

胡吏目什自滇归言其地多產雪蛤近日有一种蛤名蛇駝駝四方賈者如雲能煉銅
為銀又可治病彼處夷婦善為媚藥以悅男其藥成必試驗乃用試法以二巨石各
置房東西兩头相隔尋丈以藥塗之至夜則自能相合其藥亦以各蛤合成無則遲
荒僻壤所產本蛤所不載者何限又不僅鶏血能膠為近日所珍也以上見奇物小志

蔣大漢

蔣大漢者滇南之土黃窶人子也父母并亡僅遺一妹共居蔣業樵一日入山見異蕈一豬色而有光蔣攜以归與妹各剖食其半軀幹乃一直暴長幾及丈餘妹軀尤偉自以女子如是羞見人且此後適人观也憤作南枝繫死焉蔣長約八尺餘面目蠢蠢性魯鈍而健飯顧不能力作服勞役生計乃日窘迺日奔走市廛伸臂向人作乞食狀滇人異之群呼曰蔣大漢時江都史绳之興台而观之奇其偉貌以為衛卒食馬粮一份蔣以是得啜飯地藉免凍餒未幾史移撫桂林蔣不復從仍落魄於滇恒滇人異其体貌或有知其往曰之歷史者則憐而善視之不與群丐齒蔣大漢以是得錢多也自攝影術入滇滇人好事者或呼蔣大漢集与常人对立拍一小照而長短以相較而愈顯此滑稽之影片今滇中操攝影業者之家多有之矣去滇十餘年矣閒蔣大漢於六七年前已死滇人集資殓之彼亦肆逋逃常之木檟乃不能容此偉人之軀則鳩工聚材為特製休息之菴鉅廣無論以為蔣大漢長眠之所也閒見錄

龍吸水

乾隆二十七年冬鶴峯因培督学江苏按試淮郡方唱名時地忽震西風大作轅门外旗竿被風刮入雲中不知所往時河湖風漲水與高寢堰平西風加勁淮揚危在頃刻河督以下各官面色如土方恐怖间忽轉东風天低卷盖見有黑龍在雲中修尾下垂湖水上吸一炊許邏兵来報消水三尺衆心大安与試諸生吹声雷动石璈縣教諭沈公目擊其事見憑明新語

大理石

大理石以產於雲南之大理縣得名一名點蒼石為名灰岩之变性有白色杂色二种白大理石為水成石灰岩由粒狀之結晶質集合而成可為造像牌坊之用亦名寒水石杂色大理石為水成石灰岩质極緻密含鉄及粘土等不純物有黑黃青等彩色具山川雲物之狀可為屏風或嵌於窗壁桌椅之中雲南所產即杂色大理石也其以工製造之者曰人造大理石

料絲燈詩

料絲灯甚輕巧錢塘吳佩孚孝廉福世嘗有詩詠之云巧製明灯閃歲喜晶瑩引耀
望中賒綠々織就鮫人淚朵朵凝成醉墨花（每花皆成枝花 雪影翠搖春浦浪燭光
紅映暮天霞由来本质原明淨不受塵埃半点遮綠鳳全龜鏡見称良工匣巧別呈
餘短長補綴千條玉表裏通明一片冰易胞大都緣性烈每瓔端厥處心澄当年幾費顛
陶力此日欣看瑞彩騰

乾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銅印

雲南孟連土司極边烟瘴地也國初其地归版圖以鄰緬甸故幾為甌脫地先緒时以勘边事
起滇者派員踏驗浔其銅印一方文為孟連土司之印边鐫一行小字文曰乾隆一千八百九十
七年製造其左側又一行小字文曰乾字四百三十九號此殆以天子萬年之義墾遠夷归化之
心欤

珠參

乾隆初緬酋人学使督学滇中尝以滇產珠參寄贈金赤兔赤兔作歌以謝之歌三神
經五參配五色上党往来称第一土精变化夜呼人形似小兒肥且出新羅百濟高句麗五葉三
桠毋等匹来自閩六詔點蒼間亦產灵苗吐芬密舍滋孕液非在根瑣碎枝头緻仙实花开香散
海海風子落晴烘緬回日勻圓脫手顆々同大小明珠迸毅室定是瑤光墮地生豈同凡草宜豪
密品嘗昔漏神農烜製杜炫雷公術垂头手捕纫本草此种不收哆脫失使君賜得念故人
萬里寄將情意溢开緘錯落瀉冰盤珍重勝分金百鎰何曹農善病迎更癯数粒咀含鐲
宿疾題詩相報付烟邮紫氣回看耀蓬華礼斗威儀云下有
人參上有紫氣

女子服飾

雲南省城婦女皆裹足衣袍套其出行也無轎必以錦帕覆首至老不去蒙自妇女出必持
傘皆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之遺意也

苗女之服飾

雲南之苗妇皆尚短衣衣有腰而長裙裙百折或二百折富者五重貧者二三重男子亦
然其衣衣及視冬夏皆約處女在卧不脫不沐臨嫁方沐既嫁曰一沐沐畢逢以蘇合油貫

着漆以羊膏故膚其凝膩脂也衣与襟相接皆联金扣以百數視口与袜相接亦綴綴以扣扣皆圓而扁貧者以鉛錫為之合巹之夕始解脫定情後着之生子而後去惟仲家牯羊黃毛犵狫白猓猓黑猓猓五種苗以跳月為婚者皆不視長官家女有縛足者平民多不縛便工作也其縛甚易山有草曰威灵仙者取其根汁煎濯之不數日而成纖趾矣

牯猺之服飾

牯猺婦女之髻雜髮百股以五寸橫木於頂挽而束之耳環細小与廣西異臭牯猺以去覆屋喜樓居近衡市者男則剃头尚仍其舊僻遠者男被髮於肩冠以長毛羊皮染黃色為擔頂綴紅線纓髮亦不改紅繩十字文綱為衣冬或羊裘不表背盤領闊袖束帶佩尺五木鞘刀於左腰間著西紅苧靴或以文綱為之出入乘馬愛馳騁鞭策極力多飾以金銀宝石婦髮下垂采綴珊瑚綠松石以為飾衣盖服百摺裙盖膝脚俱絲綱為之裙或文綱或采色布綱袜連中軟底不着褲履頂挂色石數珠富則三四串自肩斜繞腿下一妇妝飾之物有值數百金者珊瑚瑪瑙碑磲玳瑁以及銀錢銀之屬悉着於辮而賤者無飾且跣足

猺婦以貝為飾

滇中近邊猺婦以貝為飾然昔时滇中之漢妇亦用之一卉即五緡亦曰苗緡即四百一百即一枚也

廣西族之服飾

雲南維西廳有廣西族男皆剃头辮髮不冠多以青布纏头衣盤領白縄不鬆不裹棉布褲不掩膝妇髻向前頂束布勒名姜角耳環組如臘綴如龍眼栗以銀銅為之衣白褊青緣及腰裙可盖膝不着褲裹腿脚以花布帶束之手於女红則皆不習也

有民

布圍

雲南蒙自縣妇女之出外也手必持一傘之有布圍藉以避首欲使人不見其面目也如有人褊开

之即為破壞古規必与爭

猓猓之服飾

猓猓上衣無袖以皮或黑色毛布制之而以紐集於頸之四周長垂於踵裳之緣飾以种々棉織物有时騎馬时用上衣之制一法亦同惟背後开被开处以下衣之裙掩之裙下垂及馬之腰臀此上衣之制一法謂不受小虫之害也夏以棉布代毛布帽以竹為之上覆毛布為圓錐形大者可用以代傘

木枷

滇中苗猓梵人蠻廣些之屬犯奸貨物項戴半木枷徒行亦不暫脫相傳諸葛武侯南蛮該此以殺令羣東使其不敢与漢人為伍以别貴賤不知非也戴木枷者始可負重以便農工作若之用耳

滇人之飲食

滇人飲食品之特異者有乳線則煎乳酪而抽其如線者也有餌枝則調糯芋之粉而沃以糖緻以米也有蔓餌則菜緣餅餌而曝於日中也

永昌

永昌饒竹石產琥珀水晶碧玉古喇錦等物不可勝數特販四方日漸致富以是而俗尚漸趨華飾飲好珩產琥珀水晶碧玉古喇錦等物不可勝數特販四方日漸致富以是而俗尚漸趨華飾飲食宴樂諺謂永昌一日費百石米釀甚午以后途皆醉人矣

普洱茶

普洱茶一名攸山茶蓋產於雲南普洱府之攸山也性溫味厚培壅得种蒸製以竹筐成圓裹產易武倚邦者尤佳醉能後飲之能助消化孫月泉布衣深嗜之餐後必飲歲以為常

饅頭

饅頭一曰饅首屑麵發酵蒸熟隆起成圓形者無餡食时必以肴佐之後漢諸葛亮南征將渡泸相时土俗殺人首祭神亮令以羊豕代之取麵畫人頭祭之饅頭名始此

宣腿

火腿之產於雲南宣威者最奎平府屋為肥宣統時有自滇至滬者賞以餽獻杏蓀礼單有宣腿二字獻不悞孟融其名也然獻喜食此腿幾於每餐必具

蜘蛛

油炙蜘蛛如蝦或晒乾下酒猓猓男婦小兒見輒中有之即撮笑撲取火燎其鬚淡与翅嚼而吞之

雲南之瘴

昔司地方之氣候大抵不良平原之地尤劣於山嶺如臨安府屬之十五猛普洱府屬之十版納鎮边廳屬之孟連上下猛允猛角董順甯府屬之耿馬猛猛永昌府屬之猛定潞江灣甸登鳥樓等騰衝府屬之芒市遮放猛卯隴川皆係著名烟瘴入夏以後內地之人莫不視為畏途

雲貴山形

雲南山多平但多高貴州山多深阻水多湍悍土多沮洳

塹子

滇人稱平原為塹子塹子有數方里者有十餘方里者有數十方里者大小不等至其一府謂塹子非往前之府治即州縣治或大村落雲南省本屬崇地勢以為府治以為州縣治或人民集居因成村落至若民間散戶依稍平之坡築室而居以種玉蜀黍為生者則名之為舖而不名之為塹子且塹子多在兩山之間往々將至一縣或一大村當下坡時即先見萬山圍繞中平地一片惟其形狀如釜底推以理揆千百年前或本一大河也

大理下関

大理下関為雲南通西門戶蒼山繞其左洱海隱其右誠大然之形勝也蒼山高度約距地平綿亘千餘丈終年積雪風景絕佳至下関西一里許在城巍峩古蹟高矗閑前有石碑一書漢盈相諸葛武侯擒孟獲處十一字関以外水声淙淙如私馬奔馳白浪四濺誠海濱西流之大觀也

雲南土司轄地

臨安府屬土司惟納楼長舍二舍情形略近內地江外猛丁一帶間有平原其餘多屬磽

瘴普洱而屬乎原頗多鎮迤廳屬惟孟連猛濱平原最大餘則山多原少順寧府屬平
原廣漠永昌府屬如保山騰越四土司特苦磽瘠騰冲而屬乎畴萬嗚蓋沿邊各地山多者
恒瘠原多者恒肥也

猓黑山

河口為滇邊要塞顧瘴氣甚重附近有猓黑山地高氣候甚寒鉄道盤旋其上守路防塞兩
可無顧

溜渡

溜渡者居瀾滄江上岸至峭削江寬三十丈無可施鉄索土人細竹為巨纜兩端緩以石磴更取
籐作三圈貫纜上名曰溜筒渡者自縛筒內岸人舉纜力送須臾達中逢纜受重下垂曲如
弓背渡者以兩手攀纜連連始達彼岸纜有二以通往来其運物亦如渡人之法別以細索繫
圈上中路停滯則振其索圈動纜收久之亦抵岸矣以用溜渡故称此江曰溜筒江

檄諭緬甸國王

嘉慶丙辰緬甸王以恭達國屢遣使敘國朝貢雲南總督勒保以其使上年進京叩祝甫將回
原賫表文貢物令来使帶回仁宗以其國地居荒僻遣使遠来徒勞跋涉向化未伸因命軍機
大臣代擬巡撫江蘭檄諭之檄曰雲南巡撫為檄知事照得該國王以今歲恭達國慶遣令頭
目人等敬賫到表文貢物懇求朝貢進京經總督部堂勒以該国貢使甫經回国將此次原賫表
文貢物仍交来使帶回令該国王候嘉慶五年再行遣使赴京祝嘏具奏蒙大皇帝俯鑒該国王悃
效順实屬至誠而總督部堂勒新任雲貴不能仰体大皇帝懷柔至意率將賫到表文貢物仍
令来使帶回办理錯誤原由傳諭該国王知悉至該国使臣業經遣回者又令進京朝貢長途跋涉未免来往煩勞特令本
撫諭知該国王恭候嘉慶五年大上皇帝九旬萬壽再遣使来京祝嘏以邀騰赦之恩並特賞
該国王綉蟒袍料一件織金蟒緞一匹大紅片金一尺大紅粧緞一尺以昭懋賚而示体恤為此知会
該国王遵照祇領須至檄者

福文襄相南堂求磯

福文襄王總督制雲南實值南掌國貢馴象四並言被交趾諸國敬振無御象敵器以餘象一求帝巨砲天震檄諭以國家法制森嚴賞賞有節兵火利器不容妄求還其象不予之砲

雲南勘界

先緒間廣西周德洞至廣雲南勘界樓會典為憑會勘者亦以此為據既而有水觀其源流高低之勢合归我国而官書不載外人遂欲棚去猶形勢再三爭之逾月始允洋使回我国知此水合归貴国然会典為貴国欽定之書固將賠示中外何獨不載斤水

阿五捐米助餉

阿五者安坤奴也坤死五逸去吳三桂及五欲棣還水西地亦稍為之助適將軍穆某提大兵恢復我疆五乃翻然出迎捐米三十石約天將軍以為功先是安坤妻祿氏鳥蒙女也安坤既誅祿氏並入鳥蒙垂三十年三桂誠阿五乃奉祿氏归舊巢謂祿氏有遺腹子名陽祖康熙甲子朔入覲捐米功擬授勝祖世襲司衛阿五六品長官司衛

雲南土司輸捐之教育

沿邊土司陳安隆厝屬外普洱鎮邊順寧永昌騰冲各屬當宣統己酉設立各邊學務局開次土民簡易識字學塾百三十八所幸無成效其校一因學塾甫立學務局即撤銷一因原定經費年由邊防軍勇項下籌撥三萬金為數有限也

歷屆澤与考試

雲南歷屆科人自設流官以來俱極荒陋是估讀書識文字者多有之光緒附生某考試因而有補弟子員者四人中武舉者一人

謝煥章應試草草人

雲南舉人謝煥章年逾六十甫捉鄉闈之都會試其應試之文理境深奧閱卷者多某幾不能句讀以為文理欠通竟坐視草草謝固滇中名宿有及門八人同上公車咸憤不与試屢起揭檢事聞於朝特派大臣覆閱謝澤閱漫作物本應罰俸会試一科而閱漫以後試期應毋庸再議並謝之文品由旦三咸傳日下

張廣泗額保平苗疆

雍正丙午世宗以雲貴總督鄂尔泰疏諭法苗調發土司
皆繳勅印納軍械于是先後調苗疆二參千里及三省邊
起陽奉平以策諸城副將馮茂復誘殺降苗檉苗大恐
均上疏自劾是年世宗崩高宗即位授貴州布政使為之有經略
財施錦以巡檢官點之古州洞苗種寨有敢蠢動者名头人詣之头人回不敢乃責令出不敢生事甘結繳
之出群苗聚而問皇帝名治何事苗人謂皆曰皇帝
曰滇黔軍事令我出繳耳曰出矣回我輩婦孺
巡檢署索結不可救而奪之諸寨起忿後季嘉天間為額保所平

趙忠襄平吳三桂

趙良棟寧夏人年二十四歲以武勇受知於陝甘總督孟
乘時征雲南遷副將軍席應珍王屋平西王吳三桂虐

兵敗散屯堡荒廢陷賊晚乃招兵復仇勢寡援絕軍威大振斬首逾萬餘級
平疏言蜀為黔滇門戶若不先恢復則滇黔跳不固請乘勝進兵又許之及李松棄棟漢中退
敗三捨其將徐成龍遂取徽縣進高山深箐數十里晝宿無炊伯乃棋白水棋時虜遁已未除也
堤為川江上流与昭化唇齒倍築鐵門檻城防亦
是渡江大吉速者斬黎明騎驟馬李麾下五十人橫刀渡江淺處馬腹鼓波薄尽三呼声震
天賊連發砲傷數十人無敢回顧者賊大驚曰老將軍令如山不可抗也方半渡吳勿使吹馬角收
舟以刻拔岸斬賊將郭景儀等獲旗幟砲械馬匹無算餘賊奔竄進之再勝於石峽溝十白
而克成都入城秋毫無犯收金銀印三百六十餘劄千餘緘之上大喜手詔褒美加南昌略將軍
兵部尚書俟緝捕事宜於是奏凱滇黔倚為捍蔽今蜀已復而三桂孤死宜乘機速進
上許之當是時改事皇子新秦將軍赫塔滿漢兵十萬餘圍城九月未下越王軍即向皇子

陳三策其一稱我兵紮圍太远不西之十餘里呼調不灵宜稳裹漾相攻逼其一稱欲取内城先破外護
使賊正馬不可出方可招降其一降者宜分別收養不宜盡殺滿洲為奴員子不悅以滿語駁詰而諸
又不解壁目猶豫若已奏聞詰下悉如策員子不得已與兵二千攻越見橋头砲合甚衆意自盡
攻之傷必多乃伏馬兵於南塘兩岸分步兵為三隊結營之上擺牆之上架大檑石每砲身被擔棒持
大刀督陣在二鼓攻橋械尽出死戰其黄郭壯圍親搏戰三進擺牆而伏兵三起應之列炮如星
槍砲兩下城攻之奪橋再攻之天猶未明也羊員入來南之門郭壯圍自焚三柱孫世瑞自殺餘械尽
降趙性懸取蜀时見罪於將軍吴丹吴丹為明珠姪珠心怵之授意兵部抑其功復屬疏爭珠
使其覓御史龔翔麟劾以大不敬宜坐斬上優容之命乞骸归里上征噶尔丹时羊其嘛问方
略以行叙功封一等子尋論侍臣曰趙良棟果将也惟性褊狹与人多齟齬朕不用实保全之归
数年平謚忠襄乾隆中高宗念其功加封其嗣曰泌一等勇略伯

楊亞璐征緬

乾隆中葉重臣總督楊亞璐誤聽边將之言輕視緬人啟連年功逾至激变卒將帥漫不知
地理深入重地天雨不止人馬日在泥濘中運粮以牛牛皆俄死逾至全軍覆没傳悉勇公三次出師亦不
能獲勝乃逾年請和

鄂文端善將將

鄂文端公尔泰節制滇南戈戴相從者多智勇之士尝命度廣洒征花苗開府应駐节後竟日而不及
兵事及暮張不得已請將略慨然回老夫误用人矣夫豹狸猿糧整備甲仗惟充夫是问至於兵机
难测转瞬变易惟在臨事處决安有預定机謀而能勝人者哉懾服喑軍门之生萬將軍等
皆出其壽為一代名臣此数人者至其亲皆執洒扬饯後其家亦傷僕視之如郭汾陽之于李西
平馬北平孟善將將者也

楊馥

楊馥口人雲南麗江府麗江故黄地新归版籍乃至土官為世吏諸里魁以夫目充今人称榆一
本歐蕃收一洛建文朝定婚丧之制期年歲數俗為一变民饰商以祀第一太奇祠

蔣礪堂整理墜綱事

乾未嘉初滇省運銅為最苦之差今滇屬有有
府即具報委令運銅于永領運腳時將短者數扣留陪庫以至委員亲手动身止有实銅一法
所短过多或報沈失或交不足勒至参革而止此数十年變改也及蔣礪堂相国攸鈺任滇應查
知銅廠有提拉收滅一項每年应发银三十萬兩八成給发扣存二成滯四萬兩於四川運每船津貼銀
公千兩副運減半於起運時給发一半船至湖北全給之保舉運員滇本省府道加考以并無虧空
等力正張為合格此法行至道光年尚無要支不以為異途矣

伊里布不戮無幸

覚羅伊里布顯祖第五子其五世祖拜音圖以附睿忠王故黜宗室改隸滿籍中乾隆辛
酉進士就国子監典簿选雲南通判順寧之猴井課運有高羅衣既乾楊武弁貪劝多所株連
伯玉亭相国麟命伊訊之伯大恕台伊曰老夫竭力掩捕巨盜乃皆維再
三使老夫有何面目对衆伊艴然曰某宦雲南為天子守人豈有戮無辜以媚上司如所維再
有敢者甘某甘以命殉之聽三遷黜惟命曰之視若敝人以遷官鉅三擢制府吾不願也伯悚然歎

曰奇男子也三擢騰越同知入朝復薦千上不四載遷至雲南巡撫

阮文達使猓猓屯種

阮文達公元縱督滇黜时騰越边境有野人时入内地叔掠為患而保山等處又别有边夷曰猓猓本土
司所轄以貿田射獵為生精於羣毒矢野人畏之文達乃筭边費萬金招猓猓三百餘户
駐騰越边界給地屯种以禦野人

羅合章爱民

羅合章雲南景东廳人官廣東熟令以廉直称道光初應首薦壮肇羅道調山東兖沂
曹遭未期年擢粤撫愛民潔己莅官时台灾老至諄諄教誨至降下詔褒故百姓感之
如父母號為羅青天

吴和甫視学改续

吴和甫名存義官至吏部侍郎公正廉明爱才如命督学滇南前後八年士民爱戴当回乱时
滇省大小官署及缙紳巨室悉罹屠戮吴独相戒不犯学使署时盜巡道署中收财

衣物攫劫一空並將插架書籍以刀截為兩段棄有吳之詩集四本一賊方加刃一賊急止之曰此吳子使詩也憤勿損壞祈藏書數萬卷惟吳集獨存云按臨川昌詩後云城南數里回視城內火光燭天沿途白布纏頭父甲森列見吳至皆跪拜道左及武輿訓之曰汝當死皆天朝好百姓幸各自愛衆惟唯嗷應秩首有聲至漢回警不兩立必俟吳賊滅城乃散互相格鬥居民多逸稱為吳儀從幸免於難及按臨過西華人李某訴稱江縣屬協井有橫天都御史者謀叛聚衆數十萬赴闕事吳以事關重大密檄而江太平俟之復自易服潛訪乃知者前晉以首謀逐得賜掌人茲欲殺故智存膻列為首者皆本地富家巨室族稱聚衆即井室燒協灶丁所謂橫天都御史則彼屢供奉三神祠降巫者之身鄉民遂稱巫為橫天都御史遂據家資督撫惟德巫不革李某士民感頌皆稱之曰吳青天

土司官職

滇黔蜀粵有土司官皆世襲大率沿明之舊設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正長官司副長官司長官司正右司正右司正知州土知縣土州同土縣丞土主簿土吏目其初授官時漢人為多間有以土人充之者還有典禮無論品秩尊卑取看秋王人雖微序諸侯上之儀分別僚佐之來

何稚元叔姪同隱

何稚元名蔚文浪穹人五歲讀書過目不忘九歲能詩文有大志會明之屬有所謀不就遂與兄星文棄隱西湖家於四壁蕭然飲詠歌自適間為詞曲書畫以發其怨憤之情巡撫袁懋功聞其賢徵之謝曰吾家世受明恩願以布衣終時人稱其有陶靖節之遺風著有浪稿詩集文稿等又十三歲而卒從子素珩字尚白讀書有得興意造即與尺牘文同隱於寧湖自號此碧漁翁浪穹別名此湖性素豪小舟以琴樽自隨出入煙波中其高風亦不減於尺牘文也

某廉訪

吳三桂王滇時建功德廟成指泥塑四大金剛為題徵詩按察使某素怵三桂吟曰金剛本是一團泥張牙舞爪把人欺人說你是硬漢子你敢說我洗澡去三桂惡其刺己也殺之

哦馬夷人

乾嘉盛時留意邊防雲南哦馬各邊土練索三四千道光中葉邊兵外調夷人乘虛侵略漢地之拋荒者逐數十里哦邊帝之化林坪三四千里南北二大竹箐西北二大竹箐西北之中山坪等故漢族墮壞竟至數十里中求一漢族而不得偶遇舊時汛防地址有一二被裁之綠營兵丁欲歸無所惟向夷人承佃耕種按年納租穀粒不足折銀交付純仰夷人之鼻息以為生活故邊備空虛兵不能禦民氏乃託涼山夷人以自衛歲徵色谷若干石鹽若干斤布若干疋錢若干釧謂之回保貴保護者家則必殺鴨出酒強與為歡稍忤夷意夷或以惡詞恫喝被保護者或至被保護者家則必殺鴨出酒強與為歡稍忤夷意夷或以惡詞恫喝被保護者曲意承迎必得其歡而後止不獨零星散戶偏近夷巢者然即內地場市漢族亦必挨戶攤錢求保護於某支夷酋長謂之回色山黃又曰看路黃毛洋場之年納稚札支錢一百釧二百五十場之年納胃担支錢六十釧皆是此例既納保貴矣而漢族彼此互不相保一物賂程僅二三十里必出鹽一二斤或錢三百文以與夷人會其同行方能到達地點否則夷人相遇謂係來之物掠奪涼山終身不至

夷人

夷人居雲南曲靖府山中為哦夷之後

猓猓

猓猓者自西藏東部至四川雲南邊境金沙江流域間其野居構屋於山向崖腰往往數家為一村落事耕牧溯黔滇兩粵亦有之名稱因所在而異猓猓特其一也其人性素於山間崇高者如履平地耐出刻苦鄰近諸部而獨誅被害尤甚軀幹短小而細長筋骨強壯性情急惰眠每過厭操作故肥滿而大面橢圓帶褐色眼大鼻突出鼻子形而稍廣口之上唇稍薄倍有棱鬚髯之風當白而整齊雖年老不脫蓋不食鹽菌故也然而生皺紋甚早其紋滿面旦達於額上覆以棉布狀如犀角長及九寸猓猓有階級白種者應代土酋相傳之血統也統於

商人通經其地之拋賣物以納金求保者更無論矣凡享受地貿易者先求漢地富貴拉攏一二漢官為保任其所之商團名曰回保保者負責保護其團體如有損失保任賠償者人之三騎者別十之七也

僰人

僰人居雲南曲靖府山中為哦夷之後

猓猓

猓猓者自西藏東部至四川雲南邊境金沙江流域間其野居構屋於山向崖腰往往數家為一村落事耕牧溯黔滇兩粵亦有之名稱因所在而異猓猓特其一也其人性素於山間崇高者如履平地耐出刻苦鄰近諸部而獨誅被害尤甚軀幹短小而細長筋骨強壯性情急惰眠每過厭操作故肥滿而大面橢圓帶褐色眼大鼻突出鼻子形而稍廣口之上唇稍薄倍有棱鬚髯之風當白而整齊雖年老不脫蓋不食鹽菌故也然而生皺紋甚早其紋滿面旦達於額上覆以棉布狀如犀角長及九寸猓猓有階級白種者應代土酋相傳之血統也統於

猓猓如庶族別有所謂上馬奴下馬奴者古昔黎庶等种人充之後皆脫離而自主矣上馬如下馬奴者土酋上下馬時此奴伏地以足踏其背而上酋為盧隃海楊四姓則曰納子波陽曰倘波甚巨望高擢數十百里之地人民數萬田租萬千石羊馬萬头酋与巴布亚川漢黑之间大河環繞森林重壑外人深种罕吻尔不能入者出经略湖區州縣格極殘大木干酋長三称通婚酋有子若干皆裂土地人民而均分之品位亦高等惟其勢例曰分曰徼矣

試差取吉名

光绪间某科雲貢試差所简四人考差均非前五名孝歛后特圈出李哲明刻彭年張星垚吉于有憂念成明年吉庆四字軍机大臣面奏于简副考官有所未便改派吴庆坻初因路成驤之名有二馬旁吴鴻甲又有鳥字均未能合格也

麼些種人之名

雲南麼些种人無姓氏以祖名末一字加一字為名遞承而下以判親疎

滇夷以木刻記事

滇夷無文字以木刻板深刻記事謂之木刻每一事即横刻一痕刻而為二彼此各執無論年月久暫持木刻以比对折言不悔差即古代結繩合符之遺意也

雲南东北苗語

人曰得熱子曰禿眼曰阿馬手曰梯豕曰伯地曰瞽河曰格利銀曰裏飯曰漾火曰特風曰棋去曰毛二曰而三四及四曰格老五曰拍六曰各老九曰其十曰口

雲南西北苗語

人曰但南曰潭明子曰头曰潭通眼曰開馬曰美手曰阿皮豕曰脉狗曰克利地曰丈河曰足銀曰了飯曰毛火曰头風曰吹曰清来曰塔去曰忙二曰歐三曰批曰顯四曰北曰朴膽五曰信六曰仇七曰心旦八曰一九曰球十曰歇

大理商業

大理北控土蕃西界驃國东有沧南枕昆弥一大都会也其商業以羊毛毡毯及药材為大宗药材一項年約有一百餘萬元之出口運銷地点以香港上海及湖北湖南

為多其富人称貸橙子母而不好貴貴賤自他方来貿易繒綵以致百千富故以土之利

多归安客商

甘忠果 殉蕩乱

甘文煜遼東人康熙壬子為雲貴總督吳三桂反致書貴州提督李文深慷慨数千言約共勦叛而本深以安順應熾甘知貴陽不可守時總督駐貴陽遂馳下鎮遠殺其妾以饗士黨指揮盛隆而副將姜義先已從賊甘知事不可為乃自縊於吉羊寺事聞贈兵部尚書謚忠果

楊重英 節過蘇武

楊重英貴州漢軍楊重英官雲南梅李傑率兵駐滇緬界上之猛卯為緬人所虜禁之而縱其隨員知縣某某等归国高宗怒命枢府員酔諸撓上不許入国界且諭令滇督如重英他日归时即照此办理重英既被虜終不入緬都緬人舍之於孰猛欲其降譬說萬端卒不屈重英左執梯先後二十五年迎来当阅一歩其着亦因人請室已丑緬

乞和且值高宗七旬萬寿始釋重英归甫及境滇督某簿一前旨杖而梏之亟馳奏时上春秋高頗悔当时治此案过嚴乃下詔褒其忠節以勧近蘇武且令滇督驛送来京預備官見旨至滇重英已病卒重英為雲貴總督拜滿缺大学士應謚之子也

宣統三年交趾事諸臣

鍾麟同雲南統制官吳文陳心詒贈副都統銜協統昭副都統倒煬卿並予謚王振聲為候選道充雲南兵備委統帥同同殉詒昭協都統倒煬卿范鍾岳為雲南軸重營管帶中彈陣亡詒昭正參領倒煬卿

楊文定 疏言存誠主敬之学

楊文定公名时雲貴一日具疏言事疏中言及存誠主敬之学世宗手批荅之曰吾君吾師

土司改流

宣統庚戌以前湖北湖南土司悉已改為流官而廣西之土州縣雲州之長官司尚仍舊

貫四川則未改流者十之六七雲南土司多撥外服甘肅土司從未奏革當經民政部於宣統三
年奏請飭該督撫暨邊務大臣酌擬改流办法
白身督撫
刘武慎公長佑官至雲貴總督連車乞休不允歸後請入覲乃奉諭旨及至都而宮慰
勞殷勤時以雲南報銷被劾而竟未提及留京數月堅乞归中途忽奉降二級另候簡用之
命蓋武慎至宦不名一錢於內迄絶無慌懼不悅者多当時疆臣多感恩眷如黃保宮衛
穿黃馬褂紫禁城騎馬之類不一而足武慎皆無之在雲貴已六自矣亦未崇陽壽嘗戲
言已為白身督撫及薨遺疏上始开復任內一切處分陽孫奏謚武慎在官惟惟封印
後入宿於內平時寢食不離簽押房每五日一次內与夫人談家事少頃即去
巴補凉山夷人
巴補凉山為滇蜀間一部落素為夷人所居其地綿亘數千里与滇之巧家昭通及川之
寧遠鹽邊倮情悍氣候温和土腴映物蕃性其人不通文化時刻漢族故以宣統三年改
查之人数詳述如下(一)都土司所轄者二十四支臨其五百人甲博六千人兵補一萬人已你四千人
里迷七千人染脖一千人歌無五百人媽黑六百人阿流六百人折支三百人拿吉一千人阿三不詳黑
三百人的瓦不詳阿流吾姓五百人嗚補不詳阿大馬五千人迭使一千人丙资馬一千人必合
不詳神以六百人姓黑不詳莫石一千人模洗不詳(二)安土司所轄者三十三支吾姓三千人花
姓七千人梢姓八百人蘇姓三千人五拳一百人五毋二百人徐姓一千人底洗一百人洗馬
溪馬三百人米西馬三百人三倭一百人主候馬不詳王姓八千人不易馬五百人很黑一百人補西
馬不詳九口馬三百人要馬五百人毋頗六百人很口一百人甲拉三百人阿架四百人侍口八百人乎头馬不
詳五吉三千人模紅馬五百人補以三百人阿六馬三千人甘实五百人麻結一百人焦脚五百人吾姓
七百人(三)楊土司所轄者十四支阿著一千人吾奇二千人不及七百人莫石五百人秉姓共計十支
難取三百人魯姓三千人阿六馬三千人恩廢七千人丁姓六百人盧姓四百人胡姓一千人韓姓五
百人阿候二萬人暑干一萬人(四)冷土司所轄者九支阿候二萬人暑干一萬人能紅五千人哇唐
三千人石展三千人八欠五千人黑你七千人瓦說五千人阿你馬三千人

吳三桂待故人

平西王吳三桂明之武舉也出江南某巨公之門某沒其子奉母以居貧無以供菽水一日於故書堆得武鄉試錄一冊見吳名始悟出公門下時吳鎮雲南方貴盛欲往謁之以告母母初不可既而貧困日甚乃許之囊中田僮替現治裝以行比至滇會皇帝駕幸緬甸留滇數月某以母老告歸吳又大集賓僚為之祖道贈以二萬金別囑繙一篋使為母壽皆珠寶也某歸江南遂為富人

楊寓乾作財

康熙辛酉壬戌間滇亂浦靖寇盛行昆明楊寓乾恫之合劵商人施福析舞箕家以此落

弗顧也後家止餘下玩數種有老友病而斷炊假以易米即与之

鄂文端救楊文定

鄂文端公尔泰總督雲貴財雲極江陰楊文定公名時方獲譴就極束縛多方羅織至欲用刑訊兵民洶洶為文定訟冤謀辟众起去繩文端好言極慰之復屬声貴綱回過湯陰岳忠武廟見鉄人乎獄得解高宗即位首召文定旋奏文端雲貴苗疆非善策文端不以為忤文定沒文端經紀其喪哭之哀

楊繼周夫人賭嫻任恤

建水楊繼周提軍萬才之夫人曾氏亦建水人年十八適楊以武功起家貴至專閫而周荊釵布裙如平時散其餘以為賭嫻任恤事楊敗之語人曰吾得一意治軍志家吾妻力也

查容知吳三桂欲叛

吳三桂之未叛也幕有查容敦禮信至查察其有異志久欲去之一日与宴偽為酔後失儀狀不告而出濒行賦一詩於壁有將軍有酒能投轄壯士聞鷄已出関句三桂亟遣材官往

追策馬直前提材官擲之於地曰乃公終不為沛公也材官歸之於三桂大怒遣人殺之微服間道乃免客字漸江一字韜荒海寧人

陳圓圓知吳三桂必敗

平西王之妾陳圓圓通知三桂必敗出家出我眉山在四川嘉定府峨眉縣其地圓在雲南五華山華圓寺後曾留影一帳而去

阿文成咨岳鍾琪

阿文成公桂從征金川時曾被大將軍岳襄勤公鍾琪參劾獲咎其後文成總督雲貴襄勤適任雲南提督心常惴惴文成偶誦詩示之云鳴鐲一寺山响答長空老鳥漫相疑襄勤始釋然

圃老人

老人姓周氏名霞字華國籍漢西太和縣近世稱東亞老人者是也老人軀雄偉額廣顎高顴本目烱烱如巽長眉美髯聲殷健步壯者不及年六十二游学日本髮禿服西式学生

冠服氣益豪日人感頌之曰丈夫丈夫強健之意也日本明治天皇者自信老而壯異其名意見之謝不如曰此真亞东僅有之老人矣而萬里越国求学難哉於是拔筆艳傳老人名东西学子爭得其小影以策後進光緒甲辰日人勝俄軍东京市大祝捷觀者如堵老人有感事詩其一聯云十五萬人看祝捷他人含笑我吞聲外人固見老人亦不敢以病夫目我此老人之声名所以嘖々人口也初周氏世业医傳數世至其父鴻雪名益寰治病回春起死年積資余餘金忽散之徙居於瓊嶽山麓遭難然未筑雖果作州城陷鴻雪家独獲免其後遂生老人於此山中老人生而穎異甫能言自述甚最初所見則墮地三日內身雪之人物記之歷々不爽父母於是益奇之髫齡通录素書手种古樹隨手都活成童後喜圖乱棄而学劍好俠仗義感同胞社文秀擒大理黠者走怯者免雲南已無漢人三昼地老人独出入花門無慎色尝挟医術走寇营中游說机宜漢兵澤老人力居多时人称之曰鴻门宴三字房其魄力足也

亂後

同治初滇中大乱賊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白骨盈野通都大邑悉成邱墟乱定羊逋之民稍稍復集掃除瞰骼而掩之时則又有大疫疫之将作也其家之亂無故自斃或在牆壁中或在屋塵上不及見久而腐爛聞其臭鮮不病者病皆驟起其身先赬起一小块堅如石色微紅扪之極痛俄而身热譫語或逾日死或即日死可以用刀割去之然此疫甫劉彼疫又起浮活者千百中一三而已疫起鄉閭迄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數家即遷移避之路於道路者無與收葬不能免甚至闔门同盡比户皆然小村聚中至絶無人跡焉

劉鬍平夷

滇南某營漢苗雜處有生苗財出滋擾都司某体伟岸長聲多智一日苗出巢擒掠率兵勦捕之苗潛伏老林伺其深入大吼長驅漢某被擒苗曰尔非某鬍子乎幸自殺耳或名令要我割其鬍須命服後某潛取鬚納懷中苗笑曰尔身首不保尚愛鬚須耶曰尔生殺之權自出尊裁吾鬚須受指父母不敢毀棄苗笑而置之數月後乘隙出請罪於漢撫撫怒責之曰尔今被擒鬚眉已改為有面目來見我耶某曰不入宪穴焉得宪子苗稍緩漢地有事矣有防禦之方無征討之力某自訴改後深入其境彼之魁酋某公暗知棟梁若得勁卒千人可入其宅屋使其暗知驚駭不敢時出滋害於疆場亦有裨也撫曰尔以割鬚受辱故欲言害我耳曰某鬚乃自割也某守迹人与苗人素相識若不稍改面目則彼眾我寡犯疆場而害躯命辱孰甚焉撫悔曰人割与自割矣殊某從之自愧出鬚呈驗撫乃信發精兵千人以某為前驅直搗其巢苗人大驚漢寡不敢抗前所被獲者悉數出之自後迄患乃息

牯粽女呼漢人為木瓜呼布

牯粽為距滇省江百里而近之一种人也其字多聰慧明艳能通漢語若与漢人有私輒呼木瓜呼布木瓜者尊称也呼布者猶言好也至彼此有情隙仵輒以斤斧戒珠作矰揮洩而別

南方行蠱始於蛮獞蓋彼族狡猾構成俗不通文化異方人之作蠱風粤者往往逢逢入洞中蠱而死漳汀之間狡獪蠱鬼實亏曰勢鬼實西有集鬼蠱狀似牡鸡焉

滇蜀有金蚕蠱又名食錦出亚齿游軍戴稻团蠱焉民医說載鱼蠱鸡蠱我粤蠱羊蠱牛

蠱大蠱蜮蛇蠱蜘蛛蠱蜈蚣蠱蝦蟇蠱科斗蠱馬蜈蠱小兒蠱等私其造蠱之法以百蟲盡置
器中相啖食存者為蠱或云蠱者人取三蛊之類蝦蟆蜈蚣蛇蛊也以器皿盛之使其自相啖食餘一存
者名為蠱蠱而能變化人以酒肉祭之取出放毒於飲食中人中其毒以洞腹痛面目青黄或唾血
鮮血或下膿血病人所食之物皆化為虫侵食腸胃須臾間即死急者十數日即死緩者延歲月
死後病氣流注傳染於人故謂之蠱痾或云中蠱者面色青黄為蛇蠱面色赤黄為蜈蚣蠱面
色青白為蝦蟆蠱面色皆青吐出如蛇蜈形者為蜈蚣蠱或謂蒼方為
金蚕蚕色食以食錦取其蚕置飲食中毒人或云五月五日聚諸虫為之毒者蚕實器內自相
吞食最後独存者曰蠱有蛇蠱蜥蜴蠱蜈蚣蠱蝦蟇蠱視食者久醫卜死者医不蠱成先置食中味
增百倍归或数日或经年心腹绞痛而死家中之物皆潜移去魂至其家為之办後犹馬之後倦也
其後恒出有光耀如巾幅是名乱蠱光耀生影狀如生人是名蛇蜈生影狀如生人是名蛇蜈生形能与人交是
名金蚕蚕於是任意所之流毒鄉邑救人多者蠱逐衰而益富蠱術公行州官隱知其狀
令巫作法厭之取蝎埋地中去其首绕墙燃之以白灰魂魂不附移嫁他家乃死不然不

能置之法也漢中亦多蠱有以藥成者有自生者事太史典試雲南偶与内監試某觀察言及
觀察曰此易覓耳翌日告曰蠱起矣太史出視之如枚烟火觀察曰美人指之則居室使何不試
之太史指之果逐太史曰觀察亦貴矣何猛厲至觀察曰非歟俟不应也着中惟巡捕学政乃
可耳考官天保故請試之

磨些丧葬

雲南麼些人种死無丧服板以竹蓆為底尽鼈死者衣於柩側而旅設所有琵琶猪头其家有
丧則屠羙豕所屬之人来吊皆飯之死無論貴賤三日後舁至山厝薙新鮮柴而棄去取
骨炭一寸瘞之

吳文節檢視供張

吳文節督雲貴时於到省先二日发傳单内載柴炭若干米肉蔬果若干餘概不必備並
親筆標識到館親驗到日乘輿至館於内外各室供張一一檢視经至厨按单中所載一一
收訖次日辰将行飭所随員役皆先出漫至館内外各室及厨覆視一周無短失乃登輿去

一宿所費僅數十金而已

天下儉

光緒初年有天下儉一國儉之謠天下儉者為李南清其自江西原籍起復入京時徒步三千餘里未雇一車騎及抵雲南則日坐堂皇理事夫人即居其旁之小室將產時不雇接生媪既產遂斃其僕憐之為市棺稍昂以為費今易簀者已而子亦死僕又為市小棺叱曰安用是乃啟夫人棺納之

日役六十人通水

雲南安寧州有溫泉極佳治之可愈風濕之疾國初雲貴總督甚及其姬妾屢沐此泉水治之日費水三十餘州牧為之治木桶俟氣不洩常置六十人更番作水遞至督署尚曰可治也

吳三桂宴會賞賚

吳三桂奢侈無度後宮之造始及千人云服輒幅巾便服召幕中諸名士讌會酒酣三桂擷笛宮人以次高唱大雲旌吹鈒賞則珠玉金帛堆置滿前諸宮人相率攘取三桂輒歡之以為樂

吳三桂以龜卜

康熙甲寅吳三桂叛於滇南駐兵衡州衡山岳神廟有小白龜大僅如錢多歷年所土人以為神之使也敬而祀之藏之幃中藉以占卜三桂妄希神器擇吉祀神屢禦圖於神坐前默祝禱龜之所向龜滿盤跚循走不去長沙常岳間至雲南而止三桂再三拜祷龜復如之三桂之往覓相顧失色故不敢輕出湖南神告之神阻之也

錢南圖復秩之占

錢南圖通政澧以通政使督學湖南風裁峻厲士子懷服而官僚亦畏之當任六年將及瓜期以內諱归旋丁外艱先有會同陳表忝結移文湘極浦歎亭中丞浦乃飾詞入告絕不為南圖留地上意之降補主事乾隆甲寅赴部補官已有缺矣適有纲人精六壬者占之云此缺決不能補當仍復清要之秩笑置之不數日引見上問汝昼桑國泰的錢

某何久居里舍所南園僅奏兩次居憂之故上命查有員外缺出可即補踰月特旨補受湖廣
道監察御史於命入軍机處行走

王孝禹藏魏黃龍頌碑拓

阮文達在漢訪得黃龍頌碑最初精拓時以寄刘燕廷方伯方伯去世归王文敏後為王孝禹
所藏

閻汝此得吳三桂藏書

吳三桂富藏書及敗半归通海處士閻汝此

周立崖好金石

周立崖廷尉乾隆朝人在京師时所居必營石為山引泉為池花木蔥蒨藤竹之錯且嗜
古成癖每遇古人金石墨蹟不惜以重資購之其邸孟庭充壁鐫刷之声
無虛日邸舊有軒曰得石為易名曰石寄而毀之云得耶失耶寄耶

題書

雲南曲靖府山中有蠻人掘夷之後也另習一种文字以字連合之謂之雲書

唐些文

雲南唐些种人有字書象形人則圖人物則圖物以為書矣

獵夷字

獵夷字大約龍蠻字而為之漢时納垢黃之後阿哥者為馬龍州人棄職隱山谷採蠻字如
蝌蚪二年始成字典一千八百四十有奇夷人競為書祖

吳三桂作擘窠大字

吳三桂不善書而喜臨池苑中花木清幽有別墅軒者屋中間窗外有隙地數丈悉种短竿
地尽則層巒疊嶂高浸天際春秋佳日三桂輒携筆墨於軒中作擘窠大字侍姬數十
輩環侍於前鬢影釵光与蒼翠之色互相輝映刷身其中不復知其间有塵俗境也

孝欽后畫有代筆

孝欽后萬幾之暇輒畫扇及立幅以賜大臣患不能給乃覓代筆二人一為归安姚彥侍方

伯之嫂一為雲南緩中書嘉玉之妹二人孀居也月孚三十金然在內均有供費恒患不給於用某親王為該法津貼又畫扇寄售徼肆索潤資極昂一箑至二星有壽嘉玉之妹名壽蕙字素筠通書史善篆隸書尤工畫歸陳氏孟孀光緒己丑五月四日奉特宣入儲秀宮供奉終事庚子西幸隨駕至長安孝欽每於夜暇召入寢宮賜坐於地閒論古今內監皆稱為繆先生當隨駕回秦時有猶子留滯京師姪婦年二十餘攜以自隨居孝欽寢宮永偏之小室終日不得出戶計綜素鎖之夢夢禁闥入陰清譴出待宸旨垂二十餘年

雞血藤

雞血藤產雲南順寧箐箐也割之流汁似血為調血聖藥

雞縱菌

滇產雞縱菌出師宗者尤勝

草本之白蘭花

滇中有一種白蘭花色如粉葉似耆蘭亦香開香甚微

7-106 余力攻

茈碧花

大理府浪穹縣北十五里有茈碧湖一名洱海出羅谷山下即洱河之源水如碧玉色湖有花名茈碧如荷花而差小其色有白者有淺紅而鋸緣者葉似荷錢長五六尺書則上浮水面見日花始開夜即卷曲入水清香異常采蓝葉食之味甘於蓴

吳世璠蓄三貓

吳世璠蓄三桂之子也既敗有三貓為大軍之偏裨渾頸有題牌一曰錦衣娘一曰銀睡姑一曰嘯碧俱皆佳種也

一把傘草

一把傘草產於滇之分水嶺以象形得名草雞枯置之熱水中轍作青色而挺立

錫鐘草

錫鐘草產於滇之竹邑鋪以象形得名

火草

火草產武定府麥岔之蠻地

斷腸草

斷腸草產於滇黔所在有之有謂其實虫而形特似草者誤言也馬騾誤食之即斃

黑士菊

黑士菊產劍川江右岸枝紫蕊黑開時花瓣如墨惟較之蟹爪黃楊如面紫金錠各种為小

鮮鼠

鮮鼠出順寧州屬之雲州身有鱗甲千百成群殘食田苗數年一出

竹鼠

竹鼠一名竹鼬亦作竹鼪似家鼠而大毛蒼色尾極短目細而長前足不分趾爪行極遲鈍

雲南多松

雲南多老松林亦百里林中多生茯苓騰越南門外金氏家有松數百年物也蚪枝古幹覆滿庭中

紅木

紅木產雲南景長橢圓形端尖開白花五瓣微赭木質堅色紅可為器

騰越城中有梅千餘年之梅

騰越城中有梅千餘年物也尚著花五瓣

楚梨

楚雄為滇南迤西首郡產梨絕佳梨熟郡縣輒將境內梨樹封禁以官價收百數十萬顆送會城饋上官

山茶

山茶產雲南方名者皆有之雲南尤著以在會城之归化寺者為第一其本合抱花大如盂為元明以前物莊宮霧客多餘州於此每歌詠之葉如桂稍厚而硬經冬不凋以其數采又

可作飲故滇茶名花自十月開至二月种类甚多有單瓣重瓣紅白斑數色皆美艷其樹亦常
盈抱者高僅三三尺雲南則有高至三三丈者

鑛物

鑛古作𥳑亦作礦凡材物生於地中滇探採而得之者皆曰鑛鑛物有廣狹二義廣義為金
石土砂鹽水等物無機物質之總称狹義為採造出石之成分如花崗岩中所合石英長石雲
母之类别為金屬非金屬二种我国地质多猶成於石炭紀層故鉄物無所不備而煤鉄尤多煤田
之面積約數萬方里跨於直隸奉天山東山西河南四川雲南貴州湖南江西諸省惟以採掘未盛
且之商工業亦未進步所鑛藏於地者不可勝數銅則感產於雲南及安徽福建山西四川兩廣雲南尤
推上品黃金則感產於西藏及四川吉林山脈黑龍江

唐梅

濮之黑龍潭有唐时古梅仁和錢叔美主改杜与朱虞泗探梅归為陳颺道写作陣子錄舊作於上詩
云疏香拂拂吹面来黑龍潭上梅花開紫雲吹影落波底碧琉璃浸紅玫瑰尋山憤驕款段馬
叩門不許冀童僮道人損客山院靜風鑪茶沸喧殿雷老幹盤空見鱗鬚蒼鮮卧地棲無苔
墊龍一睡不復醒鉄笛吹破雪千堆誰人手攜入堂橋偉閒天宝当年栽千年劫火燒不死支離空
結丹砂胎人生安得知海寿古佛含笑天公猜未透十日面青壁放筆自喜無纖埃山空香冥天
籟絶枝底祇有山禽陪夕陽倒射殿角赤花光人影相徘徊鶴声送客入城去衣上猶得朱霞回

雲南金廠

雲南金廠大盛於乾嘉間歲課之額甚裕實以兵餉艱難辦非洞老山空如丽江之大里也其老山新山金
廠及他郎之坤勇金廠凤儀之雙馬槽金廠中甸之麻康寺衆金廠文山之摩姑底泥寺衆金廠
永平之玉皇閣金廠鎮边之石牛金廠騰衝之馬牙金廠永北金沙江沿山金廠鶴慶之馬耳山
等衆金廠維西之奔子欄等衆金廠當自之未盛多金廠皆久為人所称道者也

雲南邊地產鑛土司屬地鑛產

雲南邊地產鑛產所在皆是如鎮边之募迤銀廠騰衝之光明銀廠昔皆以暢旺著且尚有鑛
边盟之金上改心之鉄順寧耿馬之銀永昌潞甸附近之鉄騰衝南甸之煤界头之鉛

疏黃山

雍正初雲南邊地之疏黃山產硫黃經畧鄂文端公爾泰奏准開採三十餘萬斤建廠貯之

乙卯冬漢封閉以上見清稗類抄

騰越光漢紀略

雲南光漢之役發難之地一為省會一為騰越而騰越為先騰衝義以辛亥九月六日省中以辛亥九月九日實後騰越三日省中首義以統兵之將節制之師義聲所倡人心先附其事易騰越以弁井之人糾合之衆畧軍特起竟集大勳其事雖首會光漢中外傳檄本末俱在人皆知之騰則邊處迤徼交通棟塞海內之人知者蓋鮮且恐因疎雲龍黃鐘華之亂使騰越光漢之事遂湮沒不傳他日屍使何所徵信更懼傳聞異辭或乖事實此亦邦人士之責也故耳目之地是非之真本我良心以存實錄亦如昔人所云秦人不死蜀老猶存一字之誣十手所指庶幾直筆以謝

鋪陳云尒

騰越革命之業蓋肇端於楊振鴻而成功於張文光振鴻在滇中倡革命最先經營騰衝

間最久事不成而死於蒲漂者也文光騰越人少談不成去業經商往來緬甸間乃得稍稍覩世變聞革命之說而心好之又交振鴻餘党鼓英杜純甫馬幼伯輩為介紹入同盟會蓋當清光緒末戊申之間手散私財滇結死士嘗於騰永諸地創自治同志會以蓄其勢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事風聲甚緊文光怦然動欲試遂謀起事猶未成機械先演騰越洱道敢禦傘綿兵張嘉鈺將捕文光并及文光之党張船安李治等騰越廳同知溫良奏與鈺安等善力為之辭文光逃而免鈺安治等以溫之力緩銷自治同志會而其事遂寢

八月十九武昌起義軍起文光於是暗歸騰越各縣集同會於宝峯山之宝峰寺糾合騰越陸軍第七十六標第三營及西防巡防軍第四第五兩營克期九月初六日舉兵遂於是日午后七時文光入南較場巡防第四營部击殺管帶曹福祥陸軍第三營排長陳雲龍槍斃該營管帶張桐合兵入城圍攻鎮署及軍械局彭營方涵士李詩和朝選等倡以兵來會彭方李和皆云南詗或聿畢業生巡防營哨官是也統兵此嘉鈺指揮兵士拒戰不支各生自斃文光率兵射攻道廳署復西道來聯奎請降序亞溫良與此區民間城中遂定良與廣東

人文光以其在官有循吏名當之不得資送之出緬甸

始事之初文光與吾軍約申紀律禁剽掠違者以軍法從事故軍興之際城中安堵如故其軍中約

曰民事擅入人家殺無赦民軍每淫民間婦女者殺無赦所害外國人生命財產者殺無赦先渡

之者有所布告皆自署名故起人皆文光云初八日始稱滇西都督以九星為旗幟以黃帝紀元致書吾

領事館稅務司耶穌教堂勿驚勿怨任保護并約勿設稅務司照常辦公矣領先以事亟密止那未

在騰稅司終懷疑懼請派兵護送回緬亟弔事衙駐勤日見騰中秩序尚整仍返騰城并淨緬設

弔銀行稅則仍明瑞元許僱董夜守楊太恢等秘書則盧瑤王國治時洪緬書之琪等參謀

要則馬登瀛陳廷員任宗懇視宗堂等大率該地方士紳或負時望者也軍隊除原有之兵營

外添募六營及土林湧一營重光之弟十一營及龍川之緬边營野人山之保商營已

並編私營均先後來歸

初十日龍陵軍哨官長張定甲李槐等殺其管帶降其方並以兵响應歡受鄧制時旋常業光

復也乃於九月九日分兵為三路彭莫率方涵等營出永昌李學詩率李千檜宗室李子光

斗等三營出順寧刘得勝率一營出雲龍州期會於大理十六日彭莫入永昌普茶羅長康

杭拒該軍槍殺之保山縣毛令亦自殺于三日李學詩入順寧刘得勝經高黎貢山上江收撫

六庫老高等棟魯掌卿照各土司三十四日入雲龍州是時騰軍十餘載有者為騰越龍陵

龐永昌順寧雲州緬寧雲龍諸郡縣及沿边各土司也

永昌為榆関一重鎮城中雖定四境盜賊遠近不可無人鎮攝始以彭莫為永昌軍統領

兼攻民政出大理三軍以保雲龍為都指揮雲龍為騰越門戶軍紀之信任錢秦未到

竹雲峰文煥杜文星等增兵至三十餘營錢起兵率到此杜刘出敵匪一时雄強至進兵即匪

即兵各自号一軍無平統紀後之糜餉擾民阻兵肇亂幾久不可收拾實基於此

九月九日陸軍第三十七協統領蔡鄂清武重統永昌根沛等率兵有会辦督李經義此鎮統

鍾祥同伏誅蔡鄂為為正司令李根源為到司令十二日電至永昌戍、永陸軍教練官鄭懿昌隱不發表且与羅長庚積不相能經率所部逕擁渡瀾滄江毀橋梁斷電線故鄭冀軍不知者恒光復而擁永之間交通中斷及正已否未得其實陳雲龍率兵東下至滇滄江修橋既成兵始得渡時已九月辛六日 辛九日抵曲硐永手縣知縣蔣樹本乞降雲龍任之為繼參謀兵爭愈恢是時逕西巡按趙藩大理陸軍協統曲同丰聞報乃集電告以大理及已無延兵端而擁中亦連電大理已定着軍兵力甚厚勝軍勿庸東出宜速率隊返永昌以守永勝諸郡一代表團霞馬驥至合江雲龍軍倡必欲入擁請軍騎以進後盈勝軍以代表數倫商而勝代表至擁之日黃毓化已為蔣樹本奪取大肆燒殺擁兵聞警逕以兵出合江與戰至四十里橋与陳雲龍軍遇於合江手坡溝間者三日陳軍大敗亡奔始收兵於大平鋪蔣樹本亦為黃化

鄉至永昌殿戰當既啟勝永昌擁軍是時又合有軍官相殺協統朱子事亦心賜逃城中亦鼠竄不諳矣先是着中淳报乃推軍政部總長李根源為陸軍第三師長兼迤西國民軍總司令節制文武官吏專任西事根源首電文光激以大義並調兵事爭文光及諸將軍勵者地方紳民復電極表欢迎根源騰越人表贊維那之望文光亦敦慕之勸其本省等將刘淳勝等又皆其門人故鄉素辟知西事易於和解也全次根源電文光署將陳雲龍撤回文光乃命昌營滿和朝逕星夜至陳軍說雲龍退師永昌於是二永手以來無騰軍矣根源既任西事民心漸安惟抵騰猶未有期陳雲龍刘竹雲等莽在軍騰永駐重兵自恣衆至三萬人民間一日數驚文光憂之而不能為裁李淳永昌彭蔓騰越杜雲山部保泰及士林陽各菁陰為維持淳不諫矣然財竭已不清不得不本革命方略梅戶籍捐派自事兵事迄今民間輸助無數十萬財用不足又行鈔票若軍用票者是也

肯于九日根源至擁騰軍派代表北文迓騰文光北艦安材泰華等為治楊蘇銳和朝迓會三琪楊俊銳刘品三等九人赴擁欢迎並議善後事宜根源提出九事(一)討次共勇陳峽

事李學詩雲龍州刘澤勝兩軍勇行收理外騰永昌尚未當其鋒裁之軍餉及恩餉均由省城
担負(三)停止捐派(三)設官置吏軍隊不准干預地方政治(四)所有騰軍收入用出之款須要款
瞭剋期告全省父老子弟週知(五)軍用票即日停發其已發者限期收回收回之款由省城撥
任(六)禁運海鹽入境(七)將刘竹雲此文煥杜文秀王元等文告案當訊辦(八)陳固之當外一切有裁
撤各員并飭其到省聽候委用或隨帶司令部差遣(九)騰永人士公推多人到省城幫辦省政
各司等處共同辦理一切應改(附件)陳參議等條外該裁當之營餉稽查費獎賞費立事出力
人員均由省城担任(三)代表電騰文光漢電二次認並電榆堅請根除到騰一切受約束惟違抗根除
置有請授文光協都督騰永各軍归其統轄並委彭掌本子壽等為諸路統領又任沈鑑安李
治林春華姚文運張映宏等以府縣知事事相定根除乃以十月二十八日自榆出發時南京政府已
成立臨時大總統孫文已就職宣布改用陽曆騰軍行次祝武四境次呼有陳德帶秋之象焉
中華民国元年二月一日根除至騰越首下令停捐派裁兵三十餘營除騰越方為騰衛府伺任宣
吏懲儆自治收軍用票清財政置姚文煥等於升暨軍官之光復出力及被保各地方者

騰軍以駐騰有為最多永昌次之根除与文光初定議先裁騰兵分調永昌兵入騰以為我之根
源迨永之日已留彰莫分永昌協甚事令彭莫道錢荃平難死城中軍最強者為黃鑑鄉戰
之騰越並建大理軍大隊長王春階等按其罪懲卸永民之被禍者復以嚴法治匪勇一百餘人自
是兵患已息匪風已熄而人民得安枕矣

騰越干岩土司刀安仁平日頗懷異志未發聞騰軍起事則揚言騰有匪亂將率夷人滋事已
定之競都督公特而率文光領械耳強於是脅淨邊無算又擄迤西道署英姚兩縣一官吏藏匿
心煽英南土司報漢自王陵使刀土達揚永康州敗官吏引外夷兵為亂永康界緬甸且啟邊疆禍
文光乃使永昌軍平之後刀土達級迤耿馬根除蜜機順車府佈漢景抽得三戰於永昌刀安仁自永
康亂平逐內自恐亟出緬甸南走為南永司法部逮回獄中故迤境無事矣

騰榆軍關之際又有杜文星為哥老會匪合辟不注之徒千餘人假號騰軍自永平擄書洞擄
喇鴉井數日巡檢趙遠兵出走之後俱不洋文里何人亦有以為騰軍口實者今文里屬迴永昌
文光誘至徹檢站格殺之其事始明紛擾之際假冒名號者往往而有會平不察迨後媽榆求當

事者所宜鑒也

騰軍三道之師陳雲龍既遠節制啟兵禍幾倏
罪不安閒根源抵永昌遂使身出緬甸去後至北京為張軍紿長跪祺瑞果捕殺之然閒
其罪狀乃以殺張相故相為祺瑞門生而舉義之多以梗命被殺者也則亦無以寄其罪厲
其心矣順雲兩道李学詩刘得勝主之得勝保安地方頗得民心而学詩力主譚匪洪鑫之乱
民賴以安又能協和軍吏戮遣兵勇始終無事亦有足多者三後学詩以暇雲協調補維而協出於
把裹擔屢著戰功西事大定文光以協都督調任雲南提督移駐大理後中央錄先復功授中將
衛陸軍大將並給予二等嘉禾章某又投主亥之秋義帥點兵豪傑之士乘時蠭起提一旅即
號將軍著一城即開幕府後重稍々削迹計一省之地都督之外號軍政分府者所在而是及大勢
粗定乃議合併而縮約遣使隱若敵國甚或恫勢不下日尋干戈久而後定若此之難也吾騰
父难最先而併独早掌事未定亦有違軍政分府之說者卒屏不用以去眇封虽还定安輯
李君根源之功而張君文光激於公義不恤权势降心相從始終無間亦当世之所难而不可

沒者乎中间以陳雲龍之故啟騰榆两軍之關良是深惜然以是之故得所藉手遂能蕭勺
群慝澄霄大勢根本之計实開於此不能大我其至已之平此我来治之所徵也故又表而出之

昆明羊山人
曾之騏華記

漁丁雜載

相傳永昌張志淵為太常卿时与张都楊廷和友善一日廷和偕第廷儀暨二三僚友集志
淵宅分韻賦石榴詩客有得性字者难之志淵子含方七歲在側曰何不用張騫故事
坐客皆驚明日廷和亦携子慎来慎年与含相若互相稱揚在不能厭遂定為終身交
後含举鄉薦不仕慎亦讀成一科曰漫与合詩文倡和以垂老焉

劍川趙拙齋太守文生平於大錯和尚為人極其景仰曾搜輯所著詩文為遺集四卷今已
交國書館刊入雲南叢書行將出版篇首撰列一傳筆為詳盡足補史乘之闕焉其傳
曰大錯和尚故明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丹徒錢邦芑也邦芑字南少隆武朝以选貢中書
上書言对投盜宜御史劾陳循持兩端上置诸於法尋遣邦芑巡撫四川兵擾罗邦芑

南行而圖墨西隆武及於雅永歷亦於肇慶邦芑於時聯絡川中諸將政守數有功疏叙全川略定文武
并權有差邦芑晋右僉都御史巡是湖廣巡撫楮胤錫之招安李錦高一功也詔封疏久持不下邦芑疏
言方今国家新造兵勢孤弱高李諸賊擁三十萬衆於楚中若不以高爵招之彼必不肯為我用全
楚非我有也今出宁多封於綉延之上一旦而得三十萬之兵兇楚生灵之涂炭就得就失即黄澤
高王韓信於荒豈得已哉今当权宜假以封號詔行人持之宗介朱容藩者授经督川东兵马
楚入川沿途招撫阨私狼藉邦芑聽得之具疏言狀上削容藩職而容藩得敗兵归之自称监
国副元帥自忠州進駐重庆煽諸将相攻邦芑方平王祥漫遵義再疏劾之曰容藩昔得罪
綉延幸蒙寬宥命使湖南假綉旋威灵龍絡諸将階級不軌偽造印信选授文武今歲六月選
川南見容藩所到建置百官横文其自称曰予一人予小子如皇帝敕其終守臣即其可得乎今賊就
斥无戈不息道路荒阻兩川僻處西徼与朝隔絶聖恩土司易动难檄且三年之间四易守臣人情
皇惑莫知適從臣不憚艰苦往来深山大箐荒城敗壘寧飢餐渴飲躬冒矢石勦除賊党前刈荆棘招集残黎宣
布德威西川之地始知正朔所在今声教漸着法紀方行而容藩已藏隱窺伺神器陽尊朝廷

陰行僭偽偷窃聖澤成僕有云孫子陽王虔玉知祥之事臣窃惟已殺書告以大義傳檄普
何騰蛟堵胤錫川督楊嗣昌李乾德故名大鋒兵誅殺逆妍或玩寇邦芑漫封疏稿連胤亂
錫胤錫得疏即率兵入川見容藩切責之川東文武始知容藩名號之僞或解散或請討以自
睦容藩巡歷萬縣天字城戰敗死當是時清兵大川北甚下勝可望之定國等支
黔陽遵義長驅入滇乘沙定洲之乱而撫之邦芑与王祥等漫遵義朝命邦芑西擊黔經兵僅天
錫議招安可望邦芑疑之乃修書差推官王毅往招可望大喜使歸漫邦芑請暴疏遂王對邦
芑疏請封以公爵而可望亦自遣龔彝隨楊畏知詣肇庆求封臣議封以手遮王而廣西經兵
陳邦傳矯詔封以秦王可望遣孫秦王檄永漫入黔王祥敗死綉普急鐲怕降可望迫授邦
芑官邦芑不受退處餘庆之蒲村南柳湖於仙山之下結屋居之歷兩年餘可望逼召十有三
次堅拒不為动甲午二月二十三日為邦芑生日辰知文门人介觴於蒲村次日南餘庆令邹秉隆
將可望命趨就道邦芑歔之酒即日祝髮改所居曰小華庵门下於三日内祝髮者先後千有
一人曰古心古雪古愚古德古義古拙古意古荒古壞古園古处邦芑併改柳湖之居曰大錯庵與

諸葛子分麻葉修之而可望乎忌邪芭依任誤為書姚劝仍堅拒遣人械送吴陽拘北武昔時
永厝駐蹕安隆可望待之異人臣礼救從臣吴大姚寺十八人号白夜撞暮遣会稽之定国入衛移
蹕入陳可望謀犯闕甚亟亟程源邦彦元恳被責於可望然尚不忘故国物迎邦芭已私議邦芭請馬
宝恳進忠勇維新三人皆勤攘書与我言而愤慨欲图报绍兵而无路也至可望擯下惟白文选心在
朝廷首当与我訂盟誓不相负者可望知必用諸人為将從中用計图可望如反掌耳身被
幽禁惟二君致意而图之原逢元高文选等倾如约可望兵入演孝定国僅三大战於文水白
文选馬保等倒戈可望大敗走湖南降清邦芭得脱身赴行在仍授左都御史掌院事兼摄云
南先是有方于宣者為可望偽翰林論事之劝進勉書北邦芭已不欲仕振檄而起兵抗北诸
生崔以諱事重力时為提学试院請其命题有拟賀秦王出师討逆及图可望敗則
驰書於邦芭云欲纠義旅檄可望以献邦芭答以詩云修史当年事前餘帝星井度喜成
靈秦宫火後牧圉猶見君家勧進書盖于宣当為可望修史之类对人言帝星明
於井度秦王当有天下故也於时普理孝定国軍事者為金维新狄左都在邦芭已上雖书文

7-10余力题

与馬吉翔昵朋政多乖邦芭已言不用幸勉之浮沈而已清兵三路入演会城不守永厝西狩入
緬從臣多半道相失邦芭至騰越仍僧服隐居鸡足山投山忠成十秊已而闻緬变永厝帝
崩於昆明乃痛哭出山行脚至湖南衡嶽居十餘年相傳每焼於此邦芭所著書皆注書
記残明事不禁燬書自今不傳所著诗文雜見於他書者余裒而輯之曰大錯和尚画集四
卷其所為梅柳诗百餘首已事行邦芭已有從第曰邦駿字啟女諸生亦从軍不知其下落从子曰默字貽言紫板哭朱進士
庸閑七律二首曰邦板字啟女諸生亦从軍不知其下落从子曰默字貽言紫板哭朱進士
亦為僧卷成回示寂越三歎庶幾朱之褒薦来其詩入明詩綜曰忘言清宦監紀效録備
村有詩曰勗菴集沅湘耆舊集云晉占武陵箭猶滿壁副事盖乱離奔走澤逢莫矣
定尤可慨也黙詩紀略載其詩三十八首并杖附大錯集後黙与馬皆注籍書嘉善知丹徒而地
村居與杜菴居士曰洞艾先生皇甚以記西方外為畢乃事我棟卓越三才抱忠讒之略豈展
於末運擯往殘山賸水間地頼天荆千磨百折進不屈尺歸輒尋丈字酬攀邓林之偕曰初以為
僧抗剔賊者終以為僧徇君文盖自金蟬悟妥而真不能不以圖慎方祝為畢生旧宿其

節可壯而其志先可悲矣余為童子時見先生贈先戶部公寶岩居詩居易軒集序又於外王父
家見先生作石宝山圖記長考文章書法皆其清剛忠亮之氣噴薄而出高山仰止數十年僅采
於懷今輯先生遺集迺攷行事之見於故書野乘者草先生傳并之集端為讀者知人論世
之助身籍以補南疆逸史之闕云

楚雄池籌厚堂校生
春暮西時捉信風雅所取多知名之士幸機各以廣搜詩佳章其文云為盧氏詩集
以資迎刻事臨清何倍觀風向古重輯軒之使和声鳴盛当今多著作之材業以勤而能精推而敲矣
善才之生也不易采訪宜寬宏奬風流何惓金鉞之度扶持大雅毋猶瓦缶之鳴本院職任文衡力
崇古学頻年校士將成玉筍之班乘至徵詩已載珍華之乘盤而香草生於十步豈待掇採哉才无
於室必無操斧況乎三江五嶺之方采所鍾靈信
董看不少後来矣彦夫取詩如取金者鑛所長而盆詩如詩如医矣惟精可用三百篇三行歌嘻各言其性至
情十九首之悱惻傷懷古看古艳百家支派自昔已分漢古江河其源最遠明皇清商則以音為宗帛
石山林又以清徹丁勝金戈鐵馬騰壯士之迹声聒扇舞衣動才人之韻事洵柳亭花三句洵則宜删迩

倭裕陵之論奇斯可賞脫胎換骨采唐之勇何分量魏取神華皇之飛立化馬不羈而皇不生毋事
玄議天有短而才有長何妨擷杜玄篇鉅製既奎回圓文章而自清詞不廢黃鶯之鼓吹且夫詞已出
者才志恒情語必驚人者驚人之故能心花怒放總成數卷之書眼界大開自謝千秋之業倘再鉛未
及草木同滓則幸生忘也皆柏浅世之詩名未著人才何以激勵詩教何以振興為此牌仰該学体奉
院皆求才為騷壇之助臂練心博採遐方毫棱或異韻先石室之富千篇或詠於
悵高有聰明之才女或驚花舌妙造禪悅之名僧統仙靈鬼怪而同工倉實出行藏而一致王尊来臨恶者
畏於梅冕顧沈非騙惟貴心於看草多則連篇累牘少則片羽吉光細大不棄送富而傑斯富里屋
憑載詩傳可人亦傳務繹寫三無訛棗要無妙候楊隱之科等蘭亭同斗春院還有餘閒親操旋陸
酬我棲金之願付諸攻本三千燭若瑚璉始識此邦三文教標其地氏將与中土相頡頏銅鼓声遥遥
應颺乾三語護石湖志後紹采成今日之實衛警之都嬌雲山草可附庸於泰岱維侯伏波楊檣何
能奏凱於詩城所期司鐸三宣夜时貢玉勿俟寒帷三益之地仍有遺珠演牌

迤南少年生記甲申越南之役中国冬裏勤馮李莫利後復遣鄧武

裹戦國道経臨安紀律厳粛勇気尤感悼不久財和再処煙山風成殲死者不可勝数聞和成三後
漢軍将三存者無幾馬数十乗而已皆孔軍之変称名書一姓名於上此皆忠義之士漢每人書画
出之越南既失設醮場於蒙自以存忠魂有題聯三副在湛都僧成馬華仍旧出没竟化更推誠
痩而秉燭試回首越数殊漢懐蒼茫這無限国殤回向天涯遥弁衷何處巫陽招得矣門
月黒塞土雪昏尽痛滴忠魂義魄備他時三景輪回九幽度脱願都為壮士重来边徼整国仇可必
為死者慰為生者勉也並当未成之初亦多忠義之作石屏衣雪樵一先生書成発未遑入程事
越南詩云戚馬嘶風在幕中辺城烽火接天紅請君此去収回百他日凌煙第一功英烈之魂遍人間宇
先生著有雪樵遺稿二冬多可傳此作尤可被管絃不僅為越南一役紀念也
民国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興河西前戦三戦同時地震数河両岸衙署民房均有倒塌壓斃数十百
人而小智義産震毀書画城内外房屋罕有存者人民全家壓斃所在皆是地震之後継以大雪飢
疫遍黎死者無算凍死載道者欲望相踵大可哀已民国三年管廳遷移南城外辦定者遠算所売三処棺内有一具製甚工上書京都
陳厚堂言民国三年管廳遷移南城外辦定者遠算所売三処棺内有一具製甚工上書京都

小安等字係銀絲所嵌者也後并他板裡之南洞土里外狗飯田地方立有標識可攷

省会園通寺大殿三世佛後面中間仍供佛像右為佛祖子像傳説即楊三場其人資金身左側
為一武将侍立像後面無殿全身彩色状似幸護而益無実戦捷手未持陰柄実与普護
不同他處佛像側皆未見有如此者詢之鄉前輩云係吳三桂将馬寶也後問筆君先三亦云
傳聞今之佛像舊係三桂像併以馬宝諸人事敗後始改劉為何以馬宝一像竟得独存豈
好事者故留此以資印証耶攷之康熙初年寺曾経三桂重建不可謂非感恩未戴
碑証可憑計四方舊日板壁寺内現蔵台今归園主持物館以当日三桂声勢固鉅金鐲絲柳又何辺彼為親王像而得
以馬宝輩事或有之惟与辺三百載経兵燹私家記載欠糟靡遺僅得以一幹見而已之傳聞
殊不敬

民国庚申永北縣北勝州土司高澤下将所属士民絵図具説上之政府呈賛改鏡図射鏡之楔
人此種夷人所居城郭与漢民雑處男子惰冠身穿線布女人包帕背負手皮男耕田女舂碓
間有読書識字者此種出自昆弥故語言婚喪与漢人無異較之他種夷民易於約束耳

此种生性顽梗能视虫蛇居穴露野啖如兽利刃毒矢刻不离身猎取禽兽以为生女则种收
渠禽兽则生戕之此辈老於深山不履城市每见汉人则畏而远逼死後抛弃尸骸居不屋立石
之东山中沟之极难(狸獰)狸獰一种樗山林深处结茅而居蜂窠乱蛤虽所不食以莪稗为上
品无姓氏随意呼为名男子跣足蓬首麻布为衣抱山种收女人身穿桶裙不知梳篦猙獰奇
醜不似人形不通汉语男女野合自配死後火化挿松枝以植神聚居西山中亦不易治(西番)
西番居寒山冷谷中形似猿猱语如鸟声野性无顽男收发挽髻腰繫双刀秋健有胜刻来
为信息不知扶犁必须刀耕火种收稗为生女人发髻细辫不通汉语砍杉板与同类易食
死後火化於挂树头居离土署二十餘里云云
刘安科字荫堂广东驻防汉军旌人清光绪丙戌进士官云南太和县时曾著石屏歌一首誌意
雄傑情事宛然其歌云天公妙画原无逸音我乃有苍山石一石如一画一经天然剡溪旧麝
脐役苍山秀出滇云西雄镇滇疆称巨壑亭亭临海峤百里高千寻俯临建瓴势我来作宰
太和城兹山为主我为客山如爱我我爱山著籍朝岚同儿辈溪光树色纷迷离上有鸿濛

古雪後雪浪沁入岩谷中化为石质坚而白何年画破混沌胎霹雳一声山腹裂精华所结不
终岁阅千万万年光泽依稀如墨雉丹青陡离峭紫拳黄茅黄茅纵横反覆皆成文澹
远纤秾无定格或如峻岭摩层霄或如远浪飘孤舶如城如郭横云边如亭如台错杜陵
如佛低眉仙拟髭颔如兽骋龙鸟舒翱山川万物具宛形日月烟霞生尺尺皆顽铁骏令几
时汉碑唐碣谁能惜独留石画在人间珍重却同卞和璧旧闻胜国视令厳年年作贡驰邮
驿肩相背负重且僵酸要鞭笞者相迫聚朝冤大宾远人边域奇珍全不责独怜烽火送催残
民气於今甫调适中和峰岫萬峰开应乐雪人相叔伯诸峯座石各自奇阴阳至育珠胎
息迩来市侩伪滋可数人心异古昔刻之使凹填之平墙之使窦削之窄浅墨偏之续水
眉采毫巧为添山着过客相看目易迷矣他浪抱金钱购倘向胥訾三塔村鳖水通观鱼
所择非矜眼孔太自高士实难求千百我有一座大画屏十有九峯梯天碧诸君欲看载酒来
無妨共蠏浣生厥
南海康有为杨万才传万才自字继周咸丰季回乱作万才纠健儿救械逐以骁名乡里

總兵申有謀副將梁士義爭致為前鋒遂往巡檢李統率
廣西阿迷普安激江呈貢永昌永平浪穹雲州順寧各郡縣黑元永三監井錐驛遞等役鋪司
大富子猛烈各寨及法爭安南考毓英遣萬才拒法於宣光臨洮間九戰三十六晝宿積勞納悶
憔瘁和乃成萬才功最俾國威聲赫然面子總應擢終兵加提督銜賞戴花翎及清字巴圖魯署雲南
普洱鎮統兵尋移駐普洱統普洱防兵並以事簡職戍張家口庚子京破留哈爾統
芬車設鎮邊軍起萬才統之駐其和城奉命漢平不敢抱璽下賴安詔漢官封三等五衛世襲辰九月
威將軍子全瑛舉人四品銜象州知州宝琳附貢生廣東補用道宝柱宝銘候選縣丞宝銳陽江
縣知事碧嶺舉竹皆能世其家也
漢省前舉辦省功業會時各縣知事均徵送物品陳列闈廳儀縣知事徵送三物品中有鳥一隻
大如八哥其尖尾之毛黑色背脊胸腹之毛赤色翅尾色黑赤半米許稍稜白色其形異者係四肘鳴
聲各異眷鳴音如般若般難觀世音菩薩真夏鳴則去去請名朱問秋冬鳴音尚未聽實鳥
名稱土人亦無知者特表而出之以備供博物學家研究
者議員丁一鳴記憶接友人來函石屏近日發生一種剪雞尾之奇事城內鄉間有多數人家養雞者每
每於夜間或白晝忽聽雞鳴不已往視之則雞尾已禿似被火燒覓有硫磺氣觸鼻有殺其雞置
食者煮在鍋中雞肉上出無數細虫肉味微苦想必是雞受一種傳染病愚民無知以為天災妖
孽計博物君子代為解明并嘗請表報以釋群疑云
大理大地震榆城兩關及城鄉房屋多震倒每日震動數十次城內大街成住土被災已三日誠宝副
之法刻特錄各電訊以備參攷(一)萬火急雲南監督鈞鑒榆城寒(十四)刪(十五)戮(十六)三日不
時地震銳晚亥刻為甚而大震城鄉及上下兩關房屋均震倒多數並榆城大街因此難者失慎
全數燒毀死傷者不計其數現震尚未止戰局亦倒多燒女子人口均告損失另詳陳明合闔同
代陳外謹此電聞大理府長官李瑞卿(三)雲南監督鈞鑒各局均覓頃榆關有事回省電話

称：晚榆城地震甚重且逼大火已成焦土非房亦懷請代電呈摘形並請轉商停收餘后詳電
再呈等語特代電閻閻仰(三)最急雲南盐督暨抚房若局鈞鉴銑日晚十一时闻榆大地震全華
保全现仍震未止一日数十次房亦毫危亦晚必鐘請暫行停抚如有抚明早收发特闻闻仰像(十五)
前晚(十六號)祖闻十时本市忽觉地震约二分鐘之久各处房瓦门窗稍为动摇是时各戲園中之
座客误为大厦将倾无不驚惶秩序为乱旋知为地震始各安靜后即不觉震动矣十六日午后
九时地震西南面稍重而电灯摇幌物件倾倒玩之人咸唉头晕事事损害闻四鄉亦同时震动
情状略似鳳儀二次地震成災已誌昨报兹又得鳳儀縣議会電一通錄下鳳儀旅省同鄉会公
鉴查邑不幸災极钜仍上年惨遭震災昌古未有業經先后呈报請賑豁放在案元气未復水旱尚
未完結乃本年陰曆首十五日午后九时地又微震一次至十七日早后六时微震四五次及八时至震
其震期約五六分鐘室内器物傾倒屋瓦墙垣坍塌孰修沒之城楼亦震坯人民壓毙受伤甚多
現猶不时震动不知何日休止人心惶惶莫知所措客冬調查再為專案呈报嗷我鳳民天災匪祸
叠至相逼而来困敝凋殘於斯為極僅餘氣息奄奄淚眼相望於草露间此种情形見者心伤敝

会悉為人民代表亟应将賑災实署情形分别先行代電报鉴懇社查明鳳儀縣議会議長殷澤
等叩養印鳳儀巫現在地震尚未休止忽於国四月十三日天降大雪气候凛冽傲如冬至災民
無家無衣無食者冻死甚众嗚呼刻後餘生不死於震又死於雪惨矣来使踵至一元餘一小卅約
合省便三元一卅荒象已成饑荒載道垂由籌賑善後立粥廠救国赐米維艱每月每匹祇发兩
斗不敷救济惟有三富室尚擬来粜百石国儲不录希图将来青黄不接之際可以居奇牟利
存心实不堪问不知地方有司能毅然決然施以相当雲傑此等国产尽出其所蓄賑济发信稍
救来苏於萬一否

地学雜志載德人孟斯德堡著中国美術史尝引雲南地層中所掘出之石室石像像皆張髮
酷类希腊古代所刻為证至此种人之久经消滅或為自然陶汰或為忘那人种所驅逐云云
剑川趙(石禅老人)谕滇中金石得滇中石刻之最古者昭通之爨龍顏碑有字三百有奇疏古淵茂当
在东漢之时或且推為西漢要之為海内漢碑第一非爭也晉之大小二爨碑亦海内晉石之冠唐之王
仁求碑车邨石时為甚宝書猶古似鍾繇天宝时之南詔碑為圖印均書雄駿如李邕書

則劍川石宝山阁羅鳳細儂羅及諸佛菩薩造象大理崇聖寺崇世隆时之銅鐘所刻四天王
象皆奇伟精緻嬌美儼陆限吳帝三沙阙表滋題名南帝勳至十二郎会盟碣地藏寺名慧刻
文以此宝山拳直子观音像又無論矣南詔时張志誠游学中原学王羲之書归教国人相祀之
推為書聖猶唐太宗之評也而元人乃謂雲南不知孔子以羲之為聖人不甚謬与
明永曆帝被弑后葵雲南首城大西门外与明故臣孫清愍公継書之墓相近吳匝及書帝真竟至
此哭拜旋即修建享殿就家上封土成陵及吳滿殿宇被撤陵例亦改遷民恐官军毀乃托
名陳圓之之梳粧台以保此址至今当帝播越西粤官者忽為清兵冲散时帝女唐德公主随
一閹宦書伏徊行间阅来乎武緣屋於武緣黄家逼黄之元配以暴疾卒(黄字未卿)国破後
之却以粤人女衣衣公主俾其冒充死者越二紀公主無所归旦垂老始還閩官紲作荳修
而為黄之継室焉

某抉記云客歲春初余因受李孝貢鐘祥之名同到巧家鼐勘查棚畝鼐之南有地名破麓
者夷漢雜居地勢極低四面環山气候極热可達季夏表之九十度有奇該地富紳禄某為
夷族之長頗悉漢礼因其同族某甲于深山絶壑中得一小獸形狀最奇設饌邀余等往観之見
其物大若貓形如兔全身無毛作赤色首部及四足生雪白黄毛晶白若有光緒以尾端其頸双睛昂露作藍色鳴声如蝶喜食幼樹之皮善跳躍不惧犬然犬亦不能侵犯
邑人以赤兔名之是缺否敢特錄之以質諸博物学者

石禅老人題明永曆帝遺墨招本謂此明永曆帝遺墨招本謂此明永曆帝遺墨招本謂此

南京某報記者云愚雲南省克訥某君於中央部授漢距雲南思茅二百五十里地方有一
哈瓦國俗稱蕩盧王國人口在九萬以上為黑色人種其國三面南与安南迤邐雖亦黑國王名卡
苦世傳相傳已十餘世与漢人不通婚姻只每年至其國都去貿易名為(趁墟子街)但視例甚
嚴每至一國人往往逾樓全身僅蔽尽雖境時亦必先吉明國內產金極多惟人民生活情況非常
可笑全國人口祇有一半居茅屋其他皆隨樹枝腰眠婚姻多在山野並無一定情況
合巹之夜初生父母必為燒鋼鉄百餘斤埋藏田地俟小兒十五六歲時取出斫成腰刀交彼使用人民之工作
有一為耕田二為狩獵凡屬耕田之哈人即穿衣服女子亦穿褲惟狩獵之哈多不着衣女子亦裸
用獸皮圍身人民極迷信鬼神並尽禮長跳舞云

雲南三迤官紳請合祀名宦鄉賢公呈

奧星為釐修祀典以報有功懇准予案施行事竊惟
祀典一事尚有宜修祠宇祀以表一省之公道以报古人之隆功德為我督軍並商長係之責屬梁
域肇自唐虞武周開疆著見史漢魏隆中書宇宙民國成立百廢具興滇事義師善後尤備惟
公道州師範采其議入演繹且評之曰宜合崇異爭異段思平春秋二仲遵官致祭酌以張建
成鄭回楊奇鏡段宗榜李繫琮高泰明高泰祥楊淵海亦風世勵俗之一端也又人宜論舉力實行闔
寂至今宜伸公道顧祠祀之人有不可不推廣者滇省舊有清官祠在城隍廟內之東偏祀諸葛亮
李德裕賈典武騰恩丁雅斯杜景沐英周務王昭蔡毓榮王繼文石文晟楊名時鄂爾泰尹繼
善陳宏謀阿里衮福康安初彭數趙懷昱伊里布林則徐潘鐸勞崇光岑毓英三十三人功德在
民遺像垂毀均宜補祀以續前徽又改諸史乘誣諸碑石尚有郭昌陳立文有田廣明向町王
亡波鄭純張翕王皇馬忠張嶷李恢呂凱李毅王逸姚崇謝愆龍顏韋仁壽梁毗王仁
求張三道段實段功祀而剩瓦尔密益王郭鎮林俊方政何孟春厲汝祥陳用賓鄧子龍沐
天波趙良棟石屏桂古林翥克昌合之共三十六人或功在拓土开疆啟山川之奇秘或功在興利除弊大
進祇應於文明代遠年湮表章多闕即言已建專祠者久亦視為具文但亦不供飲羊並
廢殊不易足以彰盛道而言報功今擬就手改辦按功祠重加修葺祠內舊祀之賓與未傳
友德沐英三人並三人以外之七十人合為一祠改時代順次序仍以按功為名垂為定例每春秋二

仲甫曾軍並有長平所屬親臨致祭于祀神則求完備于祀典則職責二于經費則求節省
似于政体礼意與情民風均有裨益為此呈請督軍並省長核議允行須至呈者
右呈

滇事拾遺卷八目錄

葫蘆王地
趙老人傳
吳尚賢
千崖風俗
釐定雲南區域說明書
雲南鐵路
滇蜀鐵路
滇邕路綿視案談
片馬問題
桐菴雜記
詩話叢錄
李世廉
桂家宮裏雁
黃耀祖
雲南市況
雲南之新建設
滇邊形勢說略
鄂滇鐵路建築談
說片馬
天風閣隨筆
華香詩話
甌香詩話

靜存室隨筆

蒲蘆王地

滇邊有蒲蘆王地綿亙萬餘里野人山亦即蒲地其地分九部部有一頭目皆倍雉悍賦性野惡名為狫狫性有時為客其與我恩義綢密鎮邊三廳及耿馬猛猛各土司接壤之居民多與漢人交易一切牲卡臘者習俗亦多同化漢人名為純狫狼其內地居民呼為野狫狫見漢人深入者即殺擄掠每年春季最漢人頭顱以祭旱谷其地多山神谷祭山者名曰旱谷但以头顱置谷三年因未詳故漢人欲過彼通商者必聯數十百人多携軍械以自衛且自古獨立不受管制云

孝世虎

孝世虎戮陽人生負公幗多勇略微时值村前滇流為亂令招議引移之他世虎阻而抗爭之未得退聚壯者數十人荷戈衛堤告鄉者曰阎村数百生命赖此屢活豪之旦絶其生路也請先以吾輩頭易之令怖眾恐事終寢絶匪亂突起民阎皆得無恙世虎慨然以爭土保民自任然事機急

參同受等為紳所籠絡捐兵虛益禹內剖居民裹足世虎乃大會壯者誅攻邪除害事旋整兵戎該公所選進地方有學識者任之以一切治理抽收擾鉄諸稅以資軍糈民困大減世虎每臨戰則身冒矢石出入縱橫所向無前城三失而克復其敗河西攻兵之役令割路者曰勿多殺傷人道涂令禹衛養之因寬仁大得民心地方要塔令杜回肢兵自易门南下世虎偵全邑軍一戰而却之臨所一通帶賴以無警其次攻敉業殺官驛所向有功当要冬才保者助禮其有自策益加急难鄰封之俄官驛戰已少保約以同攻杜回世虎辞以地方甫靖未便他適其意至四從違囿功名遺鄉土坐受涂炭良不忍也後以故得癩疾因小疵陳令竟以罪斬之

趙老人傳

近世紀来白国之富以煤鉄对雲南者五金煤鉄之淵數也歐人凡至其地者皆能嘖嘖言之謂雲南一粒之沙皆黃金也噫岁千四萬六千六百八十方英里之黃金宝藏将滇数輩大实业家開发之而利用之則雲南将以富雄於东西两半球至富極之文化大国称二業国乌難謂之曰亞洲英吉利可也嗚呼吾念及此吾安得不思趙老人也

七雲南者一滇越鉄路而已矣嗚呼國權厳主人翁要在好自為之変革其舊法増集其股本擴張其礦地条
改新理研究学術改用新式交通進歩滇越鉄路線回之自築之一切幕國全國籍金厥之力独力担任之若如
此十餘萬方英里之五金淵藪不知有若干未経発現之富藉百個藉為千個藉為吾華澤流之益豈
惜夫以若大之舞台而上観古人下観今人登此舞台演出風云者僅趙老人一人也僅趙老人一人亦既駭俗我雲
南人以英大之鴻儒借若更得如趙老人者数十人与滇越鉄路滇緬鉄路滇川鉄路指日可以成功且将西経
営一線経営理州入西藏南経営一線橫貫廣西達廣州又分線至湖南四通八達蓋二商業救藏子術長
三進歩莊嚴美丽三我西南三将跋予望三且亜洲之業国乃公斷居首帝也嗚呼吾言至此豈敢注
意敢歌豈恨吾滇之僅有一趙老人也豈甚望吾滇之更有数趙老人也
主国於千世紀以后幾於有此則主無此則不主言宮殿於三千世紀以后幾於三此則全国非此則不宮此
者何鑛業国也製造国也商業国也陸軍国也如美国可謂之製造国如英国可謂之商業国如徳
国日本可謂之陸軍国皆富而強匹観我雲南則何如哉雲南者具鑛業国之資格者也一般老
人僅挙十吏無数趙老人為其起乎下逐使我世界鑛業国之名誉及今猶不得霊長若国之與自不惟此
我之僅雲南具将主為條枝柱下而称人之執世界為猶三從十四県方英里之内一砂一石他族皆曰乃公外
府而藏非尓雲南人所得有也趙老人我鑛業国之帝於前竟無一人与能継其後主於今日且将謂他
族重开新幕而我一千二百萬雲南人所獲者有三厳然頑夫之礦業国所消失所謂失千洋海底而我礦業国所有
之業者不啻遍滄水之変況没於太平洋海底乎哉予孫孝慕世
宗嗚呼痛哉
主故為趙老人作傳闡明其心法列挙其事迹以期待我父老子弟之思想不作者尚有数人与澤
此心法之前傳而興起則我礦業国建国之偉人接踵而矣
趙老人者脳為通海人也少不喜読書及冠娶妻生二女中年失怙情老人之父以富聞於郷甚能蓋
貽留千老人者甚富老人又継続保存之以数前輩累巨萬然老人敝衣蔬食擯能萬之前賢自視
歙然也
一哥倫布発見新大陸李西廂開蒲歎曩士出三非一種野心之作用耶趙老人者豈敢富於野心者也老人年
居常語人曰受此身体髮膚於天地父母而惟是以嗜以着以婚以宦以老以死太半負此尺軀衆

有鉅萬之財而惟是宮室妻妾酒肉衣服田園子孫太息以終此鉅萬之財矣嗚呼古今中外各大豪傑之士
博望班定遠如哥倫布李鴻章輩非根本於此精神而成就其偉大奇特之事業者乎
亞美利加發見為地狹人滿之歐洲開出一新天地斯誠世界史上有一無二之大事業也然趙老之所表見則何如曰發見固舊殿
始開歐亞交通惟一之大道斯亦世界史上占無上價值之事業也而趙老之所表見則何如曰發見固舊殿
以視哥倫布之巨手腕平心矣其於事業之有大小以其所以成之有不同吾儕學古人亦惟學其根本以成就此事
世者三心法之道德而非學其事業也有此心法有此道德可以出而任一切事隨其身之所遇而成就大事
業焉或成就小事業焉或竟無成就焉總之皆不妨偉人也如哥倫布李鴻章服其大器吾尤不得
不羨其高遠如我趙老人者還不甚高而至其心法其高道德則與哥倫布二巨手者合符節通觀老人
之生平可以得之

某家居時不喜讀書好訪問鄉邑風俗人物數事常注故鄉先輩文老訪楊武愍公梁吉士文公
趙老人及楊文裏公載南園先生事甚詳當時某於此數公者既慎極崇拜之意及游東邦得讀世界
史乃更不知足之踊三千之舞之時之誼敬楊武愍公及梁吉士文公趙老人不置喙見歐人稱哥倫布為亞

美利加之新大陸我中國人亦稱中國為南域宇謂雲南一省普通當往南域之名而最近三歷史則雲南
始為楊武愍公諸鉅手之雲南至於我南國先生輩與雲南之關係其所以貽當我後生者不止宋明諸
儒研究自相標榜之氣節又童而習之究其實可以成文天祥陸秀夫之名而不可以救陸沈三忠君子為我民族
痛哥楊武愍公梁吉士文公之偉勳宮他日苟集記載之令先與我父兄子弟言趙老人之生平養十數篇之
行商坐賈勞動著力及其他營雜生者坐食者先後製造出百鉅萬之富翁若干人國賦以裕清
賑款資其協助成殷成邑事馬輪轉使隱安府立三南稱富庶焉非今成所謂圖舊礙郵筒然天
未生趙老人以前今日之圖舊五當時為一望荒山怪木惡林紛錯雜草匪斬草拓細收者旦不至
其地始如百手前之亞美利加空留一張世界於大西洋以西人跡不到之地事也天始將欲開闢圖
之幕特為我云南生趙老人也趙老人生長通海縣不喜家居好浪游廣結交州郡子事其所識多里
中垂垂者往往在諸縣中為任俠事時或與其相知數人酒食徵匝往歌喜飲酒酣耳熱時或醉極
而注棰胸扼呈嗟乎天既生奇人哥倫布即不復不以大西洋殊險至其極險之事世位置之當不以此
位置之則此奇人者將效阮籍之哭不得其所以終身趙老人無故垂江凡以此也嗟乎天生趙老人於三

南是天特以鑛業固开第之事业屬之趙老人天之特老人可謂不薄老人亦可以踌躇滿志矣

老人之初試於井鑛事业事也殿再試又敗又再試又敗久之鉅萬之家資傾其大半親戚知友有

劝老人止改营他业者老人曰吾將尽数倣之而後快事及三女皆力諫不能止未幾復試試而敗斬

至再至三敗也如故經慮若干寒暑備嘗艱苦其結局也一無成就至是老人之家產湯然

無餘老人祖父所遺舊屋數椽及墓地數畝皆已改易三人妻及二女操紡織业以自活老人

乃隻身潛走他地削髮為僧悠然自得以為而今而後稍之不去事業此昂藏之丈夫身而亦不事事復

此能萬之財金錢乎歐洲景傑鉅子多矣而独讓一哥倫布收發現新大陸之功豈不以此點精神

耶豈不以此點精神耶青年男子有学趙老人者手学到此處便是佛人更是聖賢

初老人之经营此事业也其本意非為营业謀厚利不过一种大略野心驅迫之使然而已故老倉

初募集善力之人动股之先即与友人宣布腹心曰吾視諸君猶兄弟也諸君直实心任事力擺

耳目若得金鑛當與諸君共之即不得吾獨牲牺書宅財傾家產無悔焉以故二人皇帝

踴躍視同己事老人性好節俭常即衣縞食麤侍二人而薄于一身里有訪曰趙老人哈吾屬造

是也二人以此更益感激每思得当以報是以真至趙老人倾家时而二人無一解散者且益奮

勇將事各出私蓄以贊助团体初老人之去也出其大夫人所遺數珠一串值三萬銀數十金以

交二人曰分給諸兄弟吾有事他往明日即归及二人得此銀圓係老人售珠者久始自注下过二三

日老人不归众三疑惶惑然感老人精神不敢解散翌我天地間倘有偶赴之事出人意外倘借

之錫庶廠即以此宅兒見也於是众三皆呼老人萬歲然不知老人去向今逾数之不得久之適友人

於其僧寺之中見老人已斷髮為僧矣以告見錫鑵之事告並請老人归作廠主老人惟微笑

曰果事廠吾三人志償矣我宜長大十年也宜是做了一事廠上三事諸君能有了之不必更煩

我堅請堅不從於是是老人為廠夫人及三女仍业織纺以自給众三敬奉老人為廠主不得不

供以金帛不受乃為老人大起寺寺視土木之圖亘十數年時辛、成都築公百株田五十頃与神

房就未出茅舍机声相応較如趙老人亦人傑矣我以上見雪

南雅誌

波董廠主桂嶽宮裏雅

桂嶽宮裏雅適明桂王入緬三宮族也順治間桂王入緬时甚還民散入各国有馬元功者居

古剌和怕明清兵三千有江圖泰者居暹羅王之勇力且善以女妻之使約李定國於孟良將犄角夾攻
緬而吳三桂已撤緬到取桂王於緬都阿瓦李定國發憤死古剌遂殺三師大望而還桂王既被刻隨徙諸
土酋散駐沙洲雲擊不謂三水至尽深矣已而水至洲不沒盡共神之百餘年生聚日蕃不忘桂王自稱
桂家或作貴家擄緬向北境木邦土司三波章山設廠採銀賣力強勇摩盪之時華人多出逼
入緬開礦每廠不敵文雲者西諸桂家廠為保護乾隆中宮裏雁主浪章撤廠佳佛滿面皆暨每戰
闭未嘗受傷故為緬人所畏緬干澳回朱波虐日賜國宋始稱緬元征三不克明秒主車里老撾六百重
養木邦緬甸為宮慰司是謂漫南六撻之五大小古剌宮融司即今緬甸東撓白古地勢力各相
敵也萬曆間緬王莽瑞悟啞起稱霸朝侵并鄰部遂冠中國漸莽瑞休為刘鄧之龍呼破始不敢復
征迨乾隆十八年我隆殿吳尚賢說緬入貢時緬與桂家有隙開戰吳尚賢知和不聽聲籍牙
者緬屬木疏部土酋也是年九月戰勝桂家逐敗敗家敗家為支某聲勢亦作亟來由厄白
古部民族之名先於乾隆十七年攻撓阿瓦緬王厥哈吉莽之達剌九年白古酋緬翁信降授錫
箔部撓緬王而沈三江撓緬撓阿瓦五年雲貴總督鄂起真破之自立于木疏進阿瓦以力脇服諸土

司而桂家宮裏雁及木邦土司等存底不甘屬雁覓籍牙五年雲貴總督鄂起真破之自立于木疏進阿瓦以力脇服諸土

吳尚賢雲南石屏州人也家貧走徼外之葫蘆國其酋大山王孝統信任之与开戚陸山銀厥主
時華人赴緬者輒又厥既壯聚至數十萬人有舊馬則兄弟至亦尚賢身自臨陣每戰輒先鋒雖少
皆權起亜人見者輒驚走厥後多財力為連營長以手挽弓矢之风至緬开厥者立相聯絡有
亜衆欲攻其厥而悼戚隆阻困重幣假道尚賢陽許而隱告其厥後備之事大敗回戚陸截
殺之無一脫者收獲不可勝計衆大歡飲謀間尚賢大哭不止衆驚請故尚賢回吾与兄第忍
飢寒开此厥今一旦有此無志財憤父母妻子我一人能支手為亜有矣詔人各被酒為憂掌探懷
時羣亜皆最畏者戚隆吳尚賢反桂家与緬搆戰尚賢敗和解之不聽十八年
尚賢說緬人貢馴象渾詭請命中國緬以卻麓國王劉竹不能得已許
大吏匿厥矣忽遣回餓死之羣亜有是輕漢人矣及吳尚賢官雲雕委在
豈有边福則尚賢宮雲雕之值候高何如哉

葫蘆国王黃耀祖

黃耀祖本吳尚賢之党為戚隆銀厥主兵国事上尚賢不治乃請假等使仕山職向貢許
之遂以其徒入葫蘆国職所得金遣其王蟒緬不知雲也不能報破葫蘆而有之尚
賢屢格其归不得竟王葫蘆其国一名十二瑪甘瑙敢昌宕極高仰視五六丈所南接木邦距永昌府十八程自古未通中国亦不屬緬自世或稱為大山土司云濮南徼外洲嶼
依溫江一帶其中部落甚多即古哀謀牌人种類石漢時已能西通大秦即罽馬民猶有呈稱者
葫蘆始其一国乾隆中黃耀祖剛以爭人而君椎人也

民國以前之干崖陋俗

光緒三十四年日本女子美術学校平業生春田政子為干
崖造乳剌繡教师归国述干崖風俗云干崖之位置
居中国雲南之西部緬甸国之北方面積東西二

十五日里南此四十五里经次第攀陡渐成优势虽为中国政府所统辖属向南土司自治本有限制之事实则仅能一视之

国也然其文明程度颇幼稚一般土民平素最多跣足面貌带病色

疗需灯火尽燃乾鼠粪增垂一洋竹以木叶为食能土民之形状始

与日本之石器时代同一生活也其饭以橡树叶舍各种食物为

之全国中无活场男子入河而滌其身体若女子则泛未见其沐

浴也至其食事一日三餐晨在十时左右面列约在七时每日必盡

寝每寝必歷三四點鐘佛寺势力甚大民人结婚亦本於宗教

之迷信结婚之男女两家先驗其庚属之之定婚约之媒介人於

新女出嫁之祖必赠之他人无一或知之嫁女仪式必大声號泣若不

善哭者必依据前蓋以為之盡来極富一年三穫獎日本无大異

樹木甚少故薪炭之費甚过於米房屋構造之式與中国内地

不大差别其製造之物及一切能具大都以竹為之氣候亦溫暖和暖

自四月至八月多雨此外来季始無雨而教伤人不抵罪故其俗嗜教猶

識昧辨色亦不多僅識赤白黑淺黃数种以爭术之皮榨取而

造染料妇女飾髮之品年人九十有奇年十六七有同等以黑色

布男子服裝與本有無異女子服裝則數緬甸甚言中国

邊羅二种之间然細教之物與中国語通耳耆田此行與布

川信乎回归国日人之留于干崖者猶有二三人其行程始乘

馬入緬甸然後乃由鉄道達於盆通西南抵滇池滇越鉄路已

雲南市況

法人某君閑於滇省監察署城市最近情形調查頗詳記其大概於左

省城今為昆明縣位置在蜀黔之

滇其南门阃为商埠现居人口虽仅五萬然商務日有起色前程正未可
量矣法均设有外交官驻於其地
大理 大理為滇西重鎮人口六萬附近蕃人最多市況蕭条貿易之場僅
有西藏及蕃緬甸一部為盛
思茅 思茅近瀾滄江為滇南著名商埠人口九千市場清潔廛屋物最
多棄棉花尤為大宗英法啃設有領事駐于其地
會澤 舊鎮东川府郭下為入蜀之要區臨海板九千一百九十英尺地勢高爽合
二萬商業繁盛附近鐵山極多尤以銅鉛煤三項為大宗
昭通 昭通為滇北鎖鑰海板六千五百八十英尺地勢高爽人口三萬五千滇
黔二省商人雲集貿易英備亦極整練
騰越 至騰江之右為滇緬要區北以麗江為屏蔽
地險阻隘海板七千英尺人口一萬二千附近蕃族雜
梁所謂野人山是也
江 重固亦為滇西最緊要
之市鎮商況頗著每歲出入貨物價值數百萬元
英設領事駐此
蠻耗 地屬臨安濱臨紅河船
運發達此地必為水陸鉅市惟氣候不佳云

7-105 參1號

麗江行政區域說明書

雲南部分

滇江道治昆明

昆明 富民 宜良 呈貢 羅次 祿丰 易門 嵩明 晉寧 安寧 昆陽 武定

元謀 祿勸 曲靖 平夷 霑益 馬龍 陸良 羅平 尋甸 南安 路南 江川 新興

澂江 師宗 會理

右滇江道地統滇池大江東屬雲南武定澂江普洱曲靖之霑益馬龍尋甸廣西之師宗凡轄二十八縣

治所設昆明舊為雲南承宣布政使司駐節之處此終點

滇南道 治蒙自

蒙自 臨安 通海 河西 嶍峨 石屏 阿迷 (東華) 梁水 (東華) 簡舊 (東華) 文山 (東華) 蠻龍 廣南 富州 廣西 邱北 鎮江 元江 新平 普洱 思茅 威遠 他郎 鎮沅 (東華) 寧洱 (東華) 宜良 (東華) 嵩明 (東華) 宜威 (東華) 平彝 (東華) 霑益 (東華) 馬龍 (東華) 陸良 (東華) 羅平 (東華) 尋甸 (東華) 南安 (東華) 路南 (東華) 江川 (東華) 新興 (東華) 澂江 (東華) 師宗 (東華) 會理 (東華) 元謀 (東華) 祿勸 (東華) 曲靖 (東華) 平夷

阿墩子設縣治　雲南維西廳屬之阿墩子地方向與藏蕃比鄰此次藏亂該地潛區藏番甚多圖謀內應幸為我軍击敗但藏酋司令邦懷查知阿墩子地方實為由滇入藏第一要口不惟宜駐重兵且番漢雜居民事亦多糾葛非設治委員治理已電請察督委員設治矣前清時該處屬之鄧柏地方尚與藏番比鄰此次藏亂該處甚受恐慌但藏酋司令邦懷查知鄧柏地方實為邊外漢夷多人捆商稱霸蠻民事時有糾葛非改設縣治不足以資治理已電請察督委員設治矣曲江堰添設行政專員　雲南曲江縣屬之西江堰向為通臨滄間之孔道人烟繁庶前清時設巡檢一員管理民事紳民以該地距縣水道遙納賦訟獄均形不便乃呈請察督改設縣治以資治理察督允派行政專員一人試办數月著有績効再謀設縣云

河口添設稅務委員　雲南羊街屬之河口地方向與越南毗連商由越入滇之第一要口已經開作商埠該地人烟稠密商務興盛交涉甚繁前清時設副督办一員办理一切边務該地紳商以近日交涉益多对于民間刑事訴訟雖以無領事之設乃電請察督添設邦冲審員一人專理民間一切訴訟案件閭已經照准矣

左貢街呈請分縣　雲南大姚縣屬之左貢街与四川会理州接壤民事極繁前清時設巡檢一員藉資弹壓自民軍起義後垂倖猖獗民刑案件無日無之紳民以該地距大姚寫遠人烟稠密幅員廣闊東西相距四百餘里南北相距六百餘里面積約二十四萬方里大姚縣長竟及向之巡檢又已撤銷乃呈請察督改設縣治以資治理未知能邀准否

鎮雄設縣办鹽井　雲南迤東之昭通系川鎮雄地方因距川省較近民間尚食川鹽由川代征課銀協滇前清宣統三年川人因爭路風潮通路不通川鹽不能入滇民多淡食自滇省軍府成立後始將迤東尚銷川鹽各引地收回改銷滇鹽以濟民食惟雲南雖有產鹽井地均在迤西迤南距迤東路遠甚遠費重而價高民間多称不便私鹽亦充斥不已軍府有鑒及此乃令實业司派員調查迤东地方何處產鹽現已查明鎮雄州所屬余家寨白華桐良石村各处均有鹽井滷厚味佳現在已由該州紳商組

纖鏹興公司集股開辦不惟近東各屬可以就近購食且可銷里鹽以裕國課

雲南新建縣通

弥渡設縣　雲南迤西大理府屬弥渡地方向稱富庶人口亦多滿清時代僅設一巡檢司大理府分防專管捕緝盜賊並看守犯人对于民间重大民刑案件向無管理之权因此諸多不便經師長李根源查勘此處雲南迤西交通要衝地方繁盛滿清時代已設巡檢分駐其地而民间民刑訴訟仍須遠至蒙化廳辦治矣

漾濞縣　雲南所屬漾濞地方為省垣至騰永必由之要道向稱繁盛滿清時代已設巡檢分駐其地而民间民刑訴訟仍須遠至蒙化廳辦治矣

威信縣　雲南迤東鎮雄州所屬之威信地方因与川黔毗連事情甚多向僅設一州判管理民事惟重大刑事則移州署办理現在該地紳民已呈請都督另設縣治以資治理云

腾嘉設縣　雲南迤西南普洱府向归普雄府管理其内腾嘉地方戶口甚多輸地赤廣在滿清時設一州判只有弹壓之責而無管理重大案件之权民间訴訟須遠赴州城諸多不便現在該地紳民亦来省稟求都督將該地改設縣治云

猛丁設縣　雲南臨安所有猛丁地方滿時設一經歷分防其地管理民事惟正市由諸村鄉地方散漫廿家多雲有土司不受以資治理極寸正都督刷以法財連又拟縣江外契為重要門戶关係非輕斷非一有经可以鎮行遠值及正都督刷以法財連又拟縣江外契為重要門戶关係非輕斷非一有经可以鎮將此地改為縣治易該知縣一員統治其地以治边徼

盐興設縣　雲南盐井府所屬黑井琅井阿陋井元永井為滇省產盐極旺之區銷路既寬出盐亦豁滇省全年国家收入全賴各井盐課关係極大故向於黑井設有盐提舉阿陋井則設有盐大使惟事亦盐务不能兼理民刑訴訟凡民间案件必赴廣通縣呈遞轉呈往返需時諸多不便請於都督裁撤軍政告現盐井紳士以各井區域脫大人民九多若附屬他縣諸多不便請於都督裁撤軍政總長李根源俯恤井地方設一縣治實為便利井灶商旅之至意而縣城將廣通之盐兴縣以黑井為縣城將廣通之盐兴縣以黑井為縣城將廣通之盐兴縣以黑井為

鹽井設縣　雲南路通府大關屬鹽井渡地方既興利興川地界連又為四川入滇門戶開修極要滿清
時代設巡檢以治理民事自川有亂後地方事務愈繁斷非一巡檢可以治理紳民請於都督
改設知縣一員治理政務迅已奉准矣
鹽井縣　雲南通西白鹽井地方向归楚雄府管轄每年產鹽甚旺商務繁盛人口稠密
久稟要區紳民請都督委鎮軍政經長李根源改設縣治取名鹽井已批准暫委督篆
提掌垂理縣令職務矣
永寧設縣　雲南永北府屬瀘渠地方与四川毗連戶口既多民風強悍每每滋生事端民
瀘渠設縣　雲南永北府屬瀘渠地方与四川毗連戶口既多民風強悍每每滋生事端民
刑事件無日無之而人民必須遠赴府城控訴諸多不便紳民呈請都督改設新治委知事
一員以便彈壓云
夏里設巡檢　雲南景東直隸廳之僻在邊陲風氣僅野人民強悍所屬夏里地方毛為
僻遠惟人口尚多向為前清副官數三保平德數員駐扎彈壓已經裁撤后數年來休法人民每經兵禍元氣大傷紳
民呈請都督添設巡檢一員以資保護人民雖屢匪盜已經平靖惟要員前往矣
東回移駐沙橋　雲南楚雄府鎮南州所屬沙橋地方為通西通儸人煙稠密民事較一
州縣尤多紳民乃稟請都督以鎮南州東回移駐其地以便治理民事繙譯兩員
永平移駐曲洞　雲南永平縣向設知事一員本駐縣城惟縣地稍偏僻極為各漢民居
亦甚零落惟曲洞地方為大理至永騰之通衢儸人口稍多此較縣城尤有關係區已將永
平縣知事移駐於此

雲南鐵路

天下大局數年一變地勢亦因之而變吾曰言江防者則曰江防西南鐵路今日言商務者
則曰上海漢口而其實江防不足情商務為人爭有非另籌抵禦之策不可若謂平不信
試觀英法雲南三鐵路英修緬甸線西通緬甸之蒂達於恩茅至保山各府折而入

於四川敘金沙江上原法則由海防老撾直達雲南省城惟是路隸陳設鐵路已於戊申之冬一律竣事大東郵匯直達雲南省城其幹線之進達敘路軌三千穩均出入應表開該公司於去年三月行底成礼云亦擬接金沙江原有渡已被兩國三臺並非思擾我上路無事別樹其商業根柢內地之權利有事則兵我握土運其外至三野心情今三言修鐵路者曰注意於川滇兩省滇而置雲南一路於不問也昔有人上書張文達公請收回金沙江之航路權文達不聽今英法之鐵路成則我國出口之貨將不由江果行而雲南鉄路亦國家利害之所攸關也臺英法之鐵路成則我國出口之貨將不由江則兼礼以前我二北寨安插設商埠英伯領事雲南也疆終為英而三上游可循江以出細察其意蓋深恐我國三武入蜀力必臺固難英況英以峴峰路線控制金沙江三上流湖臺沙江而達揚子江長江商務尽向英人注則法屬安南至一旦布置周密勢必別以交涉回駁啟釁於我在別無我償數渡以抵其修路之費重則兼礼以前我二北寨安插設商埠英伯領事雲南也疆終為英法雲南物產全部皆英部范例也勢必動搖兩全局迴事衰此其評閑之重且大也夫何異於俯日三矛消而滇局尚路新疆諸敘法屬安南設或事變則英人必以兵力助之而英法之鐵路成則我國出口之貨將不由江而三上游可循江以出細察其意蓋深恐我國三武入蜀力必臺固難英況英以峴峰路線控制金沙江三上流湖臺沙江而達揚子江長江商務尽向英人注則法屬安南至一旦布置周密勢必別以交涉回駁啟釁於我在別無我償數渡以抵其修路之費重則兼礼以前我二北寨安插設商埠英伯領事雲南也疆終為英法雲南物產全部皆英部范例也勢必動搖兩全局迴事衰此其評閑之重且大也夫何異於俯日三矛消而滇局尚路新疆諸敘法屬安南設或事變則英人必以兵力助之而英法之鐵路成則我國出口之貨將不由江而三上游可循江以出細察其意蓋深恐我國三武入蜀力必臺固難英況英以峴峰路線控制金沙江三上流湖臺沙江而達揚子江長江商務尽向英人注則法屬安南至一旦布置周密勢必別以交涉回駁啟釁於我在別無我償數渡以抵其修路之費重

陳述修路說略

查滇川二省交界處金沙江三面接連四川省西南三面與雲南省東北三面與西藏省東南其地望在滇川之南其山川則有崇山峻嶺其間之道路則有羊腸鳥道其三面皆不可測亦即其在我川省西南所列西公式之如左

(一)滇近三近於越南者一曰臨安府古名阿陌陳群洞群其地望在滇江府之南其山川則有崇山峻嶺亘數百里瀾江北岸面臨瀘江元江下游為富良江源流仙江又斜貫南府也其交跡則要連安南法人願元江府築鐵路通過滇境自開滇越鐵路由臨安府之屏邊河口至安南之東京順流而行僅五日程是水陸皆為由老街至臨安府其大水淺深者無可由臨安府至安南之東京順流而行僅五日程是水陸皆為法屬之越南國境三曰開化府廣雄視雲府廣濶以數化等長官司改設其地望則在臨安府之東其山川則有師山即山鳴猫山紅河自期河合流入安南為富良江瀘瀘江下流來入富良江其府屬有安平秀南河口與越交界係中法商埠雲南與安南通法人鉄路入境之

起点也三曰广南府宋名特磨道元置宣抚司其地望在开化府之东其山川则板郎木玉诸山皆在三西北六诏时普渚山峙於西南西洋诸山发於境内其主山一峰则南向而又错於安南之界线也

(二)澜沧之关於缅甸者一曰永昌府古哀牢国唐为永昌郡民地其地望在大理府西南其山川则高黎贡并罗岷博南三山怒江澜沧江维西其间龙川江亦发源於此府城横枕柳江之支流也其北西南三面均接於缅甸有腾越关腾越为从缅甸陆路通商之埠距缅甸不过四百里又有瓮吉卜腾越府西南东南设分关於此地属其餘皆错入於缅境者也二曰普洱府古车里元置府其地望则於云南为西南陆路之通道也三曰顺宁府本蒲蛮开居之地元置府其地望则於云南为西南其山川则蒙乐山脉中之阿禮山横亘於境内府城横枕柳江之支流也南汀河亦源出於此其南有缅宁府驻缅宁南汀河之西与山之间澜沧溪流合流於此起江支流南汀河亦源出於此其南有缅宁府驻缅宁南汀河之西与流其间孟仙江把边江阿墨江各一部环绕於东此境也其物产则普洱茶最有名也又其普洱河支流上有思茅厅其地设思茅关亦对於缅甸陆路之通道也

(三)澜沧之关於西藏者一曰丽江府唐越析诏来属此三要其地望在大理府北其山川则西阻怒山雪盖江中甸玉龙山怒江澜沧江发其西金沙江流其北其府属中甸于在府三西北本丽花马国地西北有铁桥横跨金沙江澜沧之门户也且不但与藏地毗连誠于三民人亦多係藏族又有属维西于在府城之西雪盘山之北地处极边亦与藏为隣地方人民藏番居多故由维西一带曰虎免曰前桥之间撮多地方(德有关注前后此)我书虎免亦旦又托二曰永昌曰府其府城依怒江支流松河之上源怒江上有铁索桥为通西藏之大道其间皆格勒野人与野总所素其地去府甚不远管道平坦粮食丰饶但不善於以资改善智政府所至耳三曰永北直隶于本城偏跌地元明北胜州其地望与丽江府临金沙江隔西南相望其山川有绵绵山之脉峯峦重叠沙江之西西其地近丽江为藏中要事影响有所及者也所以上二府一方关於西藏者丽江之中(中甸)维(维西)等处最为紧要餘皆次之

统括澜沧大势北川东为急险然扼要今日之时局所最切要者先当注意藏事而滇事次之

西澜沧等傑急三关宋初谓外当策应川兵由滇入藏盖当时是藏是亦滇也内当固顺(丽江)永

(永昌)以阻门户堅控楚(雲雄)大(大理)以保堂奥盖無論永楚大昌亡要害滇也管轄之見敢以貢之吾国民其速謀之可也

滇蜀鉄路

商办法人滇越鉄路成滇省门户大开而我由蜀黔卦滇山路崎嶇崎嶇於政治軍事運商諸多艰难該省官紳前設立滇蜀鉄路公司办理一切現已聘用美国工程师二名(绥二程师多華君副工程师哈克里君)測勘路线以至於昭通府滇蜀鉄路有东西线各有利弊正討議東线則自省垣南门外南教場(拟設車站之地点)经百金厥板桥楊林等处驛沿嵩明阿至亦資甸州经宣威州属曲靖府)入黔省威寧州西折经滇省昭通府之魯甸州東北向过大关鎮老鴉滩逾金沙川至功山渡沿乳阿过東川府要过卡狼叫三道海至省叙州府西线則由省垣起经亦資甸州敘馬川至功山渡沿乳阿过東川府要过卡狼叫三道海至江底沿硝厰河(牛欄江之流)入魯甸州直抵昭通府与東线会合東线由有城至宣威阿地地势平衍工程较易由宣威至昭通间高山重叠不便施工然西线由功山渡以北一帶深入险阻絲望皆高山间有鋭削如劍者实為天下奇觀惟牛欄江之险江水磅礴激蕩而山勢峻峭為滇蜀路第一险要是記施工之难然沿路物產多饒倘加東川之銅沿綫之煤較之東线不可同日而語改二线一时孰难決定至滇蜀路款英法兩国争願投資倘英国願取息之厚借款而法則六厘遠激成競爭美国路向該路聘有工程师因与該路关係亟洩亦願借款不取利息然該路現已由滇省官紳主為商办招股开工不借外款矣

滇緬鉄路　商办滇省一要法之南亞場也自法人経営滇越鉄路英乃出全力以謀滇緬委員孔道由雲南省城西行経祿丰鎮南趙州永平渡漾濞過喜洲下關至永昌渡怒江経騰越南面千座盖達喜先抵緬甸曼遠千七百餘里騰越开埠以来英人来往絡繹不絕屢索承修鉄路自光緒三十二年滇督丁振鐸奏設雲南办鉄路公司即擬先啟築騰越至緬甸曼一段約長四百里工能較重危未平要人猶緬甸急待接軌一再要求假款(光緒二十三年中英续議滇緬條約第十二款有雲南修建鉄路允与緬甸路接軌等語)歟滇人堅持自办勿為洪愚盲從滇越之覆轍也

豪茅鉄路　豪自黔之茅臺鎮風南盤自西北行経隘安在廣州元江州折南経

他鄂廳普洱府達思茅廳約六百四十里法人既經營滇越而滇龍望蜀輒勘測蒙路線擬作滇越支路查滇越鉄路條約第十一款云幹路成後如果彼此覺為有利益公司与滇省大吏商定後再由駐京使与外部議妥方可在幹路接修支路今法人未經義議擅行勘測顯有約章自当執約拒絶以固其疆圉之野心

鄂滇鉄路建築談

我国近年以来交通眼光漸由东南及东北二方移注於西北及西南二方海岸归宿既成後滇蜀成中緬綫之以起其重心點皆在西北及西南二方故鄂滇鉄路亦隨此趨勢而发生此鉄路以湖北為起點以貴州南境為終点与其名為鄂滇鉄路毋寧名鄂黔鉄路其名為鄂滇鉄路者以鄂點鉄路終滇由點南岸我以延至滇境也

欲明鄂滇鉄路之地位滇先述我国鉄路聯絡之大概我国鉄路重要幹線有九(一)京奉綫津浦綫(三)京張綫(四)京漢綫(五)粤漢綫(六)归成綫(八)海蘭綫(九)擬築之雲成綫京奉連津浦京張而与京漢以北京為集中点京漢又与粤漢川漢以漢口為集中点此数路者衝接一气

者也海蘭完成一东西行一南北行(斜綫)尝成交綫形归成以成都為終点与擬築之雲成綫接綫数綫者又相衝一气者也京奉津浦京張京漢粤漢川漢諸綫者又相衝一气者也京奉津浦京漢粤漢川漢以北京為集中点京漢又与粤漢川漢以漢口為集中点此数路者衝接一气京漢多支腹地成為一系海蘭归成雲成多支也迄又成為一系然二系仍有去留則尾应之势者以京漢川漢二綫聯絡之功為多京漢為縱直幹鄂三省而接腹地之綫川漢直赴成都直接与归成雲成二綫相連间接則与海蘭相連鉄路網之形隐然以具其猶形單独者粤漢一綫自粤漢綫以东尚有南澤滬寧寧綫稍呈以迄英鉄漸鑽諸省三聯絡至粤漢以劃貴州等省無一省之阻及不克与他省之交通此陆地相接者耳然自有鄂滇鉄路則一鼓之功全局為章川漢粤漢皆有其補助綫全国鉄路之脈絡益重而滇點三交通以啟此非感誇我政府筹画之深計遠慮夫如此之重要之鉄路而竟付之外人之手也

鄂滇鉄路路綫共经四省即湖北湖南貴州雲南是也

所经地點及其里数略列如下

沙市至澧州　五十英里

滬州至常德	四十英里
常德至辰州	一百一十英里
辰州至鳳凰廳	四十五英里
鳳凰廳至沅州	三十五英里
沅州至晃州	三十英里
晃州至思州	三十英里
思州至鎮遠	三十英里
鎮遠至黃平	三十英里
黃平至平越	三十英里
平越至貴陽	六十英里
貴陽至安順	六十英里
安順至鎮寧	一十英里

鎮寧至永寧	二十英里
永寧至安籠	三十五英里
安籠至興義	四十英里

以上為幹線總共六百五十五英里此外滇有一支線係由常德府至長沙中經益陽等
德至益陽五十五英里益陽至長沙五十英里共一百零五英里幹線支線合計約七百
六十英里此經英人詳細勘查者也

湘省舊倡辰長鐵路南办之說應次上呈文通部請其准与粵漢鄂漢鐵路共修而此問題隨
視為粵漢鐵路之支線而其幹線經常德以達辰州是合計
以解決靈常長（常德至長沙）為鄂漢鐵路之支線而其幹線經常德以達辰州是合計
常長支線全与常辰一段幹线而成一辰長此則改計可告無罪於湘人者也鄂漢鐵路
借款外間多未悉其確數惟鐵路借款額數每以鐵路工程為標準鐵路工程按里計
算該以每英里需工程費五萬元計算則該路之全長七百六十英里已需三千八百萬其

數之巨可想見抑或尚不止此乎（按此次中國鐵路議興論者謂該工程困難每英里需費五千磅其數之巨令人為之驚異記者非技術專家上述每里五萬元聊以為例耳）

承築鄂滇鐵路者為英國倫敦普林公司其簽約日期實在去歲十二月十八日其消息之傳出乃在德國山東高沂滇順鐵路條約成立之後（去歲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今日而始知其簽約之確時此又政府秘密之功也

普林公司之獲有鄂滇鐵路建築權並未指明路線某西報稟述鄂滇鐵路原委甚詳且盡且悉係英人承築之有利於我國惟於條約內容毫未述及此為普林公司所應盡無疑惟其所述有可注意之一點者其開端即言鄂滇鐵路借款條約之成立係中國對政之急需與築路之必要而發生然則該路之借款又僅以供築路之用而已乎

記者三年至此頭痛腦脹自厭冗長然尚有一層未能不為閱者述者即鄂滇鐵路與廣東鐵路之關係是也廣東向無鐵路僅由廣州至重慶之鐵路中經三水而沅州為鄂滇鐵路之經過點者亦為廣東鐵路之經過點三線三分點也廣東東南而北作東向三半弧形屬東部經地遠不及鄂滇之重要然當前鐵路全權孫文倡修二十兼置鐵路時代則以此為唯一重要之線實為以其全權鐵路之名銜與英普林公司結約但其承築迫至全權取銷政府即謀所以取消之法而英人堅持不讓非欲保有其承築權不可磋商再三毫不讓步政府事急智生則另設一撈脫之法以鄂滇鐵路英公司建築而置廣東重路不問家則英人果否置屋重路於度外後日果否再起爭議尚係一大疑問而鄂滇鐵路之建築權則已為彼囊中物矣故記者記鄂滇鐵路之詳情不能不有疑於政府也

滇邑路線視察談

滇邑路線以雲南省垣為起點四十里至大板橋六十里楊林汛七十三里易隆八十七里馬龍州五十三里曲靖縣六十里小城五十八里橫山五十五里愚勤新六十四里羅平縣五十里板橋至此處為滇黔交壤之地過此即屬貴州興義府矣行七十里至北江底六十里興義縣城五十里陂硝七十里馬鞭鞭田五十里灰堡縣城七十里板脚六十里坡塻五十里板蚌四十里八度至此為黔桂交壤之地過此即屬廣西泗城府矣行七十里至央芽七十五里潞城七十里灘里三十三里河口四十

五里黃盤七十里下塘六十里百色方七十里二塘六十里二百塩育五十里恩隆縣三十里林鳳五十里上
林四十五里果化七州六十五里馬頭七十里隆安縣三十五里龍場三十八里那桐八十里楊美七十里南
寧府計自雲南省城起至南寧府止全線長共二千一百八十六里由云南省垣至板桥地勢均屬
平坦惟路線兩側多水田小嘴附近雖略起伏並不妨碍路線板桥至林楊之地亦略為起伏路線
係沿山麓而側多荒原惟小鋪東方約八里之处傾斜變換成小坡楊林阿之間沿山足頃
曾迂回自此至村街均係平路双桥有坡稍陡兩岸傾斜過急此兩处應須變更土坡一帶緩
急夾雖馬龍州附近沿途平坦經由清縣至大海哨之間路基平衍地多荒灣動鋪橫山一帶
傾斜急峻須當隧道由此直抵平街均循山徑傾斜急至大分三路線須行繞道方能通過雖
平州至金鷄山之間开闊平坦路側下至兴義縣城間山嶺崢嶸峭壁衝霄开當甚為由九龍
桥向东北旋沿河多水田金鷄山至板桥一帶直路坑坎起伏平衍多平而占三事亦無阻窒由
板桥而北至兴義縣城及屬容易兴義縣城至府城三間沿途多係山徑而其標高相差尚
無大異雖有傾斜均係平壤斜面自府城迄小水井至梅子关一帶沿下坡路而傾斜過急兩

黃壁錢洪黃大三而以小水井附近為尤甚坡脚至板蚌八度間沿江而下又屬平緩山徑矣案
路源稍便利惟岸上茅草滋生瘴癘最人致工者宜之八度東南各處夾雖溪澗蜿蜒石头參差
崖壁三山若石堅鑿路錢須行迂迴或架高成通路方易通過夾茅板桃間之分水領標高
一帶三疊陵崗起伏二程沿大路城溪塘間沿途平衍惟百色附近略有起伏此段就一般觀察二事最易百色
築路及實為愈河口归羅國間沿途平归羅百色間略有起伏此段就一般觀察二事最易百色
林風沿百色河右岸均係土坡低丘山地而荒無築路良易更詳大覓間三高地坡急度陡峭开鑿
難惟路錢仍須沿河右岸之山基修築自此逾果化高地轄部由其东南方渡河沿至龍場西北
方渡河仍循右岸行經其东此三石崖經那桐逾梅麦土坡出唐乐之北渡龍州河綫楊美村
直抵南寧此一帶均無須浩大工程只按其地形建造鉄桥可也

說明馬

滇南以順寧永昌大理丽江鎮遠五府騰越一方界諸緬甸滇省通商路音龍川通过騰越城内西南至緬甸入伊拉瓦

諦尼馬為一小村落在永昌府騰越廳西南
北方距離騰越廳邊陲瘴癘甚重西嶺崖峻嶺道往險惡与騰越相距十四
日程其地高出水平數約七千尺有奇高山環列森林密布是為茶山五寨之一實滇南西北陽屏障
雲南營隸土司民皆土獞獵獞族先是土司所治土民性樸官吏如視自家如桐等任騰越
回知不恤民隱土民上控曾業出土司相習成風邊民寃屈無告遂移居緬甸求英保護前后至數
萬人英利用之以為猶導前清宣統三年冬英兵乘中國不備繞道由密支那從西北猛越來
踹山越嶺逼值隆冬嚴寒隨行戰馬一千餘匹凍斃二百餘匹至臘月初三日進據片馬片馬居
民約二百英兵從天而來大營駐上片馬約三百五十餘名前後來戰馬探馬二十餘匹沿途該硐土
營有二等軍官二人名勒倫孫德人充英籍三等軍官二人密支那府官一人名郝宣慕所佔二等以高黎
貢山為綫猛夷東抵維西中甸直通西藏北通西藏東北与巴塘鄉猪土司相接為入川要地　小江茶山係營棵土司地片馬
為其五諸地皆屬入英圖範圍之內故中英原以恩崖卡河為界今欲以同河西岸三高黎貢山為
界幅廣數十里直尺百數里時李經羲督雲貴聞英寺進據緊電清廷請示辦法外部不負
責任方中央會勘滇緬國界也英執綫由高黎貢山上循云山直通西藏特議甚堅報稱數
經義於秋間探悉英緬將佔片馬進窺丽維欲以兵力宣示界線電外部告急言請其詰阻外部
照會英使復詞狡卸經義私派兵屯駐片馬等於要約在先中兵不得近片馬為中國世守治理
地却無絲毫外交藉口起釁惟飭部一面阻止用兵一面迅請覆勘兩說英均不理義決請派兵進邊
並飭部嚴重交涉要求退兵改府意生衝突我勿輕啓兵端後外部電駐英使刘玉麟令其向
英政府直接交涉三年正月初四日外部接到刘使覆電稱英廷事以防亞俄見亟不認有侵佔
中国土地之意又密電謂英此次舉動實因中国对待某々三国若默認權力东北境內者數言亟
直追行其侵略主義而政府仍以东三省俄人侵略為重英仗義執言此時若因彼方過後感情稍失敦睦之
誼拟由部派员往勘与英重訂界址但使不大衝損即可和平了結電商經羲經羲颐不謂然而
滇省軍官亦於二月十五日公議呈請外部力爭滇省諮議局发起組織保界会要求英人退兵以保
主权民气沸騰勢不可遏經羲電請親会同英員切實勘而英使纠葛不理後屢推卸忽進
據營埂經羲派陸軍三標出关言出外野操不敢明言防御而英院佔營埂長驅直入急電會
迫其野心殆不可測至二月二十八日經羲見急迫電陳院不派大員来滇会勘又不許經羲擅離

戰守俱請開缺而政府漠堅執不允尋英軍由邊地起亡凡三之一乃退英百餘里至中秋漠人漠雲
清英与英交涉久無結果政府意存退讓欲將片馬允許英人永租而經義与漠人甚力主張勦
雲經義又以雲務非空言可以勦之漠合各地先行就地練團順寧一帶已練头班起練二班并
預先頒發快槍至武漢起義漢南響風民國建設諮議勦雲元年冬英即於片馬偏布警
固屢由外部向英嚴重交涉英則藉詞推宕迄未定式以上見地
片馬問題 學彙記
本年參議員我國民所為心動魄之第一事曰英人進兵片馬窺伺滇西國人於邊事素未研求故
於片馬三五何地形勢若何國界若何皆茫然無所聞知近見漁父君所著滇西之禍源篇述
片馬事頗詳特稍更其序幷錄之以告我國人
一片馬之地勢 片馬者為一峯屬雲南有北當
大理府雲龍州之大廈峯南望馬面关壩之間西通此緬之密支那北方為野人山腹地自大理雲
龍而来与自騰越北来往野人山之道皆会於此是称通西之要害若擒而有之則南可以制永
昌东可以制騰越而片馬之沿革 周秦时為滇國地 雲南通志謂力些人自莊蹻通滇时已有之力些人即片馬居
民种族見後 漢為益州郡地後漢為永昌郡地蜀漢為雲南郡地晉宋者因之俱見大清一統
志逮末元世祖皇朝興地通考南詔國时為雲龍甸地大理国因之元平大理為雲龍甸軍民府
地俱見雲南通志明為茶山里麻長官司地雲南通志騰越州志国朝初為大理府雲龍州土目
段氏地乾隆十二年因騰越边外官寨夷人刻掠雲龍州土目段連第等下片馬鳥洞二寨經
官兵勦平乃以段氏等地移屬騰越徙居隘片馬寨亦通之見雲南通志道光中又
移隸土目左氏仍屬騰越光緒二十年与英国訂劃界條約乘永昌騰越边外野人山地其約中
明載自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格林尼址东经九十八度十四分以此俟將来查明情形再立之
界綫 同條約第四條因是片馬等寨之界尚成暗昧光緒二十三年又与英訂劃界綫
約騰越西北边諸土舍均劃与英左民亦立片馬由是又無人治理以迄於今日

(三)片馬之人文　片馬之居民為力些人（人种亦作猓猓亦作猓玀一名赤脚野人相傳
為緬甸之馬窟人与中国人之混合种所用言語亞世言語些者謂其屬於藏緬語辞其人因自號
是高鼻深眼衣麻衣服氈衫無文字善用矢性情質朴勇悍而凌弱多狩事幼稚農业时
以土產出与漢人交易漢人亦多往商其地者盖善捲而用之亦边徼之保障也
(四)英人侵占之原因　此事发生之原因僅須略舉各異其詞或謂片馬与英屬緬甸接壤滇東向
不治理匪類匿跡其間时出擾害而国商民故英人遣兵防戍或謂片馬為野人山地志等
中国官吏发見中滇經亞野人山入緬之道派兵駐紮而英人指為英国領土故亦遣兵抵禦
或謂英人於去夏潛移騰越西边界碑竊侵佔边地逾西道与三弄陽相爭不下英領事達
調和入佔片馬三說未知就為真实然要之因我国素不留心边事以致境界不明啟人覬
覦乃有此禍則當為此事之真相也
(五)中英所持之異議　片馬之地中国固籍載着久英国私出地圖中有之其地望在北緯
二十六度格林尼址东经九十八度三十五分之三高騰越西此大陸国外高黎貢山三面夾

人謂滇緬交界為高黎共山獨在片馬东五英里故其地為英屬中国人則謂滇緬交界原
為恩罗卡河片馬已在河东且野人山各表向納中国貢獻供役屬片馬各寨素分隸各
酋夷犹有遵光时兵部剳付故應為中屬且稽滇緬續約及有接合实之實耳
是矯誣之言吾国之說頗淳实撓惜誤解滇緬續約及有接合实之實耳
(六)片馬問題之解決　考滇边界務之交涉始於英滅緬甸以後自光緒二十年与英人会同查
勘劃定綿維條約始克無事其後光緒二十三年滇行查勘訂立續約甚謬越西此之界兩
次約文皆載在第一條無有異同其文曰　兩国边界自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格林尼址东經
九十八度十四分即北京西经十八度十六分之处高山起随山脊而行向西南至瓦崩山头即高良
山由此直至薩伯坪云云考夫高山与瓦崩山脊即高黎共山一音之
轉　約文所載是明定之兩国境界自此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格林尼址东經九十八度十四分
高黎共山起向西南至瓦崩山头皆以高黎共山為界国夷此高黎共山由此而东北尚蜿蜒
不絕而約中無何等之載明則自此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格林尼址东經九十八度十四分以北

當日未定左條約以內可知換言之即自此以此之高黎共山未嘗以為國界也曰夷人之誤一也

先馬之地既在此緯二十六度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三十五分則尚在當日劃界起点之地之此稍東

不得以為当日條約範圍內之地明甚既非当日條約範圍內之地則不得以為已劃归英国之地更彰

彰矣是夷之誤二也夫夷人之說之不足授如此其或狃于條約之文未詳當地望之实而漫為此言

未可知然而出於利人土地之心而行違法之舉動則甚為英人不取也吾国列歷年柳治吏人之事

實為記載此大淨体也以滇緬續約為准則亦未嘗当日條約所指之地望滇緬續約实未嘗親

歷此地實地測量故其所劃界綫不免有錯誤之处然其大概固已得之矣今以滇緬續約為准

則自此以北之高黎共山亦不可不為分界之標識豈非反假人以柄乎故其所指实不足

以折服英人也

然則如何而可曰有條約者據約以折衝條約所不及者則就开誠布公另行補充之約此国際之慣

例也此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十四分之高黎共山以南既有明約固無爭者

其疑实其以此之境界自昔原在野人山地之內叢者薛屬葢為駐英星使嘗与英人力爭野人

山主权滇緬條約成时幸以總署王大臣據之不力割以与英然而潞江以西恩罗卡河以东之間其信界

未嘗明定此实当日之疏漏也今宜乘此时再与英人彩定劃界條約我既有歷年收賦役給劃付之事

則是歷史的記據已確实又有恩罗卡河舊界之证則是地理的記授亦已具備国不患英人之不我服

也是左秉国鈞者之善為国應耳

按吾国諸書所称高黎共山俱在騰越廳之东東臨潞江西臨龍川江光緒二十年及二十三年

而次中英会訂滇緬條約第一款所称瓦崙山头即高良山以地望考之当在騰越廳北境

非吾国舊时諸書中所称之高黎共山左龍川江东岸者也蓋自永昌大理迤西君峯山鎮峙

今總称之曰高黎共山与舊書所載其範圍有廣狹耳

又按吾国近出地圖自此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迤北之地於事实上雾线猶未劃定者輒劃出

左雾线之外实則其地之屬中屬英猶左未定之说就历史地理兩方面觀察之雖有隸屬於

我之記據願我国人勿以為圖中不載而視如瓯脫也見備忘錄

天風閣隨筆

杜文秀雄據大理十八年亦人傑也昨於某私家筆記中得其起事檄文一通三篇閱竟辭之世
疏民者誅湯武之朝不仁者伐憶我回民同奠天良素敦三化自開皇以來忠臣孝子史不
絕書学士文人誌不一記千百年食毛踐土億禹姓并分要事初未聞造不赦以叛論作非
而背亂也初入雲南實典未半功俾烈蹟在古滇哈元生駿业鴻猷名垂青史迤東之
忠臣遠則蘇尔相之名宦誰非赤子尽是干城聖天子方用之不暇少至咸之孔殷我迤有建
水縣之黃鶴年黃殿魁以西座之耆紳當南面之異志窺国家之多故瞰全滇之無兵結廖
敦行傀應謹為狐羣以施應責餘朝惶為狗党逐倡威回之論蠱惑愚民假兵漢之名貌
無君上私逋廠匪納賄官紳黃瑞雲源陰為主謀舒撫青旛私於福祖疑令方施於大
吏救机垂起於回溷始則屠殺肴垣絕而燒殺三迤自黃黃童稚無者全無漏網文員
弁勇草者尽除根株既害生灵復殘桂骨燬咸陽王之陵掘全郡之古墓尸橫郊野慘
及古今西域之族類皆我之南演之徼生可恨而狸為荼毒施於民間善非堪於聞下
指處為馬誣回教為救逆救良冒功調漢奸為腹心嗟乎董卓吳文楚眉無白牛書已死

7-105 李方藏

請劍者誰惟本局枕居子弟仇在冤傷同教之舉孝痛先人之罪惟雅卧薪嘗胆志切
報吳包胥吹簫意不忘楚請斬民之命共仁義之師於鴻舉雲霓神口口車馬臨時小河
震动此檄又遍告同志以論良善何分漢回受其殃者莫存觀望被害者志切同仇重於
義問宣昭共殲魁首大兵所向非志脅從優容倘能捆献原免尤当厚加優奬若再三相比克捄
秘莊災侵無昧先机毋始後悔檄文到處杜文秀舉兵大理幕中不乏傑出之士為史乘所未載者如楚雲州人畫駒滿人曆
踞中夏牛馬漢族結為軍澤英雄力圖義舉雲州世族梁国玉諸同人義氣宗旨正大助張
義旗認杜文秀為統帥宜良人深於春秋素与考毓秀相如勝
滇清同治年間領兵上省助力圍杜文秀創舉旨宗通儒鄉人趙炯南策畫西上相助為
理餘有安兵禹藥聯元澂江人毛祥麟世志舒路安人張裕泰張輔臣通海人楊汝舟東川
人邑諸貴陽人易成奎刘名揚成都人鄭長新方成廣川人鍾俊才昊高瑞華德人許
德明归州人馬仲山馬名魁大理人軍旅中有大都督之澤者大司徒馬国璽平

馬成大司疆段成功大司閻馬旭大司空馬溍喜蒙化人大司馬楊溥明大司政刘誠大司利刘
綱大司楚刘謨大司暑董我龍大司武馬三国保永昌人大司令馬清大司義安汪仁五通
寨人大司空李玖騰越人大司寇李春芳昭通人大司滿安文玉大司營安国祥小猫箐人大司
槓馬忠国順寧人大司衡姚淯勝剑川人大司樾楊榮大理人大司旅馬喜敦都川上龍村
人大司祺馬国喜大司值馬福寿太和人大翼長李玉樹浪穹人另有都指揮都尉監尉
校尉翼長先鋒忠翊衛驍尉都統制各姓名不記載
成進士选四川銅和縣人為戶部主事都御史天啓間遼陽破家誅慷慨請行月淯精兵五
千後主酋安邦彦反圍貴陽建策多條帝甚採納尋擢四川巡按監軍貴陽君城
悉平風名大振詔加太僕寺卿以丁憂回滇家被三年起用剿遼終督流寇入蜀召入為兵
代之历吏也其在前明係薊遼總督兵部尚書傳忠壮公故宅公諱宗誠昇明人禹曆庚
部尚書因楊嗣昌所陷繫獄者二年嗣昌死起總督陝西三边軍務当時李自成雄洛昌
合犯河洛詔出師邀以陝兵二萬出関次秋峯與保督楊文岳合兵抵項城賊兵伏出保
兵驚潰文岳遁走宗誠憤慨回家誅老矣今日陷賊中当与諸君決一死戰不能救他人危
甲走也築壘拒賊久亦三穷土塌以困之陳師食尽救馬餐軍馬尽殺賊多噉鉛矢皆
尽突賊營救賊千人潰围出宗誠昇戰昇走未至項城八里賊執宗誠驅城門將啓宗誠
大呼曰我秦督也
近日公园在滇者南城樓(唐書)麽德祁鳳伽異築招东城时斯城尚未建築明洪武间
築磚城祁名门曰宗波楊曰迎旧基当洪乘来滇躯逐元胡之際沫氏大举营即基於此
因其地高壩可以指揮全局也梁王出走大西
门浮海而去滇南遂平历史上最有关係地點迄至清康熙年间吴藩事起于備尤嚴
清兵到达爭占最力咸豐丁巳年之变回漢互鬨妇孺皆任守城亦以区日楊為重要
之點事変革命驚巨砲攻督署此地之高壩亦与有力焉民国十二年省市改公所成

立後議拆南门小鼓樓收買民產建循環式市場保存一部古蹟昔三迁日楊葺而新之

金碧輝煌頓改舊觀十三年被災附近忠愛坊懒此楊歸然獨存沐照清之灵爽想亦

呵護於此楊矣

桐菴雜記

大理洱海中有珊瑚宝樹高約數丈每中秋月方出水一次操舟於海者多見之或誠意往观

又随难覩其象清光緒某年有波克勒真者游歷到榆探奇心盛曾於是恒駕舟往

觀聞已隔約浮鬼称為不可推測之奇物云

貴州威寧縣屬三猪拱箐與連川滇黔三省絶頂孤峯地極險要其地猓苗雜處民風

殊悍有猓曰王大红袍者狡黠多謀咸同之交聚党數百人實以刼殺為生後石達開餘

党勾結苗酋陶新春擾猪拱箐海馬姑帶猖乱王亦率党助之朝廷命李若勤進

勦迭有斬馘大軍直通猪拱箐山下賊勢急甚惟山勢峭拔真凌霄漢王乃献計於陶令

以數千斤巨石斷為大轅中貫鋼鐶拖腦等引火之物乘夜由山頂滾下驅多數牛馬隨之融

毀岩營二十餘座岩軍死亡枕藉自此岩民腦漿已印一王大红袍後以誘擒之說其得

降後王又舉陶营虛实防佈着情詳細告岩岩得悉原猶攻一戰而斬陶酋王反復

旋于中途使人暗殺之兇犯狗烹古今同出一轍耳

友人納某係清真教徒弟兄二人同事柬方其弟染瘴毒死寨中納妻復还然亦九死一

生危險萬狀夷納柬方曾娶柬女為室生一女性喜而純不類其母之奸险事实改正後納

因出門年久思家情切与妇磋商欲暫作归計妇亦不深留惟坚詢归期納以一年对妇語之

是晚即收拾行裝准備次晨起身妇亦不甚悉惟女則对之啜泣不已詢其何所憂亦

至此女亦不言後妇回事到鄰家女始对納曰明晨早餐时阿母将以言鱼進此鱼切不可食

食之有性命之憂納誌之次晨妇果以烹鱼而毛進納乘其不備取藏袖中女在旁為之掩

飾妇殊不覺飯後忽忽别去納行出数里覺袖中之物挺然出手模索两面有鋒銳不可

当三刺及一时不禁毛骨悚然於是珍藏以归至今無成受異親友至其家读及此事猶覆

出以示人撮三当时若誤食入腹及期不归此物即在腹中作厲穿腸破腹而死倘如期以归

彼又役以解药即安益無事其術甚秘密非彼族類絶不外傳云

普洱屬九龍江之西南有古塔一座高十餘丈石塊零落狀極古老成立及今約在千年以上相傳為孔明征南雲時所建有塔倒归流之識閩清初某年塔忽向東北偏詠識者謂東北為神京所在归流当貽旅該地夷人聚眾倡乱未幾乱平改設流官其言竟驗閩江之南隔數里尚有塔狀亦相若亦相傳為孔明所建云

華香詩話

雲南趙州師勃雁大令氅詩才長氣盛而不脩脩於子白三間祠堂之柱聲律神正漫然入和著有二餘堂詩文稿余客山椎集諸落葉三者枝長不落何雲田春風歸泊千秋迴榮枯一氣同任天然自化無地當留紅未敢忘生氣吹來綠向東晚梳汉小三重蘭賦實祖述遠沒上城疏林殘雪影古寺但鐘聲聲感晚愁行役年衰減宦情萍蓬數流轉往此寫意名大觀亭云秋風天未起來上大觀亭一鳥覓人下層岸山陽水青出衣衛小學若尚區漂萍霸旅客之憤滄洱兩度經雪九日裴徘徊軒柏飲云他鄉佳節重排個誰伴同岑有異苦

三輔閑河舫落木百年天地感登台沙園古刹重三聚烟銷遠村漠漠開黃菊滿采洪湖柏洱邊秋色盛人未睡度鴈鳴關云鴻鳴閑上聽鴈鳴深夜倍傷心西秋軒雲讓樹隨移月影風催石氣生之雄聲王陽到此應回駐高閣之空絶邊馮軾不須重起舞十年前已悔終生宿白屋蔣氏楊示諸及門云劍湖秋淨陽霜清又向重陽解佩刀四面寒山人影淡一天涼月雁聲高孤等未裘陰誰家夜搗衣砧詩商新浮芸塵梭天疏竹情轉副長夜未曙客夫喜歌大同推詩云峭木蕭蕭山入望頻白登台畔草如茵野花紅淚開民淚沙路黃塵冒馭風雨拉弦三十萬獅猿款墨幾千卷行金秋解君王厄注此朝廷重義人平城看尽新功船

徙日空歌貌姣美尚有雪橫數武西更有人說本陵台千戈五季無前雖鎖鑰不秋完物哀誰似蒲州楊少保清時高自蓋邊材武陵推詩三湖沙南北伐中权雖節軍官歸已迂孤艇白桜寿酒月暖照黃花天君事山映郭參差翠列肆通江巨迎連形勢古今推第一哀歌容易慶戈鉦

詩話叢錄

雲南寧州劉潭西司馬乾隆中以甲榜令新城調曾縣病归起補文登以失察前任盜案議戍軍
台邑民如失慈父毋有代謀贖罪者有相伴坐台者贖归後流連山左旌奉特用宦府同知詩得
清回之氣晚第三葉置牆陰下天寒一雁窺能令秋有色不使世先知於物原無恨如人亦
已遲回詮全仗泊酒西盆底又山行云石与馬歸爭宦路樹隨人影古苔猫橋
頤香詩話
雲南趙州石給諫際岐字西河別號瓢翁山人乾嘉中戴居風宪有直声詩亦樸健無門
戶習晚步云四面山光繞千村煮色舖天容秋水远人踪野雪孤石往行逾远烟林望欲無
此身摩詰似好為寫新圖
張瓊鳥階孝廉序亦漢之趙州人望衡嶽詩云九面芙蓉居酒林拂蓬柱頼对崔嵬四
千餘里名初到七十二峯雲勿開日上直騰天柱頂烟中遥認祝融台振衣若許凌雲漢不
負乘風萬里来声情氣魄不減昔阿之作
漢南趙州諸生曹樸字石南詩境疏朗得嘉州輞川之神宿生云孤村暮动息江阁宿
初況明月一杯酒清風修竹林鶴巢陰水曲人語陽煙深獨坐不成寐悠々物外心雲就
黄月軒孝廉桂乾隆間詩名噪甚毋情遺稿不傳辰州道中有三道千山鳥宋風辰江
十日船句
靜存室隨筆
漢晉宋李廣文鳳祜著怡雲詩鈔三卷有世曲忘月向云仰天不改青望雲不改白
雖有微塵在隔於毋顏色無塗空公詩向所謂天亦無毋之日月地亦無毋之山川
者同一凄音予於失毋後讀之不覺淚被於頼

7-10命方寫